

經名：茅山誌。元代劉大彬編撰。三十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參校本：《茅山誌》，清望蟾光編訂（簡稱望本）。

目錄

序

敘錄

卷一 誥副墨

卷二 誥副墨

卷三 誥副墨

卷四 誥副墨

卷五 三神紀

卷六 括神區篇

卷七 括神區篇

卷八 稽古篇

卷九 道山冊

卷十 上清品

卷十一 上清品

卷十二 上清品篇

卷十三 仙曹署篇

卷十四 仙曹署篇

卷十五 采真游篇

卷十六 采真游篇

卷十七 樓觀部篇

卷十八 樓觀部篇

卷十九 靈植儉篇

卷二十 錄金石篇

卷二十一 錄金石篇

卷二十二 錄金石篇

卷二十三 錄金石篇

卷二十四 錄金石篇

卷二十五 錄金石篇

卷二十六 錄金石篇

卷二十七 錄金石篇

卷二十八 金蓮編

卷二十九 金趣編

卷三十 金蓮編

卷三十一 金攏編

卷三十二 金蓮編

卷三十三 金趣編

茅山誌卷之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漢韶誥

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錫玉冊文

漢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

惟盈虛挺，遠朗幽眈。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積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娉投軀。萬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匠，迺受靈篇。翦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飢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位，為太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格正，秉操金石。丹心矯眾，棲神高瑛。今故報以玉鐵綠旌八威之策，使征伐邪源，折衝萬神其一。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啟心精誠。今故報心紫髦之節，藕敷華冠，使君招驅千靈，封山召雲其二。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闊險試，冬袒山川。今故報以繡羽紫被，丹青飛裙。使君從容霄階，攜命玉真其三。君步驟林藪，足履危仞。心眈志尚，曾不愆憚。今故報以班龍之輿，素虎之耕。使以浮宴太空，飛輪帝庭其四。君披榛併景，寒露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以曲晨寶蓋，瓊闈綠室。使君游盼九宮，靜神溫密其五。君遠遁秀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精思萬林。今故報以執神流火，靈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其六。君貞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皓瑛，內外垣平。今故報以錦旌繡磨，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其七。君慈向舉#1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以鳳鸞之嘯，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真憐靈其八。君飢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金罍。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瑪其九。君標領清玄，紫緯八瑛。心暉重離，神躍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以太元為號，九德既備積感太微，天人虛因，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君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真啟煥，秉直不回。正任全固，鑒無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蒞之，動靜以聞。

太上遣資紫素之書策中君文曰

永始三年歲在丁未。

太上有命，天真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名當仙。位為定錄，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蒞，四極法全。宮綰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勗之，動靜察聞。

紫素策小君文曰

盈固弟衷，挺素該清。雖晚反正，思微徹誠。斷誠六天，才穎標#2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3生。位為地仙，九官之英。勸教童蒙，開導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治法百鬼，典崇校#4精。關察水源，江河流傾。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植龍芝，洞草夜光。治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宮之門。衷其勉之，動靜以聞。

右文梁普通三年刻石，華陽南洞九錫碑，見聞金石篇。

齊梁韶誥表奏附

齊武帝答陶隱居入山詔

卿遣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挺。

又別劫

朕月給上狹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餌。

隱居解官表

臣聞堯風沖天，穎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養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思縣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束關，故鄉就望。蹠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迷，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梁武帝答隱居論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迺微廳健，恐非真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隱居與武帝論書表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黃，實伺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臣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欺慕。前奉神筆三紙，並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迺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不以啟適。伏蒙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索者，一段未畢。不

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伺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辯，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題中精要而已。

再答後啟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口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臃腫。點撇長，則法離撕。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拘則之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連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眾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文#5可工，亦當由習耳#6。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譚。吾少來迺至不嘗口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贊過為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問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蹟。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唯覺勢力驚絕，謹以上。聖。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唯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註出裝者，皆擬安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識。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二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餅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馭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息書不可看，迺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唯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默，不敢復以虛閒塵觸。謹於此題事，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嫌。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靜書。觀所送靜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以點畫波撇，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豪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蹟並

摹者並付反。

第一#7卷中有雜蹟，謹疏注如#8別。恐未允，愚衷並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唯《叔夜》《威筆》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部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令猶得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迺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迺是書扇頭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項不惠而非右軍，又不識誰邊，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二紙，治康瀝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邊。後又治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邊。

右四條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條。皆非甚合，進兼多漫，抹於華起，難復委曲。前黃初二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謬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懷幽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泯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一篇並復人所學，甚拙恩。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孫白一紙，亦是王泯書治欽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任靜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泯張澄張翼謝安書，公家應有。

鍾王迺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啟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爻周，後書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極。頓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一機，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9無屈比，世皆尚子敬。元常#10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涅而不淄，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跳，未足逞泄。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鈴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栩以學，往來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裝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迺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矣

。所奉三紙，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隨意運#11手與筆會。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蹟。常以欺息，皆片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探。今論旨云，真蹟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蹟，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又啟

逸少合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原好進，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眾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問，否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鈴覬。

武帝答進玄通記手詔

省疏並見周氏遺蹟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並具一二，唯增讚#12歎十二月二十日。

隱居進周氏玄通記啟

某啟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啟聞。今謹撰事蹟，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鄴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閤惰，謹啟。

茅山誌卷之一竟

#1舉（觸）：笱本作『卑』。

#2標：笱本作『標』。

#3記：笱本作『寄』。

#4校：笱本作『核』。

#5文：笱本作『義』。

#6亦當由羽耳：笱本作『亦當復由習耳』。

#7『第』原本作『一』，據笱本改。

#8如：笱本作『一』。

#9佩：笱本作『備』。

#10常：原本作『末』，據笱本改。

#11運：笱本作『連』。

#12讚：原本作『降』，據笱本改。

茅山志序

皇慶改元，制賜茅山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洞觀微妙玄應真人。後五年，褒封三茅真君，徽號各加二字：曰真應，曰妙應，曰神應。仍劫三峰為觀，曰聖祐，曰德祐，曰仁祐。明年，傳壇之玉印久湮，至口是復出。有司上其事，奉旨嘉昇本山。於是渙渥杳臻，靈芝挺瑞，神人以和。凡經錄棟宇，百廢之宜飭治繕完者，宗師得以悉其心力焉。又病，夫山志前約而後闕也，迺囑諸入室弟子采集成書，來徵予序，閱其所載，詔誥之隆，仙真之異，洞府之邃，壇錄之傳，人物之偉，樓觀之盛，山水之清，草木之秀，碑刻之紀，題詠之工，莫不妒分類析，集然大備。按茅山本句曲山，第八華陽洞天，第一地肺福地，漢茅君昆季棲遁登晨于此，山因氏茅。迨晉魏，元君大暢厥緒，真風靈蹟綿綿延延，鬱為寰宇之名山，神靈之區奧也。皇元治尚清靜，自版圖歸職方氏，主壇席者，微至闕下，優降璽書金湯。其教至宗師始顯，被恩數度，越前躅。於戲懿哉，蓋山川之氣，發舒於休息。既久，亦宗師之道行，升聞。寂通之妙，其在斯乎。顧山志不可不輯，而丕既不可無述也。昔唐玄宗問理化於李玄靜，玄靜對曰：《道德經》，君王之師也。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力又諮以金鼎，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後之人盍體玄靜之格言，踵宗師之誠感。則庶幾休應，是又可續志與茲山為無窮也。泰定甲子日南至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西秦趙世延序。

欽惟皇元之有天下也，首崇清靜之道以開泰平之基。是以方外祠臣特蒙簡注，恩輝炫悼，表章山林，若不著為成書，後世何以考，見顧余斯語名山實聞。至大庚戌，予以祀事至茅山。因閱其山之舊志，遺闕甚多，嘗以語之四十四代宗師牧齋王真人，未幾真人傳真，山志無所聞。後五年復祀其山，又以語之嗣宗師劉真人，十又三年為泰定丙寅。天子用故事醮其山，予實代禮，始獲睹其成書。凡十有五卷，自漢晉而下及齊梁唐宋之書，搜括無遺。噫，何其詳哉。其首篇曰誥副墨，則國朝所封三真君制詞，三峰觀賜額劫書具在，皆予所奏請者。其末篇曰雜著，則有仁皇用先開府張公所奏還賜玉章始末。嗚呼，是書前後凡二十年始成，仙靈誠有所待耶。不然，國朝褒封錫額、還賜玉章諸異恩，又將補闕拾遺於成書之後，作者不無憾焉。平章趙公既為之序，予嘉是書之傳有益斯道，而予言之勉成者不徒然也，故為之書。泰定丁卯春正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序。

茅山誌敘錄

句曲有記尚矣。宋紹興二十年，南豐曾徇孚仲昭臺道士傅霄子昂修山記四卷，所書山水祠宇，粗錄名號而已，考古述事則猶略焉。大彬登壇一紀，始克

修證傳宗經錄，又五載而成。是書凡十二篇十五卷，題曰：《茅山誌》，載惟茲山察靈，異於開闢之初，應帝王於虛無之表。夏禹巡幸，秦始登崇。漢元壽二年太帝九錫茅君白日神仙，其名益大顯于天下。及晉宋經道之興，梁唐尊尚之篤，真人道士代為帝者師，龍文鳳札，積如雲霞。慨乎年世曠邈，璽書罕存。追錄見聞百餘一二，暨我皇元混一區宇，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首降明詔。召嗣宗師蔣君宗瑛詣闕，縣是累朝大護其教，迺延祐三載，加號三君，改觀三峰，光掩前古，聖人以神道設教有自來矣。作《誥副墨》第一加封明詔若曰：茲山之靈，以氏為號。茅君真胄，蓋先傳焉。按《登真隱訣真傳》例，列聖道君稱紀，餘真稱傳。夫以三茅秦漢道君，今日下士仰述聖蹟，何得稱傳？作《三神紀》第二。金壇華陽洞天，金陵地肺福地，桐相真人所謂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雖百世可知也，集諸山水洞穴，作《括神區》第三。觀方平海中揚塵之論，令威華表去家之語，是知仙聖按行民間，亦嘗咄咄古今之異，玄蹤所在，不與陵谷遷變者幾希。作《稽古蹟》第四。上清經法下教出世，始晉興寧二年，紫虛魏元君降喂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其圖錄秘，非盟跪不傳。今疏篇目，使學真之子略見曉焉。書論附名其左。作《道山冊》第五。初元始七傳而至紫虛，自紫虛積于今四十五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河東柳讖故云：道門華陽，亦儒門沫泗。作《上清品》第六。劉向云：天有神司，仙人充之。洞宮官僚，自《真誥》、《玄通記》傳出。時運變易，應有遷補。譬如周禮漢儀，不復相同。神道幽遠，非世所知。作《仙曹署》第七。山源曲而有容，高尚求誌之士棲遁其間，不可殫紀，所采古今卓行之著明者。若夫深晦無為，潛升晨景，則曷得而名作《采真游》第八。魏晉六朝綰宇，散居林麓。唐宋始劫改官觀之盛，奉祠祝釐，此其地也。作《樓觀部》第九。丹砂寶氣，金玉華津，人服之而引年易質。其漬潤積久，發於芝英草木，神異而靈長信，物理之固然。作《靈植檢》第十。碑銘書刻，載道之舟車也。真人手澤，猶得模楷。而立德立功立言者，文亦在茲乎？作《錄金石》第十一。古人采詩，蓋有關名教，山中賦詠，散逸既多，此皆絕妙好辭，足麗於飛空謠歌之末。作《金蓬編》第十二。終焉。是誌之作，不問今昔，一行一言，錄其至善。其或傳事調謬，撰辭蕪惡如指桓，記之屬一無所取，非脫遺也。於戲，太史公稱天下名山，南華稱博大真人。若句曲兼二者，蓋千數百年纂懿流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後之學士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小無大。臺是皆以清靜為本，尚有徵於斯文哉。大元天曆元年歲在戊辰十二月二日，嗣上清經錄四十五代宗師洞觀微妙玄應真人劉大彬序。

茅山誌卷之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唐詔誥

太宗賜王法主詔

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棲誌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木。會眾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秘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岌者，其孰能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聞道，眷言夙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故山，已有別敕，不違高誌。並許置觀甩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以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蔭頤往宣朕意。貞觀九年，事見舊唐書本傳。

高宗贈王法主誥

門下故玉清觀道士王遠知，性含幾蹟，跡徇幽玄。體茲縣解，見稱先覺。自締構之初，迄光華之旦。綢繆恩遇，事昭綸序。仙化不迫，英靈浸遠。眷言留鳥，宜有褒崇。可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主者施行。調露二年二月七日。

勸旨潤州太平觀道士宜準七寺等例，度滿七七人。如後有缺，隨即簡度訖申。調露二年二月十五日。

武后加贈王法主誥

門下子喬羽化，或留連於故祠。康成道存尚延，佇於舊邑。虬夫蹟膺仙錄，名偶聖朝，追想遺塵，載殷遠念。故玉清觀道士贈太中大夫昇真先生。王遠知性與道合，神從化游，初窮帝解之微，自得天倪之理。時歷三代，報秘術以韜光；年逾十紀，屬睿圖之啟運。藏往知來，察幽鑿遠。亟符先渥緬，惟贈恤之恩。聿申後命，宜峻褒崇之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昇玄先生。餘如故主者施行。嗣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玄宗賜李玄靜先生敕書凡二十四通

敕丹陽郡太守林洋，及道俗父老百姓等。朕遠遵玄妙，載想靈仙。眷茲茅山，是為天洞。瑤壇舊觀，餘址尚存。道要真經，散落將盡。永言法寶，良用憮然。今為黎元，大崇道本。故令清修之士，建立真儀，訪邇靈山，以新觀宇。庶使玄宗再闡，瞻奉知歸。降福寰瀛，致之仁壽也。又比年以來，每遵清靜官吏，有修良之美，農桑屬豐稔之期。百姓之間，庶無乏絕也。微寒卿及道俗、父老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勸江東道採訪處置使，晉陵郡太守董瑰：山嶽上疏分野，下鎮方隅。降福祐於人，施雲雨之惠。且茅山神秀，華陽洞天，法教之所源，草仙之所宅。固望秩之禮，雖有典常而崇敬之，心宜增精潔。自今以後，茅山中，令斷採捕及漁獵，四遠百姓有喫葷血者，不須令入。如有事式申祈禱，當以香藥珍鎰，亦

不得以牲牢等物。卿與所由存心，檢校漸寒，卿得平安好。敕廣陵李鍊師，上清品人也。抗志雲霞和光，代俗為予修福，靈邊將赴金壇。故賦詩寵行，以美其志。

紫府煙霞士，玄宗道德師。心將萬籟合，志與九仙期。絕俗遺塵境，同人喜濟時。訪經游玉洞，敷教入瑤墀。茅嶺追餘邊，金壇赴遠思。陰宮看舊記，陽觀飭新祠。緬想埋雙壁，長懷採五芝。真靈若可遇，驚鶴佇來茲。

尊師抱一守中，探微昭遠。能回貞潔，發揮道門，遂與太和。先生啟是仙宗，起予虔奉，崇飭靈邊，廣求真經。則詩以寵行，物將厚意。永慰岐路，以彰禮賢也。所謝知。

勸鍊師李含光，道高紫府，學總黃庭，貴然來思，式敷至妙。既而屬念茅嶺，言訪真經。近出咸秦，遠游方外。朕載懷仙境，延佇勤修。將使九有之人，同歸玄教。三清之眾，俯鑒遵行。豈徒夢寐華胥，馳誠碧落而已。想尊師建立真儀，所修壇宇，初至經構，殊用勞心。甚寒，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鍊師李含光：昨程元暹，至得所進，圖具規矩矣。然崇飾仙觀，祈望真游，若不幽邃清閒，豈降霓裳羽蓋，且在科儀，猶有差降。至於仙真道眾，故亦不可同居所置紫陽觀大院內，更不須著人居止。但作虛廊四合，清潔殿堂，以修香火，用候雲駕。其道眾等別院安置。今具作圖，往應所添加，亦入支料矣。尊師體真遠識，含和內融，必能上合靈仙之心，下副欽崇之意也。甚寒，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鍊師李含光：尊師，遠訪名山，精求至教，建立壇宇，載寫真經。庶事用心，殊勞倦也。朕志求道要，緬想真仙，將憑潔誠，以修玄妙。今以十八日清齋潔壇，以受經誥，靈仙降祐，祈有證明。今將詞及香信等往，尊師當為宣揚科儀，奉詞陳謝，庶上達仙宮，下垂昭應。甚暄。尊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勸李鍊師：道者是萬有之宗，法者是九真之契。大聖以垂教後學，以進修弟子，比欲敬受經法以未詳嚴秘。又真經散逸紕繆處多，近訪得天真遺蹟，至於科儀無不條備，加以摹寫一依戒旨。喜夙志之見遂，荷真靈之降恩。以今月十八日仰啟三清尊君、太師、玄師、真師，潔齋受訖，載捧真文，恭披鳳篆，將以運心太虛之境，以養谷神之壽也。其脆信具依經傳造足，今並投詞封以附往，尊師體道之要，含光之和，清簡無為，與予合志。請為弟子以前件詞及脆信，投茅山華陽洞天金壇靈府以為明信，用證勤精。夫有德者尊以美號，則葛洪著抱朴之稱，陶君有貞白之名。永言前修事實不遠，今號尊師為玄靜先生，以昭懿德彰高行也。故令使往。甚暄，尊師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尊師秉德之和，探德之要，為弟子親藏脆信以啟靈真。且加號以表精修

，衣服者所以展誠敬，是申崇尚之意式，贊仙階之美也。所謝知。

尊師所奏靈芝，信殊祥也。若彩雲繁布，比芳蘭芬馥，當紫陽之福地。升丹誠之吉徵，遠與大同玉芝，遙為合應。斯仙真上祐尊師潔誠，是降休徵，用深慶慰。今令將詞及香投謝天洞式，憑高德以達虔心也。

靈芝者，和氣以生，真仙監植。昔軒轅至道三秀屢芳，永惟禎符載瑞。茲日黃輝朱采八十一莖，色吁金方，數應陽吉。或連駙並萼，或雙本同枝，出天洞以敷榮，就藥壇而結秀。實曠代嘉既，至感殊祥。尊師既陳詞達誠，遠致真錫，弟子敬受。元吉，當服餌焉。甚熱，平安好。

敕：眷古。仙府旁連洞宮，青壇舊居，緬然靈邊。紫臺新宇，煥啟真宗。式彰崇奉之誠，爰置茸修之戶。尊師等副朕，茲意清靜寶持也。

敕：尊師道德之重，仙真所欽。是以修齋必有精感，況山惟地肺，會司命之福，庭壇，邇天宮，則真人之舊館。演# 1 弟子勤志，致蒼生壽域。迢遙東望，日夕傾心。至于開春，佇迴風馭，以慰渴賢之想，來敷玄妙之教也。初秋尚熱，尊師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爐開仙藥，九真示傳。院合靈芝，三茅監植。徵之玄錄，蓋未曾聞。唯魏伯陽豫兆於前。今李越成效之於此。朕當齋心以伺專使往迎，與尊師同承道錫也。所賀知。

敕：朕每重清真，親乎有道而覽。茲誠請義在難違，俾遂迺懷以就醫藥，亦既痊損當早來旋。

詩送玄靜先生暫還廣陵並序

玄靜先生稟和清真，樂道虛極。頃來城闕，善利同人。緬思林泉，洗心外俗。予嘉焉重焉，式遂其意，言念于邁，賦詩寵行。

楊許開真錄，夫君密契傳。九星連紫蓋，雙景合丹田。玉簡龜臺職，金壇洞府仙。猶期御風便，朝夕候泠然。

敬問玄靜先生，先生秉潔白之節，得黃中通理。學遍九流，逾守玄默。心游八景，益混光塵。則密行高邊，良可歎矣。然能屈獨往之心，廣弘濟之道。緬迪真祐，深啟淳源。知前後所修功德，皆有感應。瞻望東南，馳心日夕。今附物及香棗等，尊師更為九度修功德也。庶使蒼生承日用之福，外化有歸順之心。天下和平，惟道所庇。修功德了，當暫迂風馭。一至京來，甚寒。尊師比清暢唐師回，遣書指不多及。

齋醮之儀，顧有模楷。將致誠懇，必仗精修。故屈尊師敬申，妙旨，知己事畢，良多愧也。所謝知。

尊師思慮就精，虔心齋潔。致福利物，其功實多。況擇高流，同勤至道。精修不息，嘉尚彌深。香信之資，用昭誠意也。

尊師以至道妙用，精誠感真。薦福朕躬，居寧寰宇。俯及長至，來慶休祥。履端之吉，是與同也。遲至來春當# 2，共尊師相見。

敬問玄靜先生，昨弟子唐若倩至。具知去月十一日，功德事畢。夫以至誠之心，精修之感。壇在仙境，宜按沖科。下庇蒼生，上資宗社。永求福應，玄感昭然。及知天地至和，人神胥慶。以降甘露，以表休符。則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今歲律云：暮璿璣運行不愧，再勞事綠萬姓。今附香信往，至年下且請尊師，於所居修功德以助履新。至來載春和復請尊師，於茅山上為宗社，下為黎元修河圖大齋。應緣功德之物，觸新再造。無以多勞，所利者廣。又道德相親，氣味縣合。諸山聖蹟，多有異人。若有訪尋，尊師當為弟子招致也。甚寒，尊師道體安和。唐若倩還，遣書指不多及。

尊師上清真修，下弘仙教。為朕致福，以庇蒼生。三皇祕文，已承嘉應。河圖內記，祈延福祥。虔誠之心，遙屬茅嶺。所寄少物，豈答勤勞。春景漸和，尊師比如宜也。

詩送玄靜先生歸廣陵並序

鍊師氣遠江山，神清虛白。道高八景，而學兼九流。每發揮玄宗，啟迪仙錄。延我玉皇之祚，保我以金丹之期。敬焉，重焉。深惜此別，因賦詩以餞行云耳。

默受王倪道，逾深尹喜師。欣同八景會，更吁九丹時。鸞鶴遙煙境，江山渺別思。當遷洞府日，留念上京期。

尊師以道樞弘濟，以真宗啟迪。來致玄妙，去還雲山。詩以見懷，用彰惜別也。所謝知。

肅宗賜玄靜先生勸書

敕李含光師，久契真要，深通玄微。游逍遙之境，得朝徹之道。上皇疇日，順風見知。今迺鍊質名山，良多景慕也。況茅君洞穴，仙經所稱。靈化往來，神藥斯祕。師當閱金錄之祕訣，祈玄宮以清修。驗消災之方，效長年之術，尤宜精勵庶表齋功。夏熱，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李含光師，深通道妙，久著名聞。昔茅君之山，今洞真之奧。以師德行，良景慕之。朕頃總干戈，掃除凶匿。保全萬姓，克定兩京。上皇聖駕，迎還官闕。得此定省，慶慰自天。仰荷玄元之祐，再成宗社之業。亦師精修願力，有以助之。必須加意壇場，潔精香火。廣上皇之福壽，俾六合之康寧。靜正道門，當在師也。所謝知。

修造紫陽觀敕牒

茅山紫陽觀右臣奉敕與修功德使玄靜先生李含光、內謁者監程元暹等，同檢校修造。前件觀並了，並設齋謝上訖。去年九月二十二日，錄奏奉敕，宜付

所司修造觀，迴殘錢1 一百四貫二百八十五文，右修造外，有前件迴殘。為造觀成，附奏奉勸，便賜觀家充常住郡司，已準數分付三綱訖。臣又與觀主道士劉行矩等商量，請於便近縣置一庫收質，每月納息，充常住其本。伏望長存觀額，及徒眾先受地頃畝，並足，今載所收納苗子支，來載糧亦充並觀內。先有奴婢四人，小口牛六頭，車一乘，見在。右臣今對所管縣官及三綱，檢責觀內，先有前件產業，數，勘覆，並同，其糧食已有歲支，來春請加營種觀內什物，五行等。右觀家先貧，什物數少，昨修功德，使程元暹奉敕支供黃線齋外，有迴殘銀一百兩，令臣分付觀內徒眾，將回市所欠什物等，並令充足。觀內松竹果木等，右臣伏以觀在茅山，草仙所集，院宇雖則華壯，松竹先多欠少，比為非時，未由種植，請至開春專令栽蔭，並於南池種藕，庶望周遍，謹具以聞。丹陽郡太守林洋奏仲狀如前。

中書門下牒：丹陽郡牒奉敕宜依，牒至準敕故牒。天寶八載正月八日，左相兵部尚書陳希列、左僕射兼右相林甫。

玄靜先生等表奏附

道士臣含光言：今月十八日，品官王遊仙宣口勸，賜臣法衣六副。又今日，將軍高力士宣旨，賜臣御製詩一首，縑二百疋，並香鑪等。臣雖在道流，素無深識，因遇聖代，仍荷國恩，霓裳羽服出自天府，神筆睿藻頓集微軀。臣口之叨受，實瑜涯分。臣自嬰風疾十載有餘，形衰力弱，觸事俱廢，惟願香鑪致福，上答聖躬，終此餘生，不敢有二，無任恐懼之至。天寶六載九月二十五日。

道士臣含光言：今月二十四日，中使啖庭瑤及道士唐若倩查脆物並詞至山，即以二十五日與庭瑤，若倩於華陽洞門燒香讀詞，兼藏脆信，至暮事畢。臣又奉 敕書錫號，並賜法衣。忽承聖旨，進退惶懼。臣以僥倖，頻忝#3國恩，功德薄，寄情靡所，不勝，悚荷之至。因投脆已了，謹遣楊慎奢奉表陳迷，並謝以聞。天寶七載三月二十六日

臣含光言：竊見紫陽觀東、隱居先生奮合丹所忽生芝草八十一莖，形狀環奇，光采秀麗，根憑松石，氣鬱蘭荃，斯實曠代希有，當今罕見。伏惟陛下推誠洞府，展敬無虧，踴言紫陽，載興修葺，是以神物繁植，用表吉祥。凡與知聞，會云聖德所感，莫不喜悅。臣不勝欣躍之至，謹遣楊慎奢先奉表以聞，今圖寫芝形委曲，詳辨事畢之日，別差使上聞。天寶七載五月二十日。

臣含光言：今月十八日，中使啖庭瑤齋御詞並香至山，臣即以十九日與庭瑤及同法劉行矩等，詣紫陽觀東大橫山右燒香，啟真密，宣詞旨。以今月依法探芝，其芝草大小八十一莖，龍盛如列。無任喜懼之至，因庭瑤謹奉表以聞。天寶七載六月二十。道士臣礪俗等言：伏奉五月十三日恩制，紫陽觀取側近百

姓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長充修葺灑掃者。實以光昭洞府，永構玄門，掃飾開清靜之場，施力增人戶之福。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廣崇道化，克著真宗，重闡徽猷，彝倫法要，遂使靈山祠宇載茸頽綱，茅許仙居咸蒙創進。臣等愚昧，濫在法流，叨沐殊恩，曲霑需澤，所以遠馳丹禁，跼路天庭，無任感荷喜抃之至。謹躍龍門，奉表陳謝以聞。天寶七載八月十一日。丹陽郡紫陽觀道士楊礪俗、葛冲虛，太平觀道士徐元沼等上表。

臣含光言：臣弟子唐若倩與前句容縣令李越成進芝並奏，以今日到伏，承芝生藥院數表千莖，丹化神鑪，光瑜九轉。自非聖德至重希代，神物無由卒至。謹按參同，契論此丹云，帝王永御，千秋常存，既未聞於往日，實有徵於聖代。不勝慶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天寶十載八月二十七日。

臣含光言：臣雖服膺道法，而拙於理身，久患風疾，腳膝無力，入秋以來，漸覺羸弊。物性所習，南北異宜。伏望天恩，許還本土，冀漸醫藥，稍延視息。無任區區之至。天寶十載九月十日。

臣含光言：昨十四日，內侍袁思藝宣口敕，以御製送臣歸廣陵詩一首見賜。伏惟陛下虛己應物，巨細無遺，爰寄睿懷，降茲神筆，翰兼雲篆之妙，詞發玉晨之音。顧慚優渥，捧對無倦。臣行裝已辦，即日戒途。違遠闕廷，但深愧戀。天寶十載九月十五日。

臣含光言：季夏毒熱，伏惟聖躬起居萬福。去月八日，中使啖庭瑤至山宣口敕，以所齋縑二百疋並香三合，令臣於茅山用施齊醮，並賜臣衣兩副。臣謹承聖旨，於紫陽觀東鬱岡山右別立靜院，剋取今月二十七日人定啟齋，二十八日寅時為正齋之始。自此之後，以漸遵行。計至冬閒法事迺畢，務盡心力，以求感通。但臣無功，每蒙賜及，伏增戰慄，今供擬已辦。謹遣弟子唐若倩隨中使齊令說，奉表以聞。天寶十一載六月十九日。

臣含光言：晷度環周，日長南至，伏惟陛下膺納乾祐，慶無不宜。臣等今於茅山為國焚修齋醮，無任欣悅之至。謹遣中使啖庭瑤起居，謹奉表以聞。天寶十一載十月二十五日。

臣含光言：前所奏請紫陽觀東鬱岡山右奉修齋醮，自六月二十七日起首，行道至今月七日冬至日初出時，綠是齋人及中使齊令說等，咸見齋壇四遠松樹悉有甘露，其色白，其氣香，其味甘，其松去壇漸遠者而露亦漸少。計今凡降甘露松樹，都有二百三十株。謹按《道德經》稱，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焉。玄聖著經，以為嘉瑞。齋醮遇此，又為吉祥。敢不以聞，謹遣弟子唐若倩隨中使齊令說，奉表供進甘露二合。

臣含光言：孟春猶寒，伏惟聖躬起居萬福。去載十二月二十五日，中使啖

庭瑤及臣弟子唐若倩等至，伏奉恩敕勞問，臣蒙賜絹百疋，行道道士賜絹二百疋，又奉聖旨以本命紫紋七十疋、五方紋繒各二十疋、銀五百兩，令臣依《河圖內篇》奉修齋謝並餘功德。臣爰以去載十二月晦及今載元正之日，先於廣陵郡大唐廣業大龍興觀謹修歲節吉齋，以助履新之慶。今又於茅山紫陽觀中銓舉同法有戒行者，共營齋具講習之儀，務令合法，然後施用。至夏齋畢，隨事上聞。但臣自顧非材，謬參道法，不以庸淺頻荷國恩，雖竭愚誠，豈酬萬一？無任悚懼之至。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五日。

臣含光言：仲夏炎熱，伏惟聖躬起居萬福。臣先奉聖旨，令於茅山修奉河圖齋謝，頻屬霖雨，遂闕施行，至今月八日夜始就宿啟次，九日、十日夜依法正齋，並伸禮獻次，十二日江中投璧，以望日設齋飯賢。自始及終，頗為周悉。但臣等學非師授，材愧聰明，雖謹按成規而所疑未洗，不勝惶懼之至。謹遣唐若倩奉表以聞。天寶十三載五月二十五日。

臣含光言：昨十日，中使孟游仙齋敕至茅山修功德所。仰感聖恩，伏增恐懼。先於此山，與諸道士能戒行者共遵香燈之務，庶以助國扶教，消災致福。但臣等雖班法任，愧乏感通，區區之心，不敢有二。因孟游仙使回，謹奉表上謝以聞。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右勃書並表奏，唐貞元十四年刻石。

大和禁山敕牒

潤州三茅山。大茅山，西面到平地路三里內有太平觀，南面到平地路三里內有華陽洞南門崇元觀道祖院，東面到平地路四里，東北長嶺綠嶺腳不斷接連，並平路是界，北面連積金嶺，內有華陽洞西門及祠宇。中茅山，西面到平地路三里內有三茅廟及祠宇，東面到平地路三里，南面連積金嶺，北面連小茅山。小茅山，西面到平地路三里，西北至雷平豢龍池，郭真人塘、紫陽觀，南面連中茅山，東面到平地三里，北面連大橫山，內有燕口洞並祠宇，北至大橫山鍊丹院三里。

右茅山三觀威儀道士孫智清等狀，華陽洞天眾真靈宅，先奉恩旨，禁斷戈獵。樵蘇秋冬放火，四時祭祀咸絕牲牢。自經艱難，失去元敕，百姓不遵舊命，侵占轉深，探伐山林，妄稱久業。伏請重賜禁斷準法，護持差置所由，切加檢察。庶得真場嚴整，官觀獲安，具元禁疆界如前。

中書門下牒：茅山三觀等奉敕，句曲靈山洞宮所在，恭惟列聖嘗亦欽崇，宜禁樵蘇以申嚴敬。其茅山界內，並不得令百姓戈獵採伐及焚燒山林。仍委州縣切加禁止。牒至，準敕故牒。大和七年十月四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檢校右僕射平章事牛勣。

茅山志卷之二竟

#1演：原本作『寅』據笱本改。

#2當：原缺，據筮本補。

#3忝：筮本作『添』。

茅山志卷之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宋詔誥

敕禁山

訪聞茅山界內祠宇宮觀之側樹木，多有諸色不顧修法，擅行樵採，及放野火焚燒山林。須議，專行指揮。國家方延景既，以祐需民。眷彼名山存於方志，或仁慈所治，或真倡攸依，是為降福之場，允謂棲神之所，故宜加禮敬答儲休，豈可斤斧競臻，樵蘇無節，致嘉生之罔植，使靈蹟以何觀？爰伸禁止之文，用表肅恭之意。今下潤州、昇州，候宣命到於茅山四面，立定界址#1，嚴行指揮斷絕，諸色人並本山官觀祠宇主首以下，自今後不得輒有樵採斫伐及放野火焚熱。常令地分巡檢、官吏、耆老、壯丁覺察檢校，如有違犯，即便收捕，押送所屬州縣，勘斷訖，令眾半月，滿日疏放。如斫伐數多，情理難恕，即仰收禁，奏候指揮，當行決配。如是逐處宮觀祠宇之外，無有供燒柴薪，不係古蹟之內久來存留樹木，即仰本縣官吏與宮觀等主首同共指定界址堅#2立標記，方得採取。若是已有斫伐延燒，到樹行疏處#3，亦仰隨處州縣勒定數目去處，常依時栽種補填，務要別無空闕。即不得輒便搔擾，仍將此宣命指揮於宮觀門首及往來要路，鑄石曉示知委。大中祥符二年奉 敕如右。

明肅劉太后賜朱宗師御札

金注子底水一副，共重三十兩，是皇帝小時使底，與道者充買田土，供贍道眾齋糧，兼逐日持課，祝延皇帝聖壽長命安樂，永離災障。與彼處知州同共商量，買田土、好莊子，令任文慶與知州同共收買，回日畫取圖子來。

崇寧加封三茅君誥

詔敕門下：句曲洞天有真人焉，變化無方，靈妙不測。秦漢而降，歷千餘年，隨祉發祥，澤’于生民，而隆名微稱猶或未備，非所以極崇奉之誠也。茅山大茅君，今號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可進號太元妙道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中茅君今號定錄右禁真人，可進號定錄右禁沖靜真人。小茅君今號三官保命真人，可進號三官保命沖惠真人。庶幾導和氣，獲嘉應，以助我國家太平無疆之福。故茲詔

一不，想宜知悉。崇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徽宗賜劉宗師敕書並詩

崇寧凡四十一通大觀凡三十一通

敕劉混康：自別以來，必守安靜。爾沖和養氣，得其妙道；學術精深，博通奧旨；救危難以積善，觀德業以養高；小大之事，常所訪問；盡規極慮，頗勤忠恪；濟人利物，功莫大焉。近覽所奏，並皆惟允。已差郝隨專董其事，餘地土等亦一一應副。更有所需，依前奏來。崇寧工兀年七月六日降到。

敕劉混康：修真務本，高道有常之士，學業為心，去執忘貪之德，特守去病之術，普設濟人之方。爾自離闕下，將周歲紀。近覽來奏，喜聞安靜。所乞立木事，已降指揮修建本觀所，要疾速選定日期興工。如逐旋有闕，一一奏來。春氣漸和，自加調適，謹奉天時，以滋妙道。崇寧二年正月九日。

敕劉混康：爾自別京師，倏改歲華。完修祠殿，備悉勤勞。近覽奏章，具知安裕。所云殿名，以天寧萬福可也。其清靜經，並依所奏。爾肅恭祀事，達于上境，所見災祥，何不具奏？此者，牟麥發生之際，惟藉膏澤之力。迺自春首以來，頗愆時雨，未濟四郊之農，甚慘千箱之望。朕心憂懼，夙夜匪遑。爾當悉心體予至懷，用斯懇切之誠，精加祈禱之意。以名非高道，豈達清都？餘宜將愛，愈探妙理。山林幽靜，更保真常。崇寧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勸劉混康：爾自別京師，屢經歲時。撫宣之意，惟常累遣。逮于仲夏，畏日永長。想爾山居清凍高爽，道妙之餘，動止臻常否？修嚴祕宇構茸，必已成就。崇奉至真，付委加于有德。事更有闕典，可縷縷敷陳。如所見災祥，須一一具奏。時正暑炎，宜自保鍊，餘勤道業，體予至懷。崇寧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敕劉混康：卿昔寓處都闕，延對禁廷，每陳忠道之誠，開益朕躬之志。虛心采納，豈泯嘉言？賜號越常，用昭褒顯，所有誥一軸，今遞付卿，至可領也。秋氣爽肅，燕居練養之餘，宜加保護。持賜葆真觀妙先生誥。

敕江寧府句容縣茅山道士洞元通妙大師劉混康：朕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嘉與希夷守一之士，以正澆漓之習，惟爾專氣致柔，敦其若朴，雖道尊德貴，莫之能爵，而名實稱謂，其可已乎？宜申錫於命書，庶激揚於後學，尚推爾素以輔善民，可特賜號葆真觀妙先生。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書舍人白時中行。

朕以卿道備德隆，陳誠助國，特頒異號，故顯高仁。若以恤物濟功未殫嘉稱，址閣命宜當祇受，勿復固辭，想宜知悉。

敕劉混康，自建京國，屢改歲華。所思一德之可嘉，在我三秋而不忘。近收來奏，喜知寧謐，章繼先猷緝熙，祕宇殿成，寶錄慶以臻嚴閣聳崇，寧仰上真之來格。卿素守虛無，超然高尚，齋持祕宇，能順育於炎凍靜樂，茅峰自安怡於泉石。來奏具悉，已降指揮差御藥、蘇珪提舉管勾應合，須索，一一申稟，自可奏裁，應副不致有闕也。霜秋屆候，氣律初寒，更臻道妙，言不多

及。如見有何災異，一一奏來。前者祈求事，至今未得感應，今次如何也？崇寧三年九月十五日。

勸劉混康：自別京畿，屢更歲籥。棲三茅而浩志，潔一己以全真，寓邊山居，潛心物外，緬想道妙沖靜，植性清夷，順穹壤以養高，脫塵寰而悟理。茲覽來奏，良載悉所懷。涉冬而來，動止安否：知中春詣闕，已差使臣張栩津置其行，備委官司一切應副。或尚有闕，詳具奏來，可期觀爾，預積欣棕。方屆隆冬，將迎朔易更，在博施真教，協濟草生餘，加保練之功，用體眷勤之意。姑此書諭，指不多及。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敕劉混康：省覽來奏，備悉懇誠。隆寒歲暮，喜獲安常。茸構葆真，尚闕繪用，已降指揮，應干官吏責以近限，併力就功。上梁等事，各有司存，何必告成？迺離淵室，及漕運經畫，一一去訖。首春氣暖，當先詣闕，勿為稍稽，以多高慮，坤聽舟楫，來赴閩閣。已差諸司官沿路管勾。在理，當然難為寢罷，體予眷待宜悉至懷。崇寧四年正月十二日。

敕劉混康：荐覽來奏，備悉懇情。春首峭寒，喜知寧謐。爾心志通博，絕塵慮以保真常，識達精微，養靈臺而臻妙道。自建三茅，縈爾一心。茲者，修完之役已，至丹贖之工，委付有司，必早周備。沖靜是守，毋勞神用。迺眷爾益，欲宣趨對之懷，厥意惟堅，宜遂告成之請。可依所奏，纔候工畢日，速赴闕下。其張爛已降指揮專一催督、應辦去訖，並本命神像遷入法堂，權行奉安。如更有闕，一一奏來。春寒屆候，宜加保毓，用昭優渥，體予至懷。崇寧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勸劉混康：覽卿來奏，備悉懇懷。欣富涉春，益聞保福，中前赴色之書，繼有告成之約。以謂君子不可以力致，方士不可以拘縈，載詳爾意，宜遂厥求。俾從達者之逍遙，式副高人之所請。固非少拒，勿致深疑。況卿洞鑒真元，默垂道蔭；植性衍沖淵之意，稟材多介恪之仁！，神符有濟，順天地之生成，法力無窮，贊陰陽之化育；清高可尚，塵俗難羈；浩然守志於林泉，潔素以安於壽考。宮宇修完，應辦可集。已令促役，必無緩時。纔有畢工之奏，速期赴闕之行。未即對問，更希加愛，故茲語示，想宜知悉。崇寧四年閏二月三日。

勸劉混康：卿宅心道妙，顯邇神功，順四序以凝和，寓一身而永福，靈符法水，久推濟物之仁，保氣存神，自得養生之主。涉此畏景，想集殊禧。比詢入覲之期，力有告成之請。畢工在邇，重諾難渝。宜促行裝，正風帆可乘之便，早登畫鵠，當江水善利之時。暑炎在候，更切保頤。故茲書示，言不多及。崇寧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敕劉混康：省觀來奏，備悉所懷。涉夏之中，提身益福。歷知工築僅及於

告成，將伺舟維屆臨於近甸。其如服勤職事，幹集善能顧惟激勵之風，當允誠忱之請。指期良觀，促日戒行。敷善利於草生，享微名於大道。副茲至禮，體我眷懷。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六月十七日。

敕劉混康：卿法大道之自然，稽真詮之典則。順時樂性，正一己之貞心，闡教濟人，保千齡之上壽。睽闊滋久，懷想良多。累召待來，逮今改歲。尚有力難之奏，猶壓固避之言。況予疊命有司，當遂責成，董集其工，但勿貽慮，餘者完繕，悉付規模，漸可慶全，夫何多遜？宜速登舟之備，佇聆飛櫓之音。仙帆風靜，秋水波平，乘茲清景，勿辭來對。荐頒詔諭，示我眷隆，將遂觀言。遣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七月十八日。

敕劉混康：自遠皇都，屢周星歲。居名山而崇祕殿，竭丹懇以奉高真；闡揚大道之源，昭答上靈之既；茸興觀宇，廣集休祥；壯一伐之弘規，衍萬年之景祚；凡所陳述，皆盡公忠。顯須來對，從便船居。其如退材，已行處分。畢役云初，慶成就緒，當斯秋景，促棹安流。天高雲靜，蘸晴光千里之平波；水翠煙淇，蕩素色一帆之輕吹。尚測氣力，自養清高。故此詔示，宜悉眷懷。非晚觀言，茲惟簡及。崇寧四年八月二十日。

敕劉混康：省所奏修造已就緒，欲於九月中乘船赴闕朝謝者。欣聆畫鵲容與秦淮，顯伺仙亮翱翔魏闕，佇聽希夷之妙誨，欽敷慈儉之淳風。治念烹鮮，動趨正道。霜秋屆候，涉履良勤。爰命使華，往加撫勞。體茲眷異，益固沖和。宜速進舟，慰予跂望。秋玲，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九月十二日

敕劉混康：心存道要，夙契真元，久處逍遙之場，自得沖和之旨。昨迂芝蓋來叩楓宸，遂款祕奧之名。言乞還茅峰之舊隱，志堅意切，勉從所陳。違遠以來，倏爾經月，每一思念，寤寐不忘。扁舟高臥。諒及淮楚之畿，三秀棲真，獲出塵寰之表。高風遐舉，良景慕之。時當拌暑，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先生自離闕下，倏忽閱月。想以道妙動止沖和，每一南望，愈增戀慕。向者所託奏章之事，伺有天意，可速奏來。及求傷風符子數十道，附遞封進。時方炎暑，清虛自重，想已到宮，所修如何？潛神庵了與未，一一奏來崇寧五年五月十三日。

勸劉混康：所奏拜章事，具知。夫至誠必通，精修有感，事具存於真典，儀昭著於真科。卿虔心請禱，齋潔馳神，默契高真，獲通祕旨。非夫公忠之內充，何得精誠而上達？郵音忽至，嘉歎良深。昨懇辭上京，丐還舊里。三茅勝槩，允資高尚之居；列聖所棲，克時潛神之志。更宜保練，以副虛懷。畏暑在序，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五年六月二十日

先生離闕下來，又復累月，比日炎暑，想以道妙清勝。所奏祥章，不勝嘉歎，自非先生高道洞達，何以臻此？如更有所見，附黃希叟來奏，得無隱幸也。本宮所闕，亦可一一縷細開陳。潛神之役，未見告功，不知所修可意否。同前。

勸劉混康：徒弟傅希列資到表章，具知刻意虛無，宅心清靜，得無為之妙理，通大道之淵源。自抵萬寧，蚪多餘裕。三茅紫府，列聖福庭，真仙所棲，靈答如響。卿寶金錄而練氣，祕玉簡以清修。想得優游，必資香火，上祈宗社之謐寧，下濟黎元於仁壽。所馳至意，宜亮悉之徒眾。忽臨封章來上，深嘉遠懇，益表勤誠，驟爾睽違，但渴名理。褥暑尚熾，善衛是宜，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傅希列等資到表章，知卿已至元符萬寧宮。及知拜章事，蒙上天慈恤。敷錫嘉祥。卿道慕三茅，行遵二許，暫來魏闕，還駐故山，鶴馭難留。每深引嚮，近煩慈念，通拜寶章，祇荷蒼昱，俯垂淵鑒，丁寧天訓，警悟不忘，夙夜欽崇以酬昭既。炎暑方隆，保愛是宜，餘具詔意。所奏事，逐一降指揮訖。如更有所闕，但一一見示。提舉官已差楊戮，題額已書，知之蔡卞，亦已撰文。先生自來贛直，有所聞見災福，但詳細密奏，花木已收瑞香，尤佳。傅希列回

付詔書等，及賜祠部，餘各賜紫衣師號，親書畫扇，暑熱可以召風。鎮心符子，告求數貼。傅希列等回，附物下項：沉檀箋香各二十斤，生熟龍腦五斤，降真香十斤，四味果子二十菴，御書畫扇頭十箇，香藥二分。崇寧五年七月初四日。

敕劉混康：卿夙臻要妙，志尚清虛。朕遐想高風，無忘朝夕，載披貢牘之勤心，益表公忠於王室。言念及斯，良深嘉歎。所陳情摺，並即施行。永勝先塋，許焚修之徒眾；潛神官屬，第推賞於階資。成命已頒，可悉亮也。朕欽崇大道，景仰靈蹤，是述志以昭功，故開山而建宇。畢工來上，欣澤交懷所期。大闡真風，錫蕃禧於黎庶；精治法錄，永協贊於丕基。諄誨尚遙，沖襟善護。秋凍，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五年七月二十日。

敕劉混康：省所上表乞差官撰述宮記事，具悉。茅嶺幽棲，積金舊址。眷念靈邇，旁連洞宮，敞瑤臺之新府，大啟煥於真風。宮宇落成，豐碑可俟，命碩儒以製文，及親題於碑額。非特為一時之盛事，抑以彰前人之休聲。卿當慎擇高流，同勤至道，精修不懈。迺情所瞻，每思心要，常憶儀刑。顧川塗之脩阻，想會晤之尤賒。其親書碑額及蔡卞所撰書記，今差使臣管押前去，至可領也。秋凍，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先生養素金壇，策名紫府。昨自仙舟束下，日探懷想。邇來秋氣頓清，緬惟道體和裕。未涯訪道，惟切傾思。保練潛神，副予捲矚。其碑額等，今已書

畢，遣人降賜。餘有所陳，俱具奏章。崇寧五年八月二十日。

敕劉混康：棲真有素，守道無渝，功行益隆，聲華夙著；即萬寧之燕處，奉大錄以精勤；博濟掌生，咸趨善化。擴爾無為之妙，相予可致之祥。蓋名以實彰，禮緣德稱，宜錫褒嘉之寵，用延弘遠之休。法號增崇，會言惟允。往即欽承，毋或遜避。所有誥命，今附遞賜，至可領也。時當素秋，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朕以先生棲真句曲，養素潛神，符水施功，慈濟遠邇，嘗招鶴馭，論道宣和，啟迪無為，輔民靜治，欽承微妙，寤寐不忘。近以宮宇告成，持加先生沖和二字。其誥已入遞附賜，當體眷遇。時貢至言，造闕未涯。尤希保嗇。

答一師所奏宮門、牆宇等事，乞修治，已令有司火急慶副。物料、材木等，責立近限，速令畢集，無致逗遛稽緩，去訖。如先生更有所闕，但具奏無隱也。傷風符、鎮心壓驚佩帶符子，各求數十道。幸甚。

加沖和先生誥

敕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葆真觀妙先生劉混康：三茅靈境，仙聖所棲。比建新宮，用伸崇奉。以爾心游澹漠，道合元微，俾宅其間，闡揚至化，宜加美號，以示眷懷。可特授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崇寧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舍人李圖南行。

敕劉混康：卿奉教玄元，宅心清靜，造洞真之奧，隱茅峰之顛，迺捲舊居，緬然靈異，構崇新宇，大壯宗風。丹臺鮮麗，演崆峒之道樞；紫府鼎新，追汗漫之高躅。按圖顯敞，皇稱真游。益彰崇奉之勤，用慶落成之美。益增欣沃，當形詠歌。御製慶成頌一軸，今入遞賜，至可領也。高秋氣肅，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製元符萬寧宮慶成頌

茅山之麓，元符中，即隱者劉混康所廬建觀，號元符觀。經始於元年秋，至崇寧五年秋宮成。大書其榜，更號元符萬寧宮。蓋以協成哲宗之志，以安妥明靈，欽崇妙道，昭示後世，迺為之頌曰：

句曲之山，有居其顛，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啟迪後人，淑修其身。守靜而篤，是為葆真。在昔元符，作室其下。經始勿亟，以遺來者。我應受之，嗣紹厥緒。我儀圖之，繕此棟宇。考彼官宇，因心而友，不日成之。克相其後，迺益其名，日維萬寧，書以揭之，用妥明靈。道大無方，體用有常。以德則帝，以業而王，坐進此道，與道無極。神之聽之，洽此萬國。崇寧丙戌歲宣和殿書。

初夏之別，幾半載矣。坐阻顏角，迺情情想，每引領之動，思阻修途而興歎。還山以來，景仰何啻：有詩寫懷，今同附遞到，並檢領。極思晤語，邈未

有期。金風向 敕，天和善保。符子已收，更求佩帶符數道。推恩事已施行，希知之。

葆真觀妙冲和先生歸山以詩送之

當年問道屬高人，曾攬霞衣到紫宸。身是三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征鴻望極幽棲遠，賀燕歸飛洞府新。多謝為傳心法妙，此真真外更無真。崇寧五年九月一日，御製並書。

勸劉混康省：累上表，具悉。卿道高二許，德貫三茅，為教法之宗師，擴真風而濟物，懇辭輦轂，裕處名山，闊清標之晤會，思綺褥之奧言。每覬貢章，良嘉勤意。所陳乞事，皆已施行。徒弟師名，錫凝和之美號。豐碑刊勒，許漕幕之總提。今者，方外父寧，雨暘時若，荷上帝之降康，亦焚修之有助。霜秋屆候，良晤未期，勉加保頤，用慰傾想。答一序之 敕，今同遞附，至可領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睽阻以來，復見窮秋。引領南顧，徒切坐馳。每得郵音，大慰傾渴。山林虛靜，想神游冲漠，以適安耳。所賜還山詩、慶成頌，並許刊模、自餘手詔等，不可上石乍玲，保持法錄外，倍萬珍寶。

敕劉混康：省所進天寧節功德疏，具悉。卿養浩山樊，棲真方外，忠惟體國，志在愛君。屬厥月之誕，彌被清場而薦祉，疏言來上，嘉歎良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敕劉混康：省所上表陳乞事，具悉。卿潛心淵靜，造道粹全，涉茲冬律，克保天倪。荐覽貢囊，備悉來懇。蓋事功之就緒，皇推賞之未周，敷陳是宜，銓次匪檻，並可其奏，已即施行，宣義營田。特從本官之所請丹陽塘灑，不許他司之占留。事悉緣公，物無私己，載披勤至，用歎忠嘉，宜樂真常之餘，擴推上清之法，相予福祉，永庇寰區，更在精衷，明體朕意。初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睽異以來，日月如馳，景仰何及？偃賽白雲，想多佳致。近陳乞所賜詩、頌上石，並自刊模頒降次真本，一一自收，別有陳請，附遞奏來。胥會未期，引向彌深。冬序漸寒，為道保育。

敕劉混康：省所上表本官開建慶成道場有仙燈現事，具悉。卿心游蓬島，坐揖崆峒，守修真抱一之奧，洞歸根復命之源，是以慶成寶齋，仙燈示瑞。蓋精衷之上達，由至誠之內充，嘉祥荐臻，靈既昭答。含生均被，美利難云。省覽以還，良深歎獎。兼聞仲冬擇日親詣永勝焚黃，時當沍寒，不無勞勩，計想鶴馭，今已還山，俯邇迎長生經善衛。崇寧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睽異以來，俄經冬序。每思清誼，時唯引領。知道場有聖燈現於颺輪峰

，誠為奇異。自非先生精誠昭格，孰能臻此？伏紙增歎，未期胥見。尤積憫企，唯加自頤，良副所望也。聞先生往常焚黃，時當凝凜，道途保愛。歸庵日符子，更求數十道。同前。

勸劉混康：卿克持真教，慎保天倪，棲巖穴以逍遙，奉法錄而寧燕。顧其淵懿，宜有褒崇。既頒諭於詩篇，復形容於善頌。抗章來上，刊石是期。嘉爾丹誠，勤于翠玫。已令舟御真彼宮垣。傳弟子而彰不泯，昭眷禮而示無窮。當體朕心，益崇法訓。臘殘春及，氣易序遷，更勤保練之功，頻示沖虛之訣。已差使臣專一管押刻石前去，至可領也。凝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1 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敕劉混康：卿秉心無妄，執道不回，總持法源，旱生所賴，功庸昭著，揭如日星，使上清之教益隆而弗替者，皇有力焉。比以道釋混淆，理宜區別，斷自朕心，重訂調謬。至如三清混居於水陸，元命反祠于梵宮，繪塑無倫，不可槩舉。朕方圖叔彝倫，講明教法，稽考後先之理，推原積習之端，申飭有司分別崇奉，庶蒙休祉，溥祐含生。諒在淵沖，必惟允議。更新歲律，尚冀保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寒沍，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二月九日

敕劉混康：卿提身沖粹，有#10道淵深，秉志不回，推心篤善。省觀奏牘，備悉至懷。仍聞新歲以來，法履泰定。所進木煎靈方，夙授仙餌，今存雖神鼎金丹之妙，無以加諸長生之理。茲其大致乎披繹，勤志听愜于中。妙術恭持，必無畔戾。時傳郵命，副以好音。春序云初，天和善護。睽異晤言，俄經新律。渴想儀刑，朝夕弗替。近降 敕書，所論道釋混淆，已付外施行。事恐未詳盡，今錄元降全文，付卿一看。卿教門綱領，人所視效，其諸傳授，保執持之，無吝忽也。所修石橋道路事，已委發運使曾孝蘊專一應副施行。益遠會見，千萬加慎。鎮心神符子，告求數十道。恐有所見災福，告先生示及。直師，初春可令至。昨降物往彼道場，已到否：

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敕命惟幾，敢有弗虔？而釋氏之徒修營佛事，妄以天帝次於鬼神之列。瀆神瑜分，莫此之甚。其能克享上帝之心乎？可令有司檢會削除，以稱朕嚴恭寅畏之意。大觀元年二月十五日。

敕劉混康：朕祇奉三元，欽崇至道。每念靈承之重，庶臻可致之祥。凡在幅員，率興觀宇，捲三茅之名封，集殊方之勝槩。倚毗師法，以召蕃釐。卿夙資淵妙之功，屢獲嘉休之應，累迂鶴馭來叩楓宸，款名理之至言，詢心法之要妙，保神清靜，闡闡厭聞，旅寓儲祥，殆非宜稱。已令董治鳩工構宇，即上清之束隅建萬寧之別觀。庶專靜綰，延處雲耕，可預擇徒弟來此住持，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領所奏道教未便泊陳乞事。卿道門宗師，教法綱領，凡所陳請，皆合朕志，睽違高論，日馳南顧，遐想香火之餘，高棲雲表，保神練氣，所得多矣。竺師爭之候黃冕到山，可同赴闕。春序將暄，為道加慎。大觀元年二月十九日。

敕劉混康：省所奏辭免赴闕事，具悉。朕欽奉真元，夙崇高道。眷彼棲真之倡，常形夢寐之思。佇瞻每渴於儀刑，睽闊倏更於歲籥。再款話言，庶資妙理。是用載馳使傳，敦趣造朝。忽露封章，引疾懇避。夫豈不懷，義非可強。當止召命，更伺歲年，尚慎寢甕，以副眷渥。春和，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相別周歲，引領尤勤。兩披奏牘，以疾力辭赴闕，已具別敕，可其所請，宜亮悉之。安處潛神，以保壽康，想綽有餘裕也。道場事，前已報知。答一師陳請，皆契勘施行，候指揮到，止，可令竺師赴闕會晤，尚賒對時自衛。治百病傷風符子，告求數十道。夜分燈下，發慮先生，意不安故也。大觀元年四月七日。

敕劉混康：省覽累奏，具悉卿檳棄人事，遠去塵寰。既嬋懇迫之誠，勉徇便安之請。遐想邇來怡神昭曠，持法崇高，處寂以絕營，葆光而不曜，臨風東望，一及緒益，不無傾渴之勤也。竺爭之便，可發來赴闕。或有奏陳，詳具無隱。初夏漸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別來一周，星律傾渴，話言未嘗替也。志趣高尚，厭絕囂紛，得以澄神靜慮，為沖漠之游。良多慰洗，愈遠高論，徒深引向。首夏清和，為道保育。月末忽目青，連發疏以書問答一師，可令速至。有經數卷，伺答一師到，令附去，皆親書。

茅山志卷之三竟

#1址：原作『止』，據笱本改。

#2址：原作『止』。堅：原作『緊』，據笱本改。

#3到樹行疏處：笱本作『到樹行稀疏處』。

#4涉：笱本作『際』。

#5想：笱本作『思』。

#6仙：笱本作『山』。

#7靈：原本作『露』，據笱本改。

#8卿：原缺，據笱本增。下同。

#9省：原缺，據笱本增。

#10有：笱本作『育』。

茅山志卷之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宋詔誥

敕劉混康：睽異又見，畏景，殊積詠思。想惟偃賽雲山，養高物外，從容於自得之場，健羨無窮。有所諭言，詛可騰口，當伺颺馭西來，面悉至意。彼中有目擊事，毋憚煩碎，並附郵傳以聞，使一方民瘼不壅於上聞，茲所望也。炎敵隆熾，善衛沖和。

篁師至所奏事，一一備曉。謹齋沐寫成密詞一通，託先生拜章奏達，即幸也。伺得天語，速具奏來。餘面諭答一師，令於先生處開陳貴妃表一通，亦附於答一師回山。御筆畫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各一本，可與去歲所畫太上老君共三清潛神供養。北斗等經五冊，扇頭二十個，果實一十件，香華龍腦茶燭等，各以數交割，付答一師空名祠部五十道、紫衣三十道。恐要度徒弟，答一師之下應徒弟賜以紫衣師號。隨行侍者十五人，皆賜披度，及賜束帛有差。大觀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累承所惠符子，不敢自享。人若有疾，必與服之，庶滋先生治病救人之意。諸符子，告求數十道，附遞進納○

敕劉混康：省#1所上表並錄奏，具悉。仍知所拜章詞消辰已達，得聞荃祕，嘉歎良深。倘非卿迪中觀妙，契道育真，志念蒼黔，誠通淵默者，孰能臻此？欣沃可知，涉此夏秋，益崇慶善。朕萬機之暇，每覽道樞，傾想話言，何啻飢湯？發春匪邈，期必西來，當體至懷，毋執謙避。秋高氣肅，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久阻德標，唯勤引嚮。累收郵中之奏，聞安處潛神綽有餘裕。淨之所奏，各契勘施行。來春赴闕，別敕已諭，此不多述。當乘春水，扁舟西上，毋固抑朕意也。秋杪#2霜清，保錄持教外，善衛為最。大觀元年九月五日。

敕劉混康：省所上表進奉天寧節功德疏，具悉。孟冬正候誕節，屆期嚴道範於瑤壇，祝後天之景福。顧惟方外之倡不忘事上之誠，迺躋忠勤，益用歎獎，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初冬，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十月十四日。

睽遠之久，傾想惟勤，喜知道履沖粹。所奏辭免春首赴闕事，朕未諭也。誠欲再見儀刑。款導積闊，而遜避再三，詞情迫切，遽見絕之若是。況仙鵲安流，何勞之有？歲元後別降詔旨，預此及之未問，保練天和為祝。來春遣人宣召，毋得推辭阻命。

敕劉混康：累上表事，具悉。卿養浩山樊，棲真物外，優游自得，起處甚休。薦覽貢章，深嘉勤至。淮妙談之杳隔，第馳情以瞻思。累頒詔書，來春赴闕，尚遲他託，苦厭塵誼，當抑志而暫枉飛亮，毋養高以固違朕志。尚體眷遇

，無忽予言。冬序云初，沖襟善保。乍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十月九日。

所奏增崇三茅徽號，已契勘典禮施行，至宜悉之。春首會面，不可拒命。所期者，款密高妙而已。冬候向嚴，倍萬沖攝。符子，更求數十貼，即感也。宮門事常在念，豈不懷耳。

敕劉混康：卿穎悟真機，昭融至道。每覽奏牘，皇契朕心。欽迺三茅懇求封冊，緬懷道癮，宜示褒隆。即付攸司，俾加顯命。今令頒錫，至可領也。閏，紀良保頤。何若阜流脩阻，系想徒勤。俯邇春和，切期構止，安然舟御，勿憚一來。密屆迎長，精加澄練。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自別仙風，起處佳否？芝蓋東下，每一念之，未當不慨然耳。雲水生涯，逍遙自得，真有出世無窮之樂。極思講妙，央在來春。未問，保錄持教外，善齋是禱。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一日。

敕劉混康：累收來奏，備悉。勤恪不啻，與警飲接也。順履時序食息，何若來春飛船西上，妙論可期。貴妃所需符子，當為應副。未問，善為輔養。

三茅君聖像畫畢，止伺先生到闕，專得面付。治病佩帶符子，告求數十貼。大觀元年十一月六日。

敕劉混康：省所上表來春赴闕事，具悉。卿累造宸廷，遽乞還山。兩歷歲華，每勤馳嚮。且聞春初西上，深契予懷。極思談微講妙，預當滌慮齋心以伺耳。申遣使人計治舟御，許從便道飛船安濟，宜速辦裝，慰此翹渴。會晤伊邇，尚宜善衛。已差入內西京左藏庫使、殿中省尚輦局典御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顯模閣黃希叟，降敕召卿赴闕。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獻歲發春、順履時序、起處安和陳乞事，並依所欲，逐一施行。若自京口而來，極便，思一見之形于寤寐。伺黃希叟到，毋少稽留，可乘春水。庶無阻滯，有所需闕，一一奏來。區區已具勸書，茲不多述。黃希叟到，便可促行。大觀二年正月五日。

敕劉混康：卿近嬰微恙，已遂痊平。計惟保練有方，無勞藥餌。近覽來奏，力疾造朝，足切勤確，不替忠嘉，披閱以還，良深歎獎。希叟到日，便可飛紉，乘此春波，安濟西上，經過郡邑，無為滯留。貯伺鶴軒，以款清論。暄妍在序，善輔是宜。中春，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二年二月十五日

春色晴融，仙舟偃息，不妨高養浩然之氣，良自得也。或有所需，可計會，希叟行，當會見，預已听快，未問，尚宜保練為最。

敕劉混康：卿持心淵靜，毓德沖和，每造楓宸，居多啟沃，不聞名理，忽復累歲鄙吝之心生焉。申遣使人往趣颺馭，宜報白雲之游，來赴紫宸之會。其諸旨意，已具前詔。當體眷想，毋復稽留。今差入內文思使殿中省尚輦局

典御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顯模閣黃希叟，管押舟船，就茅山宣召卿赴闕。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思渴晤言，何劇如之？以日計程，四月上旬必達闕下。春水安流，想無阻節。途中宜止絕人事。日惟東顧以伺。將欲入汴，宜速奏來。未會問，尚須善護。

贈太中大夫誥

朕惟至德之世，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爰率是道，納民泰和。誠意感通，異人杳至。眷遇之禮，曲盡始終。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劉混康；虛一守真，純白自得，前知休咎，能警群迷，或託呎符，克愈眾疾，雖身棲林谷而名振京師。朕用嘉歎，召對閒宴，屢聞至論，深契予心。比復造廷，燕居琳館，了然委化，不約而同。靜思所存，宜加憫飾，太中之秩，視諫大夫。茲為異恩，尚期飲享，特贈太中大夫。

謚靜一誥

敕：朕惟曲水之穴，北距岱宗，南接羅浮。證法冊於河圖，得嘉名於地肺。抱道祕境，惟昔高人。真風未忘，前轍具在。贈太中大夫劉混康，出塵累之表，以虛靜為宗，觀妙勾金之壇，葆光埋璧之地。慕真風於南嶽，窺奧義於西城。眾方有求，忽若委蛻，其頌美謚。式昭正一之功，庶幾異時益振冲虛之教，可特賜謚靜一。

敕賜元符萬寧宮

尚書省牒：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茅山元符觀牒，奉敕宜改賜元符萬寧宮為額，牒至準敕，故牒崇寧五年正月日牒，中大夫守右丞鄧、太中大夫守左丞何、司空右僕射。

建元符萬寧官提舉等官推恩勸命

敕：相觀福地，肇建祠官，為彼早黎導迎景既。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胡師文等，克共迺事，逮茲落成？嘉汝之勤，叔進宮品，若時休命，亦既迺心。可特授左中散大夫，依前職差遣。宣義郎江東運判喬，可特授宣德郎，差遣如故。承事郎知句容縣事鮑慎辭，特授宣義郎，差遣如故。右侍禁監江寧府排岸高士遷，特授左侍禁。西頭供奉官高公鼎，特授東頭供奉官。借職張和，特授奉職。差使葉承，特授借職。三班差使孟忠，特授三班。借職知縣事鮑慎，辭免三年磨勘。

又別敕

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修蓋潛神庵宇等，安排御書牌了畢，事體非輕，下項管勾，催促部役官等，可特依此推恩發運。副使劉何與轉一官江寧府通判范希逸，與臧三年磨勘。候今任滿日，特令再任其部役巡檢，內殿崇班孫

明翼，轉一官。

敕賜藏真觀

尚書省牒，江寧府藏真觀故劉混康葬所見修道院牒，奉敕宜特賜藏真觀為額。牒至，準敕故牒。大觀二年十一月 日牒，中大夫守左丞余太師左僕射。

宣和封陸簡寂真人誥

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邊不泯，而稱號未稱者，所以追顯之。

簡寂先生陸修靜，真精內得，遺經垂範，而脫然超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用褒往躅，亦俾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勉焉。可特封丹元真人。

宣和封楊郭許陶五真人誥

敕：朕存嬰霄府，盼景龍臺，瞻三秀之神鄉，企九華之妙誨。欽厥列仙之躅，昭茲闡化之功。束華上佐司命楊真人，積學洞微，研心合漠，得中黃之隱訣，受南真之祕傳，董司昊越之疆，關總神靈之要，方翎揚於至道，宜褒極於隆名。庶期冲鑒之臨，永侈蕃棋之錫。可特封洞靈顯化真人。

敕：三黑隱靈，固非名言之測，萬神凝化，莫容議擬之求。凡褒叔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參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噉，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虛皇。方丕闡於元綱，宜致隆於顯號。尚期仲格，永祐昌圖。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

敕：朕降總真之玉境，陸耀景之龍臺。爰校曆於元肩，以濟生于下土。凡著功於道品，咸進位於仙宗。上清真人許長史，清素外融，神明內得。靈音斐暢，密參群聖之游；欽駕超遙，高佐上清之理。方流羅于大梵，宜崇配於德名。庶昭丕佑之臨，益廣無為之化。可特封太元廣德真人。

敕：紫極涵元，雖頓濛於一黑；丹臺列籍，實總括於萬真。凡褒位於仙宗，蓋恢功於道甫。束華侍帝晨上清仙公許真人，研三神以觀妙，凝九緯以挺生。北洞告終，自適幽人之分；束華躡景，獨超上相之游。雖高謝於世名，其敢忘於仁蔭。尚期冲祐，益闡元綱。可特封混化元一真人。

敕：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隆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于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邇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邊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爛教真人。宣和六年八月三日，太傅葉國公、臣截宣、右弼闕中書侍郎臣張邦昌、中書舍人臣張志行。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乞封五真人奏剖

臣輒瀝愚懇，仰瀆宸嚴，退省賤庸，甘伺朝典。竊惟自古得道昇真之士

，先後相承為時宗仰，皆以扶世立教為己任。自三茅真君飛昇之後，繼有揚、郭、二許。眾真並於句曲精修上道，天真降顧，親受祕語，上清經教漸降人間。逮梁宋之際，真風澳汨，聖道不絕如帶。惟陶隱居力扶宗教以微言，奧旨發明道要，為天下後世之幸，然而三茅兄弟頃蒙朝廷褒崇，冊封聖位，其餘眾真未聞有以旌異。臣愚，欲望聖慈特以楊、郭、許、陶眾真，並依三茅真君例，就今仙職加崇美號。除別具諸位仙品奏聞外，如蒙俞允，乞降睿旨，下有司施行。干冒天威，取進止。宣和六年七月 日，碧落郎凝神殿校藉同知右衛道錄院事管轄江寧府玉晨觀臣丁安行剖子。

寧宗賜號王景溫

王景溫履道清尚，操行高潔，眷寵三朝，朕亦禮遇，可賜號虛靜真人。

寶慶易如剛先生敕牒

尚書省牒：左右街都道錄主管教門公事太一宮都監兼高士易如剛奏，么微野人頃在茅山，於慶元改元，蒙恩召充太一宮高士並都監住持，專任祈禱。每藉君相，為國愛民，靡不昭格，越今三十餘年，徧除道階。昨於嘉定六年，蒙恩特賜通妙先生。續於嘉定十四年，得旨降香設醮茅山。訖事回奏，乞老還山。恭奉御筆：高士易如剛祈禱有功，未應告老，宜加顯錫以重眷留，特賜通妙葆真先生。今繳連寧宗皇帝御書二軸，伏望尚書省特頒敕命，旌表名山，以重祈禱。伏候指揮。

寶慶元年七月十四日，奉聖旨，特令尚書省出給敕牒。奉敕，宜賜通妙葆真先生，牒，至準敕故牒寶慶1 元年七月日牒。

理宗金錄投龍玉簡詞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九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嗣天子臣昀，伏為保延國祚，恭祈嗣續，敬資香信，祇建沖科。命道士二十一員於建康府元符萬寧宮啟建靈寶道場一晝二夜，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誕集嘉祥。謹依舊式，詣上清宗壇華陽洞天投送金龍玉簡。伏望至聖至真鑒茲丹楮，乞為騰奏，上聞九天。臣昀伏以元儲虛位，未開態夢之祥，邊闡分屯，尚調虎符之戍。內欲隆於國本，外思靖於兵氛，仰惟祖宗積累之難，探切朝夕繼承之懼，是用肆類上帝，徧禱名山。願垂覆燾之仁，弘賜扶持之力，得男而應震索，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太平，坐底四方之治，保基圖於鞏固，措民物於救寧。祇近靈休，永依大造。臣昀無任懇禱之至。謹言。

加封廣濟廟龍神誥

敕敷澤廣應侯：惟龍質無體而神無方，蚓茅山至人所居，彼其吐吞。夫丹寵之日月，猶足依憑而為靈乎？有司上功，雨暘日時，其禦苗也。實應祭義，申衍侯號，用侈褒章。金陵，予陪都，其職而幽，以服而侯甸之職，可特封

敷澤廣應利濟侯。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淳祐四年 月 日。

淳祐加封三茅真君誥

敕：朕聞真人馭風騎氣，神游八極之表，而一念在生靈，則猶數數然也。太元妙道沖虛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成道於茅山，登籍於仙府，三君之首者也。奇驗見于歷代，遠近以為司命。朕為黎元慕尚不已，特命有司亟衍嘉號，以彰欽崇。可特封太元妙道沖虛聖祐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

敕：朕聞句曲三峰，神君顯甚，遂有金壇洞天之名，歷代所慕尚，豈獨於今乎？定錄右禁至道沖靜真君，修真得道，是謂中茅。雨暘應禱，遠近德之。亟命衍號，以答鴻休。其體朕意，益陰隱于下民。可特封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祐真君。

敕：朕聞漢武祀神君於禁中，其祝甚秘，蓋以徹福。朕不為也。三官保命微妙沖惠真君，真風道氣，號小茅君。祈陀敬事，祭典褒崇，蓋非一日矣。茲命衍號，以昭朕拳拳慕尚之意，益問既施以惠生靈。可特封三官保命微妙沖惠仁祐真君。奉敕如右，牒至奉行。淳祐九年三月 日太傅左丞相魏國公清之、右丞相葵、參知政事縣、參知政事方叔、吏部尚書闕、權兵部尚書清叟。

御賜沉香描金如意一事，上獻大茅君。白玉圭二面，上獻中茅君、小茅君。聖像乘執旌節、膳幢威儀等一十二件，沉香五十兩，腦子五兩，銀一百兩，綠錦磨二首，各長二丈，新茶五十片，官會十萬緡，付茅山崇禧觀。

乞封三茅君奏剖#6

協忠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提點佑聖觀張左街道錄洞微真應先生佑聖觀虛白齋高士主管教門公事司徒師坦上表：以臣三年祈禱，感應微勞，乞回降恩命，加封三茅真君奏可。

元韶誥

世祖皇帝召蔣宗師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建康路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聞汝年高德、邵法錄精嚴，思接道論。今遣使馳驛，召赴闕廷。仍敕有司，如法津遣，便安就道，毋致艱虞。故茲詔示，相宜知悉。至元十八年二月日。

金錄齋詞

至大三年庚戌歲五月三日，上清大洞經線無上三洞法師元景真人臣王道孟，欽奉皇帝聖旨，伏以有國有家，祇荷財成之造，蓋高蓋厚，敢忘祈謝之誠，緘辭。遠叩於名山，徽福永延於景運。謹遣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所事、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全節，恭奉香幣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修建金錄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眾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覆育無私，鑒觀有赫，天長地久，三宮同康壽之祺，雨順風調，四海樂雍熙之治。

又

延祐元年甲寅歲五月二十六日，法位如前，臣王道孟欽奉皇帝聖旨，伏以惟天惟祖之垂祐，有國有家之在躬，修省彌深，報祈敢息？啟沖科於茅阜集景祝於蘿圖，諒有欲以必從，信無遠而弗屆，是以謹封香幣，遣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全節，詣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命宗師王道孟集法師，道士一壇，修建福國裕民金鑣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眾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一人有慶，萬福攸同，兢業無曠，庶官臻既，醉亮驚之治，怡愉以奉太后，介未央長樂之春，風雨順調，民物康阜。

又

延祐五年戊午歲正月五日，上清大洞三景經錄弟子四十五代嗣教宗師元景真人臣劉大彬，欽奉皇帝聖旨，伏以輯寧邦家，嗣服倏經於八載，欽崇天道，封香爰至於三山。當陽春發育之初，祈大德生成之廣，俯嬋素個，仰格鴻禧。謹遣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夏文泳，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命臣集法師道士一壇，修建福國裕民金錄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眾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皇天眷命，洪範錫疇，九族睦而萬邦和，兵寢刑措；六府修而三事治，地久天長；慈闈分#7康壽之祺，中闈協和平之福；慶延儲位，澤被寰區。

又

泰定三年丙寅歲十月十二日，法位同前臣劉大彬，欽奉皇帝聖旨，伏以誕膺景命，祇紹丕圖，保民無疆，思永安於宗社，應天以實，庸昭祀於山川，爰致清祠，冀徽洪既。謹奉香幣，遣特進上鄉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吳全節，詣建康路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開建金錄寶齋，祈天永命，福國裕民。伏望璿霄委監，寶祚延長，邦家開太平之基，三宮同慶，海宇樂雍熙之治，萬國咸寧。

又

天曆三年庚午歲，正月九日，太上弟子嗣上清高玄大洞經錄四十五代宗師三天法師上景真人行九老仙都君印職臣劉大彬，欽奉皇帝聖旨，伏以恭承明命，克紹丕圖，欽若昊天，荷皇天之簡眷，敬哉有土，冀率土以又寧，爰闡沖科，用徽洪既。謹奉香幣遣法師舒致祥，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修建金錄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眾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乾坤合德，日月齊明，海晏河清，開八荒之壽域；時和歲稔，得萬國之懼心。

延祐加號三君立觀三峰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靜慕玄風，灼觀往事。無為日道，必刻意繕性而始成；修身迺真，非積行累功而莫就。大茅君束嶽上卿司命太元妙道沖虛聖祐真

君，奇操矯俗，精思集虛，一德齋心，受龜臺西華之祕旨，萬靈授職，開金陵句曲之宗壇；丹光千載以如#8新，寶氣三峰而彌固，發祥肇祉，民到于今稱之，逆雨寧風，天之所助順也。直惟作聖，允合祐神；孔蓋翠旌祀，莫嚴於司命，瓊文藥簡禮，爰舉於秩宗。假茲聰明，佐予平治。可賜茅山一峰聖祐觀，特加封大茅君東嶽上卿太元妙道沖虛聖祐真應真君主者施行。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合人心，理萬物，禮宜順於鬼神，建皇極，錫庶民，徵有稽於暘雨。大江以東之地，句曲為望之宗，土樂昇平，歲稱稔足。二茅君，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祐真君，中峰司命，西華鍊形；作牧審煩擾之非，修身得恬擔之要；縵鸞導從，填簾儼奏於雲中，化鶴來歸，城郭時看於華表。朕方推仁以濟眾靈，宜妙物以祐民。學道受之以神，端有宗於李耳；望祀不祈其福，誠深慕於漢文。嘉與含生，誕敷景命。可賜茅山二峰德祐觀，特加封二茅君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祐妙應真君。主者施行。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氣化為神，握陰陽而執要；物來能應，遇水旱以成功。茲山之靈，以氏為號。三茅君三官保命微妙沖惠仁祐真君，不導引而壽體，純素為真；密從蒼龍，承左右而無問，時乘白鵠，侍伯仲以遠游；荷天之休，為民請命。逍遙容與，服光景以如新；周流徜徉，蒙福祉而無極。肆加褒錫，丕應隆平。埋鼎高峰，爰慕軒轅之有道，獻金空谷，方薄光武而不為。以赫厥靈，同歸于治。可賜茅山三峰仁祐觀，特加封三茅君三官保命微妙沖惠仁祐神應真君。主者施行。延祐三年七月 日、翰林待制表桶視草、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副墨。

敕賜崇禧萬壽宮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流觀山圖，夷考仙蹟，蹕曲林之舊館，實弘景之故居。原其建立之初，以處高第#9，弟子及今千載，猶想遺風。朕將益崇神明，用著高尚。其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觀，可準玄教嗣師掌教真人吳全節所請，賜號曰崇禧萬壽宮。主者施行。延祐六年三月日

茅山志卷之四竟

- #1省：原缺，據笱本補。
- #2杪：原本作『秒』，據笱本改。
- #3鄉：原缺，據笱本補。
- #4左：原本作『在』，據笱本改。
- #5和：原本作『如』，據笱本改。
- #6乞封三茅君奏剖：原缺，據笱本補。
- #7分：原本作『介』，據笱本改。
- #8如：笱本作『維』。
- #9第：原作『弟』，據笱本改。

茅山志卷之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三神紀

茅君真胄

大司命君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氏。高祖諱濛，字初成，一字本初，深識玄遠，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迺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長往華山，道成以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乘龍白日昇天。時邑童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詢諸父老，具封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听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曾祖偃，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仕秦昭王，為舍人，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侯。祖諱憲，字世倫，仕莊襄王，為廣信侯。始皇即位，以為德信侯。生六子，並知名於時。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不仕不學，志慕農桑，生三子，長即大司命君也，次子諱固，字季偉，第三子諱衷，字思和。司命君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二弟於戊戌。庚子歲。三君少稟異操，天才穎悟，矯志蕭抗，獨味清虛。嘗謂二弟曰：世務紛錯，履冰臉職，當慕高祖之逸舉，唯願肥遁之利貞耳。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恆山中，讀《道德經》《周易傳》，采木服餌，潛景絕崖，積六年。精思誠感，夢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攜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為師，君子奚不往尋而受教乎？明晨覺悟，徑造西城，心齋三月，沐浴向新，卒見王君駕神虎之餅，控轡神嶺，翱翔繡巖。於是投軀越阻，歸命道真，不覺而至君所，王君默使衛官見攝，將還玉宮洞臺之中。良久引進，叩頭頓首，求乞長生，匍匐肘行，重陳無已。王君顧謂左右曰：形景空苦，似有志矣。迺得接引誘問，戒以勿息，遂留洞宮。執巾履之役者十七年，王君見君謹密，稍使主領衣書圖錄。復三年，命駕，造白玉龜山，因擔君同詣王母於青琳宮。母曰：總真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王君笑而不答，目君再拜，請乞奇要，迺叩頭自陳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朝菌之質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之能濟。常恐一旦死於鑽訪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遭遇王君，一反盈丹苦，粗受治身之術，豈圖今日一睹聖姿？恍惚大象，如淪神夢，救生護死，歸之乞丐，願賜長生之要，暫悟行尸之身。母曰：子心至到哉。吾昔師元始天王搏桑大帝，君遺我要言，所謂玉佩金啗之道、太極玄真之經，實天人之殊珍，上帝之奇祕。汝今日願聞之耶？言畢，劫王君解釋玄真之經，自敷玉珮金啗之文。復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又有陰陽二景，內真符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受諸司命。子玉札玄挺，素書上清，當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此道後當別付於子也。然不先

聞明堂玄真之道，亦未由得太霄隱書。玄真之道，是食日月之法，鍊五神之衛耳，非總真弟子，不教司命之挺，不傳受命。言訖，王君與君還西城，依承真訣，按而行之。三年，目有神光，面生玉澤。王君賜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首，立壇結誓，不許宣泄，迺使君歸，仍告之曰：子道已成，後百年求我於南嶽，授子仙任於昊越矣。君既辭師，帶索混邇，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四十九，君父母尚存，父見怒曰：為子不孝，不親供養，游走四方，吾當喻汝為不生之子。欲杖罰之，君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道法遁世。事不兩濟，雖違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受聖師符錄見營助者，天丁之兵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意未釋，亦欲驗君情狀，示眾不惑，於是舉杖向君，杖即摧折，段段飛揚，穿柱陷壁。父悟不凡，迺止君曰：所啟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即有所傷耳。父又曰：子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封曰：人有天祿終及，積惡罪重者不可更生，其橫受夭折，則可令起。君迺召社公，父聞，在中庭問社公曰：此村中已死者，誰可召還？社公答云：某甲李乙。君曰：速約敕所關，由使發遣之，須事了詣來白狀。至日入後，社公來白事，某甲李乙事已決了，便可發出。遂告死者家人掘地發棺，死人氣息但不能語，舉而出之，三日能坐語言，了了如是。發數人塚，皆遂生活，更數十歲迺復死耳，遠近咸稱為神明之君。後日，貴盛諸侯互有所請，君擁閉神關，塞妙杜驗，告之曰：我昔學道，精思深山，山靈附我，因協以驅使之耳，非己自達其神，能死生於萬物也。或迫之不己，君亦佯自篤病，以至於始矣。淵池括囊，變適無淪。時人雖奇其有道，亦不能測其有為也。後十餘年，君父母壽考而終，居喪盡禮，停家凡五十三年。仲弟即定錄君，漢景帝時察孝廉，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郎，正和二年轉太子太傅，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季弟即保命君，少以節行著名，隱華陰山，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徙梁國，為孝王上賓，宣帝地節二年，遷洛陽令，轉拜西城校尉上郡太守。元帝即位，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仲弟時為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父老少長祖送者數百人。君亦在坐對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震林司命君，總統昊越死生之籍，領拔學道，試校旱仙，此亦上真宗師神宮之要位也。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若見省者，亦不須有所損費，吾自當有以相供待也。眾賓皆相然。至期，君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青縑帳屋，屋下鋪白氈數重，容數百人坐。遠近相語，此家得道當去。小大並集，來者塞道，客迺數倍於送弟時。但見金槃玉杯、奇肴珍果自至人前，光景翕赫，不可名狀。絲竹金石，聲動天地、芳香之氣，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君迺與家辭，次語宗族子弟曰：夫真仙道隱，貴在邊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

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反迷耶？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耳。季偉、思和雖見事，晚必能自悔，釋官委祿來尋於我。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此山內有靈府，眾洞相通，穴岫長連，真洞仙館也。昔與聖師期，宜先於此以自清勵，恭伺天命，然後鎮彼大霍，居于赤城矣。言畢周辭，即登羽車，參駕龍虎，浮空而去。東行十餘里，忽然不見。時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君年一百二歲矣。遂過江暫治句曲，內游洞官、推拔真仙外，立茅舍於山之北，即今下泊官是。領統地官屬籍，關決生死。黑虎馴衛，白鵠交往，靈著江左，道惠百邑，吳越之境競為臣僕，邦人因改名此山為茅君山。二弟在官，聞兄白日神仙著於民口，始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鼎湖有實耳。於是各棄官還家，以日仄之年修糟粕遺事，未有補益，迺相謂曰：家兄得道，非他人也，何不往從，親稟口訣而迺按云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達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遂以元帝永元五年壬午三月六日度江，求兄於東山相見，悲听流涕。君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謝曰：固衷頑下，不達道德，流湏風塵，希世臭味，垂纓漢朝。闔門完全，位至守相，享年壽考，皆兄神祐覆護之恩。蒙蔭以來，日用不覺，一旦失兄，若無天地。人非金石，命當有盡，年已朽仄，常慮奄忽，呼吸寄生，不朝則夕。昔日歸家，修兄遺事，不受真訣，未獲其效。越江來侍，規稟訓誨，願賜長生，濟弟無死。君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上清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於是教。二弟服青芽始生咽氣液之道，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後語季偉曰：卿宜服黃帝四扇散，我昔受之於高丘先生，今以相傳耳。又語思和曰：卿宜服王母回童散，思和體中損少於季偉，故宜服此，以填精補腦耳。夫此二方，皆妙法也。二弟具受教勸，迺服藥咽氣，勤精靜思，又施行諸為生生之戒慎者，如是十八年，色如處子。君曰：藥已行矣。迺受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中，神光始現。君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首，仙道成矣。君迺啟王君，自陳二弟蒙天恩濟度，得為地仙。仙法，要當佩錄受策，帶真極之符，然後書署處官，掌領所司，乞願推恩，平其覆蓋。王君曰：子少學道德，勤心不懈。吾憫汝至志，是以相成，堅心關奏，為子保舉之主，太上垂許，賜命神仙。二弟賴卿蔭祐，享年富貴，驕淫敗氣，止存視息，年出一百，非復學道時也。得神散、靈方，變化久視足矣，詎宜便受職署，為地上之仙位乎？且曠古以來，兄弟俱仙亦為少矣。然子高祖得道，仁加萬物，積德所及，迺鍾子身。慈心仁和，每修陰功，誠可愍也。子屢請乞二弟仙官之職，今重賜玄水玉液丹，可使長齋而服之。慎他宣示，別宜關啟太帝，而保效之信，子當自將以來。于時二弟雖內通神靈，外攝六丁，至於天真大神，如王君之儔，猶未肯降見，明高

卑不倫矣。君使二弟清齋服藥食芝畢，復相與心齋三月。詣青童方諸宮，書名金簡，次詣西城洞官，朝見總真上宰，南詣衡山朱臺，謁太虛赤真人，歸方諸，請地仙三真之策，造赤城，受真變神符，又之羅霍，求華旌繡幡，迺上登九宮詣金闕，受聖君之書，頓首於闕下者三月。聖君迺命九微太真上相王大司命，高晨師青童君，使上詣太上大道君、協晨宮中請朱官使者，下拜固、衷於金闕下。須臾，使者二人及侍從數千人俱。使者手授紫素之書，以付固、衷。紫素策文，二見誥副墨篇。受書訖，君劫二弟辭，還所治，是以季偉有地真上仙定錄神君之號，思和有司三官保命仙君之位焉。各依紫素之命封蒞所治，神宮上府亦隨事而資給於二君矣。大司命君住句曲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年一百四十有五。是歲八月十八日己酉，南嶽赤真人、西城王君、龜山王母、方諸青童君同造君于山中。時天皇大帝遣逸域宮繡衣使者，授君以神璽，玉章。太微天帝君遣三天左宮直御，賜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賜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賜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長曜靈飛夜光洞草，使拜而食之。佩璽服衣、正冠北首、帶符握鈴畢，使者告君曰，食太極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燕胎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束官流明金英，則有司錄之任。食長曜靈飛夜光洞草，則當為真伯，兼主總左右御史之任。子今日盡食之矣，壽同天地，位為司命上真東嶽卿君，都統吳越之神靈，總帥江左之山元也。言畢，使者各去。須臾，五帝君各乘方面色車，從官來下，銜大帝之命，授君九錫冊文，九錫文見誥副墨篇位為司命東卿上真君，文以紫玉為版，黃金刻之。君伏受書署，再拜畢，靈官上真五帝各去。唯師王君、西王母留後，為君大設天廚，王母命諸侍女作樂，復歌玄雲之曲曰：大象雖云寥，我把九天戶。披雲汎八景，儵忽適下土。空同口玄音，至靈不容冷。大帝□□□，□悟風塵苦，頤神三元中，納精玉闕下。遂乘萬龍椿，落鳳盼九野。又曰玄圃遏北臺，五城煥嵯峨。啟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昇絳庭，下游日窟阿。顧盼八落外，指點九空遐。忽已不覺勞，豈悟少與多。撫墩命眾女，空遐忽已和。妙暢自然同，是為玄雲歌。靈韶肆天韻，真音辭無邪。歌訖良久，俱詣二君之宮。二君頓首奉迎，北面稱小臣之敬。王母告之曰：汝道雖成，所聞未足。我當為汝二人有所要以受汝於此矣。須臾，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二君亦不知上元夫人是何神也。云：西龜九靈太真王夫人。敬謝，但不相見，已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茅固、衷道成，適來視之。久不向人問，主客對坐，邑邑不樂。夫人能暫來否？答能屈駕，當停相須，侍女既去，少頃而返。上元夫人亦遣侍女答相聞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仰戀光潤，情系無遺。密香至承降尊茅固、衷處，聞命之際，登當整駕，先被太帝君劫，使詣希林，枝定三

元錄，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遂便束帶，願暫小留。二君因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為何真也？王母曰：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真，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也。當二時許，上元夫人生來時，聞雲空之中簫鼓之音，龍馬之鳴也。既至，從官數千人，皆女子，年齊十六七許，形容明逸，多服青綾紋衣，光采耀目。夫人年可十八九，靈儀絕整，服赤霜之袍，披青毛錦裘，頭作三角髻，散餘髮至腰，載九晨耀日之冠，帶六出火玉之珮，腰鳳文琳華之綬，佩流黃輝精之劍。入室，向王母拜，王母止之，呼與同坐。北向上元夫人設廚，迺不異王母所設。王君劫二君再拜，自陳曰：固、衷受性頑鄙，生長濁亂，面牆不啟，無聞道真。然貪生畏死，宗奉師元。今日成拔，此迺天願，唯垂衷告。夫人愍二君之向真，惟靈妙之未啟，迺敕侍女宋辟非出《三元流珠丹景》、《道精》、《隱地》、《八術太極綠景》，凡四經，以傳于二君。王母復敕侍女李方明出《玉珮金鑑》、《太霄隱書》、《洞飛二景內符傳》。司命君上元夫人有言於王母曰：阿母，隱書之妙，上真內經，封之，金臺，佩入太微，迺徑輪而前衛；文大武卻，伏抱關出，登上清則振身瑤房；左邀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下盼太空；汎彼天津，則乘雲騎龍游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山精司迎；動有八景玉輿，靜則宴寢金堂。此文妙矣，所謂玉珮金鑑也。環有《三元流珠丹景》、《道精》、《隱地》、《八術太極綠景經》，能返老還少，卻白迴嬰，摧折千魔，驅策百靈，致明月之黃華，得白日之赤精，藏軀翳景，萬物化生，出水入火，叱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在身，與天相傾耳。安及太霄隱書，八會之奇文乎？用之眇邈，可以登玉京之宮，紛紛飄飄入流霞之堂，臣五嶽之主，坐司命之床，抱鳳腴之醴，漱藥丹之觴，駕八龍以凌空，御虛落紫雲而高浮遠翔。於是上元夫人下席起立，左手執四部經，右手執受書盟，仰天向二君祝曰：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登希者妙，守氣者生。至心道臻，寂感真成。役神形辱，安精年榮。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左右招神，天元策靈。可以步虛，可以淪形。長生久視，與天同明。違盟泄漏，禍必族傾。各宜慎禍，敢告茅生。祝畢，二君拜受靈書，抱之肘腋焉。王母亦下座，手執太霄隱書，復命侍女張靈子把交信之盟，對司命君啟手授書，向天而祝曰：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精激氣，滄澤玄清。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霄隱書，玉珮金鑑，玉景八會，寶洞上章。登行太極，上清瑤房。泄則受考，身獲天殃。受者慎之，敢告茅盈。君伏受隱書，宴集受事粗畢，西王母、上元夫人各去，唯王君復留。於是君與二弟央別，而與王君俱之赤城玉洞之府也。道次諸山川有司迎啟引者將以千萬矣。臨去，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日一夕相見。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真人游盼於二弟

之處也。將可記識之有好道者，待我於是日，吾自當料理之，有以相教訓於未悟。於是二君留治此山，洞內立官，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迺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境無災青，邑無賊兵。時父老認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鵠翔青天，何時復來游？三君往，曾各乘白鵠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詠矣。迺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父老雖外承茅君仙真之靈祐，而實未睹溫顏於膝下。茅君亦港閑洞宮，頤神葆真，忽臭味之交馳，遠凡俗以靜身，故不復外接眾庶耳。唯好道骨挺之子，時得抽引相見。至於澤溉萬物，德加兆民，已陰為用也。時人惟此靈德之洋溢，同於天地大神，亦顯聖道之無心，因民情而為感矣。遂迺相率，扶老攜幼，挈糧壺漿，共起壇積基，立廟觀于山中。窮工肆巧，結構連阿。圖三君之像於丹青之榜，書神靈之德於能宣之筆。播殖百果，竹梧成林。決利清流於毗陵之元。虎豹衛災，巨狩備關，素鴻玄鳥，翰飛戾天。勇者懾其武，仁者懷其文。農夫感敬於洪澤，萬物宗庇於靈信。垂死者必獲其生，學道者棲慕于牆岸矣。明帝永平二年，詔劫郡縣，修靈山大澤能興雲雨有益百姓者廟，如陳國老子廟、會稽夏禹廟、丹陽句曲茅真人之廟，長沙湘水黃陵二妃、屈原之廟，有是此之比者，皆德遺黎民，道匠萬物。或標聖母之高軌，或範聖賢之靈蹟。是故象以銘器，廟以期神，皆當因而營護，使守而修之。時邑人通呼此廟為白鵠廟，而實不知司命君早已東之赤城也。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廟請命者，或聞二君在帳中與人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白鵠者，是服九轉還丹使能分形之變化也，亦可化作數十白鵠，或可乘之以飛行，而本形故在所止也。二君性好音樂，其有所持念人每入廟者，二君常從方諸官及西城請天妓。天妓來時，皆聞虛空之中有音樂之聲來下稍近。既到，管弦歌音，非人世所聞，清一及激洞而不可名。終日迺遣妓，妓去亦復並作，並去漸遠，良久迺不聞。夫此之神者，是能變化假景因百姓之心，以順其情耳。本真定形，故自燕逸洞臺，頤光潛輝乎定錄。君曰：句曲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為洞臺之正主也。東卿司命監泰山之眾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早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傅道流，並受司命君之要也。玄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為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並得真道，後入泰山友子小白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李翼，字仲甫者，京兆人也。與司命君俱事西城王君，仲甫為入室弟子，司命君為北牖弟子，但仲甫所受業異，恆服水玉，有效

，能步斗隱形，晝夜行三綱六紀之法，又作白虎七變，百餘歲，轉更少壯，與司命君同受還丹一劑，服而歸家。仲甫相識人相去五百里，常以張羅為業，當晨張羅獲一大鳥，視察之，迺是仲甫。語畢別去，言已，復是日還家，在民間二百五十年。漢靈帝時，入西嶽去，亦有迎官如司，命君初發時也，受書為西嶽副司命，每自歎云：吾受業，少不如茅叔申，此亦吾之命也。仲甫曾以七變神法傳左元放，元放修之亦變化萬端矣。

茅山志卷之五竟

茅山誌卷之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括神區篇

句曲山《太元真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窗，林屋之隔杳。眾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山形似己字，故以句曲為號焉，隱居六小澤，即今赤山湖，從江來，直對望此山。又曰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為句容里。周時名其源澤為曲水之穴，秦時名為句金之壇，以洞天内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為壇號矣。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乘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迺復因鵠集之處分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隱居》云：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句容，延陵，唐並屬潤州，宋分句容屬江寧府，熙寧中廢。延陵山東及南今屬錢江金壇縣。

華陽洞天《太元內傳》曰：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洞虛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地上耳。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空虛之處一百七十丈，下境猶有原阜攏偃，上蓋正平也。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空玄之中。句曲之洞宮有五門，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仙人卒行出入者，即若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翳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口議，不可得而罔也。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眉，南通羅浮。其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元史左元放既得道，聞此神山，遂來山勤心禮拜，五年許，迺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官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具也。嘆曰：不圖天下復有如

此之異，神靈往來，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府矣。

金陵地肺福地，按《洞天福地記》，福地有七十二，地肺福地為第一，即金陵之地是也。金陵之地出於內傳，其地水至即浮，故又比之於肺《抱朴內篇》別有地肺山，迺玉溜嶼。又商山亦名地肺，今以內傳為正保命君受言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人又曰：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厲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丘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太元內傳》曰：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甘美，居其地必得度世。《河圖要元篇》亦曰：迺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定錄君受言，金陵之土似北郁。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內傳》又曰：金陵之左右有決谷溪，源陵之左有山，右有源沃，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濟，名陽谷。又《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孔子福地記》曰：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岡者，亦金陵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右弼王真人受言，越桐梧之金庭、昊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矛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仿佯耳。

山

大茅山，在元符宮南，獨高處是司命君白鵠所集處。定錄君受言，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磐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埋藏於此。又言，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聚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父居若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山頂常現神光，謂之丹光，一日天燈。舊有石壇、石屋、今為殿宇，祀三茅君古石像。歲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為司命游盼之會，四方之人來山禮覲，盛作靈寶齋事，今古弗渝也。

中茅山，在積金山北，長嶺獨高處。定錄君受言，中茅玄嶺上，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於此，深二丈許，堵上四面有磐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皆小赤色，飲之益人。山下左右有小平處，可堪靜舍。今三陽百姓問得長壽者，謂朱陽、太陽、北陽三村也。

小茅山，在中茅北。《太元內傳》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遣使者章邕齋黃金、白玉、銅鍾五枚贈於句曲三仙君。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遣使者昊倫齋黃金玉帛獻三仙君。

積金山，元符宮之陰，定錄君受言，大茅後、中茅前相連長阿，中有連石

，古時名積金山。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屋室靜舍，迺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隱居日此即隱居，今所住處，東面一橫壟純是石，石形甚瓌奇，多穿穴。西南有大石壁聳而坼開，內有洞，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迺颼颼而有風。

金菌山，積金東凹獨小山，是定錄君喂言句曲支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隱居日：今人不復知有菌山者，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倉困之困，形如困也。按大茅後長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鑪，又近積金，正此是矣。’

華姥山，在崇禧宮南。昔女仙人孫寒華修道於此，有廟久廢。此山夜中多見光景，或以為丹芝靈氣，居人常望見之。

丁公山，崇禧宮之陰。相傳漢初丁令威仙舉其上，不知遼東，何得遠來此山？豈道成分身，任意之所至也？

丁山在拱辰峪東。

虎爪山在丁山西。

雷平山，在雷平池上，定錄君受言。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此。

鬱岡山，在小茅東北，一名大橫山。林木蔽翳，望之鬱然，故名。定錄君受言，雷平山之東俗人呼為大橫山，其實名為鬱岡山也。《名山記》所謂岡山是矣。昔李明於此合神丹而升玄。洲水邊，今猶有處所，其地古名鍊丹院。

方隅山《真誥》云，雷平山之東北，良常山之東南，其間有燕口三小山相隅，名方隅山。古人曾合九鼎丹於此，幽人在世時心嘗樂居焉，今常游此。《隱居》日：前云，李明合丹，即此是矣。幽人者，許緣去世後，不欲顯名，故自稱幽人耳。

三公山，在燕口洞東南。

青山，在鬱岡東，其西一山名西青山。

麻姑山，在鬱岡西。

銜珠山，在雷平南。《玉匱記》云，俗呼獨女山。

獨公山，在小茅北。

小竹山，在小茅東。

良常山，《太元內傳》日：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迺至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山。李斯請書，迺還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旱臣，饗從官。始皇

歎曰：巡狩之樂，莫過山海。自今以往，良為常也。爾迺草臣並稱壽，喚日良為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鍾，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告兆，大小咸善，迺改句典北垂日良常之山，良常之意從此而名。又曰：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又曰：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累石如寵形，間或有寄生樹，樹形如曲蓋形，此處正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洞口西北有一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舍也。

泰望山，在丁角路良常東北，小尖，山上下俱路者是也。始皇亦駐此山，顧望丘阜。

龍尾山，大茅一嶺直至山東金壇界，宛如外龍。

三角山，在華蓋峰北。

海江山，在慶雲洞上。

雲堆山，在皇甫峪南。

仙菲山，《真誥》：姜叔茂種五辛菜以市丹砂。《隱居》曰：今呼為韭山，在大茅西，甚多大韭，俗呼石龍山。

鼈足山，在仙韭山西。

大靈山、小靈山，並在鼈足山西。

竹山，在疊玉峰南。

昊山，《隱居》曰：自大茅南，復韭山、竹山、昊山、方山，從此疊嶂，達乎昊興天目諸山矣。

方山，《真誥》：大茅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隱居》云：此山去大茅可二十許里，下有洞穴。

峰

颶輪峰，大茅東連峰是也。事見《稽古蹟篇》。

五雲峰，積金東南對山。昔三茅君各乘飛雲現于峰頂，人民共睹，藩鎮上聞。有詔若曰：故得卿雲煥爛，仙相分明，能均五色之光，徧覆三茅之頂。時許長史在都，常向方遙禮，每云：遙瞻三秀，冥運一心，故得感通，高真用意也。

道祖峰，在積金之陰。

疊玉峰，在大茅東。

華蓋峰，在疊玉東。

白雲峰，在中茅西。

抱朴峰，大茅北連峰是也。

長隱岡，一名伏龍岡。《隱居》曰：岡在郭真人池南岸，一壟長緩而隱嶂，故名。此岡上純是細石，非可居，唯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

。義興蔣負芻等並立日舍於岡下。近長史宅四五里。

梧枝壟，在華陽南洞。

桃華崎，在小茅北，林壑幽邃，春時花卉紛敷，不異武陵源也。

拱辰峪，一名拱辰寨，在中茅東北。劉先生際遇元符宮為建宮，仍敕江寧兵士二百人以充巡邏、灑掃，因立寨峪中，詳具宋史。

皇甫峪，在三角山。

植子峪，在三角山北。

黑虎谷，在中茅、小茅間長阿之西。

洞

真人曰：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謂洞庭，人頭中空虛謂洞房，是以真人處天、處山、處人，所謂出入無間。蓋天地之有山洞，猶人身之有臉穴，神氣之所行焉。《太元內傳》曰：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合五門也。《隱居》云：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梧枝壟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未顯。定錄君受言：東便門在中茅東小阿口，則西便門應在，今呼作石墳處也。

華陽南洞，在大茅山下相枝壟中。唐越州刺中裴肅，字中明，造松子石案，用以朝真。

茅洞，在元陽觀石壇下，即南面之西便門。定錄君受言，大茅山有小穴，在南謂之南便門，但精潔齋，心向於司命，又常以二日望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耶？

華陽洞，東便門。定錄君受言，中茅山東有小穴，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磐石掩塞穴口，故餘小穿如杯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磐石穴時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而入，易於良常洞口。良常洞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自非已成仙人，不得其門而入也。

華陽西洞，在積金山東嶺下《隱居》所謂積金山洞，颼颼有風者是也。累朝金錄，投龍簡於此，即西便門也。

良常洞，華陽北大便門也，是為保命君所治。定錄君受言，良常北垂洞口直山嶺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一雙，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堵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始皇所履山川，皆禮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洞北石壇，即許真人緣燒香禮拜解化之處。

《真誥》所謂北洞告終以此。

羅姑洞，在金菌山西，即九疑山女仙人羅郁也。

高居洞，與羅姑洞並石限界之。

玉柱洞，在華陽西洞南，中積石乳，四面僅容人行。

華姥洞，在華姥山，以孫寒華得名。

鄧都洞，在紫陽觀，事見樓觀部篇。

小青龍洞，在小茅西朱砂泉上。

天窗洞，在積金山。

碧巖洞，在崇壽觀後，洞頂為嶽豈亭，古木危基存焉。

女仙洞，在碧巖洞東三十步，穴口下視如普井然，相傳任真人女得道變遁于此。

梧枝洞，在金牛穴南。昔人探入，聞太湖風濤鼓楫之聲。

慶雲洞，在海江山下。

黑虎洞，在華陽南洞九錫碑之左。

黃龍洞，在九錫碑之右。

南斗洞，在三角山女官妙法庵。

海泉洞，在皇甫峪，泉源深不可測。

水龍洞，在白雲峰下。

燕口洞，在方隅山南，有洞室。女仙人錢妙真遁化其中。淳祐五年，巡檢使夏侯嘉貞與建隆觀道士詣洞投龍簡，是夕雷震，洞戶開，一廳吏深入，遇道士與來禽一，食之絕粒。

方隅洞，在方隅山上。《真誥》方隅洞有二門，其一即燕口洞也，洞名方源館，南通大茅南之方山，亦有二洞口見於外。

夫子洞，在良常對山。孔子未嘗入昊，不知何以得名。

方臺洞，在方山下，有洞室，兩口見外，與華陽通號為別字幽館，得道者處焉，世人呼為白石洞。

青龍洞，在給幘山，去方山十餘里。給積山，今人呼為丫頭山，在溧陽州界。《隱居》曰：有大口見外，昔有人深入，見一大青蛇，因相與呼為青龍洞。其洞弘廓深委，凡邇可至也。

華蓋巖，在石墨池上。宋末，詔舉邑令張壘卜居其前。

候仙巖，在碧巖洞東數武。

霧豹巖，在碧巖洞下。

碧玉巖，在丹谷泉上。

眾真巖，在茅洞側。

錢真人誦經巖，在燕口洞上。

金牛穴，在梧枝洞東，秦時採金，獲金牛，為女子所觸，遂擲而出，取之不可，逐牛至丁角，地名因日上欄、下欄。又有曰轟牛，牛輶入海，不復睹之

也。《輿地誌》亦一石。

曲水穴，在碧巖下。

茅山誌卷之六竟

茅山志卷之七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括神區篇

水

東西楚王澗，舊記崇禧觀東二澗是也並華陽西洞三水合流，直至崇禧觀前。昔楚威王游憩于上，故名。《隱居》云：隱居今所住之東面一橫壟，西南有大石壁，內有洞，外數步便有一湧泉水，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洞口又有一湧泉，水勢迺駛上者，冬溫夏玲，正對邏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損，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盡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按，橫壟即洞嶺，下解即崇禧觀，此水迺楚王澗也。

鶴臺澗，《隱居》云，度積金壟，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正菌山之前，陶塘澗。

宜春澗，在中茅東，任真人就東流水合丹，正古洞天縮之前也。

九曲澗，支流自大茅左臉而下達于萬蒲潭也。

大澗，在金菌山東。

流杯澗，在雷平山西。

碧標澗，在大茅西二里，郭四朝真人嘗於其處種棣。

白李溪，在小茅北，展上公種白李處。

蒼龍溪，在良常山西，俗呼玲水澗。

喜客泉，在大茅北垂方池，數尺。客至，泉即踴躍津津然，或臨以聲勢，則凝不為動，亦一奇也。一庵事孫寒華香火。

益人泉，在大茅東嶺上《登真隱訣》云，天市壇左右有泉，皆金玉之津，飲之益人。故名。

玉蝶泉，在颺輪峰，西垂，二口貯泉，至冬一冰一溫，又名陰陽井。

白玉泉

靈泉，在積金山上。

洞泉，通仙橋一池是也。

玉砂泉，在中茅西。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於中茅玄嶺，泉水飲之益人。

朱砂泉，在小茅西。

鹿跑泉，大羅源之左，古人精修，仙鹿為發此泉。

百丈泉，在拱辰峪。

鎖飲泉，在大茅南垂，泉作乳色。

海眼泉，有二，舊記一在楊尚書山房，泉湧能應潮候，當積金中茅之西，今西園一泉是也。一在石墨池西。

丹谷泉，慶雲洞之東。昔有道人取水合丹，童子易他水，道人識之，由是得名。

田公泉

陶公泉在皇甫峪。

玉液泉，有二。其一在仙人捧石之北，其泉甘香，微若乳色，能已腹中諸疾，今見其正白，亦呼為白泉。一在三角山玉液庵。

撫掌泉，一名冬溫泉，在昭明讀書臺下，聞擊掌聲，泉湧如沸，方池常湛如也。

一勺泉，在昭明讀書臺後巖上。

天池，在大茅頂，神龍所都，大旱不涸。

豸龍池，在天聖觀，大中祥符間勸取龍子，御製歌送還山。

碧玉池，在天聖觀碧玉天帝殿前。

放生池，在常寧鎮東。

石墨池，即菖蒲潭。漢費長房學道于此。書符滌硯，澗石悉為墨色，至今用池水合藥，有奇驗。

玉津池，在崇壽觀前。

周真人池，隱居弟子周子良池，在靈寶院。

雷平池

郭干塘，在長隱山東數里，村名郭干，迺郭四朝真人外解，有一塘水常滿，鄉人涸之，輒有雷電。至今請雨有驗，每朝真日，異香襲人。定錄君受言。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地，年年四朝每行，皆過詣此山，以造思和，游看原阜。

赤石塘

梅家塘，在海眼泉西。

陶塘，在雷平山西。

護軍潭，在丁角路傍許長史之外解。每自外還，先於此沐浴、齋潔，方入山，其精虔如此。

白龜潭，在銜珠山前。梁天監中，隱居弟子周子良築靜室朱陽館，因積茅覆屋，後有殘茅，周往斂積，見一白龜，長可六七寸許，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唯靨上有黑文，狀如符書，不可識，捉取玩弄，復放之潭，去數百步外，來此積茅中，是表真瑞也。詳見《周氏玄通記》

大羅源在中茅西。

桐華源，在鶴臺澗上。

霞架海，在桐華源上。

丹砂泓，在燕口洞東。

陽谷沂《太元內傳》金陵福地詳之矣。《隱居》云陽谷沂，源出中茅前，大茅後，數水相注，合為一濟。諸水無註者，事見稽古蹟篇。

壇石橋亭

九層壇，有二。其一在乾元觀，朱觀妙所築。一為上清宗壇。

禮師壇，在雷平頂，南唐王貞素建。

火院壇，在玄洲精舍。

八卦臺，在茅洞東。

仙女臺，在疊玉峰。

釣魚臺，中茅嶺南危石是。

鶴臺，在金茵山後。

鶴廟頂，在中茅西。

鳳凰阿，在鶴臺前。

金星峴，在疊玉峰南，金沙布地。

青玉峽，在丁公山東，奇石林丘，即深秀軒故址。

捫霞磴，在碧巖下，徐楷大篆石上。

陶公醉石，在中茅嶺。

仙人捧石，若有人山阿，當大茅西垂也。

雲根石，在白雲峰下。

棋盤石，在白雲峰上。

動石，在中茅頂，一人可撼，多人不能動。

降真橋，在小茅西句容路三十里。

通仙橋，直元符宮嶺下。崇寧間，劉先生建宮時創。

常寧橋，在常寧鎮。

燕洞石，橋橫絕兩崖，形如按劍。

繡衣亭，相傳但云是大司命君受九錫處。今指大茅西嶺，上二三大石危立向西，南崖下小平處，為故基也。

九錫亭，在南洞，以覆九錫文碑石柱篆，刻自然弟子徐楷敬謁華陽洞天，唐宋題名餘皆缺折。

碧巖亭，在碧巖洞下所，存宋相史公浩口書榜。

嶽蚩亭，在碧巖洞上。

繡羽亭，在福鄉井，上覆井銘碑。

朝真亭，在華陽西洞門。

朝山亭，在大茅北垂。

半山亭，在大茅半嶺。

宜春亭，在拱展峪。

彤霞亭，在中茅前。

白雲亭，在中茅北。

西龜亭，在柳沃上。

迎恩亭，在常寧鎮北。

常寧鎮，在句容縣東南五十里、金壇縣西六十五里。宋天聖間，朱觀妙請于朝，為游人行估憩息之所。

北鎮，在玉晨觀西。

西園，在積金山西平地。

鹿墳，在山南大路傍，事見《劉先生傳》。

茅山志卷之七竟

茅山志卷之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稽古篇

天市壇，定錄君啞言：天市壇石之下，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所以為名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磐石於洞天之上耳。舊記在積金山頂。《隱居》云，天市壇石，未知的何處在，以颺輪邇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又疑洞天中央不應迺近南門，復恐中茅問。邑人耆老亦不復知處。一日：仙人市壇，《真誥》保命丞趙威伯善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眾林，或如伐鼓之音。時登天市壇上，奮髯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欽。零雨其濛矣。

颺輪邇，《真誥》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颺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

《隱居》云：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此為颺輪邊。夫真人常御九龍，左繆名颺，右服名欽，既履山頂，故指#1乘其左繆。姜巴路，定錄君啞言，秦時有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住山下，種五果，並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隱居》曰，今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即呼為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並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立，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也。

雷平池，在雷平山前。《真誥》周時有雷氏養龍于此。定錄君啞言，今舍前塘，迺郭四朝所造也。高其牆岸，益水得探，但歷代久遠。塘牆頽下耳。四

朝常乘小船游戲其中，每叩航而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蔥。玄鳥藏幽野，晤言出從容。鼓楫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兵林中。其一。

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媳，孰盡汝車輪。其二。

游空落飛颺，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翻扇天津，晚靄卿雲翔。遂造太微宇，抱此金梨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其三。駕颺憐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瑪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跡滅。其四。山下居民今猶呼一平澤。地為郭干者，是四朝之姓尚存於民口乎。

赤石塘，定錄君與許長史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為往來之階，而竟不就事也。長史答書云：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為往來之階，此迺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懷。今方居山下故當修墾，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隱居》云：此田迺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拜迺佳。而云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雖食澗水，旱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尚闕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殖，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邇，且兼為百姓之惠也。

田公泉，即柳汾泉，一名柳谷泉，在雷平池東南一里。定錄君啞言，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味同，云是玉沙之流津也。用以院衣，不用灰，以此為異。蓋古有田叔者居雷平山，後得道，名泉以此。茅君丹井，在下泊宮。

李真人井，玄洲真人李明鍊丹井，在鬱岡方隅洞之東。

許長史井，在玉晨觀。隱居云：大明七年，有述墟父老徐偶云，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宅只在今癩，前烏柏樹處應是二似猶有齋堂，前井存于時，草萊蕪沒。即芟除尋覓，果得，磚井，土已欲滿，仍掘治，更加譬累，今有好水，色小白，或云似長安鳳門外水味也。二口共一水，冬月氣分寒燠，一名陰陽井。

葛洪井，在抱朴山庵稚川。丹陽句容人許長史孫黃民娶稚川孫女，相傳山居其處。

陶真人丹井，在華陽上館前石橋之東。水甘玲，遇早不竭。政和初，道士莊慎質修索得之，初去土三尺許，得石井，欄已破，段合之，尚全。環刻大字云：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潘邏及遠近宗稟

，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詛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唐陳懋宣書及見磚梵，又穿數丈，獲一員研，徑九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集然。又一鵲尾銅鑪，仍見沙石間有丹一粒，大如芙實，光采射人，亟欲取之，隨墮井中。鑪、研藏華陽，經寇攘，亡之。又一井在靈寶院周真人池側，亦隱居丹井也。

昭真臺《真誥》翼真檢叔論真經，每云，還封昭臺。蓋隱居宗修楊許三真上法。此為藏經之室。山中久經盜敗，寶書真蹟散逸無餘，雖有志學之士，何由復見真人手澤，至此慨歎而已。玉晨觀靈寶院即其地。

青壇素塔，按舊館壇碑，東位青壇，西表素塔。今塔已廢，壇亦非舊初，皆隱居所建，表兩教雙修之義，當在玉晨觀。

昭明太子福鄉井，在南洞讀書臺東。

昭明太子讀書臺，在福鄉井上。

明皇受錄壇，在玉柱洞側。

越翳王塚，在大橫山下。定錄君啞言，鬱岡山正東面有古時越翳王塚。《隱居》云：越翳王是勾踐四世孫，初不肯立，逃入胥山穴，國人燻出之，後於吳徙還會稽，以周宣王十一年為孫諸咎所殺。不知那得遠來葬此。或當有神異處也。今尋視，未見指的墳塚，而如有兆域處者。又按，至德遜王吳太伯，初逃句曲中山。足知茲山為聖賢棲託，自古然矣。

隱居幽館，在雷平山西南。宋元祐初，中貴人羅淳一學道山中，嘗意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往觀焉。唯鐵繩懸一空棺，內有一劍並孟鏡各一而已。其壙梵臂環繞，相次成文，隱起號上，其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憩靈嶽以委邊，游太空以棲神。書蹟神妙，當是隱居手書。墓既開，道士輩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淳一後亦得尸解之道，元祐六年長樂林希子中所傳如此。

隱居鍊丹鑪，邊在華陽上館。其地以水異試之，遺巡，地乾如月暈然。

王法主墓，在常寧鎮北路東。唐太平觀華表在。

桐梧先生墓，在隱居幽館之右。

玄靜先生墓，在伏龍岡西南，去雷平池二十步。

韋宗師墓，在玄靜先生壽宮之左。

茅山志卷之八竟

1 指：疑當作『只』。

茅山志卷之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道山冊

道德經五千文

按《登真隱訣》、《隱居》云《老子道德經》有玄師楊真人手書張鎮南古本。鎮南即漢天師第三代系師，魯魏武表為鎮南將軍者也。其所謂為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數系師內經，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來闕一，是作三十幅應作卅幅，蓋從省易文耳，非正體矣。宗門真蹟不存，今傳五千文為正本，上下二篇不分章。

上清大洞寶經篇目

《上清大洞高上三十九章經》、《上清金真玉光經》、《上清八素真經》、《上清九真中經》、《上清金根玉經》、《上清躡行七元經》、《上清七十四方經》、《上清三天正法經》、《上清黃黑陽精經》、《上清青童內文經》、《上清金闕靈書經》、《上清紫度炎光經》、《上清三九素語經》、《上清三元玉檢經》、《上清石精金光經》、《上清丹景上道經》、《上清神洲經》、《上清三圖經》、《上清九赤班符經》、《上清消魔智慧經》、《上清曲素訣辭經》、《上清白羽黑翮經》、《上清素奏丹符經》、《上清金噹玉珮經》、《上清龜山元錄經》、《上清玄紀九霄經》、《上清四十四方經》、《上清太霄琅書經》、《上清石景水母經》、《上清太微黃書經》、《上清豁落七元經》、《上清洞玄大有經》、《上清金虎真符經》、《上清神虎真符經》、《上清神慧高玄經》、《上清丹章綠字經》、《上清五晨金華經》、《上清高上曲素經》、《上清帝君九陰經》、《上清步虛玉章經》、《上清金玄羽章經》、《上清黃書高上經》、《上清太上九晨經》、《上清玉景太元經》、《上清玉景金書經》、《上清紫精洞房經》、《上清元始鳳文經》、《上清五帝鬱冥經》、《上清素靈童丹經》、《上清三五元錄經》、《上清太上龍嬌經》、《上清法誠玉章經》、《上清金母求仙經》、《上清三元浩篇經》、《上清太陽七精經》、《上清四極明科經》、《上清五老真文經》、《上清日月精華經》、《上清赤書玉訣經》、《上清洞景金元經》、《上清靈素上篇經》、《上清大乘妙林經》、《上清金房度命經》、《上清太丹洞房經》、《上清黃老迴元經》、《上清高元真法經》、《上清高上五老經》、《上清朝禮上仙經》、《上清玉晨五老經》、《上清解胞胎上經》、《上清鎮五臟上經》、《上清太帝大有經》、《上清太真求仙經》、《上清大洞守一經》、《上清三洞混化經》、《上清四真內神經》、《上清六陰洞微經》、《上清元始歷化經》、《上清九丹上化經》、《上清洞神經》、《上清步呈經》、《上清道君玉註經》、《上清太上始青經》、《上清智慧消魔經》、《上清太微金簡經》、《上清三天正法經》、《上清太上迴元經》、《上清無上真藏經》、《上清八素大丹經》、《上清黃庭二景經》、《上清黃庭養神經》、《上清玉京山妙經》、《上清太

《極秘要經》、《上清道君守三元真一經》、《上清道君守丹元上經》、《上清金闕守三元真一經》、《上清皇人守三元真一經》、《上清太極錄景經》、《上清青芽始生經》、

上清大洞寶錄篇目

《上清二十四高真玉錄》、《上清曲素訣辭錄》、《上清羽章錄》、《上清洞真錄》、《上清元始譜錄》、《上清上元錄》、《上清中元錄》、《上清下元錄》、《上清玉檢錄》、《上清神虎真符錄》、《上清金虎真符錄》、《上清素奏丹符錄》、《上清瓊宮祕符錄》、《上清內思上法錄》、《上清五帝錄》、《上清三天正法錄》、《上清黃書八素錄》、《上清八景晨圖錄》、《上清洞真八景錄》、《上清龜山元錄》、《上清龜山元命大錄》、《上清龜山真符錄》、《上清洞真八威錄》、《上清召龍錄》、《上清攝山精圖錄》、《上清七元上符錄》、《上清太玄錄》、《上清流金火鈴錄》、《上清回車畢道錄》、《上清回風合景錄》、《上清三錄蓬萊版札高上真書》、《上清大洞錄請法詞》、

眾真所著經論篇目

《元始天王紀》、《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紀》、《太微天帝君紀》、《三天列紀》、《青童道君紀》、《總真主錄紀》、《清虛真人玉君內傳》弟子南嶽魏夫人撰。《太元真人茅君內傳》弟子中候仙人李導，字安林撰。《魏夫人傳》、《楊真人傳》、《許真人傳》、《仙人許遠游傳》李遵撰。《蓬萊都水監陶真人內傳》薛蘿孺子賈嵩撰。《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從子爛，字木羽撰。《陶先生小傳》吳興謝淪永明十年撰。《梁茅山貞白先生傳》唐李渤撰。《周真人傳》隱居撰弟子周。子良事行。《玉晨觀石本加句天童經》宋大觀三年，道者梁悟真受。《崇壽觀註本清靜經》宋宣和進士常州戴叔獻註。《學苑一百卷》以下隱居在世所著書。《孝經、論語、集註並自立意》十二卷、《三禮序並自註》共一卷、《註尚書手詩序》一卷、《老子內外集註並自立意》四卷、《抱朴子註》一十卷、《三國志讚述》一卷、《世語闕字》二卷、《續世說》二卷、《卜筮要略》一卷、《古今州郡記》三卷、《筭數藝術雜事》一卷、《登真隱訣》二十四卷以下隱居在山所著書《真誥》十卷、《草堂法師傳》一卷、《本草集註》七卷、《藥總訣》二卷、《肘後百一方》三卷、《效驗施用方》十卷、《合丹節度》四卷、《夢記》一卷、《鍊化雜術》一卷、《太清玉石丹藥集要》三卷、《太清諸草木方集要》三卷、《服雲母諸石方》一卷、《服餌方》三卷、《靈奇祕奧》一卷、《消除三尸諸要法》一卷、《隱居集一卷》。昭臺弟子傅霄編、江總序、《陶先生文集》三十卷、《陶先生內集》十五卷、《周氏玄通記》四卷隱居集進弟子周子良威降事。《易總》十五卷

王法主撰。《修真祕旨十二篇》以下司馬真人所著書。《坐忘論》一卷、《天隱子八篇》、《周易義略》三篇以下玄靜生所著書。《老莊學記》三篇、《內學記》二篇、《本草音義》二卷、《三玄異同論》、《道學傳》二十卷、《道覺論》隱士為樞撰。

右道山冊一卷，古文真經相傳品目如上。雜著等書采之隋唐經籍志，悉無存本。

鄭樵《通志藝文略》茅山道書目

《道德經雜說》一卷、《靈寶經目序》一卷、《服御五芽導引元精經》一卷、《昇元步虛章》一卷、《靈寶步虛辭》一卷、《步虛洞章一卷》已上陸簡寂真人所撰。《道德經註》四卷、《黃庭集訣》一卷、《上清握中訣》三卷、《導引圖》一卷、《金丹訣》三卷、《鍊服雲母法》一卷、《太清諸石變化神仙方》一卷、《經食草木法》一卷、《達靈經》一卷、《養性延命集》二卷、《養生訣》一卷、《真人水鑑》十卷、《周易林》一卷、《易林體》三卷、《易髓》三卷、《天儀說要》一卷、《星經》五卷、《三命立成算經》一卷、《三命鈔略》二卷、《三命殺曆》一卷、《名醫別錄》三卷、《古今刀劍錄》一卷已上陶貞白真人所撰。《修真祕旨事目歷》一卷、《修真養氣訣》一卷、《靈寶五嶽名山朝儀經》一卷已上司馬真人所撰。《金藏經》二卷茅君撰。《授茅君歌》一卷晉太康時人蘇元明撰。《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宗撰《仙人許先遠游傳》王羲之撰《潘尊師傳》唐武后時人撰、《瞿童述》一卷溫造撰，大曆八年昇仙。《三茅處士王潛傳》一卷無名氏。《茅山記》一卷、《茅山新小記》一卷並無名氏。

茅山志卷之九竟

茅山志卷之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清品

上清經誌聖師七傳真系之譜

上清道祖大洞至尊元始天王上皇天帝紫霞虛皇天尊

元始天王，迺玉清元始天中之尊《黃庭經》云，上清紫霞虛皇尊。《玉緯經》云：虛皇者，大道之所理即大道之域，包羅1111清道之祖也。《九#1天生神章》稱大洞尊神是也。

聖師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

玉晨大道君，居協晨靈觀產膚之臺，治藥珠貝#2闕館七瑛紫房。左帶神虎，右佩金真，龍冠鳳裙，羽矚錦被。侍衛、天真、玉童、玉女各三萬人。所謂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上清道君為老君之師，萬道之主

。有傳紀名《八素上經》，又曰《太上隱書金真玉光豁落七元八景飛經》《黃庭經》所稱太上玉晨大道君，正太上之尊也。

聖師紫宸太微天帝大道君

太微天帝為三十六天帝之主，治太微紫宸玉闕之內。啞以#3金闕帝君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喚、迴霞、赤童、玄炎、颯象。凡十六字，此是採服飛根之道，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聖師金闕帝宸後聖玄元上道君

玄元上道君，地皇之胄，居瓊臺之殿，侍女從官三萬人。上升上清，中游太極，下治十天。乘三素飛輿，陰察鬱絕、洞臺、諸天、河海、翔盼小有，解駕龜山，以校試眾仙，隨才授職。五年一下游，騙年一朝上清。有傳紀名《靈書紫文》，一，曰《五老寶經》今《三天列紀》是也。

聖師上清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 相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玉明青華小童大道君

青童大君，一號青蓋紫童，一號斗中真人，治東海大方諸宮東華山丹闕黃房之內。乘碧霞流景雲輿，帶飛青翠羽龍被，從桑林千真。喂涓子《三元真一經》，喂太虛赤真人《消魔經》。以晉代降魏夫人家。嘗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與茅司命同至句曲，推校學考尸有傳紀名《玉保洞觀經》，一日《雲林上玄品》。

聖師金闕上宰西極西城總真道君總真大君，姓王諱遠，字方平。益州西城山，即西極總真之府，領仙官五千人治其所，茅司命之師也。嘗降蔡經家會麻姑。漢安元年壬午，從老君降鶴鳴山，喂天師張道陵經符千卷，降陽洛山，啞清虛真人《清虛上經》三十三卷。晉代復降陽洛，喂道於魏夫人，及喂楊許三真經法。歲以二日同茅司命游盼華陽，推校學真男女當為真人者。成都、括蒼、崑崙皆為總真仙府。王君總司太平下教二十四真人，是為三洞教主。

聖師小有天王太素清虛道君

清虛真人，姓王諱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孫，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父謚文侯，母夫人司馬遷之孫。真人學道華陰山，感太極真人降啞上法，總真大君《授上經》三十一卷，遂為盟傳之師，共載詣玄洲，請書真名，復還西城，又詣太素三元君，受流金豁落七元八景飛晨神策玉璽。太上遣賜繡羽晨蓋雙珠月明素羽瓊干丹絨錦旌，又遣資成命之書。位為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治王屋山，給玉童、玉女三百人，主領寶經。乘虎旅龍輦、金蓋瓊輪八景飛輿，仗九色之節，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宴寢太極也。上清經 誌至是上天七傳降世矣。

嗣上清第一代太師

上清道主南極紫真後聖上保太微玉晨聖后，領南嶽上真司命高元神照紫虛至道元君，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舒之女，魏齊王嘉平三年辛未歲生。天才卓異，玄標挺拔^{#4}，一少讀老莊書，服胡麻散、狹苓丸，常欲閒居別處。年二十四，父母強令適南陽劉文^{#5}幼彥、生二子璞、遐。幼彥為汲郡修武縣令，子息粗立，迺齋居別室，反修初服。以太康九年戊申歲十二月十六日，夜半，感太極真人、青童道君、搏桑暘谷王景林真人，清虛真人來降，謂元君曰：聞子密緯真氣，太帝君劫我喂子神真之道。遂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高仙羽玄》等書三十一卷，手授元君曰：此書昔授之西城總真君ⁱ，今以付子。且語以存思指歸行事口訣，迺去。元君時年三十七。後幼彥沒，長子璞為齊司空，司馬，次子遐為陶太尉從事、中郎安城太守，元君在世八十三年。咸和九年甲午，清虛青童君再降，與靈藥兩劑，使頓服之，剋期會陽洛宮。七日夜半，太乙遣颺車來迎，元君用藏景之道託形神劍而化，往陽洛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凡四十七真人降教元君於隱洞雲臺，眾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元君研誦玉書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西王母，南極元君來迎升，晨詣上清官。玉闕玉晨大道君，太微天帝、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以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南嶽上真司命，秩比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教學仙者，且宴會于清虛之宮。次，司命神仙請隸屬南嶽，迎官並至，諸真迺與元君俱詣天台大霍山洞臺，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迺共適霍山矣。璞後仕至侍中，蒙使傳法于司徒瑯琊王舍人楊君。以興寧三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元君與眾真降楊君家，自是屢降句曲，多從青童清虛三茅君，游真喂非一華陽之傳始此。宋元祐，進封高元神照紫虛至道元君。大元泰定，國子司業虞集撰四十五宗師贊，其贊曰：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嗣上清第二代玄師

上清真人金闕上保檢仙司命東華道君洞靈顯化至德真君，姓楊諱羲，字羲和，本吳郡人，徙家句容，晉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邁（長史穆）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簡文帝為瑯琊王，進位丞相，用長史薦為公府舍人，及帝即位，迺不求遷，叔高蹈遺榮，精思致感。永和五年，受中黃子制虎豹法。六年，從魏夫人長子劉璞傳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六月，感紫虛元君、紫微夫人、九華真妃降于家，講啞要道。自是清虛清靈凡四十七真人數來降，或降長史山應，所傳經誥，多轉使誌示許君父子至是，遂為許君傳經之師。九華安妃應運為儷，嘗告之日：明君夷質虛閒，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所謂珍

寶藏奇，幽真內煥。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察陰陽之氣，為昊越司命之君。將乘龍駕雲，白日升天。君若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衛乎？西城王君又教服日月之華法。簡文帝從而師之，以太元十一年丙戌歲解駕，年五十七。贊曰：

夷質虛閒，靈儔感玄。金官流韻，玉樹浮煙。眾真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嗣上清第三代真師

上清仙侯金闕侍晨左卿司命太元廣德至仁真君，姓許諱穆，字思玄，一名謐，汝南平輿人。六世祖光徙居丹陽，以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歲生。起家太學博士，出為餘姚令，後徵為尚書郎，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修真學。嘗慕兄遠游之高軌，值簡文晏駕，專靜山廬，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興寧中，眾真降，楊備傳經誥，定誌中君尤多示訓，太元元年解化，年七十二。子姪禮定，虛柩於縣西大墓。《真誥》云：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迺周武王九官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贊曰：

風綠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摩，何問內修。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四代宗師上清仙公金闕右卿司命，東華侍晨混化元一真人仙侯第三子也，諱韶，字道翔，小字玉斧，清穎瑩潔，特絕世倫，生晉成康七年辛丑歲正月。郡舉上計緣，主簿祖司徒府辟緣，並不赴。立宅雷平山前，密修上道。興寧三年七月，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眾真酬接書疏，備修迴元飛步二景儀璘之法，嘗願早游洞室，不欲久停人世。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終，時年三十。耆舊相傳云：緣在北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保命君啞言，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鎮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魯也。自此，居方隅洞館，常去來四平方臺。《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受書為上清仙公緣。妻，建康令黃演女，名敬儀，生子黃民，迺遣還家。黃民字玄文，年十七，仕至司農丞，元興三年避京畿亂，迺奉遺經入刻中矣。贊曰：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問如帑，久留何為？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五代宗師：上清仙卿保真先生，姓馬諱朗，一名溫公，字子明，浙東刻縣東關人。家素饒財，履信行義，為鄉里所宗。聞茅山楊、許得道，盛傳南真上

清經法，以其居接金庭天台，咫尺仙府，彌加崇慕。元興三年，許丞黃民載經避亂，君躬迎道左，延止其家，禮敬供養。元嘉六年，許丞還錢唐，封其先世真經一櫥子，留君靜室之中，且云此經並是仙靈之蹟，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疏，慎勿與之。唯分十數卷自隨，至錢唐感疾，慮不即瘳，遣人取經，君既得書，堅執先旨，謂親受教劫，豈敢輕付，遂不還經，許亦旋沒。君同弟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恆使有#6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侍直香火，灑掃拂拭。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室宇，君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君家遂益富盛，資產鉅萬，累世壽考而終。贊曰：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鈔薄，莫之能保。韋真手遺，玉珮金噓，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六代宗師：上清仙卿輔正先生，諱罕，字子言，保真之堂弟也，同兄敬奉經寶。居士婁惠明者，先以在刻，意甚貪樂經法，而肩鏽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迺出都，令嘉興受秀真啟宋主勸，就馬家取經，比經至都，受呈景和於華林，暫開，勸以付後堂道士。即陸先生。《靈驗記》曰：二馬有保經之功，沒世之日，上帝命靈官持玉版召入金庭洞天，俱授仙卿之任。贊曰：

維昔茅君，兄升弟及。繼茲令蹤，共保靈茨。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七代宗師：上清監仙大夫九天掌籍宋國師，謚簡寂先生，丹元真人，姓陸諱修靜，字簡寂，吳興東遷人。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真人躡有重輪，足有雙踝，掌有大字，背有斗文，篤#7好文籍，旁究象緯。及長，好方外游，南詣衡湘、九疑。訪南真之遺蹟，西至峨眉、西城，尋清虛之高躅。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召不往，迺友陶淵明、僧慧遠於廬山。明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劫住後堂；真人不樂，迺授館于外。又劫會于華林延賢之館，王公畢集。真人鹿巾謁帝而升，帝肅然加敬，遂以受季真取到上清經法勸付真人，總括三洞，為世宗師，仍劫北郊天印山立崇虛館，建傳經宗壇。教法大備矣。明年，帝疾，即其館修金誌一夕，有黃氣如寶蓋狀彌覆壇宇，帝復感異於夢，疾迺有廖。所著齋法儀範百餘卷。元徽五年正月，忽若趣裝，將還舊山，弟子皆訝之，迺三月二日儵然解化。時廬山諸徒屬共見霓旌藹然下臨靜室，聞空中有言曰：上清監仙大夫降。俄而勁送冠履還山，詔所居為簡寂觀。贊曰：

緬游靈嶽，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葉。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館虛林，想見遺躅。

八代宗師：紫微仙卿興世明德先生，姓孫諱游嶽，字穎達，東陽人。性稟淵淳，博學經傳，拜簡寂於仙都山，服#8穀精丸。居仙都四十七年，不與世接

。後來茅山，簡寂見而喜曰：遲君來，吾高枕廬山矣。授以楊、許真法。未幾，簡寂化，詔先生主興世館，為嗣宗師。一時名士沈□陸景真，陳寶識等咸學焉。弟子百餘人。先生嘗夢茅君曰：青華小童復降句曲，汝弟子中善護持之。永明問，陶弘景入山，先生異其丰神超邁，且聞身有斗文，因省所夢，曰：青華小童，豈非斗中真人耶？即盡啞其法，累表乞還山，詔不允。永明七年五月十五日，沐浴遷神，年九十一。贊曰：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金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九代宗師：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中散大夫，鎰貞白先生，宗元爛教真人，姓陶諱弘景，字通明，吳荊牧濬七世孫，丹陽秣陵人也，生宋孝建三年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十歲見淮南八公事，便嗜養生之說。既冠而不肯婚，以資營未立，薄游下位，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從興世館孫先生咨稟經法#9，獲前真楊，許手書。於是啟假束游，詣婁惠明於大洪山，遇杜京產於太平山，尋鍾義山於窈山，謁朱僧標於天台，又獲真人手蹟十餘卷。還都，以振武將軍除奉朝請。永明十一年，迺拜表辭職，時年三十七，遂來山，自稱華陽隱居，嶺西立華陽三館，上館建層樓，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梁武即位，彌加欽重，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出居嶺東，有事于鑪燧。七年，以為林巖淺近，復思遠游，迺改名氏曰王整，官稱外兵，夜半出山，至永嘉楠江青嶂山。夢佛啞記，名勝力菩薩，住大若巖，修所著《真誥》。復泛海，詣霍山，經年還木溜嶼。武帝有勸，迎還舊山，因詣鄭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攝戒。既歸，入住束澗。明年冬，徙朱陽館，又移鬱岡齋室。先生山世所著書二百餘卷，弟子受經法者三千餘人。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作《告逝篇》示桓法闡等，即日尸解，年八十一，屋中香氣積日不散。勁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窮虛柩于雷平山。先生神儀明秀，盼睞有光，形細長項，耳間矯矯，顯然異眾矣。嘗言心中恆如明鏡，觸形遇物不覺滯礙。紫陽王君曰：陶公久入下仙之上，迺范幼冲等也。趙丞曰：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按此迺乙未年中事，見《周氏玄通記》，後二十一年先生始去世，仙位當更升也。贊曰：

高外白雲，晨飧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炯。

十代宗師：上清少室仙伯唐國師金紫光祿大夫，謚昇玄先生，姓王諱遠知，字德廣，瑯琊臨沂人。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丁夢鳳鳥集其身。僧寶誌謂其父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以梁大通二年生。弱冠，師宗道先生，臧矜進而宗修隱居經法，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送歸茅山，居于洞西北嶺。隋

，晉王廣鎮揚州，具禮迎請。既至，忽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大業七年，煬帝幸涿郡，召見臨朔宮，扈駕洛陽，奉劫詣中嶽修齋，復詔京師，建玉清玄壇以處之。唐高祖龍潛時，先生密告以符命。武德中，太宗為秦王，平王世充因與房玄齡微服謁先生，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迺審其實，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已而請還山。貞觀九年，劫建太平觀，賜田度道士七七人為侍者。八月十四日，適因睡寤，喜形於色，謂弟子曰：吾向暫游洞宮，仙官見報，欲以疲朽補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六日，沐浴，入室，焚香，顧問侍者日時早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正衣冠就寢而化，年一百二十有六。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昇真先生，天后嗣聖加贈前號，時稱玉法主云。贊曰：

翩翩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廿六歲，唐仙宗伯。

茅山志卷之十竟

#1九：原作『元』，據笱本改。

#2貝：原作『日』，據笱本改。

#3以：疑衍。

#4天才卓異，玄標挺拔：笱本作『天懷貞靜，玄識挺拔』。

#5令：鋸笱本增。文：原本作『譽』，據笱本改。

#6有：笱本作『虔』。

#7篤：笱本作『嗜』。

#8服穀精丸：原『服』前有『教』，據笱本刪。

#9原文『法』後有『茅山』二字，據笱本刪。

經名：茅山誌。元代劉大彬編撰。三十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參校本：《茅山誌》，誌望蟾光編訂（簡稱望本）。

茅山志卷之十一

上誌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誌品

十一代宗師：上誌檢校仙公唐國師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姓潘，諱師正，字子真，貝州宗城人。父真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口喂以《道德經》。母卒，廬墓以孝聞。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見而奇之曰：三誌之驥，非爾誰乘之。時王法主為煬帝所尊禮，每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愛道曰：吾甚欲子相從，然成就功道，非法主不可。由是師事法主，同還茅山。一日，謂先生曰：嵩陽迺汝修真之地，當亟往無疑。先生遂入雙泉中嶺間，居十許年，復深入逍遙谷，邈與世絕。上元三年，高宗幸東都，禮嵩嶽，召見先

生，請作符書，辭不解。又問山中所須，答曰：茂松 誌泉，臣之所須，此中不乏。帝異之。調露初，再祀嵩，帝迺幸逍遙谷，見薜荔繩床將朽敗，餘無火粒之具，唯兩瓢貯青謎飯耳，因即其地勁建崇唐觀。明年春，又以步輦致先生於洛城西官，仍劫改嵩陽觀為奉天宮。每手詔，具弟子姓名咨白，自是乘輿屢險山阿。帝在洛陽，復召對，及請還，御製詩以送先生。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接見帝王，驚擾靈嶽。汝等學道不厭探眇，則無累矣。永淳元年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青符置湯中日：終身冷也。時造石室於北巖下，將成。十六日，遽云：去去。弟子韓文禮問何去，曰：泰山檢校功德。語畢，雲氣覆庭，須臾解蛻年九十八。天后降制若曰：去年冬晚，軒皇之駕不追。今歲秋初，廣成之居又寂。聖曆二年，立碑嵩山。贊曰：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廢以私。茂松 誌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上誌玄初仙公唐國師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姓司馬，諱承禎，一名子微，字道隱，世居溫。晉彭城王權之後，襄滑二州長史仁最之子，生而能言，天錫神表。年二十，師體玄於嵩陽，受金根上經三洞隱書。嘗有鳥如鳳凰，下集香几，爪痕著几，成書文曰：《束華上 誌真人》。由是益神其行，玄宗異之，遣使徵聘，劫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一日，感天帝召，遂來山禮謁華陽洞天，因撰貞白碑，陰記師以王屋小有之天總真之府：景氣幽欽，神祇會昌，吾道苟行，奚足不可？翻飛投足，有終焉之志。復於觀之朝維高丘之午窮極絕界，得中巖臺，上直天壇，下繚長阜，巨木圓抱，鳴溪中流，每養龍大谷，相鶴中峰，燎金洞之眾香，吸石窗之鮮氣有日矣。著坐忘論，及撰《修真秘旨》十二篇，為隱居真訣之副，師且慮帝恩深久；遂徙居天台玉霄峰以期沖舉。又劫建桐梧觀，其地請師五體書《道德經》。開元乙亥歲六月十八日，忽謂近侍曰：吾已受職玄都，不復得住。迺部署封檢，若將遠適。迨暮，有赤雲繚繞摩地而來，雲上簫聲泠然。眾咸駭異，謂必上升，遽庖戶而已蛻形矣。玄宗御製碑在桐相頂。贊曰：

至神合虛，應物無邊。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上誌真人唐國師正議大夫玄靜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師以 誌行度為道士，居龍興觀。開元十七年，從可馬先生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誌之客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傳游，玄宗召詣闕與語，歎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若忽道德而求生徇欲，則以擊風。玄宗深感異之，詔

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還句曲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資璽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咨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不能強而止，再求還山。迺特劫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又禁山中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蹟已多散逸，師奉詔搜訪，備得寶書進上之。又詔山人王叟請師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遺闕。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錄于大同殿，遙禮先生為度師^{#1}，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詔刻石華陽洞宮以志之。繼兩徵詣闕，旋皆請老而還。為國修齋，數感甘露靈芝之瑞。大曆四年己酉十一月十四日，解蛻于紫陽之別院，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贊曰：

公私之辯，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闕。參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上誌仙伯大洞貞元先生，姓韋諱景昭，丹陽延陵人，吳司空慎十六代孫。精究儒術而不肯取科名，獨慕神仙之學。○初度于延陵之尋真觀，師事包士榮。士榮師崇玄觀包法整，法整師包方廣，方廣師王軌，軌之師，昇真王法主也。惟習靈寶經法，後居長安肅明觀。至天寶中，奉詔侍玄靜先生，歸茅山。劫建紫陽觀居焉。大曆初，受玄靜經籌正傳。肅代以來，天下喪亂，師獨以道為己任。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召門弟子曰：吾昨見仙官持劫書，召任上誌仙伯，不復住世矣。來何為喜，去何為悲？汝等體之，毋或哀泣。時年九十二而化。贊曰：

神馮虛生，至靈為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洞真先生，姓黃諱洞元，南嶽人。早游華陽，與玄靜先生為師友，嘗受行中黃服日之法。後入武陵，住桃源觀，有瞿童子，名相庭，自辰溪來，師事甚謹。一日獨游，歸語師曰：桃源中有水洞，花木紛馨，洞室周繚澗中多五色石。童子得一石，狀如龜，引之首尾俱動，師藏經岌中，旬餘失所在。異日，約俱往，水溢，溪洞迷不知處。大曆八年癸丑夏五月晦，童子辭師曰：後當於句曲相見。明年，師徙居廬山紫霄峰，凡十載。復來山住下泊宮，日誦《大洞經》，嗣韋宗師之學，又八載。瞿童子者至，師適曳杖有出，梧庭亦不留及。歸聞姓名，大駭，遂易服焚香，望空拜伏，久之凝立而化，舉體唯空衣耳。德宗嘆異，贈先生號，壽九十五贊曰：

瞻日得道，其知甚真。相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徵。

十六代宗師：明玄先生，姓孫諱智誌，不知何許人。在褪襪時，畏聞腥羶。及解事，唯進以酒，辭家入山，師洞真先生。大和六年，為山門威儀。七年

，奏請重禁採捕四時、祭祀咸絕牲牢，奉劫書立石。紫陽觀李衛公尊師之，嘗有詩贈。武宗會昌元年，召修生神齋，劫建九層寶壇行道，因賜號焉。解化時，眾見風雨中有大魚金鱗玉鬣，師乘之，凌大峰而上，未詳歲月。贊曰：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唐國師希微先生，姓吳，諱法通，潤州丹陽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來山。明玄先生度為道士，盡授經法。瑜年，明玄化形風雨中，師大悟解。僖宗乾符二年，遣使受大洞鑰，遙尊稱為度師，賜先生號。天祐四載，年八十三，預知世行有變，潛入巖洞，不知所往。贊曰：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夙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洞微元靜先生，姓劉諱得常，金陵人。十七歲作大道歌見吳宗師，觀其氣骨，飄然出塵，曰：賢者能飲茅山泉，一月當十倍今日聰明，一年特生光慧，十年聞仙道矣。師迺作玲泉吟。又曰：吾有玉經妙旨，子若斂華歸實，可以混合天人、離情理識。由是再拜，執弟子禮，得其道，居紫陽觀二十年，不瑜戶閩。華姥山一夕有童子歌曰：靈菌長，金刀響。山中人數聞之，慮有兵。是年盛產黃芝，經月枯悴，師亦解真。贊曰：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之，弟子亡羊。

十九代宗師：貞素先生，姓王諱棲霞，一名敬真，字玄隱，生於齊而長於魯。七歲神童及第，而仙才靈氣察於自然。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從問政聶先生傳道法。及來華陽，又從威儀鄧君啟遐，受《大洞經訣》。南唐烈祖方在賓門，皇來作鎮，召師至金陵，館於玄真觀。聖曆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表請還山，詔不允。又加貞素先生，號復贈洞微元靜之稱。保大元年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真。春秋六十有二，賻錢二十萬，奉冠劍，歸葬雷平山。徐鉉撰碑，贊曰：

旭日未升，眾星璨如。江南之都，依我仙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為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紫陽沖虛先生，姓成諱延昭，字懷玉，潤州金壇人。氣稟純素，不染世塵。初詣紫陽觀王先生，伏節為弟子。宋開寶八年，平江南後刑部郎中知昇州楊克讓，請師為茅山威儀兼昇州道正。未幾，辭還紫陽舊居。門人受學甚眾。淳化元年四月十四日，無疾從容觀化。年七十九。贊曰：

域中之大，唯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大和。

二十一代宗師。□ 洞虛先生，姓蔣諱元吉，字吉甫，號碧虛子，常州義興人。祖麟，父器之，貨藥不二價，為鄉里醇儒。先生丰標絕塵，厭事生產作業，讀書尤長於詩，常白日致鶴，飄飄有霄舉之氣，從沖虛先生應詔，居京師久之，同還紫陽，極論上 誌之學，曰：三洞玉書，非子不足付度。師曰：度文不度訣，吾無望於師焉。沖虛曰：度人不度文，吾所望者，子耳。師既受度，人曰：蔣氏世德之報哉。奉揚大教，屢有禎祥。咸平改元三月，以經錄授弟子萬保沖，十五日仙去。贊曰：

朝游寶林，暮宿玉池。微哇所激，籟生凍颺。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 誌，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沖素。先生，姓萬諱保沖，字用玄，常州武進人。幼夫估侍，兄氏教撫之。及長，議析業師曰：吾無兄，無有今日，先人分業，非所願得，寄邇黃冠足矣。遂詣騰仙觀出家，後來禮洞虛壇下。咸平元年，始傳上道，專善採服日霞之法。至九十二解蛻，顏貌如童。景德問，奉詔請禱，大應，璽書賜號，退隱黑虎谷中。贊曰：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港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宋國師觀妙先生，姓朱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千村，能吹笛致鶴，父母以為不祥，棄之。迺從朱元吉著道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真張鍊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游。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腳挾往青城山，復過激鄉，校偉太 誌官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抱一，游河中府，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教二年二十九。四年，真宗遣使祈胤，明年，仁宗生，事具宋史。奉旨住持玉誌昭應宮，山中劫建乾元天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復賜號觀妙先生。還山，得武抱一蜀中所寄書，意警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化，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流汗浹體，額有凝珠，尸解之上法者，世壽五十又三。贊曰：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述。有道之朝，煖如中春。執玉振金，為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通真明元先生，姓毛諱奉柔，建康句容人。嘗侍父入茅山天市壇，遇黑虎，父終無所見，先生迫視之，虎拜其前。觀妙宗師聞而異之，謂其父曰：華陽之道，在君之子矣。遂留山中師事觀妙。謹朴忠厚，有長者風，結廬積金山，慕隱居道靖之地居焉，苦#2志在於輕舉。嘉祐八年十二月大雪中，庵前木犀#3驟花，先生心異之。少頃，有道士劉混康者自常州泰和觀來，先生感其誠懇，且嘉瑞應，一時授以經法。未幾，解化。崇寧元年，贈先生

號。贊曰：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港靈感符，啟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太中大夫，縊靜一，姓劉諱混康，字混康，一字志通，晉陵人，景祐二年乙亥十二月二日生。十三歲，從泰和觀湯含象。嘉祐五年，試經為道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仙，當擇名山。嘗患世無良師，每靜夜登壇，散髮焚香，以天為宗。已而聞華陽毛宗師有道，往依焉。庵居積金山，常有五色雲霧結為樓殿，人異之。一日，有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師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前人也。又顧師眉問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有疵。手為捫之，明日，癩滅。元祐元年，哲宗后孟氏誤吞針喉中，醫莫能出，有司以高道聞，召見，師進服符，嘔出針，刺符上。宮中神其事，賜號洞元通妙法師，住持上 誌儲祥宮。紹聖四年，劫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為元符觀，別劫江寧府句容縣三茅山經籙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閻皂山。三山鼎峙，輔化皇圖。徽宗加號元符萬寧宮，賜九老仙都君玉印、景震玉楊具劍、御製詩頌書畫。賜予不能悉記，師累表災變，上雖加歎而不能用其言，屢召至闕。大觀二年，赴召出山，掌鹿遮道，師以意喻之，一鹿觸車而斃座之道左，先是，所畜鶴聞召飛去，師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京，綰于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夜夢天帝召。詰朝駕幸儲祥，就見，因進上所誦《大洞經》十#4七日臨午，儵然解蛻，年七十二。劫遣使護柩還山，葬疊玉峰，特詔建藏真觀為祠室云。贊曰：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群仙啟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真紹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凝神殿侍宸守靜凝和法師冲隱先生，姓竺諱摩之，字誌遠，金陵人。父得一，好道術，鄉里號達舫。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嘗從翁游。熙寧元年，師將誕，父夢杜投其家，心異之。師幼與掌兒戲，輒畫地為道家像。父擁之來山，劉先生見而奇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誓不復歸，父亦欣然。從之。元祐間，與俱入朝，先生被旨住持上 誌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崇寧四年，賜法師號，兼領崇禧觀，凡上恩興建土木與夫山門之請乞，師備勞焉。撰集科儀，營救貧乏，尤所致意。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四十有六歲，昔先生嘗授記以為過，叨朝廷厚恩，壽當不逾於此。遂索筆書遺表，盥沐更衣，泊然而逝。表聞，天子嗟悼，詔贈冲隱先生，爵及父母，葬藏真觀之山。入室弟子俞希隱、徐希和。希和得旨嗣傳印劍，希隱入青城山，今蜀人有聞洞法上道，俞公之行化也。師美髯長身，丰骨異俗。每入見，為上加賞云。贊曰：

秋空塵消，春淵冰泮。美哉仙儀，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道。終之言，帝王之要。

茅山志卷之十一竟

#1遙禮先生為度師：原作『遙禮度師』，據笱本改。後三十四代宗師文亦與笱本同。

#2苦：笱本作『篤』。

#3犀：原作『庫』，據笱本改。

#4十：笱本作『越』。

經名：茅山誌。元代劉大彬編撰。三十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參校本：《茅山誌》，誌望蟾光編訂（簡稱望本）。

茅山志卷之十二

上誌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誌品篇

二十七代宗師：太中大夫凝神殿侍宸養素觀妙先生，姓徐諱希和，字仲和，金陵溧水人。祖父樂施與，笱一君尤為徐君所敬慕，命師以侍巾烏，嘗從入朝。上嘉其道才誌素，勁就陛前承恩為道士，沖隱解化，奉御筆嗣宗壇。政和四年，召請闕，及秋還山，賜丹臺郎，轉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宣和三年，復被召內廷，建別館處之。四年，授前職，請歸故山，勃有司禮送。五年三月十八日，降御封香入山，有白鶴天燈之應。每坐大靜接降仙真，侍者窺之，唯聞其語。師預知世，故常若隱憂。靖康之初，閉靖不食。一日集徒眾曰：吾仙期已迫，不得見聖人治世也。以建炎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若坐忘長往矣。贊曰：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元觀先生，姓蔣諱景徹，字通老，金陵句容。人眉目秀異，面有斗文。十一歲侍沖隱公，及聞三洞俞先生入蜀，往見於峨眉山。俞嘉其意，益其所學。臨別謂師曰：三十五代，我當如阜及山，嗣掌大法。建炎寇起，燬元符宮，師獨保經籌、印劍。左街道錄傅希烈聞于朝，高宗賜金重建宮，師復行化至京師。前一夕，和王楊公存中、夫人趙同夢天尊降其第。明日，師謁王門，王大敬信。今宮山門，王所建者。嘗歎曰：吾以土木事虧損仙業，不得白日昇翕。師有白玉天尊像，甚秘，比至解化，像亦亡去。紹興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也。贊曰：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為，彼夢有徵。峨峨象帝，玉質天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崇德先生，姓李諱景合，字靈運，句容人。幼師元觀，該

練經法。南渡之後，壇席典儀缺落，賴師潤色之。一日，遊雷平山，得古劍一，以獻元觀，元觀曰：此陶公墓中物也，神物不可泄，合歸之故地。果得隱居墓，卓劍墓上。須臾雷電大風晦冥，明日往視，其劍無有，墓上復得二青李。元觀聞之曰：劍去李出，予當避席。即奉師登壇，是日，虎嘯鹿鳴，鸞鶴交至。師好施藥，人一疾安，今投一錢井中，積錢盈井，人呼曰藥錢井，所活人可知矣。紹興二十年九月十五日，不疾而逝，葬歸真山中。贊曰：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韋疾，泉流林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靖真先生，諱景瑛，字靈暉，崇德宗師弟也。早喪父，事母至孝，年四十不娶，母卒，從兄著黃冠。崇德公曰：吾昔得二李陶公墓下，子來驗矣。因作二李亭于白李溪。師至性澹泊，深寶慈儉，一入大靜，彌月不出。高宗累召，辭疾不起，即山中賜號靖真先生。紹興二十五年夏旱，留守詣師請雨，大應，守聞之。朝使一再至，師辭疾愈力。明年，為秦夫人王氏拜章，知檜擊鄧都事。隆興二年正月一日，謂侍者曰：吾將觀化矣。遂閑靜危坐不食，至六日午時化。贊曰：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保寧冲妙先生，姓徐諱守經，金陵溧水人。母夢流星降其室而生，十歲不能言，有道人言自茅山來，服其丹，遂能言。母迺令入山師事靖真。守一抱道，不求人知。隆興二年，嗣主壇遺，朝廷累召，守靖真之教，確然不起。每有檜禳，遣使即山修事，輒獲嘉應。及得江陰秦先生，手印劍付之，退藏於密。慶元元年三月九日，辭眾而逝。贊曰：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明教先生，姓秦諱汝達，字通遠，江陰人。家貧苦學，常拾廢紙遺筆學書，強記過人。訪道東南名山，保寧宗師闢縮西洞，以書致之。先生來，與語通夕，明日以印劍奉先生登壇，眾望見先生眉宇若神，皆服保寧公擇賢之密、知人之明也。紹熙二年，朝廷遣使封香營金錄齋，有白鶴綵雲之異，賜先生號。慶元元年十月九日，句容簿沈來謁，比別，至山橋，聞鐘聲，人曰：秦宗師仙去。沈大駭，還望先生，跌坐凝然，體猶溫澤，因歎曰：相逢茶已罷，一笑便昇仙。入室弟子邢汝嘉時在京，為太一宮高士左街道錄，是日還山，奉劫嗣教。贊曰：

仙學所能，非人問書。示假豪素，何妨棄餘？幾動於微，我感以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真應先生，姓邢諱汝嘉字子嘉，建康溧水人。七歲能綴文，善談名理，身長七尺，手垂過膝。孝宗召為御前高士，師蚤年寡髮，不勝冠，特賜巾裹上殿，並御製詩曰：朕親命製華陽巾，賜與茅山得道人。戴此不妨朝玉陛，免教五嶽受埃塵。慶元元年十月三日，得秦宗師書曰：吾近得真誥，將有回車之期，宗教甚重，子可速請劫，歸領印劍，期以九日。至山奏聞，上深異之，劫送還山，為嗣宗師。嘉定元年重建藏室，獲施與金帛數萬計。謂門人曰：吾非好此，明年將歲大饑矣。嘉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不疾而化。是歲，秋歉甚，眾賴以安，有餘濟困頓者，活人無算，其存心如此。贊曰：

於皇阜陵，躬動孝理。爰尚誌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那冠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沖玄明一先生，姓薩諱汝積，字德夫，常州晉陵人。性簡儉，學《周易》《老莊》，與真應先生意甚相得，真應以高士主祠尚方，音問不相涉二十餘年，後卒為師友，傳其道統。嘉定六年癸酉地臘日，寧宗皇后楊氏用明肅太后故事命左街鑒義上官德欽責香幣受大洞畢法，遙禮先生為度師，修羅天醮。甘露降，靈芝生，白鶴綵雲，嘉瑞非一。高士劉先覺撰《傳錄記》。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解真。先生初名克昭，字明夫，及傳華陽之學，更前名，著其世德之由起也。贊曰：

發書啟玄，託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誌。

三十五代宗師：通靈至道先生，姓任諱元阜，字山甫，溧水人。幼負奇質，察理幽深，神貌超然，綽有仙氣。薛宗師夢童子揭其坐席曰：俞先生來，子慎避席。俞即元觀蔣公峨眉山見之，有三十五代如阜之語，蓋蜀中仙去數十年，薛公嘗聞斯語矣。及師入山，薛公曰：華陽再來客也。即授以玉書，學者駢踵而至。嘉定十六年，淫雨，寧宗召至闕，修大醮。師勁水至坤隅，向艮戶躡歪，若有禁劫。上亦先夢其地有妖異，人所不知也。因賜號通靈。明年，復召禱雨，加至道，賜象簡冠被，皇后賜之執扇，親書特賜妙相真人。于上。其他賜予，悉散貧者，上益加敬。嘉熙三年三月十八日，建齋罷，白眾曰：吾將佐司命君，理忠孝之任，宜珍重焉。儵然而逝，壽六十四。贊曰：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為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明微先生，姓鮑諱志真，字淳夫，溧水人。家業儒而貧，父道中得遺金，有遠吏泣至，問所遺，即歸之。夕夢羽人謂父曰：汝有陰德，生子當仙。父母以歲疫命入山受道，是年疫，惟鮑氏一門免焉。趙葵開闢東方，請師醮拔灑城戰歿之士，羽童鸞鶴見於雲中。葵深敬異之，復於口義家獲

南嶽景震劍。淳祐三年，上表解職，居陪真館，日誦《太丘隱書》。十一年辛亥，其四月十七日，靜一先生解真之日也。燒香作禮，召大眾曰：我當從祖師去矣。是夕蛻去。贊曰：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靈寶先生，姓湯諱志道，鎮江丹陽人。讀書負奇氣，髦髻跌足，坐大茅山頂三十年，誓不出山。趙善湘帥金陵訪山中高道，一見奇之，使禮明微宗師，始聞大道之要。淳祐三年，傳印劍。五年秋，大旱，召赴闕禱雨。師曰：雨不須禱。上曰：亢旱奈何？師曰：臣聞民者，天之赤子。陛下憂民若此，雨當旋至。臣行不足格天，臣心有足知天。是夕果雨。上大悅，民舉手日湯仙雨。召住太一宮，力辭還山，賜賚特厚。十一年四月，上表退席。寶祐六年正月三日，說偈有云：笑入寥天一，迺一笑辭世。贊曰：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量以游，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霖。而不自神，日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沖妙先生，姓蔣諱宗瑛，字大玉，毗陵人。幼習舉子業，長游四方，居越之金庭山二年。嘗於石壁問得《登真隱訣》一書，私甚異之，遂挾書來華陽，從湯先生游。一昔夢天門開，見游玉海仙人五字。明日傳度登壇，因以為號。朝廷行郊祀禮，久雨，召詣闕禱，迺大霽。理宗賜御書上 誌宗壇、聖德仁祐之殿、景福萬年之殿，凡三榜，賜錢十萬緡，繕修宮宇。還山，累表乞謝事，不允。開慶改元，託疾游廬山，遇鄂渚之亂，迺過天目山，往來永嘉山水間，註《大洞玉經》十六卷。上聞其高尚不可回，地主之任不可缺，遂勁高士景元範代之。大元至元十八年，世祖皇帝降特詔，便安就道，不得辭。比至燕都，六月二十七日無疾化，弟子奉冠履歸葬藏真之山。贊曰：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韋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架巖先生，姓景諱元範，字仲模，句曲人。幼依任宗師，為侍者。脩髯廣顙，如古列仙，生平不知酒肉味。嘉熙間，從任公詣都，出住建康天慶觀。開慶改元，召為龍翔宮高士，歷左右街鑿義。未幾，劫充上 誌宗師。理宗后謝氏如先朝故事，尊以師禮，受大洞畢法，其詞略曰：為天下母，敬持坤順之符，尊道中師，庸受頤真之錄。時師以元陽觀為外靖居焉。景定壬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化。贊曰：

偉乎架巖，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完滯昇真。處高非危，守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元靜先生，姓劉諱宗和，溧水人。師事玉海蔣公，公弟子數十

輩，師年獨幼，卑順自牧，冥心道域。寶祐間，從蔣公造朝，復從游廬山，宿紫極宮。夜聞呼茅山道士曰：天王校錄洞中劉子可歸矣。師心怪之。明日，別蔣公去，至金陵。父卒，終喪迺還句曲。一夕芝生滿山，浥浥不樂，人問之，終不言。明年，北兵破四川，朝廷累徵不起，深晦其道，以終天年。贊曰：

世運向微，海二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迷歸。山靈夜呼，芝英晝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一空真妙先生，姓王諱志心，金壇人。棄家學道，師元符知官湯元載。唯上誌宗壇主其法者，世以甲乙次，蓋自靜一先生始。時開慶宦者董宋臣私於婆之道士朱知常，挈印劍於赤松宮。師詣闕，上言暴其惡。詔如舊次，劫取印劍還山，眾推登壇，揮手謝之。寒暑一納而已。每凝坐而起，兩袖常拂火光。咸淳癸酉九月二日，說偈解去，大眾追禮，為復正宗師，以補系代之失。贊曰：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問以人為。苟可問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觀妙先生，姓翟諱志穎，字同叔，丹陽人。年十三，入華陽洞之西便門，遇道士坐石上，指石壁題名謂師曰：汝姓名在崇師之列。因顧石壁，失其人。及長，果嗣法主之任。誌容慈儉，唯道是從，始自永嘉迎玉海度師還山。北兵乙亥歲下江南，明年丙子化去。時至元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贊曰：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進。人躬火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凝和宣靜真應法師，姓許諱道杞，字祖禹，句容人，上誌仙侯之裔也，宋端平三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七日生。幼事蔣度，師性行方矢，不輕然諾。國初，兵革之餘，歲旱饑疫，淮邦惟甚。時省治在維揚，省臣避堂請師至禱，雨足而疾已，遂給驛敦，送于朝。世祖以臂疾，召見大都香殿，令試以法，愈。復命祈雪止風，皆奇驗。賜寶冠法服降口璽書，大護其教。佩印南還，三茅山悉統隸之。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三日，微示疾握固，促召王君道孟，授之經法，謝別而逝，壽五十六。贊曰：

上誌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肇新，仙裔迺復。噓和喻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養素通真明教真人，姓王諱道孟，字牧齋，句容人。方面豐頤，容止莊厲。年十四，師事元符道士沈宗紹，不飾偽而行益高，不求譽而名愈出。未四十，人以先輩屬焉。比嗣教朝京師，蒙恩數，一如許先生。大德戊戌歲饑，兩至維揚驅蝗請雨，大驗。特賜號稱真人，行業見翰林直學士元明

善所撰華陽道院碑文。至大辛亥，請老而傳，迺命入室弟子劉大彬襲其教，年七十有三，蛻于華陽，實宋寶祐壬寅生人。贊曰：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輩螟伏藏，年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洞觀微#2妙玄應真人，姓劉名大彬，號王虛子，吳郡錢唐人。皇慶改元賜號#3延祐四年，得九老仙都君玉印，有司聞于朝仁宗皇特旨還賜宗壇，以傳道統。贊曰：

山嶽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肌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茅山志卷之十二竟

#1嘉定元年原缺，據笱本增。

#2徹：原作『行』，據笱本改。

#3皇慶改元賜號：原缺，據笱本增。

茅山誌卷之十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仙曹署篇

華陽洞天三宮五府：日易遷宮、含真宮、蕭閒宮，日太元府、定錄府、保命府、童初府、靈虛府。其太元、定錄、保命，為三茅君所治。易遷、含真，則女子成道者居之。餘官府皆男真也。保命間用女宮。東海青童君一年再游，校此諸宮觀，見群輩

前司三官保命真人

郭四朝真人，燕國人也。兄弟四人，秦時居伏龍之地，並得道。四朝是長兄，真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無違坐#1超遷之。四朝職滿，上補九官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中問久缺無人，後以茅小君代四朝耳。

定錄府左右理中監

定錄官僚有左、右理中監，準世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些二職，常領#2九宮禁保侯職，主領應為種民者。洞宮自二君而下，便次此三職為大矣。

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名不字長委，吳郡毗陵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3仙舉也。崇遂積仕至宛陵令，遷汝南太守，秩中二千石。在郡積十四#4年，化政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璋玄迺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復受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來在洞中也。

《漢書有傳》。

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有劉爛，字子翔者，居之《漢書》作字子相。爛本穎川人，少好道德，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洩死救窮，非一人矣。舉上計緣，拜郎中，遷陳留太守。遇馬皇先生告爛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擁汝以長生之道。爛叩頭自搏乞，願侍給因將入桐梧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得度名東華，受職洞中也。

北河司命

北河司命，須闕無人，昔以姚俊兼之耳。俊，錢唐人，受業太學，明經衛，災異，仕至交阯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教俊行九鍊精氣輔星在心之術。修之道成，來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官中節度。姚俊，字訪仲者也。《隱居》曰：有塚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在鄉近，時聞鼙角之響，故人不得侵毀之。皆知呼為姚司命塚。

張激子，河內張奉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棄世入刻山，遇山圖公子，授棟玉法，修之得道。進東華宮，行當為太極仙侯。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為禁保侯，亦並共業故也。治在洞天之中。

定錄府典柄執法郎

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徐州縣令。少好道，明衛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職任洞中。

保命府明晨侍郎

侯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字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永初二年夏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類此。陰行聞于太上，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來在洞中。爰支少亦好道，服袂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隱居》云：暢，周嘉從弟也，殤帝時為河南尹，至光祿勳。

張桃枝，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為侍郎耳。《隱居》云：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木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相真人喂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來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壁書著桑樹迺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真誥》云：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餘數人不能一一道之。

保命府理禁伯

張玄賓，定一襄人也。魏武帝時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蘄公，受服木餌，兼行洞房元白# 7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啞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後來華陽內，為理禁伯。理禁伯者，主雨水官也，亦保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無，迺談士，常論：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左公宋晨生，與其論無，廳得人意，桐梧諸真且不能折之。過此以去，尚未能本有，安能本無耶？其高氣秉理如此。

保命府丞

趙威伯，東郡人也。少受業于那鄴張先生，行抱日月之景，服九靈明鏡之華。晚在中嶽受《玉珮金嚙經》於范丘林。丘林，迺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河圖》云：昊楚多有人得見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言不虛，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得道來在華陽內，為保命丞。保命有四丞，趙主仙籍及主暴雨水，領五芝金玉草。欲致洪雨者，可將詞詣之也。

其一丞是咸陽樂長治，東卿司命君鄉里人也。為茅小君所舉用漢桓帝中書侍郎。晚從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得仙。長治主災害。

其一丞是孟君入室弟子鄭稚正也。孟君所屬用鄭，主考注。

其一丞是西山唐公，房蜀人。奉事李八伯者也。唐主生死。

《周氏玄通記》：黃元平，東海人，年可三十許，白布垮褶。平上績執手版，版黑色，散在保命趙丞間，無位任。

河九李整，昔受守一法，井行洞房得道。初在陽洛山，後來入華陽中，又主諸考崇民間之事。整往嘗為常道鄉公傅，受道入山時，已年六十。《隱居》云：整居四平山及大茅東，採石勝，服之得道。今猶有採處。

周子良，字元穌，內諱太玄，字虛靈，永嘉人，隱居高第弟子也。挺命降真以梁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白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檢集平日真降事邊，類為四卷，進之武皇帝，即《周氏玄通記》也。記中載二君選為保籍丞，此位迺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小而高清為美，後當度名東華，更奏上位，為保晨司，知天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也。

保命府鬼帥

王延、傅晃、范彊、徐衛，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為鬼帥耳。

華陽洞玉童

《周氏玄通記》：華陽之天，司晨玉童姓景，名上期。

蕭閒宮仙人

《周氏玄通記》：蕭閒仙卿張子安，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三人。子安，名孝，滎陽架井人也。

童初府上帥

劉文饒，弘農劉寬也。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後來洞中，主始學道者。寬仕漢，位至司徒太尉，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漢書》有傳。

童初府監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日一存青、白、赤三氣各如艇，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抱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也。范監者，即其人也，昔為童初監，今在華陽中。

童初府仙人

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初之標者。少道，漢時人，王逐兒也。運，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李沖父也。沖，漢時為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仁行所鍾。此之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府，未必盡徑來也。

三官大理

范帥云：三官有獄官，不名廷尉，名大理。李豐，今為大理都餘一守缺，以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隱居》云：李豐，字安國，改字宣國，馮爛人。李義子，本寒微，有才誌，遂仕魏為尚書僕射。大理即古之獄官，前漢洎魏時廷尉亦名大理。此職是仙官也，王附子是王缺之小名，許虎即虎牙也。

地下主者

鮑說，字太玄，陳留人也。仕晉，累徵為黃門侍郎，出為南海太守。洞監幽玄，學通經緯，人莫知之。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內文，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復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按《真誥》說，及妹並是七世祖積行陰德，故令福逮於說等，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說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澆滯，故不得多也。《隱居》云：鮑用泰清尸解法，當是主者不最高品矣。說女鮑姑，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姑與稚川亦相次登仙。有鮑姑艾曾灼龍女，見別傳。

茅山誌卷之十三竟

#1坐：筮本作『則』。

#2常領：筮本作『斑列』。

#3妨：原作『紡』，據筮本改。

#4四：原作『以』，據笱本改。

#5仕至：原作『曉為』，據笱本改。

#6鍊精：原作『精鍊』，據笱改。

#7元白：原作『白元』，據笱本改。

茅山誌卷十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仙曹署篇

易遷宮仙人

易遷館、含真臺皆官名也。易遷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宮之真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輩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師韓終，授以岷山丹，服之得仙。

趙素，臺者，在易遷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素臺是趙熙女。漢時熙為幽州刺史，有濟窮人功，河中救王惠等于#1族誅，行陰德數十事，故其身得詣朱陵，兒子並在洞天中。熙恒出入定錄府，素臺數微服游行道巷，盼山澤以自足矣。《玄通記》云：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臺，年三十餘，綠繡衣。易遷中有高業而蕭條者，有寶瓊英、韓太華、劉春龍、王進賢、李奚子、郭叔香，此數人並天姿鬱秀，清澄眇邈，才文擬勝，儀觀駭眾，此則主者之高輩仙官之奇才。其次及得張姜子輩耳。寶瓊英者，寶武妹也。其七世祖有名峙者，以藏枯骨為業，活死為事，故祚及英身。韓太華者，韓安國子，漢二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廣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宮受化。劉春龍，漢宗正劉奉先之女。李奚子，李忠之祖母也。忠，晉初東平太守，忠祖田舍人耳，而多陰德，遇大雪寒凍而不覆所積，嘗露穀於園庭，惟恐烏雀餓死。其用心如此。王進賢，王衍女。郭叔香者，王脩母也。又進賢有婢名六出，本姓田，漁陽人，浚儀令田諷之孫，年二十二三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同在易遷。

易遷左嬪王夫人，改字太英，年二十許，紫衣。

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微，年二十許，綠衣。

易遷都司學陶夫人，改名智安，年四十許，上綠下紫。許緣母名科斗，改名，恐此即是。

易遷受學李飛華，淮陰人，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年可二十許，通青衣。

易遷中有柳妙姬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為仙妃。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鄭天生，鄧芝母也。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聞。並得在洞中

含真臺仙人

含真臺，是女子已得道者居之，隸太元東宮，近^{#2}有二百人。定錄君喂言：含真臺，洞天中皆有，非獨此也。此一臺偏屬太元府，隸司命耳。其中有女真二人總之。其一張微子，漢昭帝將作大匠張慶女。微子好道，得尸解法，常服霧氣，受其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青童之妹也。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盈氣，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其一傳禮和，是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其家奉佛精進，女常旦夕灑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神靈鑒其心，亦得來’此，久處易遷，後始得為含真臺主也。常服五星氣以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茅山仙人

展上公，高辛時人。定錄君喂言：展先生昔學道於伏龍，地植李，彌滿所住之山。先生今為九宮右保司，其嘗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年矣。秦巴陵侯姜叔茂，得道于句曲山，種五果、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翻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颶車宴于句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周太賓，有才藝，善鼓琴，昔教麋長生、孫廣田即孫登也，獨弦能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

杜契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初，來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為立信校尉。黃武二年，漸學道，遇介玫先生授以玄白術，久久能隱形。居中茅，後去，來良常山。契與徐宗度、晏賢生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貿易衣糧於墟曲，而人自不知耳。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術。晏賢生，是步驚外甥，即宗度弟子也。《隱居》云：契音薛，契字四畫，契三畫，分豪有異也。契弟子二人。其一人，孫賁孫女寒華也。賁迺吳大帝權之同堂兄，為吳豫章太守。父諱奚，封山陰王。寒華先入建安。晚來茅山，行玄白法，有少容。其一弟子是陳世京。世京，孫休時侍郎，少好道，數入佛寺中，與契鄉里，故晚又授法。此數子處茅山之外，非常入洞之客也。亦時得入耳。世京服澤瀉，寒漠無所服，並已三百餘年，正玄白之力也。

左慈，字元放。漢建安之中，齋戒登山，入洞虛造陰官，三茅君授以神芝，復就司命君乞玉門丹砂，得十二斤耳。《隱居》云：元放當是為魏武所逼後仍來，所請丹砂合鑪火九華丹也。定錄君啞言：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又云。慈初來，亦勤

心禮拜靈山五年許，迺得深進東西宮耳。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

蒲先生，失其名字，常乘白鹿采芝草於茅山。許先生，名邁一，名瑛，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上清真人長史穆之兄。總角好道，從郭璞筮卦，遇泰，其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道。初師鮑說，未忍違親，謂餘杭懸溜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港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嘗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溜，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迺遣婦孫氏還家，改名玄，字遠游。永和二年，入居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後移臨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遂師世龍，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腦精之法，臨應得道。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紡、主非使者嚴白虎，出丹簡罪簿各一通，詰瑛諸愆，如其無答，便當執之。先生怖懼，強長嘯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唯善是與；天地無私，隨德迺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蘊德，陰加烏獸。凶荒疫癘之年，人民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救，自營方藥，垂死得濟者四百八人。德墜我等，應得登昇者三人，度世者五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官，豈是汝輩所可豫乎？言畢，會定錄君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至，紡等笑而走，即得度名東華，為地仙之中品。復遷蓋竹山中，故後與長史書曰，恨吾遭良師之太晚，反滯性之不早，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當已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恩，天地不能膾也。任真人，名敦、字尚朴，樂安博昌人。少學道羅浮山，晉永嘉初游岱宗，後居華陽南洞，修步斗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飲酒，服木黃精餌。鑿地入七尺，取赤壇土，狀如赤石脂，日吞九丸時復出入人間。手執經科，教示愚人，遠近穆然從化。永昌元年壬午歲，大雪盈丈，烏獸半死，施食山中，虎鹿數十同拿而游。每出，掌虎垂耳弭尾從之。一日，忽見一人身長丈許，著五彩玄黃衣，至前揖問曰：卿是何鬼神？何為來此？其人稱是和那老君使來，問信，公名已上丹簡矣。真人嘗為洞天縮主，鍊大丹成，語弟子曰：吾當尋括蒼、蓋竹諸山去矣。其故宅即今崇壽觀。《雲峩七籤》、《赤城志》俱有傳。

桃源黃尊師，法錄甚高，於茅山修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時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人貌廳黑，言辭鄙陋，腰插騾鞭，如隨商客騾馱者，罵曰：道士，奴正熱時聚眾作何物？不向深山學修道，還敢作漫語耶？黃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眾人悉懼，不敢抵牾。良久，辭色稍和，曰：豈不是修臺殿，都用幾錢？黃曰：要得五千貫。曰：盡搬破鑄釜及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掘地為鑪，以火銷之，探懷中葫蘆，瀉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出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講則所獲無多，但罷之。黃與徒眾深相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奉召來京，忽於長

安街西遇插驪鞭者，肩一袱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欲趨拜，迺撥手指騎驢者，復連

叩頭，黃但遙磕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視之十四五女子也。事見逸史。

茅山誌竟

#1于：原缺，據笱本增。

#2近：原文前有『中』，據笱本刪。

#3千：原作『十』，據笱本改。

茅山誌卷之十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采真游篇

吳綽，神鳳初采藥華陽洞口，見一小兒子把大珠三顆，戲於松下，綽因前詢誰氏之子，兒奔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傷，遂相從，連呼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層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宋宣和封綽為養素先生，事見《龍城錄》。

薛彪之，晉陵人也。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二年，停束）11，採訪真祕，三年迺反，啟勸於大茅山東嶺洞天館，行道松飧澗飲，彌歷年歲也。館即晉任真人於此成道壇，鼈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真而即地焉。

馮法先，字法遠，晉陵曲阿人。陳文帝天嘉元年，遣中庶虞荔詣法遠，營大齋三日，中時行道，每禮一拜，鍾輒口自鳴，誦步虛盡契，亦復如此，莫不嗟異。

馬樞，字要理，扶風那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書及《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誌尋覽。殆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莞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高，翫清虛則枇糠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誌之士望途而，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迺隱於茅山，有終焉之誌。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目精洞黃，能視間中物。有燕雙巢其庭樹，馴狎闌應，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戴勝，字世榮，晉陵曲阿人。少而出，家貧盡，為鄉人劉表傭作。表是將士，好畋獵，勝迺棄之，來入茅山也。

褚雅，字玄通，吳郡錢唐人也。梁末隱山中，重施輕財，拯物無厭。營田若熟，以乞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灑掃。取水，褊以周給覓樵薪乞人。夏月種瓜

，資人來取也。

桓法聞，字彥舒，東海丹徒人，陶隱居高第弟子也。為梁南平王清遠館主，任事緣多緒，有廢研修，迺於# 1 鬱岡山右別築玄洲精舍。周處士弘讓題精舍壁云：李基遺故鼎，趙嘯絕風雲。悠悠升載下，更復屬夫君。王僧辯使陸晁圖闡及己形與周處士像於障面，又飛白寫聞與僧辯，書於障背，仍以遺閱。世有《指桓記》云：閱為隱居執爨者。宋道士賈善翔集高道傳，謬用其說。《隱居》書聞入山詩及隱居墓碑，可表也矣。

孫文韜，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刻縣人。入山師隱居，參授真法，及見楊、許三真手書上經，稍學模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深分，當時稱之。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韜之邊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柔容毅，邊方智圓，既業不草物，故異簡刊焉。

錢妙真，晉陵女子也。辭家學道於隱居，普通年中，獨處幽巖，誦《黃庭經》，時年十九，所居燕口洞，積三十年而仙。將去，手裁書並詩七首與隱居別，一日佩白練隱形入洞，劫其地為燕洞宮。至今女官奉祠。

上清道士丹陽葛景宣仙公之胤：

太中蘭陵蕭世顯，解纓帝室，服道山林。

平昌幸脩之，精進勤修，古宿所推。

蘭陵邵元泰，道化弘遠。

東海徐伯遷，德教懼洽。

菩提白塔行禪比丘會稽釋智淵，業總五乘，義該兩教。

陪真館主、義興蔣負芻，去來茅山，有誌柄託。齊元二年，劫請於宗陽館行道練納修備。風骨異俗，年過眉壽，沐浴遷神。

前華陽館主，吳郡陸逸仲。

前華陽館主、太原王法明。此二先生並以誌遠棲逸，不草眾館。

崇元館主、嘉興張元之，建武中劫為館主，又於菌山澗上築臺以居，時有白鶴來止，遂名鶴臺。

朱陽館主，上清道士潘淵文隱居，奉三茅二許經寶，以天監十二#2年啟劫所建。

嗣真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真館主，晉世許真人#3六世孫也。天監三年啟劫所立。

崇虛館主，道士正吳郡張繹館，本宋明帝勸立於潮溝，供養大法師陸脩靜。齊永明劫立於蔣陵里，陶先生再興焉。

宗真館主，曲阿徐公休，善有道素，德望溫真。

天師九世孫，張玄真，道兼三洞，德流四遠。

天師十世孫，張景邇，容行識業，秀挺超草。

天師十世孫，蜀郡張智明。

天師十世孫，蜀郡張子華。

天師十世孫，張鏘。

天師十世孫，張擘暈。

天師十世孫，張楷。

天師十世孫，張胄。

崇元館主，丹陽永世謝天立。

華陽館主，北郡傅卓。

宗玄館主，吳郡張玄宗。

崇真館主，曲阿湯法宜。

延真館主，義興吳邁之。

宗明館主，建康俞萬達。

建善館主，建康羅法仙。

上善館主，吳興孟慧普。

鵠鳴館主，琅琊衛靈符。

妙門館主，餘杭暨天祿。

福林館主，博昌任彥爭。

棲真館主，建康陳法明。

洞玄館主，鹽官朱法永。

含真館主，曲阿弘法清。

昭仙館主，會稽伍玄則。

青陽館主，建康張曇要。

仙靈館主，鹽官朱法景。

張求館主，延陵張道存。

玄圃館主，延陵錢法慧。

開真館主，延陵王彥閔。

龍阿館主，曲阿陳紹先。

福鄉館主，晉陵劉湛之。

金陵館主，嘉興受遵祖。

招真館主，高陽許叔存。

方隅館主，延陵鍾文胄。

龍泉館主，義興周景沖。

宗真館主，延陵尹法靜。

玉泉館主，曲阿左文舉。
脩真館主，句容畢文和。
天市館主，延陵韋尼子。
北洞館主，句容王法休。
招靈館主，吳郡丁奉之。
陽明館主，永世於天慧。
金剛館主，延陵謝法先。
龍陽館主，晉陵薛延之。
曲林館主，蘭陵繆法興。
黃曾館主，曲阿陳石鴻。
洞陽館主，義興張方成。
茅真館主，錢唐俞僧瑤。
通微館主，蘭陵許靈慶。
洞清館主，蘭陵車靈晚。
興齊館主，曲阿陳師度。
齊鄉館主，曲阿劉僧明。
方玄館主，湖孰戴令待。
正範館主，晉陵王希弟。
降真館主，延陵陳耀雲。
林屋館主，刻縣楊超遠。
帝鄉館主，蘭陵鞠遂。
龍安館主、延陵陳恬。
清玄館主女官，延陵潘令翹。
宗靈館主女官，延陵王明珠。
昭臺館主女官，晉陵錢密妃。
處靜館主女官，吳郡劉妙雲。
萬椿館主女官，延陵王玉盈。
仁靜館主女官，丹陽楊爭音。
梵明館主女官，溧陽萬妙妃。
寶梵館主女官，溧陽萬妙娥。
天師十世孫女，張子臺。
天師十世孫女，張季妃。
太素精舍女官，曲阿張妙容。
上明精舍女官，晉陵薛要羅。

太丈精舍女官，丹陽湯明輝。
騰勝精舍女官，彭城韓霜妃。
鬱單精舍女官，延陵朱靈妃。
妙寂精舍女官，延陵潘妙嚮。
尋真精舍女官，延陵唐僧妃。
宗標精舍女官，曲阿陳僧淑。
永福精舍女官，延陵間丘靈桂。
服食道士女官，暨陽徐靈翠。
招真道士，句容嚴浩耀。
鳳臺道士，蘭陵桓方開。
山居道士，句容張法真。
三洞法師，曲阿殷靈養。
三洞法師，永世於玄明。
二洞法師，魯郡周顯明。
宗元邏主，吳郡陸僧回。
神州邑主，法身薄九真。
建真邑主，法身韓休明。
朝宦法身，延陵曹玄明。
治令法身，彭城鄭休之。
治丞法身，山陰董道蓋。

桐梧先生王軌，字洪範，一字道模，琅琊臨沂人也。曾祖筠，梁散騎常侍。祖鈞，簡文太子洗馬。父瑜，陳著作佐郎。先生年二十事王法主，為巾瓶弟子，積十六年。從法主際遇隋唐二代。初，大業十一年，奉詔河南二十四郡博訪異人。貞觀間，奉勅改建華陽觀。乾封二年十一月朔旦顧謂門人曰：吾昨夢三羽人執簡，告曰：華陽天宮用師為神仙萬人主者，兼知校領省官，請當行矣。吾昔在桐梧山，已感斯夢，須應此召。至八日，沐浴易衣冠，九日，端簡而化。年八十八，葬雷平山陶真人墓右。

王昱，有術解，居洛陽青蘿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常有少容。開元中，徵至京師，玄宗見其童顏翼髮，頗加恩禮。時玄宗於茅山得楊、許眾真及陶貞白所寫上清諸經、真蹟。其經闕文十三紙，使昱責璽書信幣詣紫陽觀，玄靜先生補書之。若曰：朕不欲命臣干冒於先生，委卿專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耳。昱到山之日，靈鶴翔鳴，玄靜書經之時，神人降其室，皆精誠所應也。事見《仙傳拾遺》。

吳筠，魯中儒，入嵩山依宗師潘師正為道士，傳上清之法，苦心鑽仰，迺

盡通其術？開元中，南游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游天台。尤善著述，玄宗聞其名，徵之，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未幾，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迺束游會稽天台，與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竟終於越中。見《唐書本傳》。

崔希真，客鍾陵，舍于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兼好修鍊之術。大曆二年十月朔，夜大雪，希真晨啟門，見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延入，脫去蓑笠，神色、毛骨非常，益敬之，問曰：家有大麥緬，聊以充飢，公能食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穀之善者也，沃以豉汁，彌佳。崔命家人具，問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澀無，野人有物，能令其醇美。迺探懷中丸藥，色黃而堅，以石叩之，置少許酒中，甘香頓異，仍以餘藥遺希真。崔入宅，隙窗窺之，見老父於幃幄前所偵畫素，上如有所圖，瞬息而罷。崔出，已失老父，遂踐雪邇逐之，數里至江，入蘆洲中，見一大舫，舫中數人狀貌皆奇。其人顧笑曰：葛三迺見逼於伊人。迴謂崔曰：遵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幄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炭。其二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一似采藥者。二樹似松相，皆幽巖為風雨所敗枯朽之狀，根相連屬，非常意所及。後擁圖並丸藥來山詣李舍光天師，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李君又曰：寫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松梧也，其藥迺千歲松膠也。事見《原化記》。

崔芋處士，隱居茅山。貞元十二年，右諫議大夫韋渠牟薦之，德宗徵至闕下，事見唐史。

龔道者，逸其名，居東海蓬萊觀，服食十餘年，唐咸通中，得入華陽洞，大有靈異。

茅山誌卷之十五竟

#1於：原本無，據笱本增。

#2十二：笱本作『三』。

#3原本『人』後有『云』，據笱本刪。

#4朔：原本無，據笱本增。

茅山誌卷之十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采真游篇

夏侯隱者，不知何許人。唐大中末，來山，常擁布囊、竹杖而已，飲食同常，而獨居一室，或露宿壇中、草間、樹下。人窺規之，但見雲氣蓊鬱，不見其身。每游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閉目美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蹉跌，足#1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號睡仙。後不知所終見《仙傳拾遺》。

周隱遙，字息元。唐寶曆崇元聖祖院在南洞者，即贊皇李公德裕供養先生之所。又嘗居洞庭苞山，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唐令狐楚為之記。《仙傳拾遺》亦有傳。

張紹英，丹陽人。自為道士，不入城府。仁宗思接方外之論，先生與友朱自英觀妙宗師也。偕應韶，朱既治行，先生辭以疾。明年，丞相丁謂、王欽若，同奏于上，再召。後二年使車再至，俱稱疾不起。遣中貴人任珪責誥于山，賜號明真先生，仍勸所居庵為天聖觀。年七十五，一日清旦沐浴更衣，升壇拜

于四方、上下肩戶而坐，弟子異之，啟戶已蛻化矣。

王荃，字子真，岐下平陽人。父錫殿中丞，母司馬氏，兄弟皆從科舉，荃獨學道。因郊行，憩瓜圃間，有釐婦從乞瓜，視其乳齊於腹，異之，遺以瓜，婦食之，以其餘啖荃。荃食之，婦喜曰：可教矣，吾蕭三娘也，神仙海蟾子居此，發閣旦與俱見，遂授丹訣。自爾奉三清尊像，朝夕禮謁，誦《黃庭經》，累月不出戶。後遠游名山，西至成都，富鄭公慕之，館於門下八年。丞相呂公尤敬之，近臣欲舉種放故事，以諫議大夫起之，宰相以荃無為人意，迺止。元豐中，復舉于朝，賜號沖照處士。族弟柄守台州，欲往台，未至而柄卒，因來山從劉先生受上清經錄。傳度之夕，雷起中茅峰上，便門忽開，仙樂聞於空中。一日晝寢，夢二天人引入便門，至洞官，見茅君告曰：已劫汝司命府丞，賜以金尺。迺覺，遂預言逝日，投山下道民葛沖家端坐而蛻，年六十一。荃清脩骨立，所食纔如嬰兒，通夕燕坐，冠帶不去體，老更起居輕利。張舜民調碑文，冠劍藏于鳳翔。

湯用明，字晦之，鍾陵道士也。神鋒凌邁，通經博物，專內鍊坐忘之學。元祐初，年方壯，聞劉先生之道，不遠千里參受經法，與盧必強、湯道原、馮悅道、鮑鍊師、王景山數人為友。劉先生被召，欲師與道原偕行，俱辭不往。結庵金菌山，高居洞之側，不交外物，衣弊履穿，無愧人之色。大觀初，無疾化去。

馮太申，字悅道，池州人。為道士，結友十人來居山，會連歲歉，九人去，獨太申藝蓄不給，終守初誌，居祠宇久，為道俗所歸。有盧先生者，建觀璨山，未成，聞召而解去，其徒積道數千緡，不敢歸，請太申主其觀。齋施所入，盡償之，復還祠宇，旋化于山舍。弟子邵次山、葛真一皆恬漠自守，人敬愛之。

陳希微，字彥真，姑蘇人，先名伯雄。父之才，朝奉郎監江寧府糧料院。元祐中，伯雄得復連疾，已困，詣劉先生乞符水治之，疾良愈。妻門下侍郎薛昂夫人之妹，會先卒，遂山居為道士，改名希微，築室柳濟泉上。徽宗聞其名

，累召不起，迺勸所居為抱元觀，賜號洞微法師。宣和中為人拜章，詰日一解去。

黃澄，毗陵人，隸業丹陽之仙臺觀。崇寧初，有勸，改玉晨觀為崇寧萬壽宮，先生充住持。未幾，徽宗璽書召，赴闕，劫差住持金山神霄萬壽宮。累授太素大夫、沖素靜一先生，領玉堂高士左右街都道錄兼管教門公事，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賜紫金方符。請老還山，告逝於玉晨所建束庵。初，三山經錄，龍虎、正一、閣皂、靈寶、茅山大洞，各嗣其本宗，先生請混一之。今龍虎閣皂之傳、上清畢法蓋始於此。

楊希真，字元道。世為儀真米商，積陰德。元道生建中靖國元年，六歲始能言，稍長，知敬事四聖真君像。一夕，夢神人告曰：吾為北方天輔上帥，憫子蔥誌，一反子尸濁，期於華陽仙府，與子換骨，當授以神書。君自是數通冥感，若有心疾，狂走，失所在。宣和二年庚子歲，入華陽洞不返。明年自洞出，比還，鄉鄰皆訝之。君曰：我昔實非狂顛，為求法耳。今得真啞童初大法，可以度世矣。徽宗索異人，進上九靈玉嬰神變等經及靈虛秘旨，劫黃冕校定錄，付道藏，特授丹臺郎、沖和妙一法師，視朝請大夫。年二十四尸解，越三日，復起，手書辭謝門狀，投筆坐逝，甲辰三月十七日也。童初之法遂顯于世，門人承務郎沈育作《楊真人傳》。

沈若濟，字子舟。遠祖當吳越錢氏時為謀主，遂為錢唐人，宗族盛大。師年十許歲，便不樂塵埃中事，詣本郡元真觀出家。元祐庚午，試經為道士，年始十三。取道藏書讀，旁采外書，與其學之同者參焉，上下貫穿，無不該洽，尤長於醫。游山，客崇禧觀。政和末，延康殿學士。王公漢之因論內外丹，有契，載與俱歸。公帥建康，迺葺山中洞陽館以處，師俾鍊大藥，且廣施藥，以已四方疾者。徽宗再召，強起館於龍德宮，數月，賜號洞元大師，命之道官，辭以疾，賜金方符，送還山。紹興初，服丹尸解，年六十二。

湯友成，字道原，桐川人。兄景仁，登進士第。熙寧丙辰歲，與弟友直同試經為道士。友成事徐神翁於泰州。翁天機深妙，不與物接，唯時與友成語。居歲餘，因獲二鼠，閉盎中，欲縱之，發視而鼠已死，翁咄咄有所尤，不復顧之，遂辭翁。翁遣詣劉先生受經法，與友直修鶴廟居。王公漢之邀治丹鑪，又從王謫居濠梁，王得還，復歸鶴廟。宣和召索異人，友成兄弟晦邊山廬，恆恐人知。建炎盜起，友直逃入深巖不返，友成居山五十餘載。自濠建州還，不復出門。紹興癸亥，預言去世日，其年六月五日汲寒水沐浴，問日早晏，正午而逝，年八十四。

李珣，廣陵江陽人。販耀自業，人有耀者，即授以升斗，俾自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公瑋，節制淮南，珣以同姓名，改名寬。李珣下車數月

，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李珣，字長尺餘，珣#3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又陞宰輔，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方喜之際，二青衣自石壁左右出，珣#4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珣#5驚，復問：非珣何人也？青衣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珣#6曉，益自驚歎，迺令城府求訪同姓口名者，得李寬舊名珣，迎置靜室，拜為道兄。寬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珣愈敬之，洎問道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以販耀對。珣#7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寬百餘歲，輕健異常，忽一夕卒，三日棺裂，視之如蟬蛻矣。事見《續仙傳》。

傅霄，字子昂，晉陵人。博古明經，善書，尤精隸古，由儒入道，隸居常州天慶觀。高宗召主太一官祠，乞還茅山，賜號明真通微先生，領山門都道正，住持玉晨觀，建雷平院，往來山中四十年，搜訪真秘，拯救窮乏，利益甚探，重編隱居集，修茅山舊記著作，惜多無傳。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正月立春日化。

楊任丁，字直甲，河北相州人，氣貌雄偉。紹興三十年，棄官入山，築庵颺輪峰下，和王楊公存中遣兵士五百人為築庵基。庵成，先生曰：吾平生未嘗求信於人，惟求信於天，遂名庵曰天信，先生精於變遁之道，蓋真隱者也。太宗淳化二年生，孝宗淳熙五年二月十五日卒，壽一百八十有四。

劉道懷，恩州人，時稱蓑衣先生，齊雲庵是其居也。高宗御筆召先生留守，晁公謙之傳上意，具書敦請，強延詣闕。時金海陵煬王完顏亮兵臨瓜洲，上懼，詢以國事，先生直答云：沒事沒事，南北兩家各換主耳。俄海陵弑，高宗亦內禪。先生年八十四，坐逝於齊雲。

陶源靜，曹州人，居山之南，同蓑衣先生被召，上表力辭還山，紹興十八年也。時號陶、劉二公。

陳槐，京口人，號靖真先生。紹興間任待制，勇庾辭祿，肥遁入林，築八卦臺于茅洞之東。石室像遺存焉。

劉至孝，失其名，咸通里人也。弱冠喪父母，願終身麻衣，人呼為至孝。住白鶴廟數年，修奉勤瘁。一日修殿於海，石榴樹下有物如桃。以冬月非時，爭擘之，且無核，人皆棄去，至孝取食，味異美。是晚，復至前所，得物如拳，內綠外紅。明日得如掌者，色味皆如桃，尤珍美。至孝自是不烟火食，遠游名嶽，不知所終。豈純孝之報耶？所遇皆芝英之類耶？見《道藏靈驗記》。

劉商，彭城人居長安，擢第歷臺省為郎。性耽道術，每歎浮榮世宦於己何益？古賢皆填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游哉？遂以病免官，道服東游，及廣陵，遇一道士賣藥，眾中見商目之相異，迺罷

藥，據手登酒家樓，談秦漢問事如目睹。商師敬之，及暮，下樓，閃然不見。明日，訪諸城街，劇談歡醉，出小藥囊，贈商，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擔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復何求。別後累求之不得，囊中得藥九粒，依訣服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迺過江隱於‘山中，時往來胡父渚，樵者有遇之者，我劉郎中也，而不知其所止。

溫德成，字韶叟，自稱束蒙子，三山長樂人。與晦庵象山諸先生游，住持玉晨觀三十年，立道藏，初受度於吳興計籌山之昇元觀。喜泰問歸主昇元。嘉定丙子四月示化，年七十二，葬武康縣蛟池之西。復十五年庚寅歲，一日乘肩輿過山中八卦臺，守庵見而疑，且曰：往東嶽檢校江東齋醮文籍，因經故山。時有雙鶴飛鳴，若相迎導，索筆留詩而去。明日，守庵持其詩質於崇禧管轄包守明。包識為故人溫講師真蹟，大相歎異。昇元令有《東蒙集》，所留詩刊附卷末云。

金元範，凝神庵道士，性朴野，未嘗聞道法。寶祐元年，浙江潮犯錢唐，不能禁。元範夢茅君喂符訣，令治潮。明日忘之，是夕再夢，如是三夕，迺詣闕自白，劫有司往試其法，比潮怒至，元範飛符厲聲喝退潮勢卻立，自是水不為害。命之道官，賜金帛，皆不顧，惟乞免庵田稅租。時相謝方叔有喝退江潮免稅還之句。送之還山，蓋實錄也，盛稱金真人云。

楊誌隱，字空靜，鄂州人。年數歲，不告其家隨木筏至江東。稍長，為道士於元符宮。喜讀書，貌甚怪。遇異人啞召雷雨之術。大元初，以其法事世祖皇帝。每被顧問，奏對朴直，不避時忌，上優容之。未幾，乞身還山，奉璽書錄三茅山道教，住持乾元觀。平生夜至子時誦《黃庭經》一遍始眠。白髮被頂，或以雜綵，分小髻。行山澤間，旁若無人。一夕命所與往來者作靈寶齋，盡出所秘書，焚之，明日偃外而逝。

林大敷，號紫軒，自稱木通，生永嘉，平陽人。玉海蔣宗師游浙東，從入山。至元丙子歲，許宗師度為徒，嗜酒不羈，行步不疾而速，遍游五嶽諸名山，晚就玄洲精舍築壇把茅居之。大德戊戌歲二月十八日，遍辭交舊，言將東歸。明日，坐茅籠中焚香誦《洞經》忽大聲喝去。守庵驚視之，見危坐火光中，經聲不絕。頃之，地無遺骨，空有祥雲。法所謂火解者，眾方歎異，適薛道民者自揚州回，言遇先生于瓜洲，繼數出入人間，附信山中，解去時年六十一。

茅山誌卷之十六竟

#1足：原本作『之』，據笱本改。

#2公：原本缺，據笱本增。

#34567珽：笱本均作『公』。

茅山誌卷之十七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樓觀部篇

元符萬寧宮，在積金山。陶隱居道靖故基，劉先生混康庵居其上。先生以道遇哲宗，詔以所居為元符觀。崇寧五年落成，徽宗御題額曰：元符萬寧宮。復於上清儲祥官之側建元符別觀，為先生入朝寓直之所。今宮舊製，其初登山為通仙橋，直元符萬寧官門，左官廳，右浴室，第二門曰玉華之門。正殿祠三茅真君，曰天寧萬福殿，左玉冊殿，右九錫殿，東麻景福萬年殿，西應飛天法輪殿，左鐘樓，右經閣。天寧殿後為大有堂，東庫堂，西雲堂。雲堂後為寶錄殿。景福殿後為雲廚，大有堂後曰眾妙堂。左知宮位三素堂，右副知宮位九真堂。北極閣在寶錄殿後，眾妙堂後曰震靈堂。又有港神庵，在堂後，建炎四年為盜焚毀。紹興戊寅，高宗賜金重建，御書宮額。理宗朝劫修，御書上清宗壇、聖德仁祐之殿二榜。

崇禧萬壽宮，在丁公山前。隱居華陽下館，唐貞觀九年，太宗為王法主建，號太平觀。天寶七年，玄宗劫李玄靜取側近百姓一百戶，並免租稅、科榷，長充修葺，灑掃。中和間，盜火所焚。天祐間，鄧啟遐重建。宋改賜崇禧觀額，建炎復遭火。秦嬉再造，寧宗賜高士易如剛止堂、方丈二御書榜。理宗御書玉氣凝潤、鶴情超遼八字，並寶珠林榜，賜司徒師坦。大元。延祐六年，奉劫改官。

玉晨觀，在雷平山北。高辛時，展上公、周有、郭四朝真人、秦巴陵侯姜叔茂、漢杜廣平、東晉楊真人、許長史父子，並此得道。宋太始中，道士王舉為長沙景王雅所推重，就長史宅東起長沙館。梁天監十三年，劫貿為朱陽館，為陶真人住止，立昭真臺，供養楊、許三真人真蹟、經誥。唐太宗為桐梧先生劫建華陽觀。天寶七年，玄宗為玄靜先生劫改紫陽觀。仍劫取側近百姓二百戶，並免租榷，永充修葺。南唐王貞素繼居之。宋大中祥符元年，劫改玉晨觀。定錄君啞言，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迺得居，此鄉耳。正此金陵地肺福地也。

崇壽觀，在大茅山下，華陽洞南，便門之前，晉真人任敦成道之故宅也。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魯國孔嗣之重立，供養道士曲阿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劫立崇元館，太子、武帝臨幸，館主王文清開置室宇、廂廓，殊為方副。唐貞觀初，勁改崇元觀。天寶七年，玄靜先生奉勸重修，仍取側近百姓一百戶，蠲免租榷，長充修護。宋大中祥符七年，勸賜今名。定錄君啞言：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迺住。隱居云，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世有來居者。齊初，迺劫句容

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為崇元，則此觀是矣。有唐太極元年碑，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餘字漫不可識。大元泰定元年，國子司業虞集重撰碑文，隸刻于太極碑陰。

下泊宮，在中茅西。大司命君以漢地節三年自咸陽昇舉，徑來句曲，外立茅舍，以候二弟處也。隱居云：父老相傳，迺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泊處，言是司命故宅是矣。唐貞觀十一年重立碑，桃源黃先生文，和州盧使君書。今刻非舊，唐御史大夫王公緯嘗修是宮，此記之所作也。

華陽宮，在積金山西。隱居上館，天寶七年三月，玄宗從玄靜先生受上清經錄，勸度道士焚修，後燬于兵。宋政和中，道正莊慎質重建。隱居丹井、樓基在焉。

乾元觀，定錄君啞言：大橫山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合神丹而昇玄洲。天監十四年，隱居鈇鬱岡齋室以追玄洲之蹤。天寶中，玄靜先生居之，勁建棲真堂，會真、候仙、道德、迎恩、拜表五亭。大中祥符二年，觀妙先生築九層壇行道。天聖三年，賜名集虛庵，續劫改今額。

燕洞宮，在燕口洞。女仙人錢妙真遁化立祠之所。梁邵陵王為記碑，不存。天寶七年，劫修賜宮額，度女道士三人奉香火。元祐甲辰，為野燎所焚，遷立句容縣。紹興二十年，復建故基祠宇，宮在中茅西，與鶴廟鄰。天寶七年，劫在廟下立精舍，度道士焚修，奉三茅君道祖香火。屯田員外郎柳識撰碑，亡。

華陽觀，梁昭明太子故宅，古名鴻禧院，一名福鄉館，在崇壽觀西。寶曆二年，奉劫置，改號寶曆崇元聖祖院。時贊皇李德裕奉老子、孔子、尹真人三像，供養太玄周先生於此。治平中，賜名鴻禧觀。宣和改賜今額。

天聖觀，在積金山上。天監初，隱居鈇小沼，養雷平池龍子。貞觀間，王法主庵居，遇法本仙人。肅宗至德中，賜名火院宮。唐末遂廢。景德三年，明真先生張紹英廬其處。明真與朱觀妙為明肅太后傳錄保度二師。天聖三年九月，賜所居為延真庵，五年改賜觀

額

棲真觀，在華陽宮之西。隱居中館，桃源黃尊師所居，和州盧士牟撰碑，不存。宣和中，賜額。

五雲觀，在五雲峰下。天聖中建，丞相王公欽若即世後，許國夫人請于朝，為公棲神之所，因賜觀額，晏元獻公撰碑。

清真觀，在大羅源。政和中，道人吳德清結庵以待雲水之眾，徽宗賜以觀額。每歲三月十八日，四方道人畢集，禮謁茅君。齋時多有白鶴翔達，因傳謂鶴會焉。

白雲崇福觀，在白雲峰下。畢陽宮知宮王景溫退居於是。溫以其名聞德壽宮，劫賜觀額，累遷道職，遭遇四朝。寧宗皇孫時嘗從受戒法即位，賜號虛靜真人。徽猷閣學士戴溪撰觀記。

凝神庵，在黑虎谷。紹興庚午，祠宇宮道士張椿齡所鈔。張初名逢道。高宗歲遣使降香山中。乙亥歲中，使以達道名聞于上，累召對德壽殿，賜摩袖被、水精環、紫石茶磨、御書陰符、清靜二經，且命圖其形於神仙閣。

昇元觀，舊白鶴廟，司命真君專祠也，在中茅西。天寶間，語修祠宇，度道士焚修，列于祀典。政和八年，建康守臣俞卓奏賜今額。建炎三年，為盜焚毀。紹興十四年，道士茅宗白重建於故基之南。劉至孝三遇靈桃其地，事見采真游篇。

抱元觀，在柳濟泉上。政和八年，姑蘇陳希微從劉先生學道居此。柳谷庵後勸改觀。慶元間，王元綱重建。

元陽觀，古觀名，見顧況詩：此觀十年游，此房千里宿。還來舊窗下，更取君詩讀。今觀在茅洞之上。隆興初，吳興道人沈善智者，穴居，自稱洞主，遇薪王韓夫人茅氏，為創殿宇，初名沖虛庵，慶元間請額為觀。

藏真觀，靜一劉宗師墓廬也，在疊玉峰，大觀中奉劫建。

紫陽觀，舊名洞雲庵。建炎中，河北博州道人王若寧者來山，獨居丁公山東巖下，夜夢神人指巖穴曰：此鄧都考訊之所，可去洞百步居焉。至秦檜歿，夫人王氏純素詣靖真李宗師，乞拜章，知檜繫此鄧山獄中。王命其子嬉即洞口建太乙殿，以求冥釋。所施磨與石記存焉。大元至元癸未歲，奉璽書為觀，存古額也。

崇元觀，紹興末，桐川石先生名元朴，從楊宜甲學道，給庵常寧鎮之南岡，以醫濟人，日識草履一緇，兼錢十文，懸於戶外之樹？使行者自取之，寒暑弗渝也，年八十八，無疾而逝。漫塘劉宰為文祭之。大元丙子歲，奉璽書以古額為觀，其徒嗣守藥室。

聖祐觀，在大茅山頂。延祐三年，奉制書賜額，加封大君真應真君。

德祐觀，在中茅山頂。同前奉制書賜額，加封中君妙應真君。

仁祐觀，在小茅山頂。同前奉制書賜額，加封小君神應真君。

三茅真君廟《太元內傳》曰，漢明帝永明二年，勁郡縣修丹陽句曲真人之廟。《隱居》云：此廟今猶在。山東及留西諸村並各造廟，大茅西為吳墟廟，中茅後山下為述墟廟，今並廢。惟昇元觀本名鶴廟，在祠宇之上，紹興間，奉皇后中旨重建，丹光發于故基。道士呂雲為記，不存。

廣濟廟天聖觀龍祠也。紹興賜額淳熙、紹熙淳祐，三封神龍為敷澤廣應利濟侯。

元符萬寧官神祠，封護聖侯廟，元符宮二使者祠，封靈祐靈護侯廟。事具《宋史》。

茅司徒廟，在乾元觀東。南臨姜巴路，昔有人店疾臥道邊，夜半有導從乘馬者至，呵問之，其人告以疾作，乘馬者與之丸藥，且曰：我茅司徒也。旦而疾愈，因立廟其地，事見《稽神錄》。建康溧陽東門外一里亦有祠。

茅山誌卷之十七竟

#1達：前文作『逢』。

茅山誌卷之十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樓觀部篇

山房庵院

許長史宅，今玉晨觀是。《隱居》云：長史宅自湮沒之後，無人的知處。至長沙景王譚太妃供養道士姓陳，為立應於雷平西北，即令北察也。句容王文清後為此癩主，見傳記，知許長史於此立宅，因博訪耆宿，至大明七年，有述墟父老徐偶云，其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宅。餘見長史井條中。

靈寶院，在玉晨觀隱居昭真臺故基。唐宗師孫智清、王棲霞重建，奉靈寶天尊像，額曰靈寶。內有老君瑞像。殿先是玄靜先生所立。高祖時，老君屢降晉州羊角山，因請立像，大觀三年四月，玉晨道者梁悟真旦汲水殿前池，即周真人池。忽覺紫姻彌覆其身，姻中見老君乘白馬，以加句《天童經》授梁。梁本庸愚，自是不食誦經，言人福禍有驗。《天童經》刻石傳。

唐若山庵，在郭干塘東。若山，唐開元中，潤州刺史，棄官來山，又居太湖苞山，今林屋有碑，殘缺矣。

郵尊師庵，在八卦臺南數十步。尊師不知名，亦不知何時居此。累壁為垣，鑿石為白，纔方丈餘，遺鼈尚在，久為荊莽所蔽。西清陳公紹興間築庵，始見之。

顧著作山房，在菖蒲潭石墨池上。唐顧況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座鶴銘者。況為韓況判官，歷江南郡丞，校書郎、著作郎，累歲脫糜，無復北意，結屋居山中。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大中時歷吁貽簿。

秦系山房，在石墨池。按《輿地尋》，唐人穴石為研註《道德經》。又《隱逸傳》系會稽人，工詩。權德輿云：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宋齊丘山房，在海眼泉上。

鄭尚書裴太師、楊尚書山房，並在海眼泉。

趙書記、楊侍郎、周侍郎山房，並在中茅西南。

李侍郎、高校書山房，在梧枝壟。

劉侍郎、裴侍郎山房，在中茅前。

雷郎中、張拾遺、何先生山房，並在龍尾山。

崔徵君、員鍊師、王鍊師山房，並在雷平山。崔定言見抒情詩。

竇鍊師、侯仙姑、嚴鍊師、唐鍊師、金山人山房，並在南洞。

宋張文簡公山房，華陽宮之深秀軒。公名綱，紹興參知政事，讀書山中，有《華陽老人集》四十卷。

齊雲庵，在中茅，小茅之西玉沙泉上，劉莎衣先生之居。

天信菴，在颺輪峰下，楊直甲先生之居。

洞陽綰，在南洞華陽觀之西。政和間，延康殿學士王公漢之重紉，供養高士沈子舟，鍊大藥其處。

圓錫庵，紹興間，毗陵道者虞慧聰所創。虞蓬頭苦行，先棲大羅源，日織草屨二緇。以易粟，每夕拜斗。一夕，感黑虎伏其傍。高宗知名，召見德壽宮，賜以齋米，對曰：野人無用，留作軍需。上一笑，放還山，遂徙居龍尾山前。

東天寧院，在鎮江丹陽縣。

西天寧院，在建康句容縣，並元符莊，崇寧五年奉劫賜額。

棲白庵，華文閣學士秦悄建，元符知宮張洞元主之，在丁公山，巖壁秀絕。

玄洲精舍，在鶴臺澗上。大元至元間，玉海蔣宗師所立，齋室存鬱岡，古名也。至治壬戌歲，劉宗師請貞居，建外靖于紫軒仙人火解處。華陽道院，在積金山東。大德間，牧齋王宗師建。西偏有奇石，翰林學士元明善撰碑。

三茅道院，大德間，元符道士姜大珪建。

崇真院 歸真綰 迎真綰

鶴臺菴 常靜菴 石堂菴

超然菴 萬松菴 俱妙菴

朝陽菴 思真菴

自天寧院，凡十七所，隸元符宮。

雲谷菴 積金山菴 玉泉菴

集聖菴 崇真菴 奉真菴

靜真菴 澄真菴 喜客泉菴

自雲谷菴，凡九所，隸崇禧宮。

茅山南北諸菴

慶和菴 上善菴 守柔菴

靈寶菴	抱朴菴	秀雲菴	
青龍菴	真興菴	誌和菴	
素華菴	和福菴	仙臺菴	
玉液菴	有二丹谷菴	寧真菴	
儵然菴	見素菴	有二靖虛菴	
靖真菴	通泉菴	太和菴	
致柔菴	潛神菴	善慶菴	
崇真菴	靜真菴	朝斗菴	
妙法菴	女官迎真菴	有二頤真菴	
如常菴	靈泉菴	回仙菴	
洞陽菴	女官通靈菴	洪福菴	
玄德菴	全真菴	黃寧菴	
沖慶菴	崇德菴	玉虛菴	
九錫菴	草堂菴	三華菴	
寧壽菴	清靜菴	朝陽菴	
老壽菴	觀妙菴	洞清菴	
束華菴	延真菴	有二悟真菴	
慶雲菴	有二高靈庵	圓慶菴	
朝真菴	隱深菴	谷神菴	
抱陽菴	和真菴	瑞雲菴	有二
仁和菴	抱元菴	集禧菴	
至聖菴	養神菴	潛真菴	
正一菴	拱極菴	養素菴	
碧虛菴	居靜菴	濟陽菴	
朝元菴	百丈菴	體純菴	
玄真菴	扶虞菴	凝雲菴	
寧靜菴	明真菴	居常菴	
澄虛菴	靜隱菴	凝熙菴	
清虛菴	柔和菴	澄神菴	
守一菴	常應菴	德善菴	
熙真菴	洞仙菴	養拙菴	
玄通菴	德潤菴	洞玄菴	

茅山誌卷之十八竟

茅山誌卷之十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靈植儉篇

神芝奇藥

《太元內傳》：句曲山有神芝五種。二君見道士有合仙者，亦以與之。求芝法，當以三月、九月開日登山，賁金環二隻，啟以奉誓。二君如此者，三以為盟也，投環於石間，勿顧念之，仙道貴青環之物，以為效信也。

第一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根如蟠龍。

第二參成芝，色朱，有光燦燦然，扣其柯葉，如金石聲，折而續之，亦復如故。□

第三燕胎芝，如葵葉而色紫，上有燕形如欲飛舉，光明洞徹。

第四夜光洞草，其色青，其葉似相實，正白似李，高三四尺。夜視其實，如月光洞照一室，一株九實，墮地，須臾轉大，如徑七寸，鏡盤，著地厚一二寸許，夜視，如牛目動盼以視人也。

第五白蔣苦過切玉芝。

熒火芝，《真誥》曰：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紫華大如豆，夜視有光。得食之，心孔明，可夜書。

九莖紫菌琅葛芝、丹珠、玉漿，並見《周氏玄通記》。

前件丹芝，按仙傳所錄，自非已成仙人求之，弗得見也。

石腦，定錄君喂言，出方山北穴下，繁陽子姜伯真昔嘗取服，北坤一中亦有此物。石勝，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軟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身熱，又使人不渴，《真址嬰云療風痺。

石鍾乳，《本草》茅山土石相雜，乳色稍黑而滑潤，謂之茅山乳，性微寒。

禹餘糧，《本草》：茅山甚有好者，狀如牛黃，重重甲錯，其佳處迺紫色，泯泯如緬，噴之無糝，然用之宜細研，以水陶取汁澄之，勿令有沙土也，《隱居》：茅山鑿地得之，極精好，迺有紫華，靡靡服食用之。

南燭《清虛真人內傳》曰。□。其樹似木，而葉似草，故號南燭草，木一名侯叔草，一名男續，一名惟那木之王。小許真人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吳越間亦呼染叔。《登真隱訣》云，三茅四平山迺不多，而樹大，其子如茱萸，八九月熟，酸美可食，葉不相對，似茗而圓，厚味小醉，冬夏常青，枝莖微紫，大樹亦高四五丈，而甚脆，易摧折。沈存中良方所謂即南天燭，非也。

木本草，《隱居》曰：出白山、蔣山、茅山者為勝。《真誥》：紫微夫人木，叔盛稱其益，服餌數方傳焉。芍藥本草，《隱居》曰：出白山、蔣山、茅

山最好，白而長大。餘處亦有而多赤。又芍藥譜有茅山冠子、紫樓子、茅山紅三種。

黃精、九蒸九曝，服之駐顏。《隱居》云：為仙經所貴，根葉華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茅山者佳。

何首烏，《本草》因祖能嗣，服之有益，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山老人，遂傳其事，李翱，因著方錄云。

附子，山中名茅附，比蜀產者實小，而氣劣，性大去濕。

烏頭。性同附子。

菖蒲。出菖蒲潭中，一寸十二節。

狹苓、白術、枸杞、澤瀉、黃連、決明、茅芍、桔梗、細辛、前胡、具母、防風、罌粟、玄胡索、天南星、黃獨、山藥、玉蕈、紫芋、金罌子。鍊為膏、煎酒和服，味如飴。

名木異卉

左紐檜，晉許長史手植，在玉晨觀。

鶴頂松，一名九枝松，在鶴廟頂，相傳茅君任亦城時昇舉，其上丫然雙幹，疑非舊物。

九陽松，在金菌山北，虹枝柱地，蒼古冠絕。

隱居松，在玄洲精舍方壇上。

臥龍松，在清真觀側。

經臺植，在崇壽觀太元殿前。宋末有道人自咸陽老君說經臺移本植此，檀樂翠碧，非凡木也。

棠梨樹，在下泊宮。大司命君初入山，止此樹下，結廬以候二弟。今餘丹井，樹不復存。下泊所藏廢鼓，腔一木剖成，徑三尺餘，相傳迺古樹身所作。

福鄉古木，梁昭明太子植福鄉井上，半心摧朽，生意逾茂。山桃、側相李，衛公平泉《草木記》並出茅山。白李，展仙人遺種。

福鄉奈，似來禽而小，可去疾癘。

鴛鴦樹在穀牛槽，兩木杪合為一，無有罅脈。溪蓀，平泉記芳蓀，生茅山東溪《隱居》稱蓀花紫色，生淺水中，相傳女仙人錢妙真所種。玉蘭蘭芽刻，玉氣甚幽，亦芝英之別種也。

蘭 蕙 茗 瑞香

茅山誌卷之十九竟

茅山誌卷之二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梁碑

九錫真人三茅君碑文

九錫玉冊文見誥副墨篇。

梁普通三年，歲在壬寅，五月壬辰朔，十五日丙午，三洞弟子領道士正吳郡張繹立，茅山道士孫文韜書，袁道與刻字。

太元真人司命君，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以漢景帝中元五年，太歲丙申誕生茅氏之胤。年十八，棄家學道，入恆山六年。時年二十五。感道通神，遂師西城王君十有七年。時年四十。又三年，與王君同乘駕詣龜山，王母授經，仍隨王君還西城。修法三年，時年四十七。顏如玉童，體有光照。王君復賜九轉還丹一劑，君道迺成。時年四十有九，武帝天漢四年。還家侍養父母，而役使鬼神。人有橫死久葬，皆令更活。停家凡五十三年。父母既歿後，至漢元帝初元五年，太歲丁丑，四月三日，迺顯乘雲駕，來江左句曲之山，時年一百二歲。停住凡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受錫畢，迺從眾官，乘雲駕往霍山赤城玉洞之府也。臨去，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當一年再過來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真人游盼。若有好道者，吾自當料理之。有心相教訓於未悟也。

定錄真君，諱固，字季偉，太元君之次弟，景帝後元元年，太歲戊戌，誕明於世，以英輝仁睿，貞孫霞舉，察孝廉，舉賢良，拜五官郎、武威太守。以孝元四年，太歲丙子四月，轉執金吾卿。司命對賓之日，時年一百歲。

保命仙君，諱衷，字思和，太元君之小弟。後元三年庚子歲誕，少以節行顯名，貞高著稱。隱居華嶽五十餘年，以學優可任，宣帝地節二年為維陽令，轉西城校尉。四年四月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即與定錄君同日就路。司命對賓之日，時年九十有八。二君到丁丑年並解任還家，修學積五年。元帝永元五年，歲在壬午，過江來尋兄。中君時年一百五歲，小君時年一百三歲。修行蔥劬二十四年，迺賜九轉還丹一劑，服之成道。

碑文

若夫有無之莫辯、陰陽之不測，故自無得而稱之，今且談其轍邊，述其攸處。君迺咸陽南關人也。始胄之興，則姬于黃帝，周公之次子，分職致宗，氏茅族焉。高祖濛，深識玄覽，絕塵華嶽，及君入山，顯乘雲駕，控龍南嶺。祖憲，才兼方員，智通文武，掃定刻揚，秦皇嘉悼，贈以相國之禮。父祚，懷淳古之氣，抱上皇之真，不學不仕，確然而不可改也。君稟元靈於妙始，挺至德於玄符，生知獨穎，天情孤脫。深念促生之不淹，悟仙齡之可永，故能棄纓紱於宰門，服紉苴於丘壑。年十八J 隱居恆山，以從其道。心業二篇

，口談十翼，茹芝木以堅糧，攘薜蘿而為服。在山六年，翹勤精苦，遂仰感西城王君，親躬執事十有六年，進近衣書，預同輿駕。迺泛白水而造龜山，登青琳而詣王母，受玉珮金噹之文、太霄隱書之道，遂得還形玉狀，反少天姿。王君迺告君曰：子道已成，可以反矣。復百年求我於南嶽，授爾仙任於吳越

也。君迺停雲駕於天衢，止羽車於漢路，短褐布衣，歸寧父母。於是父欲杖而罰之，君怡顏跪謝，溫恭盡禮，杖即碎斷，飛揚四濺，如電擊焉。父又令君生尸起死，君即面召神祇，口斷枉關#2。死而活者，不可稱數。君之二弟，並仕漢朝，爾時俱被國命，同日引道，遠近餞送數百餘人。君親自僮接，初不異俗，迺曰：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總吳越生死錄籍，亦神官之要位也。到來年四月三日當之官，諸君復能來顧如今日否？於是眾賓會懷欣允，咸欲責持禮既，君並止之。及至期，戒#3日一忽有自然，門列賓亭，路筵客宇，土潤脂容，地平鏡色，神官星羅，天騎雲滿，海頓龍輿，山停風蓋，姻來而霧至者，靡不充溢。當賓接客，並以虛空而至甘肴旨酒、珍奇美果之徒，皆非眾賓所識也。金案寶卮靈童漢女之屬，故非言象所述也。于時三天請駕，九錫催陳，君迺瞻羽蓋而整神容，念將離而斂玉色，於是舉手言乖，無不周徧，迺告眾人曰：真道隱邇，迺不應表顯動耀視聽，吾今所以不得默爾者，欲以勸誘二弟之追慕也，亦何待二弟之反迷。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耳。今去，當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以自清勵，然後受事也。於是聳雲耕而安動，進羽駕而徐迴，鸞鳴鳳嘯，虎躍龍騰，紫蓋成霞，朱旒起電，既神駕之不淹，轡仙輪而易遠。於是人相視獻歌不禁。君迺奮龍轡而來翔，指句曲而留憩，朱官懸列，紫綰虛成，總任璿璣，徧司吳越。千里而至者，不可稱也。二弟聞君得道，各解秩還秋，停家修習，積有五歲，渡江尋兄。君迺教以黃帝四扇神散之方，青芽變枯潤骨之法。精勤丹至，積感幽靈。君又啟王君於二弟，艱難勤苦，備加嫌到，遂皆降以神天高聖之授，俱晏虎耕矣。君然後乘九錫之駕，轡三天之輪，汎景浮空於南嶽耳。猶且哀黔首之顯顯，愍黎元之不救，故期諸一歲，再降金陵，料別有善，載之玉牒。惟君道德仁智之深，孝悌通神之至，感幽徹靈之誠，震天動地之業，自古及今，莫能擬者。若夫望景奔月，控龍轡鵠之徒，尚不能以喻其盛，況羊潛鹿處，水行火變之儔，其可喻君之巍巍耶？有道士張繹，欣聖邇之預聞，慨真顏之不睹，念至德之日遙#4，懼傳芳之消歇，故敬攜同誌，謹鐫傳錄。雖復羅衣之屢拂，冀巨石之不糜，面千齡而瀝腎，對萬古以披心，但恨言不足以盡意，庶冥鑒之匪尤。迺仰銘曰：玄玄妙始，寶官靈端。智明不體，慧寂何言。心期絕路，指測無源。一及此黔首，念彼飛喧。流連永夜，波迸長昏。促生電逝，短晷星奔。異生天世，俱為夜魂。從迷既往，望反無門。誰哀誰悼，惟聖惟賢。

應逐規矩，感任方員。以師以友，作輔作天。惟我真人，厥誕茅裔。孤貞獨秀，邈爾霞際，如彼玉京，迢迢天外，如彼河清，千年一世。惟君聖德，獨立孤貞，耽玄味道，舍秩辭榮。千年一世，如彼河清。迢迢天外，如彼玉京。秋威春澤，日暄月明。金剛玉潤，水潔冰清。長懷萬古，虛仰千齡。芳音既遠，傳石流聲。

碑陰題

此碑有如玄孱宿構，略有四事。一者，工人鑿山，唯得此碑一石有如現成。二者，眾石悉不堪作趺，唯所指安碑處一石有如伏龍之狀。三者，密石連環，唯安柱處有自然焰。四者，事竟，洞內飛泉忽涌。碑陰及兩旁編刻齊梁諸館高道姓名，略見采真游篇石柱篆刻。自然弟子徐楷敬謁華陽洞天。唐宋刻題多漫缺矣。

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弟子華陽隱居陶弘景謹造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邊可記，默然則後之人奚聞乎？含吐萬有，化育早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倘或可論山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內復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互徐水脈，闢闢風岫，通氣雲轍。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官，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太和元年，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邇猶存。宋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天監十三年，劫買此精舍，立為朱陽館，將遠符先徵，定祥火曆，於綰西，更築隱居住止。十四年，別創鬱岡齋室，追玄洲之蹤。十七年，迺繕勒碑壇，仰述真軌。真人姓許，諱穆，世名謚，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迺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為光祿勳，識宇亮拔，奕葉才明。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刻令、寧朔將軍、下那太守、西城侯。長史，副第五子也。正#5生少知名，簡文在藩，為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出為餘姚令，勤恤民隱，惠彼鄰邑。徵入凱闈，納言帝側。昇平末，除護軍長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內詮茂序，遐邦肅律，鄉采砥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口輝華，事歸尚德。簡文踐極，方優國老，僚值晏駕，於焉告退，專靜山廬，以修上道。君雖扞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誌結霞門。第四兄遠游，永和四年，嘉遁不反。君尚想幽奇，歲月彌翰，恆與楊君深神明之契。興寧中，眾真降楊，備令宣諭，龍書雲篆，會然編該，靈謨#6奧旨，于茲必究，年涉懸車，遵行愈篤。太元

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孫#7禮定，虛柩於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劍之鄭在焉。謹按《真誥》，君挺命所基，綠業已久，周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真傳未顯於世，莫能具述。楊君諱義，事具《真誥》。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世名都，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穎瑩潔，特絕世倫，郡舉上計緣，不赴。批糠塵務，研精上業，即弘景玄中之真師也。但居此宅，繕修經法。楊君數相從就，亟通真感。太和五年，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束華為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為上清仙公，與谷希子並職。帝晨之任，比世侍中。君長兄揆，世名剛，次兄虎方，世名聯，並亦得道。揆今有玄孫靈真在山，勸立嗣真館，以褒遠祖之德。皇上乘弘誓本力，來君此土，燾育蒼祇，範鑄早品，導法開俗，隨緣啟教，以隱居積蘊，三真經誥，久棲華陽，宜還舊宅，供養修理，迺勸工匠，建茲堂靖。即仰祇帝則，兼闡大猷。東位青壇，西表素塔，壇塔之間，通是基址。埋鍬拚瓦，投鐻便值，紫姻白霧，纏徊蔭蓋。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井南大塘，迺郭朝遺製，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巴之軌，旁枕雷平，前瞰下泊，束際連岡，北橫長嶺，柳沃陽谷，俱會西垂。四域之內，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所居，尤為標勝。方將駟雲虹而高騁，驅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捲故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石頌，永屬來賢。

渾樞驚氣，方祇吐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字，功浹四溟。巡跡電滅，測體淵停。旋區嶽立，一旦海雲舒。搏風泳水，蹶實馮虛。亦有幽匠，開石架廬。情高身遠，天府地居。縈巒已曲，畫壤肺浮。五闈面啟，九徐環周。長陽旁嶺，交沃比流。迺稱龍伏，皇謂金丘。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基浚井，棲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侍宸。參差年代，網組名氏。書誥具宣，精華未弭。甄他為切。梵將淪，沉階已毀。拱樹霜摧，脩庭草委。肇信華陽，歲纏二紀。永觀前猷，聿遵洪軌。帝日林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輸乎奐矣。勝殿密響，瀉瓶揚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瑪函玉檢，綺幕繡巾。蘭缸迴耀，金鑪揚黑。桐梧雙教，方諸兼學。並證心清，俱漏身濁。離有離無，且華且朴。結號虛皇，荃法正覺。藥徵質瑩，禪感慧通。飛行欽悅，捫景帶虹。振苦排郭，還明反聰。物言是力，我見無功。紛紜今古，汗漫兩儀。三相幻惑，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慮不為。式題龜錄，人天鑒知。

碑陰記

此碑梁普通三年太歲壬寅金石刊。至唐大曆十三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六十六年，文字將湮，中山劉明素字嘆微重加洗刻也。

華陽隱居陶弘景，丹陽秣陵西鄉下里人，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之日未曉時生。仕齊高武世諸王侍讀，奉朝請。永明十年壬申歲，投紱棲山，住中茅嶺上，立為華陽館。至梁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七年，往永嘉楠江青嶂山。十年，涉海詣霍山。十一年夏，還木溜嶼。其年十月，奉劫迎還舊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入住東澗。十四年冬，徙來此館。十五年，移鬱岡齋室靜齋。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吳郡海鹽陸逸冲、
上清弟子宗元前館主東海刻縣楊超遠、
上清弟子朱陽館主丹陽湖孰潘淵文、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丁景達、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馮法明、
上清弟子嗣真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真、
上清弟子四明山館主會稽山陰潘文盛、
上清弟子太平山館主吳郡錢唐楮仲儼、
齊世祖武皇帝、
太宗明皇帝、
衡陽王簫筠、
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遙光、
荊州刺史聞憲公蕭遙欣、
尚書令太子少保丹陽尹建昌侯沈約、
開府儀同三司平固忠敬公呂僧珍、
侍中吏部尚書吳興太守謝覽、
南梁州刺史豫章王司馬季延胄、
交州刺史始興王司馬阮研、
臨海太守伏曼容、
晉安太守謝答、
晉熙太守紀僧猛、
梁武皇帝、
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蕭、
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偉、
南平王世子蕭恪、
侍中豫章內史太尉長史謝舉、
臨川正世子前羅平侯蕭立正、
廷尉卿虞權。

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過去見在受經法者。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略記。

茅山誌卷之二十竟

#1且：笱本作『日』。

#2關：笱本作『直』。

#3戒：疑當作『結』

#4遙：原作『道』，據笱本改。

#5正：原作『王』，據笱本改。

#6謨：笱本作『模』，

#7孫：笱本作『姪』。

茅山誌卷之二十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梁碑

陶先生朱陽頗碑

梁元帝造

昔太和中，有許遠游者，迺雲霄之勝友#1，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先構，即架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闌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峰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道遵德，爰積截衷。顧懷汾射，璽問遙通。朱陽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輕#2榭迎風。瞧曉高棟，杳靄脩攏。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姻生岫複。闕文

茅山長沙綰碑

華陽陶隱居撰。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有，百法紛賡，無越三教之境。播紱之士，飾禮容於闈閣，耿介之夫，歇旌麾於山齋。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迺理9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茅山曲林館碑

華陽陶隱居撰。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爛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薨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衛，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為勁好。掩邇韜功，守茲偕老。

華陽隱居真蹟帖

元帝在藩，送碑入山，今猶在朱陽綰束。又有南平王蕭偉所造清遠之綰

，即弘景弟子桓清遠所居。桓師名法閒，缺二字公之師也。其桓師初入山，作詩曰：寒谷夜將晨，置賞復尋真。方壇垂密葉，徹水波朱鱗。杏林雖伏獸，芝田詛俟人。丹成方轉石，鑪變欲銷銀。當知勝地遠，於此絕囂塵。邵陵王曾入茅山尋桓清遠，迺題壁詩曰：荊門丘壑多，甕牖風雲入。自非棲遁情，誰堪霜露濕。朱陽館西又有長沙嗣王所造長沙之綰，基址存焉。梁昌侯又造石碑，弘景製文，今亦在朱陽綰。北二里有處士周弘讓宅。雷平山有水曰柳谷濟，又名田公泉。今按《茅傳》云：在山之左，濟名柳谷，在陵之西，曰陽谷。昔有田叔居之取水，因以為號，此泉是玉津砂，飲之益人，今有水院衣，不須灰也。弘景石頌曰：左帶柳濟水，右浚陽谷濟。土懷北郁色，井出風門泉。又有郭于池者，昔燕國郭朝兄弟四人，皆云得道，亦任洞中之職。四朝居長，初至山，種植於此，郭干號因斯兆焉。

石刻前製隱居小像，初真蹟藏建安徐閔中家。宋宣和癸卯十二月，道士芳南華摹刻傳世。

華陽隱居授門弟子陸敬游十責文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坦，秉茱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為棲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筍梁席，雖邇混教塗，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潁之誌。歲月已深，至德有鄰，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褫帶青墀，掛冠朱闕，擁手東驅，創居茲嶺。脈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斷幹，越壘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為苦，心魂空嫌，寧顧飢寒之弊？棟宇既立，載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為華陽上賓，爾其花之。

其一爾以誠慤為性，恬澹為情，質直居本，沉重樹誌。不邀世才，高謝接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查爾為棲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

其二爾基架縮境，營劃援域，堂壇弘敞，樓路通嚴，官私行止，並有棲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責爾四雷飛軒、廂廓側屋，可以安身靜外，顯祇遐福。

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今故責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

其四爾族惟舊緒，身迺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責爾鋼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即名立事。

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責爾竿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

其六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責爾香爐一枚，專陸副之，可以騰姻紫閣，昭感上司。

其七爾澡形潔藏，肴糧既去，宣導松木，實資芳醕，今故責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抱桂漿，朝承菊露。

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責爾大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喂言，

其九爾貞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責爾輪石澡灌，手巾為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

其十今責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或驕情，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梁解真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碑銘

邵陵王蕭綸撰

夫夜光結綠，非眇筐之恆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穎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棲，滅邇於周代。盛德流風，有自來矣。應期而耀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其先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此。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采之瑞，光被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廈遠，系緒綿長。漢興，於#5舍為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為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隆，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凌颯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停，牆仞無以睹，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俱高，勝氣與姻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論語》、《毛詩》數萬言。曼倩幼習墳典，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慚，是以岐疑流聲，中黃著頌。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迺歎曰：讀此書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昏不輟。年二十七歲，為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膀道求賢，禁林招士，朝難其選咸日得人。阮璃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辭才，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青溪舊館，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詞，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瑜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為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夤，春朝秋請，是謂械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迺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問。年登四十，畢誌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為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束郭之外，解組北山之阿，同稷丘之棲隱，慕留侯之卻粒

，便具舟楫，永言束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疏括茲四隱，超然輕舉，異代同符。爾迺杖策遐征，游踐名嶽，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官府，靈異之棲託，往而不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義達，無復其方，請同求誌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由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影，依林遁邊，交柯結宇，刻徑為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嶺，組織姻霞，枕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偶從，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丘陵，俗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喪，天命既否，水國洛谷，地震甲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其兆，於是遠近書問一皆杜絕。昔迺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自天監以來，常有劫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深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游南嶽。茲山也，闢闡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表旁臨，九純間設，樹有琅牙，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十一年，有勁遣左右司徒慧明徵先生還茅山，別給解宇。軒君之降情天老，漢帝之致禮河上，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誌山河，多歷年所，攝生既至，冥祥亦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庭無刻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遙扶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矣。以大同二年，歲在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遷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翰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定于丹陽郡句容縣之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烏，比於茲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議精贍，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匪瑜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皇忘勸沮，多行德惠。寶惜光景，愛好墳籍，篤誌勵節，白首彌至。若迺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及羿射、荀棋、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桓法閱等慕遙風於維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而流芳。迺作銘曰：

留烏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黑，照耀丹林。厥邇猶在，餘風可遵。
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貞筠。
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紱，頡頑縉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
亦既解組，迺襲山巾。遠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不隔真。
結宇崇巖，貞棲茂草。冰玉留年，精華卻老。迺有令聞，榮躋壽考#6。
白水過庭，危峰臨洞。露綴蘭階，蕾買生桂棟。日斜簷席，花落窗壅。
尚平未遠，王孫不旋。海桑變易，陵谷貿遷。豐碑有堅，遺芳萬年。

華陽隱居墓銘碑

梁昭明太子撰。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常#7，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定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涯為真，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之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鼈，九節麗於中天，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逢元良，屢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迺為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為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化，自昔同然。琦歟夫子，受錄歸玄。黎傳宛吏，書因賈船。虎車煦景，蛻拂凌姻。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鬱茅嶺，修修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燕洞宮碑

邵陵王撰，闕。

茅山誌卷之二十一竟

#1友：笱一本作『賓』。

#2輕：原作『經』，據笱本改。

#3云：疑為衍文。

#4肌：原作『肥』據笱本改。

#5於：原本此處為空格，據笱本補。

#6榮躋壽考：笱本作『康莊壽考』。

#7常：笱本作『怛』。

茅山誌卷之二十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唐碑

唐國師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

觀碑

觀夫天德惟溥，亭育肇其不差，人靈本智，聞見資其愈甚，是以役成則百□不足，事逸則萬物皆勤，莫不鼎鉉黃金，尊崇居處，□□□□，資養性靈，青襟慚於履霜，白首成於聚嶽。但畏途捷徑，豈所般游，風葉寒爹，忘其飄踐。假使維梢掛席，終違寶岸，縣車策馬，詎越崇山，□□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至人應世，為而不處，援手濡足，拯溺救焚，滌其含垢之性，復其既迷之轍

，立關鍵，樹隄防，議慈舟於罕濟之川，明慧炬於未昕之夕。當其虛往，處以真知，被薜紉蘭，吞虹噬月，踐赤墀而弘眾妙，排翠辰而播玄風，踵牧臺之舊蹤，襲口山之遺軌，勝業與鰲峰並峻，睿澤共鯤海同流，理絕名言，事忘稱謂，可久可大，琦歟偉歟。法主姓王諱遠知，字廣德，琅琊臨沂人也。眇邊周口，口襲於上賓之胄；非同薛族，託口於平輿之門。垂密雲而灑潤，御長風而縱響。道無常器，應有常倫，故得幽既鬱其枚條，潛祉被其遐構，則有葉縣奇蹤，雷門逸響。口口閱世，伯階珍其異口，口信遊時，威明貴其縫掖。故迺百川紛賡，滄淇浸無涯之廣；累石不窮，惟嶽至極天之峻。法主大父景賢，梁征北將軍、江州刺史。考曇選，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輕車將軍、陳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一表華載鬱，台肩啟曜，動成儀表，肅以具瞻。法主鎮五石於生官，報三田於命府，降靈以資妙氣，受鍊而浴蘭池，口口漱其芳津，二儀賦其純口，望德門而直指，蹠華宗而誕曜。母氏濟陽丁夫人，陰祇柔德垂美，夙有神朋之契，先察禎祥之符。嘗因晝寢，夢身為飛鳳所集，既寤，見赤光貫乳，遂感而娠。七日便啼，聲聞于外，纔經少選而載口焉。昔浩靈受錫，仰神嗣於妃瑛；柱史流沙，託日精於玄妙。吁符玄慶，高騰聖邇。復迺流光外朗，豫顯火傳之教；希聲內發，先聞導俗之音。既而聖縱自天，稟至知於弱植；道口口口，備口口於藏往。孝友冥至，就養無方，業隆幹蠱，情忘健羨，加以俯同學教，盡銳墳典，三易述其殷周，四詩傳其鄒魯，著康成之韋簡，聽季長之絲竹，齡藻三古，琴瑟百家，玉書見重，金羸取貴，明毀縣鏡，照奪清溜。迺深棄俗纏，早生厭離，寂寥愛網，牢落塵情，望玄關而一息，僚蒼而長往。時有國師宗道先生，識洞幽。微，智深玄妙，宣風黃道，作訓紫宸，九重致禮，百工興敬，攝齋撰履，妙簡英奇。法主以體二沐玄風，知十升堂奧，握照應於荊藍之下，抱燭乘於隨合之濱。宅空成性，智之所漸，沿無致學，惟幾必彰。理詣希微，忘所言而知道；情遺徑廷，就日損以為德。爰在冠年，虔修上法，迺有族雲浮紫，早鶴呈素，眈曖高垂，徘徊迴屬。周尹候氣，詎可參衡，晉野揮弦，曾何扶轂，斯蓋玄心廣運遠結，冥祥故能幽既不言，嘉瑞爰發。法主顧眾芳以指信，因早靈以據抱，內戰斯止，道勝則肥，去有欲之廉，息多聞之智，六經三史，縹恢網囊，昔所研味，並皆棄絕。物色真應，耽尚玄虛，吐納六宮，去來三景，峻巢由之節，勵夷皓之行，便即辟穀休糧，唯資松水。六塵不染，智照杜其氛埃；五味性空，慧口絕其甘旨。遂迺避聲於銜枚之路，滅影於至陰之域。茅山華陽，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八也，峰秀龍文之鼎，水吁鳳門之泉，仰三山以交真，思五便而貯聖，迺抗表闕廷，願歸巖谷。黃門侍郎賀徹，奉宣中旨，繼是山棲，所須並令官給。既而雅誌獲從，幽襟獨往，高蹈俗外，舉手時人，草公祖道，衣倨聚

觀，法主投簪有所，終焉是託，潤淹草樹，光溢林泉，拂雲徑以展足，援喬枝以移視，雖復金錦和鼓，獨韻新聲；玉琯調時，偏諧雅氣。與夫道風遐暢，遠秀松筠之表，勝趣挺生，孤映姻霄之外，安可亂其清越，革我寒暄，故以仙伯嗟其格高，雲將談其氣遠。仍值旗蓋南歇，禮樂西歸。法主養粹中巖，不染氛穢。隋開皇十二年，晉王分陝維揚，尊崇至教，欽味夙範，具禮招迎。辭不獲命，出自山谷。長吏、王子相承候動止，咨議顧言，每申談對，法主豪墨所至，必罄今古，辭義所該，始無遺逸。幽尚有本，固請還山，晉王重違所守，遣使將送，遂投於天窗背嶺，鑿崖考室，卷晦聲邊，纔可修行。十三年正月七日夜，端坐精思，彷彿朱衣羽人握節而進，謂法主曰：岫隱川藏，事由獨善，寓形寰宇，宜弘利益。重官品藻，以卿開教一方，可宣揚法味，開度後學。既受茲靈誥，始有應物之心焉。於是澄止水於眾象，煉貞松於草望，廣運玄機，盛談名理重關複奧，故以啟其幽深；六瑚四纏，曾不矜其器用。山門著錄三千許人，並立精舍，皇為壯麗。十九年，勁使鄭子騰送書詢問，欽尚殷勤，誠深下輦。大業七年，煬帝遣散騎員外郎崔鳳責劫書迎請，見於涿郡之臨朔宮。帝迺歎曰：朕昔在揚州，師已素髮。今茲重睹，更有童顏。豈非道固存焉，養之得理者。六軍返節，扈駕洛陽。奉勸於中嶽修齋儀。而炎德遂卑，忠良解體，攬搶遠燭，格擇旁流，沉馬謬三十之占，膠船無五反之慎，蒼生塗炭，天命有歸。大唐景運龍興，玄象斯構。皇上繼明理物，光宅黔元，參天二地，經文緯武，神謀廣略，道屬雲雷，躋晷曜於已晦，綴參辰於將落，毀隅具固，口口廓清，復修紅席，還為俎豆。非夫唐風惟大，大章可以作歌，軒德如雲，雲門所以流詠，其孰能至於此乎？故使天成地平，其武功也如彼，戢戈歸獸，其文德也如此，諒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蹈東戶而穆南風。瑞發雲星，祥應頰素，個泉獻醴，茂棘垂柔，神筵衛廚，芳莫爛砌，巍巍蕩蕩，未有若斯之盛者歟，猶復降情動慮，吁食已勤，克己思治，宵衣彌篤，仁高穹昊，澤漏重泉。於是嗣興至教。尚想玄極，在昔藩朝，頻經降問，法主卷懷處世，三變市朝，語默人間，一逢有道，既遇龍田，方知必舉之翼，將攀鳳羽，故審扶搖之勢，以慈先覺，曲招恩禮，屢有陳聞，乞還江外。迺詔浴州資給人船，并施法服，勸潤州於舊山造觀一所，賜田，度道士七七人以為侍者。貞觀九年四月至山，劫文遣太史令薛頤、校書郎張道本、太子左內率長史桓法嗣等送香油、鎮綵、金龍、玉璧於觀所，為國祈恩。復遣朝散郎蕭文遠責璽書慰問，并賜袖被、几杖等。皇太子以其年六月，又遣將仕郎張萬迪送香油、龍璧供山中法事。勁又遣桓法嗣送香，八月十三日至觀。法主沉吟久之，方遣恭受，謂弟子曰：此香何能燒盡？可分四近諸觀，廣供齋講，冀能感徹。十四日午時，適因睡寤，喜形於色。侍者在旁諮問所以，答曰：吾向鑿游洞宮，仙官見報，欲以疲朽，補為仙伯

，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五日，沐浴冠帶，焚香正坐，集諸弟子，述聖朝立觀之由，勵學人策勤之誌。十六日旦，忽聞異香入室，鳥獸哀嗥，顧謂侍者曰：日時早晚？曰：辰時。迺應曰：好，即轉身平臥，自正衣冠，九易之形一朝解束，春秋一百二十有六歲。肢體柔軟，顏色不變。停殯旬餘，倍勝常日。州遣行參軍馬君偉赴#1山弔祭，并以狀奏聞。越二十八日，以符竹託柑定錄神山之右。夫劍解之道，皎昧難知，至於刊名伯札，勒功仙品，青銑成文，召帝晨之旨，紫玉為簡，錫太元之命，建圖獨立，總要草靈，若得之於千載，猶逢之於萬劫，自許、葛以來，未之有也。初，法主從容謂所親曰：國家為吾造觀，恩德極重；自惟微應，恐不見其成。至是時也，斧斤始就，前刺史辛君昌與五縣官人爰集山所，定方準極，八桂運於瑤阜，五杏伐於緇林，塹荊峰而求寶玉，決河宮而取珠貝，郢人負其塗器，般匠獻其奇斤，百姓子來，四方悅服，口非若堵，鐻動如雲，商略雲崖，考量泉石。迺於積金洞門之右、太元降真之地，其山則峰岫開天，逼乾行之峻，誤谷括地，窮艮象之深，滴瀝縣流，因風振響，箴義喬木，承雲聚翠。於是式摹大壯，建其精宇，據脩原而卻指，陪秀嶺以斜列。飛陛排雲，危塘列漢。構玄鑪以繆輻，囊丹拱以崔嵬，儼香閣於烟空，鬱珍臺於倒景。烏容拂曉，假道遊題之問，兔色分宵，晦影綺疏之側，埃溘滅而瑤蕙遠，寒暑隔而寶殿深。綺霞共藻稅爭輝，清風與琅訐競響。披軒迴眺，鬱憐之千巖不窮；鑿牖俯臨，蒼蒼之萬壑同色。璃龍鱗甲動青玉之鏡，雲霧光芒列赤譎之案。討口九色，雜流蘇而迴卷；華磨百戲，拂藻井而斜縈。霜鐘韻亮氏之音，仙蓋盡輪人之妙。列那佺於東序，憩羽客於南榮。簷度玄霜，庭凝絳雪。昔漢宗萬乘，玄宮纔峙於豫章；齊侯九合，正寢止聞於拱梧，未若綸誥，爰發雕甍勝地。玄都萬雉，植立天窗之問；蕭臺九層，輝耀洞天之表。故以一磬崑驪，中貧海讀，又於內殿奉為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一軀，二真夾侍。擬香園之妙，寫空歌之儀，遐邇歸依，人天讚仰，法輪常轉，洪恩不替。州伯武陸公李使君，諱厚德，真人胄裔，衣冠舊緒，天演分其遠派，帝圃煉其旁枝，政循化穆，途謠里頌，崇信法門，義不忘本。弟子陳羽，弱年服道，暮齒不疲稟洞神之言，得入微之致，平昔應徵，已當付囑，今茲綜理，復隆堂構。弟子王軌，夙挺機綠，幼恭德宇，鑽仰聞于奧室，舉措綱於循常，清言餘論，演暢有歸。羽等迺與遠近同門道俗耆舊，以為日月迴薄，總盈縮之期，春秋遞代，運盛衰之道，皇宜騰芳垂茂，遠播清塵，但韋編既絕，宣尼深易道之嘆，簡書遽落，束哲補由庚之辭。是用樹彼高垣，題其瑰石，立言紀事，傳諸不朽。上願皇圖定七百之基，符千載之運，同玉京而等固，與金闕而俱遙。敢述微猷，迺為銘曰：

生靈蠢蠢，世界悠悠。吉凶並驚，愛惡相謀。如彼舞華，望晷不留。如彼

媳菌，棄朔無秋。至人顯用，夙膺玄錄。勝己克勤，導揚斯屬。非相游道，無言匡俗。物有可甄，寧憚濡足？幾探其妙，鑒獻其明。鍊微毓德，疑玄肆情。才高楚澤，價重秦城。義常縱辯，文路輩英。跡淪青嶂，聲邇丹屏。蹈禮何濱，當仁茨嶺。師臣是屬，如綸攸聘。爰召瓌材，構茲嚴整。偉哉瞰迴，壯矣浚虛。儀刑玄圃，輝映方諸。欄垂疊壁，蔓問聯珠。當曉仙阜，燈燴神居。迷迭香階，合昏奇樹。擾磨音麟遙集，馴蛻迴赴。入歲招口，騎箕引傅。蔽虧日月，杳冥雲霧。化周道息，靜鑒潛神。鸞旅宛宛，象躅鱗鱗。乘颼叔茂，祈理玄賓。永言終古，無絕清塵。

和州司戶參軍楚城豐城二縣丞包紹，門挺基纓，夙業超舉，連延從職，已隔流輩，況在學優，彌絕塵累，玄構繩墨，仍參揆度，預有厥勞，是宜刊記。希玄觀三洞弟子江昊撰。貞觀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立石。

少室仙伯王君碑銘

諫議大夫李渤撰。

少室山天標中氣，吐穎浸洛，潛匍神洞，別輝日月，為靈人正府。府有伯，太清正中花之。故劉北臺光其前，王法主襲其後。法主，瑯琊人，諱遠知。陳陽子牧曇選子，母丁，感鳳化胎。年七歲，日識萬言。宅華陽師陶弘景，臧矜鏃羽，玄業遂能，精融道數，弛張化機，降真易髭，延竇氏姐魄，疑其統天與真宰為徒矣。涉陳越隋，暨我唐，皆宗之。語門弟子潘師正曰：吾被署少室仙伯。沐浴加冠衣而化，享齡一百二十六。高宗追贈太中大夫，謚昇真先生，闡道也。貞元癸未，鄙人至自廬嶽，棲託穩溪，牽蘿踐危，深入丹窟，漱抱瑪水，感仙儲洛游，禮空投誠，銘辭於石。銘曰：

道結元氣，神機真精。玉膏金芝，凝質自靈。跡散霞岫，思激霜颼。浮丘往矣，光塵寂寥。大元二十四年正議大夫御史中丞王博文子冕重書。

桐梧真人茅山華陽觀王先生碑銘並序

朝散大夫江寧縣令河南于敬之撰，瑯琊王玄宗書。

惟軒轅有道之君，時著順風之美，姑射凝神之主爰，標讓位之芳，斯皆遠鏡遺編，遐希蠹刪。豈若道包千古，業映百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化洽無遺，仁含有截。青溪之館口口口口紫府之鄉言招若士，迺下璃紱佇霓裳。希停絳闕之游，鑿輟丹田之賞。謹命終南山萬福觀道士鉤元敬祇召先生口口口口辰先生霞裝奄淑，鉤法師痛徽音之永隔，收蘿松澗，弟子祁行則、丁玄亮等，悲陸蛄之長往，采絢芝巖，共勒豐碑，同甄盛烈。先生姓王諱軌，字洪範，一字道模，瑯琊臨沂人也。耀質珠川，分枝璿萼，姬儲下鳳，周書美其輕舉；葉宰飛亮，劉史紀其神異。綿聲遠系，口口言歟。曾祖筠，散騎常侍、太府卿、度支尚書，文括辭林，義婢學府，既飛華於楚塞，誠育德於口口

。大父鈞，梁簡文太子洗馬，招遠將軍，洎陳太中正、光祿大夫，晨趨鶴禁，夕侍龍樓，出入兩朝，聲猷纓倡，從容二代，譽掩術流。父瑜，陳著作佐郎、番易國常侍，蓬嬌含童乍增輝於蘭閣，梧官載筆，時揚謁於桂山，抽簪陪置醴之賓，偶乘篷脂車之彥，竭誠以奉上，鳴謙以棲下，常刷坐忘之字，迺秀行□之胤。先生養質銀波，終搏鵬羽，遣之又遣，玄之又玄，誌合天倪，情#3含地籟；施妍蠟醜，泯之而為一，挺橫楹從，混之而無二。年甫八歲，早喪所天，痛彼奢年，誌符曾孝，哀思卯日，性掩柴仁。屬陳運告終，人神靡託，玉炎鐘岫，芝焚楚郊，萬始之口，口背飛之淚，三荊之樹，唯下分條之葉，萍流不定，蓬轉無依。賴乎祖父故人擔養，寄諸包氏，一經憩麻，五載方離。先生業契自然，道通縣解，貞心粹質，有符天縱，蘊靈和之茂範，流太虛之芳潤，弱齡去俗，高步歸真。太平觀法主王遠知，踐三清之噢隅，游六學之津要，翹心丹訣，警慮玄波，既毀網於迷途，迺分燈於暗室，清規素論，一代偉人。先生頓轡玄門，思弘妙旨，仍隨法主卜居茅谷，為香餅弟子一十六年，夜寢夙興，劬勞匪懈。晨供沆淦，夕進流霞，服義忘疲，依仁無教。想朱宮而思聖，懷紫素以尋真，浪情泉石，披襟蘭杜，抗巢由而狎鳥，欄莊惠以觀魚。每至風說春山，月華秋水，猿啼危嶠，虎嘯幽谿，未嘗不警思綠情，抽毫寫慮。先生爰及冠年，虔受經法。養谷神於玄牝，游浩氣於黃庭。初在法主座下聽《老子》《西昇》《靈寶》《南華真人論》，退席之際，即為人講說。五行俱覽，一字無遺，辯若建領，詞同炙棵胡瓦切。法主歎而言曰：吾道東矣，何獨康成。洎隋氏握圖，物色巖穴，旁求俊異，旌賁英翹王法主美孕三仙，芳瑜七聖，爰降絲渙，追赴東都。先生此辰從游京洛，朝陪瑣闥，夕侍銅池，出入兩宮，聲華四部。若匪體符真智，誌吁虛舟，豈可應彼弓旌，允茲綸召。當時奉勸，玉清玄壇行道，登廚厚膳，既撰玉而漿金，供帳芳華，亦鋪霞而藉錦。隋後主薄伐玄兔，先生扈從黃龍，車駕凱旋，陪還洛邑。大業十一年，有詔特委先生於河南二十四郡博訪緇素，有道術、異能、雜技、德行、講說灼然、堪供養者，及精通道法之徒，並具狀追送駕所。以茲御命，言歸舊廬。俄而炎運道消，蒼靈失馭，黃巾、赤眉之倡，皚聚挺妖，綠林、青犢之儔，蠱輩肆蕘，關河路絕，因即避亂名山，遂歷天台、赤城、四明、桐相、金庭、蔡嶼、縉雲、若耶。悟一息之難追，知百年之易往迺隨時石室，或逆旅曲枝，折桂芻蘭，漱流自樂。日月居諸，復淹十載，而黔黎塗炭，縣命有歸。我大唐鳳舉晉陽，龍興渭涇，掃攬搶以居南面，除楔瑜以正北辰，御極紫微，負圖黃屋，靜稽天之大浸，滅炎崑之燎火，包日月以為肩牖，苑淇渤以作池隍，列珪璧於長安，大禮儀天地之軌，陳算誠于清廟，大樂節天地之音。先生既屬文明，遂動思歸之引，整此馭，振蛻裳，背天台，還地肺，入報轅而迎法駕，游郊廓而謁真人。太

宗文皇帝游心寥廓之津，開玉京於碧落，凝神杳冥之境，敞金闕於絳宮。截哲於是照臨，至聖以之綿邈，而亭毒之私弘遠，然隨迎之道未臻，遇崆山之順風，仰瀨鄉之微旨。于時法主尚承思梓澤，夫果言之柳沃，故遣法師，先以還修葺許陶遺址。此觀，梁武皇帝於許真人舊宅為陶隱居建立，號曰朱陽。皇明啟運，更以華陽為目。按《真誥》云：華陽，第八洞天之名也。其山則崇巖隱天，入雲逵而上煉；盤基括地，帶風溪而旁屬。束連林屋，飛九轉以游仙；南控羅浮，開五便而納聖：西通峨嶠，遠屬犀津北振岱宗，遙翻鶴駕固靈祇之窟宅，誠羽客之留連者也。而舊基夷漫，餘邇淪蕪，先生更前棘開場，肇茲崇構，敬造正殿，三間兩廡，并及講堂、壇靖、房宇、門廊，飛桂棟於姻衢，則黯然雲布，架梅梁於霄路，則赫爾霞舒，几簷軒舉，征鴨度而嘹唳，鳳臺孤峻，賀雀仰而聯翩，豈止蝶羽生風，胡人煉貌而已。抑靈光之易接，何景福之難酬者歟？又於內殿奉造元始天尊像一軀，光趺八尺，左右真人夾侍，神儀肅穆，法相希微，圖面影於月玄，寫豪精於日亮，柱光雙彩，表瑞金經，掌耀十文，璃祥玉札，遂使天華聖妓，晞菌閣而來儀，羽諦雲朝，哦蕙樓而戾止。先生於是排翠宸而扇玄風，游赤墀而宣眾妙，運慈舟而濟有待，揚智炬以照無明，惠澤與鯨壑同深，勝躅媿龜峰比峻，大哉美矣，信無得而稱焉。法師往於名山福地，感遇真經，晚居華陽，又摹寫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圖秘寶，並竭鐘魏之模楷，盡班捶之制劂，緘封靜室，永鎮山門。先生自幼及長，恆味松木。平生齋講傳授，所有信施，並入功德，鯛救貧無。乾封二年，歲在丁卯，十一月丁巳朔，日一朝禮畢，迺顧命門人曰：吾昨五更，彷彿夢中，見有三人，羽衣嚴整，手執簡策，進於房內，告云華陽天宮，素已品藻，用師為神仙萬人主者，兼知校領省官。且法師才德清高，宜居此任。今重奉命邀迎，請當行矣。吾昔在桐梧山中，已感斯夢，辭不獲免，須應此召，遂戒勗門人，示以修道要訣，經書法事，各有付囑。其月八日，頻索香湯沐浴，改易冠帶，更服新衣。九日寅時，異香入室，整褐端質，奄從解化，春秋八十有八。粵十七日癸酉，以符竹託樹于華陽觀雷平山西、陶貞白墓右。悲夫！重惟先生，德吋二儀，情包六氣，生而岐疑，長符規矩，黃中表稱，丹穴凝姿，白鳳游豪，談華文於翰苑，碧雞飛辯，析妙理於談叢。體共神俱，性與道合，皎貞心於松路，棲苦行於雲衢。固迺鵬鷁齊區，彭殤一致，西山五色，空想仙童，淮南八公，徒聞鴻烈。弟子戴慧恭、包方廣、吳德偉、王元曄等千有餘人，並價逸楚材，聲超稽箭，承音闕里，服道緇闈，皆痛甚摧梁，悲逾臨谷，抱金華而結歡，尋玉輪而增耿。日月逝矣，而清猷尚存，見課璃文，迺為銘曰：

至人無待，上德難名。心凝丹竈，神游玉清。搏風鵬羽，擊水鯤瀛。青溪孕質，碧落輩聲。其一

質茂松筠，氣芳蘭芷。性同濠上，情符闕里。爽節川停，高風嶽峙。徘徊林壑，放曠文史。其二

玄珠已得，白雲可馭。目牛無全，害馬斯去。黃庭有#4德，紫宸欽譽。爰紆渙璽，俄悲漬絮。其三

照雪崆峒，凝霜姑射。蕾買虹散彌，雷餅徙跡。乍看埋劍，’還晞留鳥。眷言弘誘，其方孔碩。其四

重惟芳靄，再美成功。災延絳闕，火洗丹宮。開榛蘿草，餘基永隆。虹盤鳳翕，有類神工。其五

柳谷思陶，芝田揖許。四朝偷听，三茅宴語。野調霞軒，山情月舉。亭臨霜嬌，池連風淑。其六

倚歟法倡，聲猷業邃。智境未窮，勝因先墜。將鄰涎壇，功虧覆篲。素標真宰，寧資美鎡。其七

儵睹龍姿，俄觀蟬蛻。釋謝星隕，任口口折。于嗟應真，示同生滅。紀仙官於紫府，勒貞徽於翠碣。其八

茅山貞白先生碑陰記

天台華峰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微述並書。

大哉道元，萬靈資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測，其生成也氤氳可知。若夫稟習經法，精思感通，調運丹液，形神鍊化，歸同一致，舉異三清，自古所得，罕能盡善。兼而聚之，鑒而辯之，靜而居之，勤而行之者，皇惟貞白先生歟。蓋特稟靈氣。胎息見龍昇之夢，卓秀神儀，骨錄表鶴仙之狀。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鐘，虛受必應。是以天經真傳，備集於昭臺，奧義微言，咸訣於靈府。纂類篇簡，悉成記帳。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龍章，闡幽前秘，繫蒙後學，若諸真之下教，為百代之名師焉。睹先生寫貌之像，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乎辭縱，逾千載亦可得之一朝矣。至於思神密感之妙，鍊形化度之衛，非我不知，理難詳據。敬以修身德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真階，命分殊途，顯默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冥昇上清，不可得而測識者矣。然隱几云化，虛室仍存，代劍未飛，陰丘尚閉，道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迺今無睹。朝代累革，山世轉睽，未懷仙烈，久增誠慨。子微將歸衡嶽，塹憩茅山，與諸法義聚謀刻石。邵陵撰製，美具當年，今以書勒，言全#5往行。因運拙筆，聊述真猷、紀于碑陰，式昭年世。時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

開元歲乙亥四月壬子，時白雲先生在王屋山，姪延陵縣主簿綽稟命親視鐫勒。

茅山誌卷之二十二竟

#1赴：原作『訃』，據笱本改。

#2迭：原本此處為空格，據笱本補。

#3情：笱本作『精』。

#4有：笱本作『育』。

#5全：笱本作『念』。

茅山誌卷之二十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唐碑唐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

秘書郎河東柳識撰，大理司直吳郡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

道門華陽，亦儒門洙泗，蓋玄化振於此也。白日登晨，有西漢茅氏兄弟；隱景遁化，有東晉許氏一門，，襲明沖用，以闡道風，有梁貞白先生、唐玄靜先生。開元中，玄宗禮請尊師而問理化，對曰：《道德經》，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則似擊風。上悅，因加玄靜之號。無何，故以疾辭，東還句曲。先生諱含光，本姓弘，則天諱弘，改為李氏。考孝威，州里號貞#1隱先生，家本醇儒，晉陵人也。夫性與道妙，則真有運無。古之學者，離有得有，不外歎馳景而內觀馳心，不遠思#2化金而近思化欲。今之學者，多見反是，若迺行於真理，官然觀妙，先示正性，發明宗元，則玄靜其人也。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受，慈向蠢動，間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情性皆斂。幼工篆隸，或稱過父，一聞此議，終身不書。所撰《仙學傳記》闕遺備載，又論三玄異同，著《真經》及《本草音義》，而皆精詳袂惑，窮理於學，如鐘蘊聲。其後師事華蓋峰司馬君，雲篆寶書，傾囊傳授，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抱虛無而行功者，與道不窮，託幽阜而滅邊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救人。於是引後學升堂稟玄訓也。先生元氣不散，瑤圖虛映，達靈已久，晦曜為常，動非用開，靜非默閉，當吹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邇可名，常道不可名也，草蒙求我，豈勞言說，孕育至化，虛融一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之不見，所以樞衣而進，無有遠邇，仰範元和，茂資全性者，若秋芳之依層嗽，夏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禎祥屢應，視同眾象，士庶咨詢，色授其意。常令章壇閉#3院，醮火擇薪，精微誠敬，率皆此類。曩者天書繼至，務欲尊崇，公卿祈請，信無虛月，卒使玄門之中，轉見真璞，持慈儉之寶，歸羲黃之風。至矣哉，我師教也。大曆四年冬十一月，顧謂入室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恬然，若坐忘長往，時年八十七。靈雲降室，執簡如生。據真經，斯迺秉化自由，仙階深

妙者也。門人等以為醴泉之味，飲者始知，我師之道，學久方見，願叔真宗，以示於後。泰曾游道，敢述玄風。銘曰：

古有強名，元精希夷，黃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真性所容，太無同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靈，我見常姿。玄宗仰止，徵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遐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門，真精自持。委順而去，人焉能窺。玄科秘訣，本有冥期。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

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4}，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為郡人。高祖文疑，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寵^{#5}，隱居以求其志，徙居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聘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為方外友，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考行議，謚曰正^{#6}隱先生。母瑯琊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眸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髻卯好靜處，習誦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游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為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積麥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於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竅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迺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歸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迺命中官賁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蹟前焉將墜，真經秘錄亦多散落，請歸修葺。迺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鑪一具、御製詩及叔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韶書三至，渥澤頻繁，輝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韶搜求，悉備其蹟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為師，竟執謙沖，辭疾而退。洎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春之三月，中官賁書云：其月十八日，剋受經誥。是日於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遙禮先生為度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師資之禮，因以玄靜為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華陽洞宮以誌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松石之間，韶俾先生與中官啟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免其官榷，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芝靈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

秀異，人所莫睹。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陽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講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裊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真經》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于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為天下學道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曆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于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烏，遷定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鑪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思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性命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鬱為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以順風而問，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玄宗矣。又博覽草書，長於撰著。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為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遺，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映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術數之道，而不以藝業為能，極於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為極，但冥懷素朴、妙味玄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書，真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誌。然宗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遠。泊大曆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借山之託。而景昭泊郭閔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迺邀道士劉明素求託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嘗接采真之游，緒聞含一之德，敢強名於巷黨，曷足辯於鴻濛。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迺啟玄旨，玄門以彰。迺為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發祥。上士云感，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皇日形解，孰與坐忘。伐石表墓，勒名傳芳。谷變陵遷，厥邇彌光。大曆十二年夏五月建，渤海吳崇休鐫。

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碑首篆題，旁刻蕭史弄玉像。朝識大夫檢校國子司業兼御史中丞吳郡開國男陸長源撰。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寶眾書并篆額。

夫載宇宙，懸日月，提萬象而首出者，其惟道乎。夫通聖神、該品彙、冠百靈而獨立者，其惟人乎。道所以包渾元，經始萬象者也，人所以稟純粹，司會百靈者也。故人因道而集祉，道因人而垂休，不宰之功，兆乎造物，無言之德，洽乎生民，蕭散乎汗漫之間，沖融乎希夷之表，與天籟而吹萬，並谷神而長存者矣。紫陽真人大法師，諱景昭，字懷寶，本丹陽延陵人也。其先系自顛頊大彭之後，在虞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因國命氏。芬馥蔓延，以至于裔孫孟。孟為楚太傅，賢為漢丞相，昭入吳為侍中，昭兄慎為司空，法師即司空十六代孫也。司空薨，葬于延陵，子孫因而家焉。祖道會，父思戲，皆丘園養素，道高跡隱，載于列仙之籍。留師方娠稟異，自幼表奇，孕元和之粹靈，體太玄之妙質，初以素書發蹟，配度于延陵之尋仙觀，後以丹臺著稱，隸居于長安之肅明觀。屬玄宗、廣成問道，姑射頤神，放心於凝寂之場，垂拱於穆清之上，法師因得羽儀金錄，頡頑玉繩，籍籍京師，垂二十載。爰辭上國，思還故鄉，重隸茅山之太平觀。天寶中，興玄靜先生奉詔修功德，造紫陽觀，因而居焉。遂於鍊丹院傳黃素之方，修齋醮之法，翔雲瑞鶴，飛舞於壇場，甘露神芝，降生於庭院。初，法師師事大法師包士榮，榮師事崇玄觀道士包法整，整師事上士包方廣，廣師事華陽觀道士王軌，軌師事昇玄先生王遠知，遠知師事華陽隱居陶弘景。自道源錫派，玄教傳宗，玉堂銀闕之人、羽蓋毛旌之客，府無虛籍，代有其徒。法師至行稽乎#8玄化，通識合于靈造，與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與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為死生，盈虛以天地為旦暮，雲外虎頭之佩，雪中鶴氅之裘，孩季通而撫子玄，師仇公而祖黃太，教戒示乎傳授，服餌見乎延長，侍杖履者，邇徧於江湖，傳經錄者，事同乎沫泗。一居山觀，三紀于茲，還神契乎時來，寂魄同乎物故，以貞元元年癸卯，委蛻于紫陽之道場，顏色怡悅，屈伸如常，春秋九十有二。以其月己酉，遷神于雷平山之西原玄靜先生壽宮之左。傳授蘇州龍興觀道士皋洞虛，得沖虛之妙用，躡上真之玄蹤，梁市之客胥來，華陽之人問出矣。道士韋崇詢，主修齋醮祭，俯仰節度。道士朱惠明，掌法錄經書，修真秘訣。法師上編仙錄，旁契道樞，神含混元，德與純粹，誘進草動，感通眾靈，邈然非寰宇之間，超然在風塵之表。至如身纏世故，跡混俗塵，發忠孝以飭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與！浙江東西節度支度判官、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扶風竇公曰：泉布武區中，棲心象外，與法師聲同道瀨，理契德源，追往想琴高之祠，傳神著務光之傳，見徵副墨，用琢他山。其詞曰：

惟道之大，提功混茫。惟人殆庶，與道迴翔。素韻凝寂，玄功靈長。肇形無邊，啟迪逾光。矯矯法師，錫羨華陽。本族命世，在虞系唐。御龍事夏，豕韋居商。疑然靈表，自幼而彰。理冠容成，質俾夏黃。尋仙發蹟，肅明始揚。

宵禮金殿，晨朝玉皇。丹臺道倡，白雲帝鄉。楚山萬里，故國丹陽，醮宮鳴磬，齋室焚香。芝生庭院，鶴舞壇場。茅君秘洞，葛氏真方。來時去順，齊彭泊殤。化鱗風袁，委蛻雲釀。峰巒邐邐，松桂蒼蒼。塵生杖屨，苔染巾箱。龍銜彩吒，虎綴槃囊。闡風玄圃，瑤軒玉堂。追存如在，頌德不忘。孤石歸然，萬古連岡。貞元三年，獻春正月上元之辰建造。太平觀道士徐元沼、許長久、徐則，內行克修，外通儒學，許則宿推公幹，虔奉真宗。

忠本元聖祖院碑賈練文

唐寶曆二年，歲直丙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大茅峰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天華陽洞之南門，集草仙之靈慶，資聖壽於億萬。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為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巖谷。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武文，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丕業，以清靜源化理，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太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御大寶，則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治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賢邦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迺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皇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而遐襟曠邊，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喫詬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需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鴻濛啟養心之說，二者皇上大本也。今息元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峰，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古壇廢井，遺址猶在。迺鑿荒夷險，講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單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沉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象，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為國家齋醮之勝選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繚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潤，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仰惟聖祖育德乎太極之前，顯仁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豕韋，以挈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帝之先，資我強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萬物方睹，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啟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唯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情感愜，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

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至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不可不致如己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行，千載一期，起迺時耳。虬公以濟代全材，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煨場之人，顧難乎哉？鍊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辭為學，故承命舊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啟，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迺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隆。華陽仙洞，大茅峰兮。金榜瑤壇，仙衛真官。羽節凌風，珠佩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從天錫，境占地久。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三聖記碑

有唐寶曆二年，歲次丙午，八月庚戌，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世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皆按史籍遺文，庶垂不朽。謹記。孔子，按《史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淫神，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為網，游者可為綸，飛者可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尹真人，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遁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服星宿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過，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

唐石燈記

功德主崇元觀上清三洞道士賀思寶，敬造長明燈臺於寶殿內，永充供養。

寶曆三年，歲直丁未，二月十五日丁未，奉記助造燈臺三洞道士陳惠瑁記大匠樂安、蔣渾、男清燐鑄。齊建元劫立崇元館，唐貞觀劫號崇元觀，宋大中祥符勸改崇壽觀。太元殿長明石燈，寶曆三年丁未歲造，當是文宗太和元年，積四百九十八年。是為大元泰定甲子上清弟子崇壽觀主吳郡張嗣真重為刻治，著銘于石。銘曰：

華陽之天，流金之庭。陰輝日精，晝夜洞明。神燈燦燦，二景是法。樹此南便，闢世小劫。稽首司命，朝徹重玄。度人度仙，若火之傳。

茅山誌卷之二十三竟

#1貞：後文作『正』，參見#6。

#2遠思：筮本作『遠望』。

#3閉：筮本作『閑（閒）』。

#4宏：原本作『弘』，據筮本改。

#5師侖：原本此處為空格，據筮本補。

#6正：前文作『貞』，參見#1。

#7之：原缺，據筮本補。

#8乎：原本作『於』，據筮本改。

茅山誌卷之二十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唐碑

唐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碑

朝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徐鉉撰并篆額。

原夫至道之先，邈哉希矣，書契以降，可得而云。黃帝、堯、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宥天下。伯陽、仲尼道其用，故建言立德，憲，章無窮。赤松、羨門神而明之，故輕舉上賓，留侯、商皓變而通之，故解景滅邇。順是而下，莫不由之。故有縉紳端委，利萬物於廟堂之上；葛巾蕙帶，全陰功於塵埃之外。隱顯殊誌，趣舍同歸。其人有終，其魄不死。闡風玄圃，草帝之密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肝鬢，若在左右，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見之於貞素先生矣。君諱棲霞，字玄隱，華宗繼世，積德所鐘。生於齊，得泱泱之風；長於魯，習徇徇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史，聞黨童子，靡敢並行，東方諸侯，為之前席。而仙才靈氣稟於自然，塵纓世網，不可拘繫。每名山獨往，神契感通，奇怪恍惚，眾莫能測。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八公之遺跡，於是解巾名路，委質玄門。問政先生聶君見而奇之，授以法線。是日有彩雲皓鶴，翔舞久之。既而窮若士之遨遊，得東卿

之勝境。道無不在，善豈常師，又從威儀鄧君啟遐受《大洞真經》，玄科秘旨，動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棲託，誅茅穿徑，枕石漱流。身既隱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苦。桑田自改，桂樹長留。烈祖孝高皇帝方在賓門，實來作鎮。紫黑表真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占。君鵠書被徵，褐衣來見，談天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勞牧馬之迷，自契順風之請。因從敦禮，來止建康。有玄真觀者，陳宣帝為藏矜先生之所作也。殿堂岑寂，水木清華，游焉息焉，以遂其好。每竹宮望拜，玉牒秘詞，叩寂求真，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聞。聖曆中一興，恩禮殊重，賜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烈祖嘗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惟以蒼生為憂。君對曰：夫古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天下得一人安而後安。今天子動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能自治，豈能治蒼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為之壽。其識度亮直，又如此焉。今上嗣清靜之基，尊玄默之化，諮課賓敬，有瑜於前，而君茅嶺夙心，老而彌篤。比年抗表，請歸舊山，優詔惜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既而玉棺有命，紫素告期，葛洪見留，不成大藥，少君捨去，先夢繡衣。保大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真觀，春秋六十有二。恩旨痛惜，賻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初，君之及茅山也，即良常洞之前，相雷平山之下，披榛翦穢，面壑臨流，除地為壇，表朝真之位，因丘設隧，卜安神之室。至是歸葬，符夙願焉。六月丙申，發自京師，沂淮而上。時畿內久旱，川塗可揭，是日大雨洪注，騰波卻流。驀長堤，瑜重堰，飄然利涉，人不知勞。昔周君有樂水之朝，宣尼有泗水之應，校靈比德，其殆庶乎？君傳法度人，數逾累百。有若玄真觀主朱懷德，名先入室，道極嚴師。首座孫仲之，章表，大德劉德光，參受經法，預聞玄秘。永懷在三之義，願垂不朽之風。威儀王可德、首座陳希聲，並仰高山，共刊貞石。鉉也不佞，夙承教義，雖復仙凡異邇，靜躁殊途，而誠以所感，素交斯在，徘徊祠宇，邈若山河，敬書峴首之悲，以伺遼城之歎。其詞曰：

於鑠子晉，上賓于天。亦有胤孫，窮神體玄。昔我來斯，世稱其賢。今我往矣，人謂之仙。至道希夷，孰知其然？華陽洞府，句曲風烟。林芳橘葉，地即芝田。披文相質，億萬斯年。文林郎守拾遺充集賢院直學士徐楷書。銀青光祿大夫行右千牛衛兵曹參軍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王文秉刻字。

茅山紫陽觀碑銘并序

朝議郎守太子右諭德武騎射賜紫金魚袋臣徐鉉奉制撰，朝議郎守尚書虞部郎中武騎尉賜紫金魚袋臣楊元鼎奉制書并篆額。

臣聞太初之氣，其生也無始；眾妙之門，其本也無名。積而成形，散而為氣，乾坤運之，而兩儀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貞。是故斷鼇鍊石之功，絕地通天之業，衣裳軒冕之后，干戈揖讓之君，雖復遭罹異途，步驟殊致，莫不協契

於神明之域，飲和於道德之原，廣無為之為，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邇也，則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則收視返聽，全真而養身。至其玉檢登封，蘿圖啟後，游神象外，脫履區中，鑄金鼎而乘白雲，登寒門而立玄極，闕宮清廟，式嚴觀物之場；玉洞金壇，別啟下都之所。靈符綜集#1，金錄岐分，三元八會之文，潛通#2彷彿；七映九華之室，密擬形容，足以徼福應於含生，致孝思於時事。聖人繼作，靈構相望。故茅山紫陽觀者，今上塏敬，為烈祖璟孝高皇帝、元敬皇后之所#3重修也。爾迺星紀儲精，下為峻極；河圖著錄，縣示禎期。自道氣融明，真科流演，治化弘開於赤縣，符圖廣被於名山。而華陽洞天，實草仙之都會；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鄉。左憑柳沃，姻霞韜映；右帶陽谷，川源隱鱗。伏龍靡迤，鎮以雷平之嶺；鬱岡回合，浸以護軍之潭。郭真人叩舷之池，不遷留岸；許長史鍊丹之井，自冽寒泉，白霧紫姻，照映其上，飈車#4鶴馭，往來其中。高真七人，四處茲地。其後貞白真人以玄德應世，肇開朱陽之館；以玉書演秘，爰立昭真之臺。堂靖疏基，玄洲之蹤可擬；生徒廣業，白龜之邇斯存。’金紐鳳羅，代相傳授；龍車虎駕，世有飛昇。及玄靜先生以沖氣含和，體庚桑之歲計；玄宗皇帝以尊師重道，屈軒后之順風，由是天眷遐臨，皇心密契；維新舊館，再易華題；丹鼎洞經，潔修無倦；芝泥龍簡，投奉相望，戶邑之民，豈止奉‘明之縣，樵蘇之禁，寧唯柳下之墳。故得雲物告祥，芝英表瑞，小周王之瑤水，徒詠空歌；異漢帝之琦蘭，唯陳甲帳。自茲厥後，代有修崇，上士名人，時時解蛻；雲軒羽蓋，往往降靈，皆著之金石，播於謠頌。嗟乎！四時代謝，天道盈虛，雖九氣長存，歷劫以資其融結；而三階有象，隨時因表其晦明，則斯觀也，將世運以汗隆，與皇圖而昇降。赤明未啟，猶多間戶之悲；白水方興，始漸高門之慶。孝高皇帝猶龍孕德，指樹垂陰，應樞電之殊祥，肖中天之奇表。甘盤就學，和光於百六之初，庖正分官，利見於九三之際，賓門納揆，有大造於當時；彤矢盧弓，允至公於四海。於#5是法堯受命，祀夏中興，補西北之不周，應東南之王氣，御明堂而揖草后，輯瑞玉而覲諸侯。既治定而功成，更憂深而思遠。乘奔御朽，不以黃屋為尊；吁食宵衣，惟以蒼生是念。知無為之無敗，體上德之不德，凝神姑射，端拱穆清，政舉其中，事至而應，愛民重法，敦本訓農。偃革銷兵，守好戰必危之戒；卑宮菲食，懼以人從欲之譏。故得百寶效靈，三辰薦祉，遠無不屈，邇無不安。少康光武之功，獨高帝錄；真觀開元之業，更啟孫謀。今上承積德之基，法自然之道，變化無方之謂聖，神武不殺之謂仁。學洞精微，守謙光而沖用；明昭隱伏，體大度以包荒。動則蔽民，不矜功而尚智；靜惟修政，恆務嗇以勸分。聞善若驚，每#6察秋毫之細；容光為照，寧違行葦之微。化浹風隨，時和俗厚。嘗以為天下者烈祖之天下，憲章者升元之憲章

。垂裕無窮，永懷罔極，衣冠原廟，未足盡思；聲樂娛神，良非致敬。緬慕在天之駕，因嚴訪道之宮。尋屬長樂上仙，濯龍興感，載詠生民之頌，思弘止亂之功，迺眷靈巖，誕敷明詔，發虞衡之吏，集般爾之工，執藝駿奔，飾材唐至。粟園之奈供其龔斷，北郁之土給其圻慢。迺新秘殿，秘殿孔碩，黯其霽霧，屹其穹窿，縱題互照以晶熒，珠網交疏而窈窕，震殷雷於滴瀝，拖宛虹於循軒，忽陰闔以陽開，乍霞駁而雲蔚。儼若虛皇之御，穆然太上之容。疑御氣以迴躋，眇陵雲而遐觀。迺立高門，高門有闕，擬金闕之鱗稜，洞朱扉而煥照，龍章風篆，以之題署#7，霓旌絳節，茲焉出入。迺建兩序，紛邈迤而重深，迺起層樓，邈曹亭而顯敞。北彌郭干#8之路，南互姜巴之衢。赫光景以燭坤，麗丹青而藻野。速如神運，恍若化工。每至日薄星迴、歲之云暮，桐華萍合，春聿載陽，赤城旋翰之初，白鵠會朝之際，都人士女，舉袂成帷，襲靈風而共洽人和，仰雲構而方知帝力。豈止百年猶畏，獨識軒轅之臺，三壽作朋，永悶姜嫄之廟，大哉至矣，無得稱焉。夫妙本太無，名垂不朽，挺窮神知化之盛，然後顯通幽洞靈之微，立尊道貴德之教，然後致還淳返朴之理。漸於人為富壽，被於樂為聲詩，告於太史為典冊，著於豐碑為銘篆，耿光顯被，其在茲乎？爰命下臣，敬書令德。詞曰：邈矣#9至道，悠哉妙門。甩眼無物，綿綿若存。是生清濁，爰闢乾坤。迺生之民，迺作之君。德盛惟皇，功高日帝。訪道崆峒，求珠赤水。下或稱#10有，時稱至理。三正循環，鴻圖資始。於惟基命，赫矣皇唐。運啟再造，天垂百祥。玄德升聞，既壽永昌。時乘白雲，至于帝鄉。穆穆嗣君，雄雄下武。禮極配天，教先尊祖。明發盡思，熙#11然若睹。敬佇仙游，式嚴庭宇。庭宇何在，句金之陵。丹霞夕映，白霧朝凝。重屋四注，崇臺九層。雲生窈窕，日麗飢稜。三秀交陰，五便分徑。丹砂流液，玄洲立靖。柳谷組姻，雷池瀉鏡。彷彿九華，依稀七映。至誠則感#12，有應斯來。含真上客，蕭閒逸才。颺輪倏忽，晨蓋徘徊。浮黎認上，方文疑臺。昔有聖人，建言敷教。救物以慈，奉先以孝。敬佩真契，恭聞大道。顯妙用於言象，鼓淳風於億兆。薦純緞於無窮，仰皇猷於克邵。時歲己未十二月一日建。

復禁山碑

徐鉉為文

華陽洞天，金陵福地，旱仙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作，故其壇館之盛、薦享之殷、樵牧之禁，冠於天下，其所由來舊矣。聖曆中微，官失其守，望拜之地，多所榛蕪。若迺真靈翔集、玄既肝饗，興復之蹟，必假異人。天祐丁丑歲，貞素先生王君棲霞，始來此山，恭佩上法，徘徊地肺，偃息朱陽，永懷舊規，期在必復。先生潛德內映，符采外融，名士通人，道契冥合。凡縞紛之贈，脆信之資，悉奉山門，以成夙誌。於是由良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于氓

隸者，盡購贖之。芻蕘不得輒至，墟墓不得雜處。藝樹蔽野，植松為門，川梁必通，榛穢必剪。建方壇於雷平之上，造高亭於良常之前，朝修有致誠之地，游居有稅駕之所。姜巴古陌，秦望舊封，肅然清光，復如開元、天寶之盛矣。先是紫陽之右有靈寶院焉，真臺故基，鞠為茂草。先生嬋罄資用，克構殿堂，有開必先，無遠弗屆。都督武陵康王奉錢百萬，梁王造殿一區，向道之徒，咸助厥事，曾未周歲，惟新舊宮，皆先生之力也。昔大隈致襄城之駕、庚桑化喂場之人，是知道心唯微，其應如響。時則有若道士經若虛，協規同誌，是攝是贊，幹事以恪，感物以誠，績用不愆，斯實尤賴。先生以保大壬子歲夏四月，悉書夫屋室之數、疆畔所經，請命于京師，申禁于郡縣，以授茅山都監鄧君棲一。能事既畢，數日而化。期命玄應，昧者不知。夫仙階感召，一諷非一揆，若迺神清氣靈，骨錄標映，受之於天也；心虛器沖，玄德充蔚，基之於性也；昭真垂教，啟煥靈邇，行之於勤也。故策名紫素，飛步黃庭，流功儲慶，必相參合。然則先生之道，其殆庶乎？雖飈駕不留，冥升日遠，而高風可述，遺範在人，進而紀之，翰墨之職也。鄧君企慕前躅，見托直書。己未歲秋八月日記。

上清真人許長史丹井銘碑

徐鉉文并書。

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茲谷駙，洌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真紫陽，若愛召#13樹，如升魯堂。敬刊翠談，永識銀床，噫嗟後學，抱此餘光。

靈寶院記

賜紫道士王棲霞撰，吳諸道副都統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守中書令東海徐公重建。

粵靈寶者，空洞赤書之秘號也。講勃自然，生天地先，運無為德，被有為作，是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乾坤之大生，功者生三中利益也。苟德以潤身，功能濟物，即示輕舉，如躡歸徑，革喧囂於蛻脫耳。且校籍所載，真跡所存，有非常人，立非常功，遂歷古今，芳猷不絕。茅束卿棣萼，以直道仕，愷悌立身。周物者智，樂靜者仁，云黨咸陽，初依恆嶽，尋棲此山，介然掩躁，克奉玄寂，陶然若朴，惟德動天。遽繡衣持九錫之丈，芝蓋導三清之路，玄鵠下盤，感應無昧，斯積業夙習之感哉。緬惟異代同途，繼踵美蹟者，諒我公矣。公以踐履德業，游泳忠信；松高韻遠，玉真芒寒；景鐘麟史，堂構襲蹟；風池龍節，馬序分寵；致君一匡，錫我所履；威臨鐵審，貴擁朱輪，智發未萌，道了得一，蒲鞭舉而過改，桑附謠而政遐。謂我無欲民朴，我無為民化，法黃老而熙帝載，考始制而弘象教，迺顧名都，更植世福。靈寶院者，梁天

監歲貞白陶先生弘景所創也，始本昭真其號焉。紫陽觀，即長史宅，界于束小茅嶺雷平山，列于南鐘山西朝焉、良常北徹焉。其餘勝槩草阜，若眾星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臺層漢，攸閣匝雲，秘三洞譎文，集丹丘羽客，門人周仙君子良勤修於是，崇習玄風，鍊金石身，騰姻霞轍。時移代廈，瓦木之功寢泯。及唐太和中，太尉贊皇李公每瞻遺躅，屢構遐綠，門師道士孫智清復討前址，再建是院，尋諸舊號，額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焰，靈致煨燼，荆棘相森，凡材圍長，狐兔往焉，芻蕘往焉，弗芟弗蘿，歷五十載矣。棲霞胄叨素業，幼專不息，雖童卯獲名，而屢厄兵難，跡不遑處，遺構殆空，斷梗杳泊，自北祖南，幸托玄化，遐欽茲境。聿諧所適，迺勵畚鍤，忘鑿勞，砌壇植松，結茅庇拙，紉蘭餌木#14，願言終遁。俄奉先齊王旨，□命出居會府，齒朝修事，沐浴恩遇，揚歷館，仞甄道，銜表命服，再瑄再籥，是涎是鎔。泊我公移鎮是邦，自以風痺，厥躬告從，谷隱公遂捨俸錢一百萬，俾於舊基，別崇利有。稟命之際，賽晝勉勵，夙夜匪懈，思竭克勤，冀荷恩教。噫，事難謀始，智寡周防，且虎視非一雀之圖，而雀終噪，蟾盈非片雲可同，而雲或掩。時哉？理非契也，非台曜覽幽，幾止終廢。縣是度揆經營，月期日就，博邀執斷，量材取制，牆茨必襄，圖蔓必確，平瓦礫以等阜，屏豺狼而斷草，力工約萬，綿歲靡期，制劂督奇，丹攫猶妙，造正殿三間，中塑靈寶天尊，景從，砌壇三級，三門三間，環繞廊應一十六間，並茸壤整頽，降真堂續連於內，重新沼址，再築垣牆。東北隅即忠義太保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兩廈中塑羊角山應現老君。西南隅向日三官堂二間，塑像岌岌其狀，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瓦疊鴛翠，蕙差鳳翹。碎容禮而若鈣，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翻翻，雲鶴轆耕。對俾崛起，異疑飛來。非我公願力斯應，像教斯感，即荒菌之域，安欽睹壯麗乎？足使真風永布，靈致恆芬，配天地而齊壽，總山川而介福，噩噩烈烈，可久可大。棲霞智慚絕妙，才非述作，蓋受恩于始，受命于此，竭誠竭慮，迨茲成功，聊實紀於質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也。時大和三年重光單關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句容縣令知鎮事黃鸞虔，奉台旨周備成仁。勾當道士經若虛、朱懷德、雲水道士呂子元書，並篆額。正一弟子沈德謙盡心助善。

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右拾遺陳子昂撰。

尊師業尚沖密，勤懇幽深，理心事天，所寶惟嗇；絕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迺崇標曠邊，遐情遠思，誌摩青雲，蓬視紫闔。高宗每降鸞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迺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影雲林，而疲瘋此山，以煩世主

，吾之過乎？遂欲束求蓬萊，狐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遲跚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鏈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1。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穎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命瑤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錄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階真蹈冥，鍊景游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師靈邊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迺斷石幽山，申頌玄德。頌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為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姻。丹丘不死兮羨門子，黃宮度世兮吾體玄。休#15玄至德兮洵淑美。沖心養和保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迺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昇玄子，授以寶書青台旨，令守嵩陽玉女峰，雲棲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煩，是以冥居於喂螭，寄遺邊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遨游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齋心潔意緬相望。祈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中人在子身，窈窕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自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也，迺刻石以思真。

唐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隴西李白撰

嗚呼，紫陽竟天，其誌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昇九天乎？或將潛賓皇王，非世所測，缺十一字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白，長耳廣顙，揮手振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居然逸異，缺十字而直達，何龜鶴早世，媳姑延秋！。元命乎！。遭命乎？余長息三日，懵於變化之理。先生姓胡氏，缺六字族也。代業黃老，門清儒素，皆龍脫世網，鴻冥高雲，但貴天爵，何徵闕閱？始八歲，經仙城山，缺十一字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歲出家，十二休糧，二十游衡山，雲尋洞府，水涉暝壑。神王缺八字召為威儀及天下採經使。因遇諸真人，啞赤丹陽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飛根，吞日魂，密而修之，缺六字所居苦竹院，置飧霞之樓，手植雙桂，棲遲其下，聞金陵之墟，道始盛於三茅，波乎四許。華陽缺七字陶隱居傳昇玄子，昇玄子傳體玄，體玄傳貞一先生，貞一先生傳天師李含光，李含光合契乎紫陽、缺五字於神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訓門下者，三千餘人。鄰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缺五字隱機鴉行而前，為時見重，多此類也。天寶初，威儀元丹丘，道門龍鳳，厚禮致

屈，傳錄于嵩山東京大唐缺二字宮、三請固辭，偃外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一革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享，諛狙裂周公之衣，誌往邇留，稱疾辭帝，剋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獻余，余非馱世。迺顧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門，入葉縣#16。次王喬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華郊迎，舉郭雷動缺四字開顏如生，觀者日萬，草議駭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東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節；書不盡妙，講有崩雲之勢，文非夙工，時動雕龍之作。存也宇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豈缺八字乎！有鄉僧貞倩，雅仗才氣，請余為銘。余與紫陽神交，飽殮素論，十得其九。弟子元丹丘等咸思鸞鳳之儀羽，想珠玉之雲氣，灑掃松月，載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詞曰：

賢哉仙士，六十而化。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為龍蛇，固亦以生死為晝夜。有力者挈之而趨劫運，頽落終歸於無。惟元神不滅，湛然清都，延陵既歿，仲尼嗚呼。青青松梧，離離山隅。篆石頌德，名揚八區。右二碑附錄體玄潘宗師、復有碑在嵩山。雍州司功王適撰，弟子司馬子微耆，大周聖曆二年所建。

王法主碑唐鳳閣侍郎劉緯撰、明皇受錄碑玄宗御製、經藏碑檢校尚書彭瀆奉劫撰、潤州茅山崇元觀碑左拾遺孫處玄撰，楊幽經書、孫先生碑三傳籌記侍御馮寬撰、祠宇宮碑柳識撰、白鵠廟記柳識撰，張從申書、徐法師碑大理評事張佳素撰、鄧威儀碑徐楷撰、玉霄菴碑和州史君盧士牟撰、下泊宮記桃源黃洞元撰、凝和陳先生碑。

石並闕文

茅山誌卷之二十四竟

#1『靈符綜集』，笱本作『縣是靈符綜集』。

#2通：原作『神』，據笱本改。

#3所：原缺，鋸笱本增補。

#4車：笱本作『輪』。

#5於：笱本作『縣』。

#6每：原作『毋』，據笱本改。

#7署：原作『著』，據笱本改。

#8干：原作『千』，據笱本改。

#9矣：原作『哉』，據笱本改。

#10稱：笱本作『知』。

#11熙：笱本作『優』。

#12感：原本作『應』，據笱本改。

#13召：原本作『邵』，據笱本改。

#14木：原本作『木』，據笱本改。

#15休：原本作『玄』，據笱本改。

#16入葉縣：原本無，據笱本補。

茅山誌卷之二十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宋碑#1

御製觀龍歌并序

《茅山記》云：雷平池火院宮池，並有小黑龍游其中，今少睹者。又有郭真人池，池中常有之，靈物變化，所處不一，人或取之出山，雖緘閉於器皿中，皆潛失焉。近遣中使任文慶醮祭名山，為民祈福。文慶禱取一龍來獻，因將二龍以行，中路風雨，果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細觀其形，誠有可異，故為歌以紀之。歌曰：

四靈之長惟此龍，此龍變化固難同。三茅福地早仙宅，靈物港形在此中。池內仙人馴擾得，至今隱顯誰能測。乘雲蠢動獨標奇，行雨嘉生皆荷力。常人競取暫從心，纔出山楹兮無處尋。中使勤求深有意，欲獻明廷兮

陳上瑞。初禱一龍朝魏闕，偶抱二龍離洞穴。人心龍心若符契，一去一住何神異。我睹真龍幸不驚，至誠祝龍龍好聽。但期風雨年年順，庶使倉箱處處盈。大中祥符三年六月。

宋天聖皇太后受上清錄記

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撰，御書院祇候臣孟應之奉聖旨書并篆額。

皇宋應運之四葉，聖君在宥之三年，聖母皇太后劉氏九靈分粹，三元毓神，流光開泰之期，握符聖明之化，內以肅雍九族，外以緝熙庶政。萬機之暇，宅心虛無之表，凝神太漠之鄉，金妃拂筵于琳碧之堂，玉華散馨於虛白之室，而又澄神澹思，誦《黃庭二景經》，誌意內修，晨夕忘倦，豈獨拘魂制魄，上符高聖之言，蓋亦務本還淳，下蔭普天之眾。于以觀三素，思九真，揖儀璘，玩噓珮。南真依稀而密盼。西母彷彿以宴觀。胖蜜之應，繼日而昭，積累之功，卜年而進。信乎，仙可學而道不虛行矣。仍念研精尚鮮，未臻道源，聞南嶽紫虛元君魏夫人，昔以東晉興寧甲子歲先農日，以小有天王清虛真人所授上清大洞寶文，下教于茅山東華真人楊君，泊上清仙侯許長史。迄後，靈源真系，接武華陽，道葉仙枝，流芳寰海，縣是迺詔玉清昭應官沖妙大師皇甫希及尋績王、魏之文，研楊、許之邊，得上清三品神經、玉清隱書、九清眾祕、與金神二虎八景玉錄、上皇玉諱元始譜錄，流金火鈴，迴車畢道、三元玉檢，九

鳳靈章、紫文白帶，太微黃書，譎宮靈飛等錄凡十卷，金仙玉馬等一十五券。依科備辦金龍、玉魚、金羊、銀鴉、青絲金鈕，雲錦鳳文，碧霞拂塵之羅，絳章落尸之帛，四規明鏡，景震靈劍，五色綵繒上清法服，盟文禮物，莫不周悉。先遣中使責密詞詣南嶽，致告于紫虛元君，默允冥旨。續命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臣康從政、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御藥院臣江德用，并韶右街副道錄、知玉清昭應宮事、同管勾左右街教門公事、沖真大師賜紫臣李知損、左街都監壽寧觀住持明真大師臣石知章、玉清昭應宮副直歲宣教大師賜紫臣周遂良、玉清昭應宮住持沖妙大師賜紫臣皇甫希及、玉清昭應宮同住持沖祕大師賜紫臣薛清和等，同責青詞黃素，一行禮信，就江寧府茅山崇禧觀開建上清黃壇，預啟玉錄道場七晝夜，散日設醮三百六十分位，依科傳度訖，別設謝恩道場三晝夜，設闔山道士女冠大齋一中，投送金龍玉簡、金環玉魚于華陽洞、燕洞、金山水府，于以告盟七聖，于以致誠九清，伸授受之儀，罄師資之禮。始以輪軒至日，靈鶴低迎於羽葆，當建齋之夕，商雲遠布於層霄，宿露真文以祈感，預陳精禱以伸款，蘭膏晃爾，璧月集然。百神受釐以效祥，五嶽衛靈而薦祉，中夜靈風颯至，嘉雨霑然，須臾之頃，銀漢森列，星斗爛如。咸云風伯掃壇，雨師灑席，觀其所以，不亦宜乎。及啟傳之旦，九霞流光之輝，炤爍而凝照；三素飛煙之氣，縹緲以浮空，颺欽萃焉，霓旌煥焉，習儀恍焉，萬靈肅然。當分金列契之際，皓鶴復翔于壇上，絳霞紛繞於山中，蕙風襲人，靈芬郁野。蚺夫眾妙多門而學則有序，至神無方而感則無待，斯以見我后用心之精誠也。符健順服，人神降靈，仙契冥奧，非浩劫累崇之德，積生致尚之果，其孰能臻於此焉？是知令乎善始則美克有終，謀之以道，何患不臧，若然者，八景飛霞之輩，主元流雲之宴，九色鳳腦之僕、十精徊水之漿，靡日而致之矣。恭惟聖念，奉若祕文，蓋欲昭事昊穹，保寧真主，固宗枋於億載，福民庶之三登，永戢干戈，同承富壽者也。至於後天之算、無疆之祚、金枝之遠、蒼生之賜、不其宜哉？觀一代之能事，考百王之未書，用敢直筆，以記之云耳。時天聖三年#2甲子歲四月戊午朔，二十三日庚辰謹記。臨壇保舉上清大洞法師臣張紹英、臨壇監度上清大洞法師茅山道正真寂大師臣蔣元吉、臨壇度師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

茅山五雲觀記

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臨淄郡開國公食邑九千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七百戶晏殊撰。

丞相冀文穆公即世之明年，其小君許國夫人聞于內朝，請建道館于茅山之南麓，以為公棲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一及伶時思，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劫公門下吏、右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

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顯往增葺焉，始賜名曰五雲觀。倨工於天聖之丙寅，已事於康定之庚辰。其廣裏因崖嗽之回抱，其奧昨視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肖像，祕殿以嚴真供，層閣崛起，廣除環構，脩廊蔓衍，高源濬開，庖廚有方，屬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之蹟，洞穴表靈峰之蘊。喬松夾植，蔭行旅之勞；良田外營，資猴糧之給。妙擇勤士，恭修祕式。其所以尊奉遺貌，妥安淨眾者，罔不周具。惟道家者流，有清靜沖虛之說，歸真復朴之教，後代悅其風者，觸類而長，於是乎幽經祕訣之敷演，清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八景之鍊修、童初廣寒之游集，上自后辟，迄于臣民，用資化源，著在彝典，初，真宗皇帝既偃武節，聿修文事，封泰山，款后土，謁仙里，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邈追前代之盛。公於是時，都將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二元老、鴻儒碩生，內則栩贊宸猷，外則討論經禮，用口削藥之口，密荷沃心之賞，借前著而謀定，申巽風而令行。至如檢玉介丘、座繒睢壤、近甸巡豫、嘉壇哀對，咸遵祕錄，聿彰勤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鑿而啟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嶽陞號，靈泉效祉，並敞真宇，茂昭元既，公又歷置使之任焉。總集髦侍，紛披載籍，擷百世之龜鑑，述方來之矩矱，復詔公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會，函岌所蘊，源流皇繁，欣逢盛明，用得論次，迺復選通達其學者，校儼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詎無調謬。本至性之沖漠，益聖朝之參會，徜徉乎叢霄太霞之境，諷詠乎廣韶曲素之篇，寤寐赤松之游，沉酣金匕之藥，間接真士，高談妙樞，由是偷然有乘雲縹颺、離人拔俗之想。每出沐休暇、元辰令吉，特屏世事，虔修掙醮。壇宇嚴邃，旌嫵颯儷，杳塵寰之不接，疑景象之有聞，綿襖寢久，積精忘疲。乾興壬戌歲，分符秣陵，眷言茲山，實邇郊次。俄奉中詔，即伸嘉薦，注慕靈壤，徘徊爭域，道肅自得，澹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中巖，載更年所，公樂其素約，宛若石友，還朝秉鈞之再歲，以其名聞。召至都下，宴語細繹，異於常倫。及其還山，又約他日卜鄰洞府，音旨隆密，朱君異之。後數月而公捐館舍，且有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帑凡百五十萬，官給不預焉。續詔朱自英往來臨蒞之，皆從公之素誌也。按《真誥》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三災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為列仙，歲登降其幽明，如人問之考績。則公之結思崇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蚬夫出應賢運，越登極位，佐時勳大，用物精多，非持受靈氣，廈瑜群品，曷以協昌辰之偉任，非默契仙錄，往階真格，曷以顯太和之挺生。質於前聞，其有冥合。嗚嘻，乘時奮庸，握文武之柄，尊主庇物，罄其蘊懷，執方持衡，不疚風議，垣赫輝耀，以功名自終，然後脫遺世氛，與羨門僉佗之徒，相期於煙靄之際，不其盛與？惟夫人恪奉治命，無忘適追，其嗣子、殿

中丞寅亮，瞿瞿協心，克終勝筭，足播徽範，永光圖史。謂殊夙以文翰游公館宇，見託撰述，著之金石，是用拜禮命之辱，而忘其陋蕪。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牒，下刊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十月乙卯記。山門道判兼管觀事賜紫孟子宣、雷平胡恢書丹，將仕郎守句容縣尉陸絳勾當立石。

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揚之碑
雲陽南郭陳輔造，七閩西山蔡仍書并題額。

先生姓朱氏，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也。生八九歲，牧牛郭干村，兒曹卷蘆吹茄，鞭角馳牛，陸降為戲，先生辭不能，牧兒哈焉，先生笑曰：爾騎牛曷若我騎鶴？徐徐出笛袖問，裂竹而鶴舞空下，先生跨背，鶴騰輒墜，牧兒駭呼。自是從牧，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晨觀道士朱文吉。訓篤隸業。先生過目掩卷曰：熟矣。師蓋未能，奇也。十有一歲，度為道士，仙標玉骨，固已稜稜迴出風塵外。先生幼生村野，未始目吾儒經史與夫道家仙籍，問焚香誦六經、百子、三乘三十六部，一表衰不絕口，四遠老人夙學，願見眉宇。先生坐一室，閉目溫繹，聽者按無一字遺。及長，把筆為文章，混然天成，尤精風雅，句句警策，發藥契經，如空洞之音焉。金陵牧馬公亮遣吏持書，置而弗問，其師恐，告以未善，先生曰：不然，勞我矣。自爾，偕明真張鍊師紹英，捫蘿上積金峰，密天市壇寵火院而棲。二人卻穀，以至骨立，餐沆塵，奔三景，修儀璘噹珮之法，以速輕舉。居無何，戶外之履滿，顧謂張曰：如何，比期絕邊而躡我眾，不泰多事乎。張曰：子勿羶，人將擲子之不暇，如其羶天下，斷有不嗅者，何必行。先生曰：一住一行，亦各其誌，奚必同。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方其歷關而西抵劍門，道逢一叟，脩臂鶴髮，方目犢瞳，踞坐咄曰：少冠奚自？曰：自華陽。復而曰：奚適？曰：如蜀。如蜀奚求？曰：求大藥。叟仰天大笑曰：少冠不聞陶隱居乎？可人也，五鍊而丹弗就，困然後發三朝浮名之嘆，遂不成白晝騰踏，迺從狗寶一過。況汝骨法未就，道僅小成，若不潛晦光曜，將桁揚汝以仁義，剗削汝以禮樂，為天戮民，良可哀。先生曰：投吾鑿室，吾竅命之矣。叟於是箝指冥想曰：隱居告余，七百年後，當有赤子出於茅山，殆此應。已此語應登真隱訣云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余倨。唯覺林梢拂足，開目，迺坐青城山下，遂啞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竟，先生曰：血胎肉目，不識丈人，他日容進履如穀城影像可乎？叟曰：世號陳鐵腳，即吾也。頃年先帝太宗命遣求藥海上，適有但佺安期之滯，至無及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出關，欲遂東歸，復思三茅道藏缺調，迺載游瀨鄉，校嫌太清古本。居歲餘，常日有丐徒武姓，提弊筐就齋堂石盤倒餘食而去，眾訶不動，候先生滌器已

，即相訊問。黃衣初臘，競舉手椰榆之日：朱茅山等類此丐索伍仙#4，遂捨去，約先生旦會旗亭酒家話心焉。顧謂先生曰：汝真法器，第故習未除，不灑濯，終汝累，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闐然，忽睹閶闔，顧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武欣欣曰：信士可教乎，吾水星童子也。汝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須幽屏，不厭深眇。大匠勿示人以璞，不爾未易知也。殊時，復會審究夷微，遽背而去，先生愴恨。暨還故山，剖心剔誌，寶二師之誨，存三守一，追楊許之烈。未幾，玉清昭應宮成。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公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召先生，表辭，尋而官車晏駕，章聖上仙，仁廟嗣服。明肅太后垂簾，丁晉公謂、王冀公欽若，並薦章三上，使兩至，先生復辭。謝表溫雅，有儒臣高世之風，朝廷嘉之，故晉公簡詩曰：大隱何妨混朝市，三天澄淨謁元君。冀公簡詩曰：何事故人違舊約，負琴擔鶴待相隨。先生繼答，詞極清妙，二相上之，皇太后追懷華陽洞天為先帝祈嗣感應之地，故特喻二重臣強起先生，府縣敦迫，且言得罪。先生不得已，遂受命劫。朱自英未經朝見，百官禁不得通謁，雖梁器、陶景、唐禮、吳筠，未足方萬分。尋奉旨，登寶符閣觀天書。累表乞退，二聖眷遇方隆，以重違雅尚，先生得請束歸故鄉，決誌精思，心馳太空之境矣。朝廷賜勞，車蓋相望。先是中，貴人傳上與太后慰藉，語山中百須，時上恩許一新諸靖。先生對：道士當巖居穴處，勤修上法，遵保大茅司命之苦行，庶#5可報國恩。若效西方土木裝嚴，非老氏慈儉之教。唯乞近山立常寧一鎮，為游客行商息肩之所。朝廷從之。道藏三洞四階靈文寶笈，實金繩玉檢之祕傳大法，自魏南嶽以降，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明肅太后欲踵紫虛故事，祈授畢法，遙尊朱、張為度保師，賜號觀妙明真，建乾元、天聖兩觀，以旌師資，先生於斯不辭。當是時，琅訐飛精，神景三鑪，方四轉火矣。居一日，江寧府遞得蜀州守蕭貫傳所謂道士武抱一書者，先生執書，泣數行下，弟子莫測所以。書責姓名顯耀，天機暴露之咎，意警先生避俗藏身，中宵引去，猶為可救。文緻藻練，綽有可觀。縉紳先生簪裳爭倡，警其風聲，有繪像刻石傳于世，所謂武仙童者。天聖七年，大丹成，鼎輒覆，丹寵弟子毛奉柔密啟先生視丹，歎息曰：桑榆既迫，狗竇一過，信矣。至其年十一月解駕，春秋五十有三。即夕掩關，劫弟子毋入，頗異常時。夜將半，弟子擁鑪壇房，候警歡穴窗，朱衣使者執冊立庭下，雖儀容甚都，光燦鑑人，童子輒誰何，徐徐答曰：真官下盧文秀，帝遣迎朱真人耳。弟子輩牢肩惕息，不復出。頃之，先生問夜，對曰：視星三鼓。須臾又問玉晨鐘聲已否？答曰：未也。連問者數四，鐘既聲，先生呼侍衛曰：吾行矣。弟子入，但見危坐，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儼然。是夕天苦寒，先生項生圓光，溫融一室，玉體汗浹若珠徘徊。大斂際，有聲隱隱自其棺出

，法固謂之尸解。舉木，疑空衣耳。前一日，陶真人坐日無故震者三，大眾咸異，先生曰：若何與汝事。繼夕遷神，鶴唳旋壇，谷鳴若簫，凡三日。句容權令，酷吏也，丞相李公迪出鎮，遣屬官致詞、邀先生，俾縣加道脩肅。候先生過邑，不顧而去，令陰銜之，還又不少留。左右曰：縣令朝服道左，當下車一見。先生曰：非不願也，顧血腥苦難近耳。今聞益患，至是按負租，迺盡逐先生徒弟。逃離不暇而嘉祥異瑞為其所抑，誣，以中丹毒死。九重寥廓，亦無從而達。越明年，令去任，始克葬反真之宅，卜鬱岡西麓，方隅洞之東，距李真人丹井若干步，高三尺者是已。嗚呼！以先生夙淨基脩，宜無不圓，猶有不幸，況悠悠之徒。後五十有九載，歲在丁卯#6，徐先生侍香弟子石致柔，年過八十，即崇簡，得西劍州道客任懷一錄先生事，頗為疏略，漫滅過半矣。跪而泣曰：先生之道，可扼於一時，庸拒鬱於千載。念可以發潛德之幽光，非夫子而誰？其意以僕九十歲，偏親先生三景弟子，謂得之詳。僕歸以告吾親曰：石氏子之謂，迺吾素誌，汝盍表大宗師奉命藻雪，涓辰而書，迺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繁高陽氏之遺裔兮，誕已字之靈墟。幼紫陽之羽褐兮，應赤子之識符。度劍嶺之危峨兮，執鐵腳之長裙？憑黃河以徒涉兮，躡星童之雙亮。方帝三葉之慶祥兮，屬春宮之位虛。祀高襟以詔弓鐏兮，洞天輟司命之友于。膺玉女之受度兮，續元君之紫虛。館昭應之隱几兮，閣寶符而觀天書。上方遵崆峒順下風兮，俄冷然而及歸途。攀帝恩而戀戀兮，奈仙期之敢瑜。朝辭絳闕而暮復繡嶺兮，真官已降于庭除。足三乘圓七果兮，將聳身而凌空。無揖颺輪御六氣兮，竟歸神于清都。系日保深息兮，煙霞結廬。邈玄游兮，龍虎膠輿悵超遙，其無蹤存桐梧之丹鑪。青牛谷玲兮，石壇蘚合。白榆風肅兮，玉棺劍孤。俱虛皇之在宥，綿寶錄於宗圖。

武仙童書碑

上刻仙童小像，道士戴道成畫。

抱一啟：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疏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跡。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名姓已彰，四海形神別隱三山。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僚倒。真珠圓而美之為美，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入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貨藥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寧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是逍遙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誰言？行者自見。聊舒懇悃，以代笑譚。】日三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煙，荒效似水，更保沖和，別休清問。今因魚鴉，聊附寸心，書到山前，已申鶴望。謹狀不宣。

故交道士武江上

道者之右 二月二日

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餘余不願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親。我知已有好名傳世，早須速別隱深山。他時異日相看，去也。夕婷吵。觀妙先生曩嘗邂逅武仙童，後先生於仁廟時應詔還山，忽接仙童書，殷勤誨諭，意警先生，韜光晦邊，世不耀名。其真墨蹟，政和四年八月間，聖上道君皇帝搜羅天下奇異之文，遂為本邑句容令黃學士唐傅索取以進。於戲，斯本舊偶摹寫，今命工刊于石，庶永其傳焉。時政和八年，歲在戊戌，仲秋望日，茅山乾元觀住持知觀道士楊守程題誌。

江寧府茅山崇禧觀碑銘

朝諳郎新權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賜紫金魚袋張商英撰，朝散郎、會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輕車都尉、賜誹魚袋王古書，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安撫使、護軍、賜紫金魚袋王鞏篆額。

東南之望曰句曲山，蓋華陽洞天地肺福地，易遷含真之所宅，司命童初之所治。晉宋以來，得道之士二許、楊、陶遺壇故宅猶有存者。宮觀十二，忠不禧總之。國家靈承天心，敷錫民福，鍾金之兒，鏤玉之簡，妙真之香，丹素之詞，歲修常典。間遣王人，設官以提其綱，賜田以贍其眾，宜其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至者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誌。仙科祕範之所出，寶章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泊之門，寂寞無為之教，學士大夫，未之或講，州縣政事，又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籠於官，道倡計口而賦糧，有司互券而出納，方斗質之鉤考，孰土木之暇議，上下顧望，歲月因循，屋顛而不持，梭故而不革，圯廢而不興，垣頽而不作。寶文待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時，提舉西京崇福宮，居金陵，嘗至山中，熟知其弊。紹聖親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鎮於此，伸發曩誌，議營善之。會商英謫蒞管庫，公伴圖以授商英曰：子於道家之學，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闔之不如經者，其悉據古考正之。商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出入之所由也，三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玉皇殿迺在東隅。商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氣之始也。其天為清微，其境為玉清，其天尊為元始，其帝為玉皇。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為禹餘，其境為上清，其太上為大道玉晨君，其帝為天皇。所謂天者，氣之積清也，其天為太赤，其境為太清，其太上為老君，其帝為北極。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統於北極者也。北極者，天中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於其位矣。請先玉皇而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祠醮則闔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不相亂，道俗不相淆，人神不相雜矣。公曰：善乎論也，茲山宮宇，古今廢置不一。

道衛之士有在於是者，亦已多矣。曾亡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三帝之說辯正升降者，豈崇無而復靜者？或闕於掌有之用，造有以致動者？或昧於至無之體。代正移句容縣，如子之議。因而完之矣。越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徊翔，遠唳其上。於是，上清大洞法師劉混康與其授錄弟子曰：異時白鶴常以三月十八日來集，或有或無，亦不常也。今殿成而鶴降，非何公崇敬之誠，默與真契，其何以召此祥？請繪公像于別室，以永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求記於商英，迺序而系之以頌曰：

一氣之先，強名自然。致虛為道，運道成天。三彰一隱，一立三全。分為九氣，列為八澗。峨峨茅峰，東南之望。帝居道祠，于山下上，厥初經管，先後錯爽。何公正之，靈報如響。儀儀者鶴，來自雲霄。誰其駕之，於焉逍遙。氣合太沖，神游沈寥。鑒觀在下，德馨孔昭。宮室絢絢，巖谷煥煥。風馬霓旌，侯止侯燕。維山有祥，維國有良。天子萬年，責及四方。何公于藩，百治皆具。神之聽之，亦惟公故。錫爾嘉穀，宜其邦人。介爾多祐，耆寧厥身。邦人感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既。紹聖三年十月八日，山門都道正上清三景法師、住持、賜紫笞一摩之，江寧府觀察推官提舉修造丁維，承奉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勾茅山崇禧觀武騎尉社紹、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何正臣立石。

宣和御製化道文碑

大道無方，微妙莫測，包含造化，陶育乾坤，是以國家虔奉上天，欽崇至道，恢闡化元，咸歸正教。眷惟厥初生民以來，皆未知其向道之方者，日固久矣。每念至此，則惻然興歎，以謂道者聖人體之以為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是存心祕檢，思有篤厚人倫，訂正調俗，故發諄諄之誨，俾其來者，皆得嚮明歸道也。今夫擾擾掌動，不知妙道之生育，而反事象教之殊風，既習其風，復師其法，雷同以寂，滅為真樂，使暗識之民動甘死地，迺為常理，可不憫此沉迷乎。且人生天地之間，處最靈之首，當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戴天履地，莫不本乎道者也。其有上智之人，夙察靈秀，不待學而自然嚮道者，千萬之中或三數人而已。逮失中智以上者，區區於名教利祿之間，雖知道之慈育，姑徇親愛之累，尚滯聲色之娛，故若亡若存也。其下智之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悉皆懵然冥其向，偽背真殊，不知我之形氣，皆道之所生也。且人在道，猶魚之在水，魚失水則死，人失道當何如哉！凡百掌倫，固宜守道也。夫道也者，虛無之總，造化之源，浩曠莫得其端，杳冥莫窮其奧，萬象以之而生，五音以之而成，故六合雖巨，未離其內，秋豪雖小，待之成體，其杳邈也，不可階升，其應感也，不疾而速，謂之渾淪。渾淪太極之宗也。故太極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也。○清氣升而天，濁氣降而地，沖和結而為人，故五

緯宣精，三光下濟，而成三才也。其施化也，則有炎凍燥濕之候，有方圓形器之名，有盈虧消息之度，故日月麗乎天，星辰行其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播時百穀，以養民人，蕃殖孳育，以阜常產，然後人各成材，物遂其性，故得耕而食，織而衣，欣樂乎太平之世者，一皆妙道生成養育之所致也。觀夫伏羲、三代而降，雖稱號不同，其於尊道事天則一也。今夫蔽蒙倒置之民，宜究其理，欽而奉之，不亦善乎！況昭昭然在上者，可畏也。今發明訓諭，宣救積習之調，弘益天下之福，庶使遷善貴生，柴然曉悟，一新其誌，歸奉道真，上以協天心之享，下以副膺乾紹述之意，如此則皇極休光之美，綿亙乎道德之鄉，浹洽乎仁壽之域，豈不偉歟？大觀庚寅先天節日，宣和殿製。政和二年十一月己未、守靜凝和法師答一掙之立石，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書

茅山誌卷之二十五竟

#1宋碑：原缺，據笱本補。

#2天聖三年：誤，三年為乙丑歲，且四月為子朔，故應為二年甲子歲。

#3朱：原作『大』，據笱本改。

#4朱茅山等類此丐索伍仙：笱本作『朱茅山尋類此乞索伍仙』。

#5庶：原本作『然』，據笱本改。

#6丁卯：原缺，據笱本補。

#7有：原作『存』，據笱本改。

茅山誌卷之二十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宋碑

茅山元符觀頌碑

承務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勾茅山崇禧觀臣鮑慎辭撰。

維宋受命百有四十六年，天人和同，萬物盛多，重光累休，越于古初。哲宗皇帝推輯福應，報禮上下，游心道真，側席異人。於是，茅山上清三景法師劉混康以道業聞于東南，迺遣中謁者致禮，意欲必起之。混康不得辭，既朝，遂住持上清儲祥、官，恩數頻煩，為國廣成。已而求還故山，許之，賜所居為元符觀。今皇帝既親萬機，遵復先誌，治人事神，誠意感格而尊德樂道，猶恐不及，復遣使迎致先生于京師。待遇之禮，悉用元符故事有加焉。未幾告歸，賜號葆真觀妙先生，詔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燒香簡、紅羅龍扇諸物，又親御毫楮，為書《度人》《清靜》《六甲神符》三經以寵賁之，皆驚世駭目，不可名之。寶皇帝若曰：先帝所以經營元符於名山，蓋將揭虔妥靈，祈天永命，用輔相我國家。朕既嗣事，而觀之基構有未備，其敢皇寧？迺命

江東轉運司，凡土木、工費，悉為之調度，別降御前空名祠部度牒百道，以助其用，委官護作。仍增崇三茅君位號，司命君日司命太元妙道真君，定錄君日定錄沖靜真人，保命君日保命沖惠真人。又劫尚方取金玉瑞物，依天之命作為九錫，以顯揚三君之景光于無窮。部使者與郡縣吏虔上之命，夙不敢懈，經始於崇寧二年正月九日，崇寧五年八月十五日告成。重門夾道，中為天寧殿，東為景福萬年殿以祠皇帝本命星君，西為飛天法輪，以藏恩賜之書，傍為崇寧閣，以奉參列，多勒宸翰。虹光寶氣，仰薄璿極，天龍共瞻，林壑。至於鐘閣、醮壇、齋房、燕室，亦無一不協于度。總四百有餘區。高明傑大，工盡其技。金碧丹堊之飾，熒煌昭爛于崇岡秀嶺之上，煙霞霏微，草木蔥蒨，望之若神變幻化，莫可圖寫，即之肅然，若雲車風馬，往來於空曠有無之間，不可得而知也，可謂盛矣。臣謹按句曲山，於仙經為金壇華陽之天，山川神秀，據東南一都會，漢晉以還，世著靈蹟，往往禁樵牧，營館御以祈福祥。本朝尊奉之儀，務隆典則，而山為見符命，靈光仙籟、慶雲紫氣，合於圖牒者，史不絕書。然臣嘗謂寶玉神鼎、金菌紫芝，皇天上帝實藏之茲山，所界付後世太平有道之主。苟匪其時，不虛其應，而歷代方士隱人，弗揣其本，徘徊巖阿，冀幸遭遇，良足憫笑。至聞華陽有司命之庭，則又築室廬，欲據其勝，結構相望，而終莫得其處。逮元符既建，巖然居積金之下，深崎長谷，蒼崖翠壁，隱見斷續，臣僕而朝，然後知天作而地藏之，蓋有待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得於天縱，孝悌之行，通于神明，自初紹服，駿惠前烈，改元命曆，具著聖意。延登同德，以熙天功，罷黜奇褻，用勸多士，朝廷既治，蠻夷率服，頌聲已作，協氣自應，天高地下，日星明潤，河不怒溢，委蛇而流，坤靈效珍，成我帝鼎，薄海內外，獲蒙豐年，盛德大業，顯著如此。方且精思於清靜無為之學，屈己於巖穴有道之士，增築殊綰以迎三神之釐。是宜無疆之祚，集于一人，億萬斯年，永作民主。所謂寶玉神鼎、金菌紫芝，始將薦于帝廷，享于宗廟，以昭明應。而積金、清淑之氣，蜿壇扶輿，磅磚鬱第，亦欲產祥儲休，膚寸而合，燕及四海。若時雨，彰示方來，為國福地。嗚呼，斯實聖時，甚盛之舉，萬方黎庶，瞻望罐呼，不能嘿己者。臣愚不勝倦倦，忘其固陋，昧死上獻，元符觀頌。頌曰：

於皇上帝，傳臨萬國，分奠山川，以相有德。巖巖積金，曲水之游，仙聖所宅，望彼昊楚，河圖幽贊，我不敢誣。達時休明，迺錫之符。秦人矜夸，鼓鐘山顛，神不報享，座壁而旋。降及近世，祠祝日勤，飈馭寥寥，亦莫或聞。我營元符，冠冕林麓，欽崇三真，百靈懷服。乘彼白雲，陸降帝所。無以致之，孰為來者，崇寧之政，視古無前。有不吾信，酌民之言。乾運其剛，離麗其明。先訓是若，大猷是經，校姦屏偷，賞信刑威。旱公庶尹，千載一時

，士敏于學，吏恪其職。除我戈矛，長我黍稷，外攘內修，咸底厥緒。嚙啞草生，式歌且舞，彼蒼匪高，有聽在下。申命百神，錫以純緞。華陽之天，密邇靈囿，流慶績祉，益不敢後。卿雲之下，靈芝煌煌，鳴鶴飛舞，來獻其祥。太史占之，實應壽考，媚茲一人，後天難老。皇帝日嘻，朕何私焉？斂時五福，播之黎元。掌臣拜手，天子萬壽，越彌億年，作民父母。明朋天子，事帝以實，有道是遵，無文咸秩。符既荐臻，不忘齊粟。明明天子，景命維新，置我神器，不震不騫，德音孔臧，與世永延。山積而高，川至而增，並受福祿，日維不勝，垂拱儲神，監于太清。

鮑慎辭上進茅山元符觀頌狀

右臣所領邑居茅山之下，元符觀實隸焉。經營之際，得以職事，自效于斤築之末，因獲究見朝廷所以製作之本意。臣愚，不佞，恭惟皇帝陛下天神天明，經緯萬事，文德既暢，武功亦昭。上自京師，下逮海表，勝衣之子，知趣經術，絃誦之音，如昔鄒魯，偏師西指，闢國萬里。名王貴人，浮獻兩觀，治功巍巍，曠代未有。至於懷柔百神，盡誠備物，靈既昭答，臣庶頌歎。維元符之建，實紹先誌，不惑於飛舉靈化之說，無取於黃冷變幻之事，清靜無為，深達道妙。載營恭館，以格真馭，尊異高行，風厲四方。歷選列辟，孰知今茲，固宜仙聖捲懷，蒙福無極，瑞鶴翔集，以示民信。聞之邑人父老，華陽自崇寧以來，慶雲醴泉、紫芝瑤草，蓋多有之，然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惟是瑞鶴之應，上薄九霄，萬目所瞻，不得而掩。臣前與部使者，已具列上景命之符，莫此驗白。竊意草公庶尹，禮官博士，因符瑞之既富，刻六藝之可攷，抗章而請，有事於泰山梁父，以繼七十二君之絕業，以揚我祖宗之休功，則茲山之靈，皇兆厥祥。臣觀古帝王，既有殊尤特絕之績，必有非常能言之士，鎗張本末，比次律呂，勒之金石，著在簡冊，以光明于本朝。臣游泳太平，拭目盛事，而暗未聞聲詩，不可非其人故休缺，迺擇日齋戒沐浴，撰成茅山元符觀頌一首。詞義鄙淺，無足簡錄，而臣之區區，厥有攸在。倘蒙萬機之暇，俯賜乙覽，雖以狂斐誅死，臣所榮幸。所有元符觀頌一本，謹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兢慚、跼蹐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勁旨。

後序

崇寧五年八月十日，茅山元符觀落成，臣拜手稽首，作頌以獻。□于時九鼎既新，大樂既備，諸福之物，遠邇創見。凡厥臣庶，推瑞應、陳賦頌奏御者，蓋千有餘篇。上命大臣論定，居選中者十有八人，而臣實辱在第二。八月十五日，伏奉制書，進快一等。臣竊泊思念，束髮就學，即覃思於經術，在朝廷，雅有師承，不敢輒著書，書成亦博士弟子所餘棄，獨以餘力，琢磨文章，妄有意於古人之域。然連試有司，不中程。晚以父任得官，吏道先法律，又

不敢貳事，退食有問，亦未忍遂廢翰墨。擊轅叩角，窮愁無聊，用以自慰。會國家築宮茲山，以尊有道，以交神靈。土木之功甫畢，羽毛之祥適至。臣子之心，區區有不能已者，輒不自揆，原大推功，播於頌詩，以祝千萬歲壽。顧雖臣之極思，而材力駑下，訓詁不博，言之所載，經緯失緒，大懼以狂狷獲戾。今茲猥蒙明詔寵綏之，遂使疵賤姓名，附見於崇寧第頌之列。臣雖死，骨#7不朽。然犬馬微命，恐終無以仰報天覆，謹取所獻頌副本，刻之樂石，以風示四方，使承學之臣，知如臣之昧陋，猶以文字當褒嘉。海宇之廣，必有高明博大，不世出之士，形容德業，具載雅頌，咸五登三，告功神明，垂之無極，以示得意。其於始院之義，則臣或庶幾焉。大觀元年四月一日，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臣鮑慎辭謹記。大觀1 元年丁亥歲八月，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臣篁諍之立石。

茅山元符萬寧宮記

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臣蔡卞奉劫撰。

崇寧五年秋，有司言茅山元符萬寧宮成，有詔臣卞為之記。臣卞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德莫崇於尊道，業莫大於昭功，臣伏睹皇帝自踐祚以來，苑囿之觀無所增飾，外物之玩無足以累其心者，而探觀化原，探索道妙，澹然無為以御早有，心既得此矣。且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是故山林之士，寂寞之濱，槃嘗有聞於是者，必有以寵嘉之，況其上者乎。夙興夜寐，因任原省以昭前人之光，凡已事之未就，雖其小者，必緝熙之。蓋所以尊道而昭功，可謂至矣。而斯宮之成，二美并焉，將以詔後世而垂無窮，臣是以受命而不敢辭也。謹按金陵句曲山，在西漢時有真人居焉，抱神以靜，超然遺物，仙聖降而與之言，以登雲天，推其緒餘，以化二季，而二季亦以仙去，是為三茅君，而世因號其山曰茅山。自時厥後，光景之異、雲鶴之祥、笙簫之響震，見于山椒者，歲嘗有之。而方外之士，慕道聞風而來者，亦莫可勝數。熙寧初，常州道士劉混康者，始誅茅結菴于山之積金峰。其始至也，拾橡栗以為食，焚橋實以為香，久而甘之不厭，於是人稍信異，往往負薪裹糧以給之。先生躬有妙行而濟之以常善救物之心，每以上清符水療治眾病，服之輒愈，縣是遠近輻輳，而先生之名益著矣。哲宗召至京師，燕見便殿，賜號洞元通妙大師，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會改元元符，因號其處曰元符觀。先生屢辭歸，許之。然終哲宗世，元符觀猶未訖功。皇帝二年秋，遣中貴趣召先生來朝，且詔守臣監司，委曲敦諭，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至自茅山，入對久之，語有以當上心者。他日，訪以三茅君事，具奏所聞，迺詔加錫茅君號，而即山構殿以禮祠焉。先生又請建皇帝本命殿于東南隅之長生地，從之。於是鐘有樓，經有閣，歲度人有數，日給眾

有田，而官之眾事畢具矣。仍降誥以為葆真觀妙沖和先生，而度其弟子為道士者十餘人，其上皆錫紫衣、師名以寵之，所以尊禮之甚至。先生再謁還故山，皇帝又為書道藏經數卷，及親畫老子像賜之，以榮其歸。宮將成，御題其榜曰元符萬寧宮，雲漢之章下賁巖谷，是將有神物守護，垂之億年，與道無極也。且以謂是宮經始於元符而落成於今，故因其舊名而增之，以彰繼誌述事之意。睿聖相承，紹隆真風，所謂一宮之成而二美并焉者，此也。臣既序其事，使後世得以覽觀，而又繫之以詩。其詞曰：

琦嗟三茅，得自初成。氣合於無，與形俱昇。孰希其風，必靜必清。寥寥久哉，迺發先生。帝用尊之，載召來廷。迺親其人，燕見妙語。迺錫命書，迺其儔。因其故廬，啟此新宇。像圖仙真，上肖帝所。神筆榜之，龍鳳軒翥。天錫皇帝，聰明孝友。抱一用中，以綏九有。遐邇率從，尊道熙功。有欲求之，與在斯宮。作為好歌，以詔無窮。

皇帝以新宮告成，親題其記之額，刻碑以賜。聖筆神畫，妙絕古人，龍章鳳書，輝映祕殿。既而申命有司，填之以金，蓋以護持祕藏，永為斯宮之寶，又以示其不可傳玩於民庶也。臣淨之伏睹聖上所以協成先誌，繕此棟宇者，甚寵甚渥。資政之記，鋪張闋休，發揮睿意者，甚文甚煥。此而不揚，天下何觀焉？臣夙傳師訓，累預賜對，比緣慶成，錫加異號，聖恩隆重，無以為報，是用別刊佳石，以廣其傳，庶使內外遠近，皆得究知聖上作宮之意，先生成道之跡，洗心滌慮以趣真風者，區區之願也。大觀元年二月十五日，特賜守靜凝和法師、上清經錄二十六代嗣教宗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事，臣答一淨之謹題。咸淳七年、歲次辛未、二月旦日、賜紫觀妙大師、劫差茅山上清經錄四十二代嗣教宗師、管轄元符萬寧宮事、臣翟誌穎重立石。

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

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提舉亳州太清宮、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臣蔡卞奉劫撰并書。

大觀二年春，詔華陽先生來朝京師。夏四月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儀導迎，館于上清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先生病，不能朝，勞問之使不絕於途。是月十日，車駕幸儲祥宮，因召見先生，與語久之。前兩夕，先生夢侍天帝所，相論說《大洞真經》，覺而一異之。及見上，迺以平日所寶《大洞經》以獻，上覽之動色曰：朕潔齋書此經甫畢，及親繪三茅真君像，適欲以授先生。是日，遂并賜之。先生既授經，與上意合，則釋然以喜。車駕將還宮，復召見先生，所以撫存之甚厚。後七日丁酉，有司以先生解化聞，上震悼，命中貴人賜金營喪，特贈太中大夫，使一使護其柩以還。葬有日，詔臣卞作為墓碑，以詔無窮。臣既受命，竊惟古之全德之人，本在於道，以

資物而不匱，貴在於己，以順人而不失，是故頹仰酬醉，無適而非真也。及至後世，一曲之士知為己而已，而其弊至於絕物，抱虛守寂，老死於巖穴之中，自以為得矣，而功不加諸人，道不行於世，始以自為，而所以自為者實少，此昔之隱者所以有往而不反之論也。若華陽先生則不然，方其棲真深巒，人邊罕至，則以上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可勝數，其功利博矣。及遭聖上，以天縱大智，作新斯民，本原道真，宗尚有德，則頻年之間，數承命造朝，召入宮廷，燕見終日，造膝所談，多所謂天下妙理。向也雲泉之為娛，而今也名顯於朝廷，向也樵牧之與俱，而今也道信於官壺，天下方士聞其風者，翕然化之，豈可與彼枯槁一曲之士同日而語哉！先生姓劉氏，諱混康，常州晉陵人也。其上世皆不仕，崇寧中，以先生故，始詔贈其父守真宣德郎、母朱氏蓬萊縣太君。先生少則虛澹不掌，仁宗時試經為道士，脫略世故，日閱道書，而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迺散髮登壇，以天為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者有道行，名聞一時，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錄。其後迺結菴于山之積金峰，居一日，有三羽人者，莫知其所從來，同造其廬，亟出指菴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先生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以手捫之。明日，癍滅不復見。而求所謂三羽人者，終莫能得也。先生縣是刻意勤行，而於接物利人，日益不懈，遠近宗仰之。哲宗時召至京師，賜號洞元通妙大師，而以所居菴為元符觀。未幾，謁還故山。上之元年，復召赴闕，其明年又告歸，許之，賜以九老仙都君玉印，又詔增廣殿宇，而命近侍總其事，於中都得專達焉。尋降誥，賜號葆真觀妙先生。先生雖居山，而手劫詢勞無虛月。觀將成，請朝天廷以謝上恩，有詔敦勉其來，召對宣和殿，賜御書畫，於是增改觀名曰元符萬寧宮，而宮之正門及景命萬年、天寧萬福兩殿，太平飛天法輪之榜，皆上自書。昭回之章，焜耀萬古。三茅崇奉之嚴，未有盛於斯時也。明年夏四月，先生又告歸，詔賜所居菴以港神為名，而加先生以沖和二字，居數月，又作慶成頌，及賜歸山詩以寵之。大觀改元，詔屢趣召，先生固辭，許之。於是有旨，命其傳錄大弟子守靜凝和法師答一諍之入見，喻德意焉。其明年，先生迺來朝，將行之前一日，菴中平時所養鶴輒飛去，先生聞而歎曰：鶴去，吾殆不還乎。已而果卒京師。即其年七月壬申，葬山南豐玉峰，詔特謚靜一，而以其墓之祠宇為藏真觀。先生專氣致柔，不與物性，淵淳雲行，動靜兩得，眷待終始，身名尊榮，可銘也已。銘曰：

芒乎道初，未始有物。自氣求之，則已芒苗。昔之得者，造乎其先。逮後沉冥，迺始無傳。泯泯膠膠，轉徙之塗。貌象樊然，心與之俱。何以更之，俟靜俟虛。奇矣先生，與古為徒，純氣是守，靡所營趨。帝命造廷，翩然來思

，敢告所聞，妙入無為。糜之高名，樂此巖棲，乘化而盡，形則如斯。纔石道周，後人之請。

先師被遇聖朝，恩榮終始，如藏真建觀，前所未有的。詔宗工述解化之邊，上親題額以賜焉。鉅碑泥金艱於傳本，謹再模刻，以廣施云。時政和元年四月十七日，上清三洞弟子、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竺淨之謹題。持節昌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文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上柱國王植篆額，皇叔武安軍節度、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潭州諸軍事、潭州刺史上柱國華原郡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仲御立石。

沖隱先生遺表碑二通

臣淨之遺表上言皇帝陛下：臣自違闕庭，屢更晦朔，仰慕聖顏，日深馳想。本圖再出山林，一瞻天表，無何大數有限，誌與願違，辜負皇朝，不勝痛恨。然臣雖世緣淺薄，仙路殊途，曷敢忘陛下終始眷遇之厚，伏願陛下精固邦本，善保聖躬，上以副皇穹寶曆之恩，下以慰社稷生靈之願。臣無任瞻天望聖之至，謹奉表以聞。政和三年七月二日，茅山經錄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臣笞一淨之上表。

臣自惟至愚至昧，伏自先師遭遇陛下以來，興建宮祠，敷弘教法，而臣凡所請求，實為過分，上瀆天聽，罪所不容。本期盡犬馬之勞，以報萬一^{#9}，不期偶染脾疾，飲食自減，雖勉強醫藥，殊無退候。近因設醮祈恩上天，迺獲報應，當須謝世。去住之理，臣實無憾，但恨終天永訣，無緣再覲天顏^{#10}，及別中宮皇子諸王，不勝悵望之極。陛下天聰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者。然念帝王奉道，迺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福。幸毋以華麗蕩真，以虧聖典。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為先，迺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11}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嘗令臣以盡忠報國為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12}矣。臣傳宗法錄、真經玉印、及陛下前後所賜書畫，並已付本宮徒弟俞希隱收掌訖，更願陛下重念先師扶教宣道之心，曲垂恩祐，終始無替於宗門，則臣雖不獲再瞻^{#13}天顏，死^{#14}無憾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諍之再言押。

沖隱先生墓誌銘

檢校少保、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官使兼侍讀修國史臣蔡卞奉劫撰并書。

先生氏竺，名淨之，字清遠^{#15}，金陵人。父得一，少不事事，晚好道術，鄉里號笞一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常從翁游。先生方在娠，一□

日，翁夙興見杜道士入其門，俄失所在，心異之，有頃先生誕焉。先生生而淳澹，識度深遠，幼不茹葷，六七歲，日誦書數百言，從草兒嬉，輒畫地為道家像。父攜之游茅山，時靜一先生劉混康結茅積金峰，一見稱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示之以輕舉之法，先生躍而大喜，願留師事，誓不復歸，父亦欣然許之。服勤左右累年。王安石閒居金陵，聞靜一高行，遣書致禮邀之。先生奉杖屨以從，試與之語，率皆造理，屢稱善焉。元祐中，臣守宣城，靜一遣先生持書過之，館之後園西室，前有華果。林木疊嶂樓臺之勝，近俯城市，遠望百里間，而先生終日靜坐，未嘗出門，心竊奇之，迺出緡錢度為道士。先生誌益精篤，靜一悉以三洞經界之。書符呷水以彌疾除邪，率多驗。蓋累年之間，盡得靜一之道，深居山林之幽，而聲名暴著一時。哲宗皇帝在宥天下，搜求道術之士，首召靜一來朝京師。從師入見，顧其貌，異焉，錫師名以寵之。元符初，賜所廬為觀，號元符。今天子躬體妙道，以臨萬邦，命守臣敦遣靜一造朝，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與之俱來，禮遇尤至，劫有司大新厥宇，親書宮名以賜，更號守靜法師，領住持事。又明年，復召入朝，暨進見，弟子從行者皆有恩數及之。久之，得請還山，又加號凝和，賜御書畫以寵其行。大觀四年，復至自茅山，天子命即所館建壇席，俾倡其教以示學者，遣中使責之，緡紳士大夫多從聽受，復固辭還山。上更以御書及畫靜一遺像付之。先是，九幽黃錄久廢，世罕道者，先生發明之，二科儀式方大顯於時。凡深山絕嶠，學者棲處其間，時或淫雨積雪，徑路阻絕，先生必亟往餉之。歲稍不登，輒令減田租之入，以糜粥食飢者，不幸俘嬖，衣裋座之。居數年，一日召其徒，謂之曰：吾今年四十有六，昔吾先師記吾之數不逾於此，吾將化矣。荷國重恩，不得面見天子，迺索筆自草遺表以聞。翌日，具湯沐，易衣冠而逝，時政和三年七月三日也。表聞，天子嗟悼，詔贈沖隱先生，責之緡錢。以其年十一月封窮于大茅峰之陽華蓋峰下，受業弟子數十人，其上首日傅希列、徐希和#16。希和為養素法師，繼踵住持，而希列被召為右街都口監。後三年，又詔贈先生之父為承事郎，母周氏為孺人。蓋自先生少時，臣已識之，及其將終，亦令人喻意於臣，云寫遺表畢，屬期已至，不得書數言以別。既葬數年，有詔，使為之銘。銘曰：

識道之真，則遺其形。初成得之，上入太清，靜一慕焉。少也無營，結廬峰顛，以逮于成。誰其嗣之，允矣先生。天子嘉之，荐錫休名，召語於前，理暢而明。形雖有逝，神則常升，緒餘之傳，粵在斯銘。

茅山疑神庵記

句曲名山，三茅勝地，靈宮闕宇，突兀炳煥，甲于江左數千百里。凝神菴居其間，林槽蔽虧，氣象深穩，宜高人逸士之所廬也。紹興癸亥，祠宇宮道士張椿齡，與其徒相攸於中峰之下，誅茅結菴，擺落世紛，怡神葆光，為物外之

游。性真內融，道腴外豐，秀骨山峙，神鋒玉舉，望之，真蓬萊方壺中人。學者稍趨歸之。聲聞帝聰，有詔召對，控辭弗獲。既見，上顧勞甚寵，解御服以賜，且命圖形於神仙閣，固請還山。先生起草萊，受知聖明，前後六至闕下，壬午視師，亦賜對於行在所，每見加厚。初，太上皇欲易菴為觀，先生辭以有觀額則事煩，非幽居之宜，故止賜今名，實乙亥六月也。庚辰歲，建三清殿，像設供具，皆上方所製。其後以行宮賜銀建天祥閣，奉藏宸翰，又為層屋，置內府賜鐘。雲漢在上，光被草木，寶器所鎮，神鬼守護。凡二紀責錫，悉充棟宇費，齋庫庖淄，位置不瀆，於是豐約中度，規制具體矣。乾道壬辰，賜田三百三十畝有畸，仍命漕浙除其稅，德至渥也。居之高下，皆因其山之勢，妥帖邃密，不晦不露，白雲峰擁其左，小峰拱其右，面抱赤山，大羅源平遠當胸，而昇元頂亦逐逐在目也。紫翠環繞，四山如屏，晨光陸離，篆影浚亂。宵籟間寂，琴聲清圓，恍若與塵世隔。匹夫而能動冕旒之高聽，享山林之至樂，其必有以也夫。噫，老佛之教，與孔氏鼎立，後世紛紛，矛盾異同，真人御辯，融三為一，恭己正南面，而儒術行於天下，刑政修，禮樂興，二家翼之，使民心一於為善。薰陶漸漬，風俗淳厚，兵寢刑措，日躋仁壽之域，庸非助乎！先生訪對之際，言不得聞，若夫方士誣虛之說，治道清靜之要，將奚擇焉？天實聞之矣。其能動高聽，享至樂，宜哉。先生，常州晉陵人。少為人也，名行義，字達道，度為道士，改今名，而世先以其字行。既歿之。九年，住菴弟子茅見獨以僕疇昔與先生有一日之雅，而與其兄王見誌從游荆溪之上垂四十年，屬為之記，故獨取其菴之顛末，係於興創者，識之。其被遇兩宮、榮寵光顯，當有紀錄，以侈眷異，茲不具載云。淳熙十年九月朔，朝散大夫新權發遣處州軍州事、贊皇李處全記并書。

嘉定皇后受錄之記

皇帝妙毓至神、鑽承大統，薄海內外，晏然無事。皇后道合坤寧，光齊日耀，彌綸帝德，輔贊化原，而內助餘閒，貴道清靜，宅心虛白。迺嘉定庚午午節，命左街監義臣上官德欽，緘封寶黑，肅將中旨，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至華陽洞天上清宗壇，傳受大洞畢法寶錄、金龍玉璧、質信禮儀，罔不畢備。上清經錄宗師臣薛汝積實臨壇度師。臣汝積恭承教令，潔己齋心，馳誠南嶽，結想上靈，建置玉錄道場、羅天大醮，廣修齋設，延供羽衣。是夕，玉繩金波，昭回遊漢，祥諷瑞靄，紛郁宮庭。翼日，笙鶴翱翔，飛舞呈瑞，靈芝異草，迭產於林炯間。四方來觀，莫不敬歎，琦歟盛哉！臣先覺曩以微賤遇孝宗皇帝，蒙恩放還山林，與臣汝積從游，目擊盛事，欣喜踴躍。竊考經錄之自來，求流傳之所在，巍巍至妙，蕩蕩難名，誠求道之津梁，登真之道路。至於光顯流衍，囑付帝后，俾承天而行，與道合真，則我朝之盛，又非前代所及也。

氣結九天，自然成文，火鍊太空，皇人按筆，此寶錄所由始也。太平下教，小有天王，紫虛元君，流播人間，此寶錄所由傳也。元君初降句曲，命楊羲以隸古定其文，傳上清仙翁許劍寶岌琅函，鳳羅金鈕，割敵有儀，盟誓甚重，得之者，必名書金簡，自在丹臺，苟非其人，不在此族。歷代帝后，佩服崇尚，用以延洪祚，用以益永年，發祥嘖祉，如鼓應桴，然足以知其教，不足以見其盛也。自元君二十二傳觀妙先生朱自英，是為章獻明肅皇后臨壇之師。兩傳而至沖和先生劉混康，時在宣和，徽宗皇帝命先生總括三洞四輔，為盟傳之師，仍賜白玉印以續宗壇之系。九傳而至臣汝積，又復恭遇聖后，下屈崇尊，增賁經錄，其道益以光顯，其事益以流衍。聖子神孫，奕葉相承，不忘道化，用躋世於仁壽，此千載一遇，萬世之下，不可尚矣。天降其祥，地不愛寶，未足見皇天之所以眷顧我聖后者，億萬斯年，與帝並尊，為天下母，此降精三境，流光十極，付囑於我聖后者，其在茲乎！恭惟皇后殿下，聰明天稟，慈慧日隆，百神敷祐，瑞氣騰空，國家寶曆過期，流芳億兆之祥也。臣不敢自默，敬為之記，姑錄始末，不敢為文。嘉定三年庚午歲，五月十有六日，右街道錄凝神齋高士臣劉先覺拜手稽首恭記。臨壇保舉師、太上靈寶無上洞玄法師、元符萬寧宮知官、沖妙大師臣任元阜，監度師閥、臨壇度師茅山經簽三十四代嗣教宗師、上清三洞法師、管轄元符萬寧官明一大師、賜紫臣薛汝積、承議郎、知建康府句容縣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臣朱拱臣建并書。

白雲崇福觀記

徽猷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戴溪撰，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討官、兼侍講黃中書，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映篆額。

句曲江左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隱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峰當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之峰也。道俗相傳，嘗見其草木後凋，煙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闕宇，各奠所宜，茲曠弗卜，顧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溫披榛棘，鑿巖崖，室于峰之下。俄以行誌修潔聞，迺即其居錫崇福觀額，暨白金、莊田饒益之，俾展其成。於是璧壇場、班像設，有門鼎峙，有亭暈飛，堂皇深密，廊應裏延，重樓傑閣，雲層巍峨，前闕端逵，松杉行列，如蓋如幢。有赤山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巒，左顧右揖，鬱鬱杳杳，映帶清深，而居而游，如脫紛挐，如蹈仙墟。中問方壺丈室，上親灑翰，揭以虛靜，與夫紹興以來四朝錫予，寶鎮泉石人問世事，待有大福德力作興風雲，會合殊勝，然後底迺績。今其徒居之，思有以稱，亦反其初而已。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弗勝，然而道者託焉。昔之為道術者，棄絕乎名勢利欲，精專

乎身心性命，唯恐入焉不深且密也。待其行成，一朝蛻去，人方競競然持其所棄，邊其所蛻，以餅矇其隱約，鼓鐘其沈潛，影響其清風素節，而冀得其人如初，迺亦甘心焉。豢其養，尸其居，美其衣食寢處如世俗，轉復為名勢利欲所愚，而道術安在！。是山不特茅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址，往往蓬戶桑樞，霞飧梧食，託於人之所不堪顧，自有丹臺絳宮、抱玉懷珠在，開白雲者，必不專以外境遺子孫也。溪之從子涎，往來山中，人境俱熟。道士周觀復，景溫高弟，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迺俾涎序次其見聞，因附見吾說。觀復持歸，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九月望日記。

洞陽館記

宣和間，道士沈洞元鍊大藥，人知神其醫而已。侍郎王公漢之帥金陵，為人擇地，迺之華陽之南、四平之北，修築館舍，仍舊號曰洞陽，并祠其先世。蓋道書稱洞陽為朱陵昇度之館，又以據洞府之陽而名焉。思陵在御，歲遣使清真觀建萬道齋，齋時早鶴翔集，蓋三月十八日稱鶴會始此。淳熙初，洞元之徒皆遠游，貳車王光國克承先誌，為地擇人。道者王介叔草衣木食，主天市壇，遂邀至來洞陽。介叔之徒曰丁道存，相與刻誌道業，招徠四方之士，而鶴會之盛，既無前代賜予，不在清真，而在洞陽矣。三十四代宗師薛君汝積強以祠牒衣冠之，以表其容，眾俾為善，日益不怠。環陵推官湯喬年施田二頃，以續歲供，意亦以增冥福，為報本地。其手澤付予，周防甚至。未幾，為湯後者肯穫功虧，田不能久，而歸洪氏。洪氏有名秉鈞，長且賢，四中鄉選，投筆高蹈，士類因以真隱稱。真隱知田之自，迺集子姪議舉半入延慶飯僧，其百畝復施洞陽，若將使湯推官少償夙願於地下。吁，湯君之施出於有心，而真隱未始容心，此豈周防思慮所及哉？洞陽既再入田，迺紹定庚寅，予偕諸姪成存道之誌，為建齋寮，大隸題榜，并識始末，以傳永久，且為賢不肖子孫之世鑒云。嘉熙丁酉日南至，丹陽張提撰并書，朝奉大夫監行在左藏西庫丁宗魏篆額。

宋羅天感應碑山人校遺文

元符萬寧宮經藏記秦口撰

右闕文

宋重修華陽宮記郭衡撰

元陽觀記朱拱臣撰

玉液菴記劉宰撰

右不錄文

茅山誌卷之二十六竟

#1于崇寧二：原脫，據笱本補。

#2道，中為天寧：原脫，據笮本補。

#3本命星君，西為：原脫，據笮本補。

#4有：原本無，據笮本增。

#5達：笮一本作『逢』。

#6刻：笮本作『刺』。

#7死，骨：笮本作一不有一。

#8謁：笮本作『請』。

#9實為過分，上瀆天聽，罪所不容。本期盡犬馬之勞，以報萬一：笮本作『實多鑒允。本期盡草野之忱以報萬一』。

#10但恨終天永訣，無緣再覲天顏：笮一本作『但幽明有隔，無緣時覲天顏』。

#11死：笮本作『昧』。

#12泉：笮本作『霄』。

#13再瞻：笮一本作『瞻近』。

#14死：笮本作『逝』。

#15字清遠：原本缺，鋸篁本補。

#16希和：原脫，據笮本補。

#17於：原本缺，據笮本補。

#18遂：原本缺，據笮本補。

#19二：篁本作『三』。

茅山誌卷之二十七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元碑

華陽道院碑銘

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明善撰，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孟頫書。

道家者流，有符錄之法，謂能呼吸風雷，役召神鬼，或者疑焉。天人一也，寒則體慄，暑則體燠，是形吾者天也，周吾形者無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際，感與應而已。惟其人氣之戾，始與天乖，愚夫愚婦，一念之烈，猶能有動，況高人德士，棲身孤廈，鍊行精純，誌之所在，天必不違。昔在世祖皇帝時，句曲許宗師來朝，有禱輒應，上異之，特詔主其諸官觀，紹傳符錄。許宗師將化，手印待今王君至而傳之。大德二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江都，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噎於雨，羽者，有驚蔽空而至，啄食之，食而復吐

，吐之復啄，如是連日，蝗不為災。先是，早禱而雨，淮南人大駭悅，爭持金帛拜而醑之，卻之不退，送者填道。歸曰：吾豈必夫景既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至於兩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往，且寶運方隆，不當有餓民耳。其所酬金帛，苟蠹裝之，是幸功也。吾以別館三君而祝釐於國，兼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寧宮之東，仰抱楓輪，俯瞰金菌，山得所峙，永得所經。限靈即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奢不逾制，凡為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於翼室。肇基訖工盡六年，號華陽道院。至大三年夏，天子命玄教嗣師吳真人醮祀江南，始于句曲。君出近京口，真人曰：香幣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將之無敢不恪。暑雨方淫，請朝當抵元符，雨悼或霑，亦惟神羞。君曰：敬諾。翌日，雨垂不下，既奠香幣，大雨行事，之日復止。真人還朝，為余縷言王君如右，因為求銘華陽。余聞王君簡而章，莊而和，靜方而動圓，蓋有道君子也，故出言而災彌，有禱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愈約。由是制授養素通真明教真人。夫句曲之為名山，舊矣。高人德士，游息其間者，以其幽深隔世，囂紛絕邇，駐靈光而資悟賞也。既紀其事，仍繫之辭，依倣步虛之聲，寫其閒遠之思。君名道孟，號牧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師。辭曰：

句曲嵯峨窈窕瑩，神仙所宅闕雲肩。
霓旌羽蓋博紫清，儵來忽逝何杳冥。
通真真人鍊元精，餐霞服氣方瞳青。
棲遲陽谷吹玉笙，瑤裝駐鶴崑崙庭。
蠲災彌變翼世平，揚休儲慶奉天明。
遠心絕物思蓬瀛，手持青芝對丹經。
瓊都琳館吾此營，大招真倡捫幽靈。
爰清爰靜無勞形，無搖爾精可長生。
下觀塵囂百憂嬰，醉生夢死悲短齡。
重陰無罅窺日星，有欲從之視此銘。

句曲山洞泉銘

泰定甲子歲玉虛子造。

茅山三山、羅絡諸峰。大魁小杓，象斗七宮。上清有壇，高居其中。山曲而容，水斯朝宗。我修華池，內景合同。在艮之止，塞兌之空。丹井西注，石梁互東。玄師有作，兆茲靈綜。藏錄玉漿，向用奚窮。善利萬物，道不言功。

福鄉井銘

惟蕭有臺，曲水之濱，井梵不改，我思若人。若人伊何，桐梧其儔。稟教華陽，振邇丹丘。百世之澤，式如金玉。是謂正明，並受其福。

弘道壇銘

上清真人潘尊師體玄，建弘道壇于嵩之陽；句曲外史，基石儀道，迺復古初，迺奉聖神，永作憲矩。上清宗師劉大彬作篆鎮壇，大洞法師倪天奎協誠購石。

崇禧萬壽宮記

從仕郎、鎮江路錄事、致仕王去疾為文，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並篆題。

華陽洞天，自三茅君以神道設教，瑞人神士不可梯接者，代有其人。歷考其間，惟隱居陶真人立館以處高弟，所以啟佑其後人者為最盛。今之崇禧觀，隱居曲林館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昇真王真人有港藩之舊，且嘗師事隱居，遂建太平觀以居之，賜田與山，贍其學者，飧錢鋪粟用給，所轄宮觀十有二。宋政和三年，始分田以給之，使自養其弟子，具載山誌。宋改太平觀為崇禧，揭虔妥靈，有盛無教，式克至于今日，廣殿脩廊，弘弘轍轍，檢題牖槐之飾，嬾華香火之供，千餘年間，其崇奉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於皇三君，威神在天，陰隱默相，華陽道振，如魯洙泗。世有升降，道無升降，時有顯晦，道無顯晦，陶真人之於三君也，神交沈寥之上。王真人之於隱居也，心授問答之間。綿綿延延，往過來續，千載如一日。皇元肇興，天兵南渡，神明所扶，壇宇如故。心遠鄒君道元，若造物者，擬其人為時而出，叫聞闔於九天之上。上方偃武修文，以清靜為壇，以慈儉為宇，垂意玄教，命鄒君道元掌教事，盡護諸山。厥後東澗洪君宗源、復陽楊君元澈、碧泉蔡君德溥，繼繼承承，用保有累朝之寵命。皇慶初元春，南鳴陳君誌新入覲，上觀天光於清都。紫微之間，承九重之殊渥，荷真人之美名，上賜金欄道衣以為身章。延祐四年，南院君私竊自念：崇禧道場自昔總轄諸山，實為上帝垂休儲祉之所，不有以表章之，何以名有尊？乞陞崇禧為宮，白之集賢諸公，以其事聞于朝。嗣歲陞辭還山，上復降香以榮其歸。延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玉音自天而下，賜號曰崇禧萬壽宮。玄教大宗師上卿大真大張公、嗣師掌教真人吳公興有功焉。是日也，榮光異氣，上燭層霄，崇山峻嶺，咸有矜色，真人陳誌新率羽士稽首再拜於道之左，對揚休命曰：明明天子，萬壽萬年。實與太元司命君自混沌暝津開關之始。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雖今昔殊時，幽顯異邇，其受命於皇皇后帝，則異世而同符也，於摩休哉。既而冠巾之眾，如出一口而祝之曰：陳真人自隱居陶真人立館以來，既嘗為太平觀矣，又嘗為崇禧觀矣，上賜今額，甚盛舉也。他日秉國史之筆者，繫年擊月擊日，大書之曰：改觀為宮，自真人陳誌新始。其皇恩如天，將何以報塞耶，惟我真人在帝左右，必敬必恭，蚤夜以思，弼成玄功，庶其有以答君師寵綏之造，而真人亦有無

窮之聞。真人曰：三君之靈也，吾皇之賜也，臣何力之有焉？敢不敬恭以從祝規。延祐七年夏四月，南陽君俾去疾紀其事，以傳方來。去疾謂必有山玄卿其人，而後為新宮銘，草野之文何足以紀盛事。辭不獲命，迺舉前說為之記，而又黑沐繫之以詩。曰：

自有宇宙有此山，開山者誰高辛氏。
耿耿社哉太元君，天之輔相民估恃。
曲林舊館陶真人，潛德幽光發千祀。
山圖飛上天皇家，雲漢分章來萬里。
煌煌崇禧萬壽宮，巨扁鸞飛羲獻字。
鳳歌鶴舞鏘鈞韶，山川鬼神共歡喜。
物不疵癘年穀豐，乾坤清夷風日美。
皇帝怡愉奉太皇，萬年億載自今始。
元至治元年正月十有五日建

崇壽觀碑

承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撰並書丹題額。

大茅峰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勸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勸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靜先生奉劫重修，復民百家備修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劫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峰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喂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迺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迺傾廢隘陋持甚，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為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為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文賢講堂，而前為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日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為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

，吳人周大靜先為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為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誌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為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又《尋山誌》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纔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為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擊之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關闔扉陽洞闢。
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
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
構宮方巖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
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液。
不食何年喪遺臂，白雲映空玉清客。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燻璧。
爾來蕭條世代隔，石鏡刻文土漫畫。
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烏。
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系繹。
玉室金堂萬無教。

茅山誌卷之二十七竟

茅山志卷之二十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甌編

齊梁詩

華陽石頌五百 陶隱居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秀，兩金標地英。	右樞域
宅無迺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	右質象
總神列三府，分塗交五便。陰暉迎夜哲，晨精望曉懸。	右形位
南峰秀玄鼎，北嶺橫秦璧。表裏玉沙津，周回隱輪邇。	右標貫
左帶柳汾水，右浚陽谷川。土懷北郁色，井冽鳳門泉。	右區別
郭干峙留岸，姜巴互遠蹤。鶴廟或時饗，別宅迺恆恭。	右跡號
吳居非知地，越冢詛隱遷。樹蓋徒低陰，石鼈未嘗煙。	右類附
果林鬱餘奈，蔬圃蔓遺辛。熒芝可燭夜，田泉嘗椀塵。	右物軌

降轡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真館，高會蕭閒宮。右游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弦有逸調，空談無與言。右才英
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沖念，飛華當幹心。右學稟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心邇何用顯，冥途自相知。右業運
方隅游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倘或似，七元迺扶胥。右挺契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迺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右機萌
刊石玄窗上，題誠曲階門。動靜願矜錄，不負保舉恩。右誠期
答詔問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告逝篇

性靈昔既肇，綠業久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擔悲欣。冠劍空衣影，鑣轡
迺仙身。去此昭軒倡，結彼瀛臺賓。倘能踵留轍，為子道玄津。

入山尋桓清遠不遇 邵陵王蕭綸

荊門丘壑多，甕牖風雲入。自非棲遁情，誰堪霜露濕。

初入山作 恒法闔

寒谷夜將晨，置賞復尋真。方壇垂密葉，澈水度朱鱗。杏林雖伏獸，芝田
詛俟人。丹成方轉石，鑪變欲銷銀。當知勝地遠，於此絕囂塵。

酬華陽陶先生 沈約

三清未可氈，一氣且空存，所願回光景，拯難拔危魂。若蒙九丹贈，豈懼
六龍奔？

還園宅奉酬華陽陶先生

早欲尋名山，期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非一。忽聞龍圖至，仍睹
榮光溢。副朝首八元，開壤賦千室。冠纓曾弗露，風雨未嘗櫛。鳴玉響洞門
，金蟬映朝日。慚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豈忘平生懷，靡鹽不遑恤。

華陽先生登樓不下贈呈

側聞上士說，尺木迺騰霄。蕾買餅不展地，仙居多麗譙。臥待三芝秀，坐
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奉華陽王外兵隱居別易氏號

餐玉駐年齡，吞霞返容質。眇識青丘樹，回見搏桑日。爛慢蜃雲舒，嶽釜
山海出。

答句曲先生 范雲

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迴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
守沖玄。石戶棲十祕，金壇謁九仙。乘鶴方履漢，轡鶴上騰天。

唐詩

酬茅山權器

皇甫冉

南望江南滿山雪，此情惆悵將誰說。
徒隨草吏不曾閒，顧與諸生為久別。
聞君靜坐轉耽書，種樹茸茅還舊居。
終日白雲還自足，明年芳草又何如。
人生有懷苦不展，出入公門猶未免。
回舟早晚待春風，先報華陽洞深淺。

送陸潛夫往茅山

游仙洞兮訪真官，奠瑤席兮禮石壇。忽髻絮兮雲擾，杳陰深兮夏寒。欲回頭兮揮手，便辭家兮來否。有婚嫁兮嬰纏，待歸來兮已久。

送張道士歸茅山

向山獨有一人行，近洞應逢隻鶴迎。
唯以素書傳弟子，還因白石號先生。
無窮杏樹綠山種，幾許芝田向月耕。
師事少君年歲久，欲隨毛節往青城。

送鄭員外入茅山

但見全家去，寧知幾日還。白雲迎谷口，流水出人間。冠冕情遺世，神仙事滿山。其中應有物，豈貴一身閒。

送鄭二之茅山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鸚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

山居即事

顧況

下泊降茅仙，蕭閒隱洞天。楊君閑上法，司命駐流年。崎合桃華水，窗分柳谷煙。抱孫看種樹，倚杖問耘田。世事休相擾，浮名任一邊。由來謝安石，不解飲靈泉。

崎裏桃華

崎裏桃華逢女冠，林間杏葉落仙壇。
老人方授上清錄，夜聽步虛山月寒。

大茅嶺東新居憶亡子從真

谷鳥猶呼兒，山人夕霑襟。懷哉隔生死，悵矣徒登臨。束門憂不入，西河遇亦深。古來失中道，偶向經中尋。大象無停輪，倏忽成古今。其天非不幸，鍊形由太陰。凡欲攀雲階，譬如火鑄金。虛室留舊札，洞房掩閒琴。泉源登方諸，上有空青林。彷彿通寤寐，蕭寥邈微音。軟草被汀洲，鮮雲略浮沈。赦景宣豐麗，鉗波響飄淋。石窟含雲巢，迢迢耿南岑。悲恨自茲斷，情塵詎能侵。真靜一時變，坐起唯從合。

思歸桃華崎二首

廢棄忝殘生，後來亦先天。詩人感風雨，長夜何時曉？去國宦情無，近鄉歸夢少，庇身絕中援，甘靜忘外擾。麗景變重陰，洞山空水表。靈潮若有信，寄謝西飛鳥。

朝與佳人期，碧樹坐紅萼。暮與佳人期，飛雨灑青閣。佳人官何許，中夜心寂寞。始憶花正開，復驚葉初落。行騎飛泉鹿，外聽雙海鶴。嘉願有所從，安得處其薄？

題盧道士房

秋砧響落木，共坐茅君家。唯見兩童子，門外汲井花。空壇靜白日，神鼎飛丹砂。塵尾拂霜草，金鈴搖霽霞。上章塵世隔，看奕桐陰斜。稽首問仙要，黃精堪餌花。

憶山中

春還不得還，家在最深山。蕙圃泉澆濕，松窗月映閒。薄田臨谷口，小職向人問。去處但無事，重門深閉關。

送李道士歸桃華崎

人境年虛擲，仙源日未斜。羨君乘竹杖，辭我隱桃華。鳥去寧知路，雲飛似憶家。莫愁容髮改，自有紫河車。

夜中望仙觀

日暮銜花飛鳥還，月明溪上見青山。

遙知玉女窗前樹，不是仙人不許攀。

酬韋夏卿送歸茅山兼景母正字

玉帝居金闕，靈山幾處朝，簡書猶有畏，神理詎能超。鶴廟新家近，龍門舊國遙。離魂結不斷，洞府一吹簫。

送顧昆歸茅山 韋夏卿

聖代為遷客，虛皇作近臣。法尊

稱大洞，著作已受上清畢法學淺忝初真。夏卿初受正一鸞鳳文章麗，煙霞翰墨新。羨君尋句曲，白鶴是三神。

奉同 泰母誠

謫宦聞嘗賦，游仙便作詩。白銀雙闕戀，青竹一龍騎。先入茅君洞，旋過葛稚陂。泠泠列禦寇，五日有還期。

答贈木耳一名樹雞 韓愈

軟濕青紅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回。

想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

刻溪逢茅山道士 張籍

茅山近別刻溪逢，玉節青毛十二重。

自說年年上天去，羅浮最近海邊峰。

贈茅山楊判官

應得煙霞出俗心，茅山道士共追尋。

閒憐鶴貌偏能畫，暗辯桐音自作琴。

長嘯每來松下坐，新詩堪向雪中吟。

征南幕裏多賓客，君獨相知最校深。

寄華陽孫鍊師三首 李德裕

何地最儵然，華陽第八天。松風清有露，蘿月靜無煙。乍警瑤壇鶴，時嘶玉樹蟬。欲馳千里思，唯戀鳳門泉。

石上溪蓀發紫茸，碧山幽藹水溶溶。莒花定是無人見，春日唯應羽客逢。

獨尋蘭渚玩遲暉，閒倚松窗望翠微。逼想春山明月曙，玉壇清聲步虛歸。

逼傷茅山孫尊師三首

蟬蛻遺虛白，蛻飛入上清。同人悲劍解，舊友覺衣輕。黃鵠遙將舉，斑麟儼未行。唯應鮑說室，終夜識琴聲。

空宇留丹竈，層霄被羽衣。舊山聞鶴化，遺鳥尚亮飛。數日奇香在，何年白鵠歸？想君游下泊，方歎里聞非。

金格期初至，颼輪去不停。山摧武擔石，天隕少微星。弟子悲徐甲，門人泣蔡經。空聞留玉鳥，猶在阜鄉亭。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得法弟子，嘗見尊師稱先師靈跡，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館

後學方成市，今茅山宮觀道士並是先生弟子也。吾師久上賓。洞天應不夜，源樹只知春。此並蹟桃源事。暮客留童子，瞿仙童即先生弟子。桃源得仙人暮子，載在傳記內。山精避直神。先生初至茅山，童子誤觸法鏡，有聲，先生疑山神所為，以符召致之，靈異如比。無因握石髓，分與養生人。

右四詩石刻唐會昌癸亥年暮春十八日，祕書郎、上柱國裴質方書。

溪蘆

楚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暄妍節。紫艷映渠鮮，輕香含露潔。離居若有贈，暫與幽人折。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簡李延陵

劉長卿

石林媚煙景，句曲盤江甸。南望佳氣濃，峰峰遙隱見。漸臨華陽口，微路入蔥情。七曜懸洞宮，五雲抱深殿。銀函竟誰發，金液徒堪薦。千載空桃華→秦人深不見。東溪喜相遇，貞白如會面。青鳥來去閒，紅霞朝夕變。一從葬貞

骨，萬里乘飛電。蘿月延步虛，松風醉閒宴。幽人即長往，茂宰應交戰。明發歸琴堂，知君懶為縣。

宿華陽洞寄袁稱 李端

花洞晚陰陰，仙壇隔杳林。漱泉春谷玲，檇藥夜窗深。石上開山酒，松間對玉琴。戴家溪北住，雪夜去相尋。

贈茅山道者

姓字不書高士傳，形神自得逸人風。
已傳花洞將秦接，更指茅山與蜀通。
懶說歲年齊絳老，甘為鄉曲號涪翁。
終朝賣卜無人識，弊服徒行入市中。

題李尊師山房 秦系

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深山竟不逢。
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時上最高峰。
籬根五月留殘雪，壇右千年蔭怪松。
此去人寰知遠近，回看雲壑一重重。

柳谷決故居 權德輿

下馬荒郊日欲燠，潺潺石溜靜中聞。
烏啼花落無人處，寂寞山窗掩白雲。

春游茅山酬杜評事見寄

喜得賞心處，春山豈計程？連溪芳草合，半嶺白雲晴。絕澗飲冰碧，仙壇抱擷清。懷君在人境，不共此時情。

題崔山人草堂

竹逕茅堂接洞天，閒持麈尾漱春泉。
世人車馬不知處，時有歸雲到枕前。

下第後寄高山人 顧非熊

我來堂屋前，仰視大茅顛。潭淨烏聲異，地寒松色鮮。人眠甕牖月，鹿飲鳳門泉。多愧憐高隱，無成又一年。

贈茅山高拾遺

人皆貪利祿，白首更營營。若見無為理，兼忘不朽名。幽禽窺飯下，好藥入籬生。夢覺巖泉滴，猶疑禁漏聲。

成名後歸茅山酬草公見送

此名誰不得，人賀至公難。舊業承家了，離筵去國歡。暮天行鴉斷，曉渡落潮寒。舊隱茅峰下，松根石上盤。

酬鄭史君見送歸茅山

餞行詩意厚，惜別酒筵重。解纜城邊柳，還舟海上峰。飲猿當瀨見，浴鳥帶搓逢。吏隱應難遂，為霖是塾龍。

茅山贈梁尊師 許渾

雲屋何年客，青山白日長。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上象壺中闊，浮生夢裏忙。幸承仙籍後，乞取大還方。

贈何處士

東望茅山北去秦，梅仙書裏說知人。
白頭煮石青山下，雖遇唐生不敢親。

贈茅山高拾遺二首 李商隱

諫獵歸來綺里歌，大茅峰影薄秋波。
山齋留客掃紅葉，野逕送僧披綠莎。
長覆舊圖暮勢盡，徧添新品藥名多。
雲中黃鵠日千里，自宿自飛無網羅。
一笛迎風萬葉飛，強攬刀筆換征衣。
潮寒水國秋砧早，月暗山城曉漏遲。
巖響遠催行客過，浦深遙送釣船歸。
中年未識從軍樂，虛近三茅望少微。

送顧秀才歸丹陽 王建

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
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

茅山道中 趙根

溪樹重重水亂流，馬嘶殘雨晚程秋。
門前便是仙山路，目斷寒雲不得游。

秋日寄華陽山人 高蟾

雲木送秋何草草，風波凝玲太星星。
銀鞍公子魂堪斷，玉弩將軍涕自零。
茅洞白雲和雨看，荆溪黃鵠帶霜聽。
人問不見清凍事，猶向溪翁乞畫屏。

懷三茅道友 熊皎

塵事何年解客嘲，十年容易到三茅。
長思碧洞雲窗下，曾借黃庭雪夜抄。
丹桂有心憑至論，五峰無值問深交。
杏壇仙侶應相笑，只為浮名未肯拋。

題茅山仙臺藥院 劉言史

擾擾浮生外，華陽一洞春。道書金字小，仙圃玉苗新。芝草迎飛燕，桃華笑俗人。樓臺爭聳漢，難犬亦嫌秦。願得青芽散，長年住此身。

游地肺六言章 孝標

市朝擾擾千古，林壑冥冥四賢。四賢謂楊郭、二許也。黃鶴不歸丹竈，白雲自養芝田。溪灘永夜流月，羽翼清秋在天。高跡無人更躡，碧峰寥落孤煙。

金陵道中酬茅山廣文南陽博士三首 皮日休

寒嵐依約認華陽，遙想高人外草堂。
半日始齋青訊飯，移時空印白檀香。
鶴雛入夜歸雲屋，乳管逢春落石床。
誰道夫君無伴侶，不離窗下見羲皇。
住在華陽第八天，望君唯欲結良緣。
堂肩洞裏千秋燕，廚蓋巖根數斗泉。
壇上古松疑度世，林間幽鳥恐成仙。
不知何事迎新歲，烏袖裘中一覺眠。
烏納裘見王筠集。

五色香煙惹內文，許遠游燒香五色煙石飴初熟酒微醺。將開丹竈那防鶴，欲算棋圖卻望雲。海氣半生當洞見，瀑冰初拆隔山聞。如何世外無交者，一外金壇祇有君。

奉和前韻三首 陸龜蒙

一片輕帆背夕陽，望三峰拜七真堂。三茅楊郭二許天寒夜漱雲芽淨，雪瓊晴梳石髮香。自拂煙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林。莫言洞府能招隱，會輾颼輪見玉皇。

壺中行坐可攜天，何況林間息萬緣。組綬任垂三品石，珮環從落四公泉。丹臺已運陰陽火，碧簡須雕次第仙，想得雷平春色動，五芝煙甲又芋臣囚。

良常應不動移文，金醴從酸亦自醺。真誥太平家酒微酸桂父舊歌飛絳雪，桐孫新韻倚玄雲。春臨柳谷鶯先覺，暖動蕪香鶴共聞。珍重雙雙玉條脫，盡憑三島寄羊君。

懷華陽潤卿博士三首 皮日休

先生一向事虛皇，天市壇西與世忘。
林腳支龜看氣訣，刀圭餌犬試仙方。
靜探石腦衣倨潤，閒鍊松脂院落香。
聞道徵賢須有詔，不知何日到良常。
冥心唯事白英君，不問人問爵與勳。
林下醉眠仙鹿見，洞中間話隱芝聞。

石林臥苦渾無蘚，藤筐開希恐有雲。
記得玉皇新詔樣，青瓊版上綠為文。
鳳骨輕來稱瘦容，華陽館主未成翁。
數行玉札存心舊，一掬雲漿漱齒空。
白石煮多黑屋黑，丹砂埋久染泉紅。
他年欲事先生去，十責須加陸逸冲。
奉和
陸龜蒙

幾降真官啞隱書，洛公曾到夢中無。
眉間入靜三辰景，肘後通靈五嶽圖。
北洞樹形如曲蓋，束凹山色似黛鑪。
金壇福地能容否，願作岡頭蔣負芻。
火景應難到洞宮，蕭閒堂玲任天風。
談玄塵尾拋雲底，服散龍胎入酒中。
有路還將赤城接，無泉不共紫河通。
奇編早晚須傳喂，免問神仙向葛洪。
終日焚香禮洞雲，更思琪樹轉勞神。
曾尋下泊嘗經月，不到中峰又累春。
仙道最高青#4玉錄，暑天偏稱白綸巾。
清齋若見茅司命，乞取朱兒十二斤。朱兒事見登真隱訣。

華陽張博士欲居刻襄因寄之
皮日休
地肺從來是福鄉，廣文高致更無雙。
青精飯熟雲侵鼈，白拗裘成雪濺窗。
映日竹窗千萬字，經冬衛煎兩三缸。
鱸魚自是君家味，莫背松江憶漢江。
代廣文酬
陸龜蒙

不知天隱在何鄉，且欲煙霞跡暫雙。
鶴廟未能齊月馭，鹿門聊擬並雲窗。
蘚銜荒磴移桑屐，花浸春釀滿石缸。
莫惜搓頭容釣伴，也應東印有餘江。
送潤卿懷華陽
皮日休

雪打蓬舟離酒旗，華陽居士半酣歸。
逍遙只恐逢雲將，恬澹真應降月妃。
仙市鹿胎如綿頷，陰宮燕肉似酥肥。
公車草合蒲輪壞，爭不教他白日飛。

同前

陸龜蒙

何事輕舟近臘回，茅家兄弟待歸來。
封題玉洞虛無奏，點檢霜壇沆淦杯。
雲肆先生分氣調，山圖公子愛詞才。
殷動為向東卿薦，酒掃含真雪後臺。
南陽博士還雷平後寄

微微春色染林塘，親撥煙霞坐澗房。
陰洞雪膠知未入，濁釀風破的偷嘗。
芝臺曉用金饒煮，星度閒將玉鉛量。
幾遍侍晨官欲降，曉壇先起獨焚香。

同前

皮日休

春彩溶溶釋凍塘，日晴閒燕坐巖房。
瓊函靜啟無人見，金液初開與鶴嘗。
八會舊文多榻寫，七真遺誥剩思量。
不知夢到驚何處，紅藥滿山煙月香。

寄懷華陽潤卿

鹿門山下捕魚郎，今向江南作渴羌。
無事只陪看鶴相，有錢唯欲買湖光。
醉來渾忘移化處，病起空聞焙藥香。
何事對君猶有愧，一蓬風雪返華陽。

奉和

陸電蒙

高抱相逢各絕塵，水經山疏不離身。
才情未擬湯從事，玄解猶嫌竺道人。
霞染洞泉渾變紫，雪披江樹半和春。
誰憐故國無生計，唯種南塘二畝芹。

再寄潤卿

皮日休

高眠可為要玄燠，鵲尾金爐一世焚。
塵外鄉人唯許緣，山中地主是茅君。
將收芝菌唯防雪，欲晒圖書不奈雲。
若使華陽終外去，漢家封禪用誰文。

酬襲美倒用前韻

張貴

尋疑天未喪斯文，故選茅峰寄白雲。
酒後只留滄海客，香前唯見紫陽君。
近年已絕詩書癖，今日兼將筆硯焚。

為有此身猶苦患，不知何者是玄燠。

奉和

陸龜蒙

忽辭明主事真君，直取姜巴路入雲。

龍篆拜時輕誥命，霓襟披後小玄燠。

峰前北帝三元會，石上東卿九錫文。

應笑世間名利火，等閒靈府剩先焚。

文譙招潤卿辭以道友將至因寄

仙客何時下鶴翎，方瞳如水腦華清。

不過傳達楊君夢，從許人問小兆聽。

和

皮日休

颺馭已應歸杳眇，博山猶自對氤氳。

不知入夜能來否，紅蠟先教刻五分。

答

張賁

仙倡無何訪蔡經，兩煩韶濩出彤庭。

人間若有登樓望，應怪文星近客星？

謝潤卿惠訊飯

皮日休

傳得三元訊飯名，大宛聞說有仙

卿。按西梁子文黃錦素書大宛北谷子號青精先生分泉過屋舂青稻，此飯以青龍稻造之拂霧彩衣折紫莖。南燭色微紫蒸處不教雙鶴見，服來唯怕五雲生。

草堂空坐無飢色，時把金津漱一聲。

同前

陸龜蒙

舊聞香積金仙食，今見青精玉斧飧。

自笑鏡中無骨錄，可能飛上紫霞端。

送董少卿游茅山

皮日休

名卿風度足杓斜，一蚺閒尋二許家。

天影晚通金井水，山靈深護玉門砂。

空壇禮後銷香母，陰洞綠時觸乳華。

盡待于公作廷尉，不須從此便飧霞。

同前

陸龜蒙

威輩高懸度世名，至今仙裔作公卿。

將隨羽蓋朝珠闕，曾佩魚符管赤城。

雲凍尚含孤石色，雪乾猶墮古松聲。

應知四扇靈方在，待取歸來綠髮生。

寄何道士

終身持玉律，丹訣未應傳。況是曾同宿，相違便隔年。問顏知更少，聽論想逾玄。古錄文垂露，新吟句絕煙。蜂供和竹蜜，人寄買山錢。紫燕長巢洞，青龜忽上蓮。筐藏徵隱詔，囊佩攝生篇。圃暖芝臺秀，巖春乳管圓。林棲孫子鶴，堂宿弟兄仙。幸閱靈書次，心期賜一編。

洞宮秋夕

月午山空桂華落，華陽道士雲衣薄。
石壇香散步虛遲，杉露泠泠滴柄鶴。

寄懷華陽道士

華陽門外五芝生，飡罷愁君入杳冥。
遙夜獨棲還有夢，昔年相見便忘形。□
為分科斗侵鉛塹，與說蚌蚶坐竹極。
醮後幾時歸紫閣，別來終日誦黃庭。
閒教辨藥童名甲，靜識歸巢鶴姓丁。
絕澗飲羊春水膩，傍林燒石野煙腥。
深沉谷響含疏磬，片段嵐光落畫屏。
休採古書探禹穴，自刊新曆國堯莫。
珠宮鳳合迎蕭史，玉籍人誰訪蔡經。
架上黑綠長褐穩，案頭丹篆小符靈。
霓軒入洞齊初月，羽節升壇拜七星。
當路獨行衝虎豹，向風孤嘯起雷霆。
凝神密室多生白，叙事聯編盡殺青。
匝地山形皆暗寫，隱天竽籟祇閒聽。
分張火力燒金鼈，拂拭苔痕洗酒餅。
翠壁上吟朝復暮，暖雲邊外醉還醒。
倚身長短裁節杖，借客高低結草亭。
直用森嚴朝北帝，愛將清淺問東暝。
常思近圃看栽杏，擬借鄰峰伴采苓。
拚樹半扉晴藹藹，背琴殘燭曉熒熒。
舊來捫蝨知王猛，欲去為龍歎管寧。
蟾魄幾應臨蕙帳，漁竿獨尚枕楓汀。
含煙細草無端綠，冒雨閒花作意馨。
掠岸驚波沉翡翠，入簾斜照礙蜻蜓。
初征漢棧宣飛檄，待破燕山好勒銘。
六轡未收千里馬，一囊空負九秋螢。

我悲雌伏真方袖，他聘雄才似建飯。
合在深崖齊散木，自求滄海點浮萍。
頻拋俗物心還爽，遠憶幽期目剩冥。
已買扁舟束真誥，手披仙語任揚船。

寄茅山何威儀二首

大小三峰次九華，靈綜今盡屬何家。
漢時仙上雲顛鶴，蜀地春開洞底花。
閒傍積嵐尋瀑眼，凍波殘雪採芝芽。
年來已奉黃庭教，夕鍊精魂曉吸霞。
曾向人問拜節旒，乍疑因夢到仙曹。
身輕曳羽霞襟狹，髻聳峨煙鹿績高。
山暖不葷峰上韭，水寒仍落洞中桃。
從聞後日搜奇話，轉覺魂飛夜夜勞。

送人罷官入茅山

呼童曉拂鞍，歸上大茅端，薄俸雖休入，明霞自足飧。暗霜松葉赤，疏雨草堂寒。又鑿中峰石，重修拜月壇。

句曲山朝真詞并序

歲十二月二日，句曲山道士朝真于大茅峰上學神仙，有至自千萬里者。余距華陽天，程止信宿塵約，不能遂去，馳神旦旦，忽若戴昇矣。因作朝真詞，迎送各一解，以自塞意。

迎真

九華磬答寒泉急，十絕幡搖翠微濕。
司命旖旎未下來，焚香抱簡凝神立。
殘星下照霓襟玲，缺月纔分鶴輪影。
空洞靈章發一聲，春來萬壑煙花醒。

送真

縈雲鳳髻飄然解，玉鐵玄竿儼先邁。
朝真弟子悄無言，再拜碧杯添沆漑。
火鈴跳擲龍毛蓋，腦髮青青猥練摔。
萬象銷沉一瞬間，空餘月外聞殘珮。

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

櫛髮凍天曙，含豪故國情。歸心一夜極，病體九秋輕。忽起檐褕詠，因悲絡緯鳴。心逢山即堪隱，何路可圖榮。搽策空占命，持竿豈釣名。忘憂如有待，縱懶以無營。小逕纔分草，斜扉劣辨刻。玲荷承露的，疏菊臥煙莖。譜為聽

琴閱，圖因看海愷。鷺毛浮島白，魚尾撇波赦。庭橘低攀嗅，園葵旋折烹。鈞鳥窺食案，國鼠落書棚。種豆悲楊憚，投瓜憶衛旂。東鄰誰處士，南郭自先生。分野星多賽，連山卦少亨。衣裾徒博大，文籍漫縱橫。蘭葉騷人佩，尊絲內史羹。鷗冠雖適越，羊酪未饒僮。倚嘯微抽恨，論玄好折醞。棲遲勞鼓筐，豪俠愛金贏。鍊藥傳丹鼎，嘗茶試石甄。沼連枯葦暗，窗對脫梧明。未達譏張翰，非才嫉彌衡。遠懷魂易黯，幽憤骨堪驚，礪缺知矛利，磨瑕見璧瑛。道源疏的瀝，儒術售精誠。敢歎良時擲，猶勝亂世櫻。相秦猶幾死，王漢尚當默。飲啄期應定，窮通勢莫爭。髡鉗為阜隸，譚笑得公卿。浴日安知量，追風不計程。塵埃張耳分，肝膽季心傾。諭蜀專操檄，通甌獨請纓。匹夫能曲踴，萬騎可橫行。許國輕妻子，防邊重戰耕。俄分上尊酒，驟厭五侯鯖。靜默供三語，從容算一枰。弘深司馬法，雄傑二師兵，朔雪埋烽燧，寒茄裂篩旌。乘時收句注，即日掃攬槍。武昔威殊俗，文今被八紘。綜璜陳始畢，詔夏教初成。芽蘖覃妖滅，松筠百度貞。郎官青瑣拜，使者繡衣迎。帝道將雲闢，澆波漸砥平。學徒羞說霸，佳士恥為吟。負杖歌南畝，操肌賦北征。才當曹斗怯，書比惠車盈。謝氏憐兄女，郝家貴舅甥。唯荒稚圭宅，莫贈景山鎗。賢彥風流遠，江湖思緒縈。樞啞搖舫艫，出沒漾鴻鵠。晚樹參差碧，奇峰迤邐晴。水喧撿紫英，村響肺香杭。荷笠漁訪古，穿籬守犬獐。公衫白苧卷，田餉綠笞擎。地與膏腴錯，人多富壽并。相歡時帖泰，獨坐歲崢嶸。唧噴蚤吟壁，連軒鶴舞楹。戍風飄疊鼓，鄰月動哀箏。未得文章力，何由俸祿清。和鉛還#6猾猾，持斧自丁丁。驚懼疑雕朽，功勤過屑瓊。凝神披夕秀，盡力取朝英。蠹簡開塵筐，寒橙立曉檠。靜瑚餉客系，閒難史官評。天地寧舒慘，山川自變更。祇能分媚惠，誰解等殤彭。項豈重瞳聖，夔猶一足蹙。阮高酣鈿蘂，莊達謝犧（【舫牲？排齒無勞話，寬心豈可盛。但從鑪冶緞，莫受蔚羅嬰。一硯撥萍根洗，舟衝夢穗撐。短狀編翠竹，低几梵紅楔。r,霜信催楊柳，煙容裊杜菁。桁排巢燕燕，屏畫醉猩猩。紐檜堆嵐影，飛泉撼玉珍。隴綁尋遠近，握架們輸贏。檻壓離披瓠，簷垂暘磊橙。忘情及宗炳，抱疾過劉楨，野績誇菰飯，江商賣蔗錫。送神袍瓦鼓，留客上瓷魷。舉檄揮青劍，鳴榔送遠釭。烏行沉莽蒼，魚工隊破泓澄。手戟非吾事，腰鍊且發硎。凍難求標標，聊欲取錚錚。幾歎蟲甘寥，還思鹿美萍。愁長難自剪，歌斷有誰賡。未去師黃石，空能說白術。性湍纔繳娘必一。莠罷抽萌，地僻琴樽獨，溪寒杖履清。物齊消臆對，戈倒共心盟。絲曳靈妃瑟，金函太子笙。幽棲膠竹塢，仙慮繹蓬瀛。想象珠孺鳳，追瀾。飛翠蕊鶯。霧簾深杳悄，雲磬玲敲鏗。錄字多階品，華陽足弟兄。焚香凝一室，盡日思層成。匿影崎峨色，呀空渤懈聲，吾當營巨黍，束去射長鯨。

游茅山

杜荀鶴

步步入茅山#7，仙家烏徑分。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莘。，石面迸出水，松頭穿破雲，道人星月下，相次禮茅君。

送喻鍊師歸茅山 李建勳

休糧知幾載，臉色似桃紅。半醉離城去，單衣行雪中。水聲茅洞曉，雲影石房空。莫學秦時客，音書便不通。

送許處士堅往茅山 潘佑

天壇雲似雪，玉洞水如琴。白雲與流水，千載清人心。君擁布囊去，路長風徠林。一入華陽洞，千秋那可尋。

宿茅山 徐鉉

茅許凜靈氣，一家同上賓。仙山空有廟，舉血更無人。獨往誠遺俗，浮名亦累真。添一償年各自勉，。雲洞鎮長春。

茅山志卷之二十八竟

#1遇，笱本作『過』。

#2泠：原作『無』，據笱本改。

#3月：原本作『日』，據笱本改。

#4青：笱本作『黃』。

#5南：笱本作『頭』。

#6還：笱本作『遠』。

#7茅山：笱本作『山門』。

茅山志卷之二十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宋詩

將赴南徐任游茅山作 范仲淹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茅卿始下車。

展節事君三黜後，收心奉道五旬餘。

因尋靈藥逢芝圃，欲叩真關借玉書。

不用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仙居。

寄張道者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半老尚紅塵。

祇應金簡名猶在，得見仙巖種玉人。

寄道士張明真 田況

澹靜姿儀簡曠蹤，結菴探對大茅峰。

坐忘世故愁應少，道斷人情語亦慵。

萬里信音憑鶴到，一廚煙火倩猿供。
幾時歸侍虛皇駕，七色霞衣九色龍。

遊茅山 滕宗諒

句曲山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連。
方當蓮子知非日，已過茅君得道年。

寄張明真 王隨

鉗髮丹顏氣粹和，大茅峰畔隱雲蘿。
至人朝斗傳靈訣，先帝觀龍賜御歌。
呵瞳瑞文眠徑草，蜿蜒神物戲池波。
自慚五馬來塵外，一抱仙風幸已多。

華陽通客 胡宿

小隱華陽客，山居不記年。酒中常有聖，棋下更無仙。校得廣陵散，注成秋水篇。吾纓今未濯，慚愧舊林泉。

登茅峰三首 王安石

一峰高出眾峰巔，疑隔塵沙路幾千。
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鳶去無前。
人問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
陳邊是非今草莽，紛紛流俗尚師傳。
儵然杖屨出塵囂，雞犬無聲到沈寥。
欲見五芝莖葉老，尚攀三鵠羽翰遙。
容溪影轉迷橫徑，仙凡風來得墮樵。
興罷日斜歸亦懶，更磨蒼蘚認前朝。
捫蘿路到半天窮，下視茅州杳靄中。
物外真游來几席，人問榮願付苓通。
白雲坐處龍池杳，明月歸來鶴馭空。
回首三君誰更似，子房家世有高風。

中茅石上見徐鑕篆字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南唐筆法存。
只恐終隨峰碑盡，西風吹燒滿秋原。
謁觀妙宗師值晝寢 張方平

一枕清風靖館深，滿庭松檜鬱交陰。
此時內景人難見，月在泥丸日在心。

玉晨觀左紐檜 楊傑

華陽山裏千株檜，玉晨殿前一左紐。虹枝龍幹向朝曦，勢與搏桑鬥長久。

亳州渦水太清宮，老子手植纔數九。一檜正與此樹同，蒂固根深應不朽。信知福地有靈木，栽種曾經上真手。君不見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生理尚左不尚右。又不見天輪左旋不休止，日月五星如磨蟻，左紐檜蘊至理，上士體之能不死。

送洞元法師歸茅山三首 蔡肇

絳節飄飄下紫清，更參隱訣制頽齡。
若逢方丈應眉叟，來啞囊中赤甲經。
崇寧新閣連雲起，天篆浮空寶氣飛。
帝遣群龍常護守，池潭風雨夜深歸。
一菴疇昔共嶽蠻，古木垂蘿歲月深。
恐是三生房次律，要隨藤杖去重尋。

三茅風雨圖

筆問雲氣生豪末，紙上松聲聽有無。
收得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

贈王荃并序 龔原

荃，字子真，富鄭公客。元豐中，賜號冲照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錄。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左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2矣。

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為高人受錄來。
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

寄茅山道友 丘濬

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比與心違。
孤峰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
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茅許勸忘機。
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木年年空自肥。

題茅山 陳輔

積金峰頂作屏蔽，寶閣橫空疊彩霞。
鶴駕往來茅許宅，龍餅交會郭楊家。
洞天有望人如玉，塵世休觀事若麻。
我是方臺舊僚友，盍尋歸路種雲芽。

下泊宮

咸陽龍虎此飛昇，二弟東山道亦成。
不見棠梨司命宅，空餘丹井一泓清。

玉蘭

長史北軒多種竹，隱居南洞少栽花。

藍橋西路青青處，拾得譎兒似虎牙。

芝木歌并序周 邦彥

道正盧至柔得芝一本生於木間，木生石上，根鬚連絡不可解，遇於白鵠廟之側，樵斧斷取之，猶金石也。邦彥請乞於盧，持壽叔文：

華陽之天諸洞府，阿穴便門迷處所。
三君謁帝不知還，帳玲祠空遺鶴羽。
玉津寶氣久成腰，靈木神芝時出土。
日精潛燭出自明，人力窮搜神不與。
前年棟撓作新宮，坎坎空巖響斤斧。
君來胎禽舞海雪，君去山雲雜川雨。
是生朱草示塵寰，故遣樵青入林莽。
藥膏紫漆自堅栗，下附天蘇蟠石塢。
肉人但恐奇禍作，藥籠復憂神物取。
廬陵太守蘊仙風，健骨清姿欲飛舉。
陰功除瘼民已悅，靈藥引年天亦許。

願因服餌斷膏粱，未讓南華養生主。

華陽洞 張商英

素虎斑虹躡紫煙，幾看滄海變桑田。
赤城玉筍尋真後，又到華陽第八天。

南洞即事 張綱

紫綬金章八十三，衰殘不稱舊宮銜。
煩君寫作歸田老，野服儵然坐碧巖。

送鶴還齊雲 張釜

胎仙誰遣到塵寰，盡日清吟伴我閒。
不作沖天支遁想，頗疑攜箭佐卿還。
要追鸞駕煙霞上，肯處雞羣伯仲間。
為語齊雲好看取，他年我欲訪埃山。

贈華陽法師 蔡卞

師到華陽洞，山華幾度開。祇應常救物，卻遣世人來。

將之豫章別葆光先生 張堅

西山喚我陪輕舉，上館留君養大還。
莫起世間離別念，他年相見兩童顏。

鶴廟松

閒采袂苓者，傷其根，遂枯其半。

誰種飛仙百丈梯，風摧雨折昔人非。

憑誰寄語楊員外，留取孫枝待令威。

茅山雨中

疏疏霧雨闕朝晴，不那浮雲先自生。

傳語洞靈休勒駕，而今通客已歸耕。

華陽南洞

周文璞

稽首辨靈山，駕言入華陽。南洞極閼怪，松深泉水香。曲几妙隸畫，鉅石刊靈章。倪首闕雲門，伶風襲銷裳。守菴敬愛客，暖我紫木湯。遺我鵝眼錢，云是洞所藏。往有尋幽徒，入見黃金牆，侈心或已起，幾受奇鬼戕。凡身倘會遇，敢恨飛蓬霜。更丐尺宅地，便築安閒房。朝披神芝圖，暮試訊飯方。

金牛穴

浚兢下危梯，頽樞坐深穴。側身避雲霧，偃面視日月，藥苗護給訝，竹根贖歡薛。安知幽碘下，有此太奇崛。金牛鏟光采，仙牒尚可閱。。岡頭春已半，枸杞如點血。便恐顛風興，橫吹崖石裂。

寄華陽道倡三首

服事三茅過一生，癡心只望羽車迎。舊時手種黃龍子，今解挈雲入太清。

九錫碑亭日欲燠，幽人跌坐對鑪黑。憑誰為謝桓司馬，句曲山中只白蕾買

羽扇臨玄圃，霓裳上醮壇。九枝松葉玲，千葉杏花殘。

玉晨觀

風鳴長史昇天相，草護仙翁瘞劍瑩。

瑞像殿前亡馬蹟，豢龍池上有鼈鳴。

道中回望茅山

危亭插名嶽，畢景扶鉤闌。白鳥伺察過，低即若弓彎。去歲負岌游，徑往元符間。離留叫晝靜，洞戶生春寒。奇哉老宗師，作屋雲雨端。竟為殺蟲蛾，不得升龍鸞。遺體既解蛻，故宮亦燒殘。今鉞已半舊，千柱扶玄壇。遂以兩不借，因復窮鑽阮。入宅問玉斧，採芝投金環。墨沼篆結字，丹臺氣成盤。稽首大司命，被髮綠映山。兩君控鶴從，俱著漢小冠。何當從之游，恍惚神觀還。俗累復驅去，煮藥鼎欲翻。

燕口洞

田霖

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

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肩。

雲葉尚如披素練，泉聲長似誦黃庭。

碧桃花發菖蒲紫，留與人問作畫屏。

玉晨鑿義茵公見訪 毛友

曾看扁舟下國門，風吹玉袖欲輩仙。
經過弱水三萬里，邂逅長安五百年。
投老漸諳隨處樂，此生只有未償眠。
茅山木老堪纔勵，服食相依倘宿緣。

次韻 翁彥深

聞道三茅五洞門，脩然來往御風仙。
雲探麒麟那容步，松古龜蛇莫問年。
邂逅江頭披霧語，尋思巖畔枕流眠。
自憐天柱曾孫老，句曲清游合有緣。

游茅山道中口占須徧游迺成章 周鈴大

千峰溧陽來，勢若西南奔。遙拱三茅峰，不敢迫至尊。三茅如軒懸，次序儼弟昆。正西關夷途，草仙之所門。至今下泊宮，往往彌旗幡。

送張達道還山 趙璩

賸借紅塵一日閒，有勞妙語徹幽關。
豈知隱几如南郭，也愧移文向北山。
有意清風憐我住，無心孤月伴君還。
三茅若問今消息，為報逍遙天地間。

棲白菴 呂江

門外竹千箇，崖顛兩徑分。奔泉流碎月，高樹礙行雲。游客倦欲臥，道人言少文。但云秦學士，曾此遇茅君。

庚子歲除前一日游茅山 尤裏

犯寒出行邁#4，值此歲云除。剛風駕颼輪，送我游清都。華陽第八天，仙聖之所居。？洞門劣容人，中寬如室廬b 橫前大溪水，一於焉限塵區。其右萬石林，錯落空翠圖。茅菴著深秀，細路綠崎嶇。幽泉見客喜，頗亦類逃虛。山探日易燠J 捷徑趨元符。琳宮照金碧，天籟鳴笙芋。側睨白雲峰，前膽赤沙湖。金壇聳百丈，陰洞通七途，俯視人問世，擾擾真蟲蛆。蚤以凡陋質，忝分赤城符。豈悟夙昔緣，復造神靈墟。平生夢寐處，恍若登華胥。歸來拜綠章，足力尚有餘。珍館十六所，安能徧遨娛。窮探恨不盡，大息仍踟蹰。

華陽洞辭三章 游九言

河漢澈，碧霄晴。九華仙子到凡塵，凍夜山頭吹玉笛，纖雲卷盡月分明。
香露濕，草晶熒。起看大地盡瑤瑪，下界千門人寂寂，空山夜靜海波聲。
仙子去，眇雲程。天風杳杳珮環清，回望九州煙霧、白千山月落影縱橫。

大茅君像 曾極

面如頰玉碧臚寒，散髮垂肩懈葉乾。
不向大茅峰頂見，世人只作伏羲看。

寄溫尊師 趙師秀

幾度題書寄入山，不知何處得書看。
莓苔石上秋吟遠，星斗壇中夜拜寒。
鶴改新名呼未至，碑逢斷刻打應難。
憶師每欲尋師去，芝朮栽成自可餐。

山行 湯志道

攀藤綠絕壑，野鹿場邊去。烏銜山果來，落在鹿眠處。

寄浚山人 劉宰

星冠珊被盛威儀，新納官錢得度歸。
慚愧三茅老兄弟，一生木食草為衣。

遊山和諸姪 陳序

山南細路半青霄，人昔共游非俗交。
浮玉故鄉驚上國，埋丹清夢記中茅。
峰頭仙客歸黃鵠，石面靈根走翠蛟。
見說西園渾草莽，手栽寸梧已勝巢。

茅山 楊至質

玉肺空浮已字山，五門不鎖洞天寬。
紫花可餌秋尋木，紅焰難埋夜見丹。
畫出一牛方水草，飛來三鵠各峰巒。
仙蹤寂寞高風遠，誰為先生指額癢。

送茅山劉書記游南嶽

憶共住華陽，晴藍紫木香。空山今詣闕，吾子亦游方。草露雙芒屨，丹經一布囊。好登祝融頂，紅橘進搏桑。

送林道士歸茅山 鄧道樞

多載事茅君，麻衣與葛巾。眼知人貴賤，心鍊已形神。丁甲常為使，王侯不得臣。華陽歸洞晚，芝草幾回春。

送玉海宗師還山 趙#5伯秀

湖淤天教十載閒，玉經功就勝居壇。
驚塵天月妨龍外，晚歲華陽望鶴還。
入詠五噫丹闕近，會心三笑畫溪寒。
世緣歷盡仙緣熟，坐斷陪真向上關。

茅山志卷之二十九

#1霞：笮本作雲

#2載：笮原本作秋

#3已：笮原本作正

#4邁：笮原本作遇，據笮本改

#5趙：笮本作褚

茅山誌卷之三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1

元詩

遊茅山五首并序

盧摯

聞句曲山舊矣，迺至元戊子春，縣宣部行郡溧陽省俗，其墟距山麓一舍而近，凡隆阜勝川曰洞天福地、登諸祀秩者，部使者至焉，禮也。予於是有三茅之行，至所謂崇禧觀。崇禧主人鄒姓，以心遠自命，賓予精舍。規構若相第燕室，邃潔藻絢。過之，亭翼然水、樹、竹、石間，為此山麗璋勝絕。吾二人徜徉相與，不覺日之夕也。遠師衣冠褒然，清辯有奇趣，又多藝，能託意繪素以幾物化，出所畫鶴，工緻詣極，雖古之善史，略無見瑜，而神韻超拔則又得諸方外者，如此因舉觴為疏翁壽。羽流之宇於上峰者，日元符萬寧宮，亦日宗壇。占不壇師許君翼日肅予為神明之觀，揮杯倚空，引涕無極，恨昔之隱居者，不獲，仍丹丘以從予游也。下探華陽洞穴，玉膏泓停，石髮紛鉗，涓流赴壑，浮花與俱。過喜客泉，泉方井如澈鑑，如承以石砥，如廣裹丈許深衰尋之半，繚以四麻，固以肩鐻，闢闔唯謹。壘齊豆簫，于以揭虔以祇其泉，客至，客喜泉則喜，沸沫胎漠，若躍蚌胎而貫龍髯者，始不可稱數，謂之泉笑，否則否，異哉。予何以見笑，歸復憩遠師所。留山問者既信宿矣，主人捲客殊未艾也，予誦樂不可極，為解賦詩，為別序以貽之。

馬上微風散薄陰，玉笙吹客過華林。

山中宰相杳何許，日暮碧峰雞犬音。

澗邊瑤草洞中花，細水流春帶碧沙。

昨夜山瓢酒初熟，道人不暇讀南華。

竹杪飛亭枕石泉，松壇香霧趁茶煙。

鳥聲記得夜來雨，鹿夢驚回別有天。

遼天有客訪髯龍，好事仙人畫者儂。

笑卷雲煙收拾去，長教函丈在三峰。

山君滿意為山留，故遣清泉笑不休。

萬斛珠璣三尺玉，要隨詩句過宣州。

題鄒尊師松鶴圖

翕粉昂丹筆有神，道人無夢到雞草。
何時醉村蒼髯客，喚起茅山萬里雲。

茅山作并序

戊子歲除復如茅山。己丑春正月朔#2，舉祝釐之典，曉登天市壇，遂偕崇禧主人過積金中峰，留飲松溪方丈，復歸遠師玉氣凝潤之室。海風吹曉上三山，手把韶華滿意看。偶向仙家逢歲朔，不知人世有春寒。梅邊杖履香隨步，雲際樓臺玉作闌。萬古椒花一杯酒，醉來騎鶴問還丹。

歲旦後四日留別宗壇師松溪許君鄒君心遠五首

霜袍行客再來時，不獨青山慰所思。
咽路黃冠定奇士，半能歌我步虛詞。
碧溪風日隔人問，催出梅花鏡裏看。
莫為朝車太幽獨，剩分香玉照春寒。
山頭羽客曉相擁，踏破蒼雲北斗梯。
偶向茅君巖畔宿，卻隨猿鶴過松溪。
袖裏丹砂腳底雲，堯天甲子漢時春。
只今句曲游仙夢，無復商顏避世人。
揖雲聊與許君辭，月下歸來訪遠師。
半夜竹聲暝客去，又教勞動歲寒枝。

賦得松溪呈許宗師 陳鈞

積金高處擁髯蒼，下有深清護石房。
渴虎速林巡琥珀，伏龜隨鶴闖滄浪。
驚濤兩岸作寒雨，明月一灘流翠霜。
頗似九層臺上坐，空青樹樹落圓光。

登大茅峰 梁棟

杖華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嶮嶽。
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問心。
大君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
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
顛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
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作離騷吟。
我來俯仰一慨慷，山川良昔人民今。
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
一聲長嘯下山去，草木為我留清音。

登茅山

張珪

久矣厭朝市，心棲巖壑幽。今朝復何朝，陸此蒼峰秋。玉宇正寥廓，風籟寒颼颼。平生獲壯觀，萬里供寸眸。煙嵐縹緲中，青原問平疇。琳宮一何麗，突出寒巖陬。茅君此仙去，遐想希前修。一胡為塵土蹤，歲月徒悠悠。何當乘雲亂，八表同周流。念念竟忘言，凝神入冥搜。彷彿鸞鶴音，還來故山游。

喜客泉

昔聞喜客泉，今來欣見之。俯檻一凝盼，珠璣拂清池。山靈蘊神秀，出此天下奇。嗟予時所忌，而泉喜何為？丹忱天自知，顧茲諒弗疑。

晉檜

晉代王氣終，劫灰今幾時。獨餘此蒼檜，鬱擊貞秀姿。心探根盤厚地，雲漢參高枝。風霜固久歷，雨露無偏滋。一笑媚時榮，朝盛夕已衰。

陰陽井

仙人修鍊地，玉井著神功。日月雙輪見，陰陽兩竅通。可堪清徹底，那更施無窮。尚冀丹砂力，當澆塵念空。

玉晨觀懷古

趙世延

豢龍人去水平池，樓廢壇荒有所思。
落日回廊秋家寂，摩挲晉檜讀梁碑。

許長史井

因觀長史陰陽井，始悟混元玄牝門。
一勺三田勤灌溉，無根靈草自春溫。
覽蘇後湖待月南軒墨蹟白雲觀即

景用韻

凍颼集庭柯，秋氣殊未肅。挾雲度崇岡，訪古瞰巖谷。午茶琳宇琴，清致超冰玉。愧爾白雲人，幽棲非碌碌。

華陽道院石亭

秀石鑽巒泓水清，雲松雪竹護危亭。
一壺天地開仙境，百里風煙簇畫屏。
華表柱頭人易換，槐安國裏夢初醒。
何當借我束偏屋，靜掩巖扉學鍊形。

出茅山宿青元觀

白雲送我出山蹊，來宿葛公丹井西。
莫道歸途清興減，夜來和月飲刀圭。

與存此山上人山行吳興趙公作詩意圖

梁大柱

一聲兩聲松子落，三片五片楓葉飛。

夕陽下山新月上，道人相送一僧歸。

凝神菴

菴廬占勝倚巖肩，中有高人謝俗名。

書卷獨存標月指，松風疑聽喝潮聲。

納摩銀鼠花生頷，墨酒金鸞草問行。

回首浮榮空一夢，湖光蘸碧遠山橫。

計籌秋夕懷茅山道舊 林德芳

兩峰明月各天涯，限以具區天渺瀰。

秋聲合在颼輪頂，借我王輪鐵笛吹。

至大三年代祀茅山宿玉晨觀 昊全節

星馳六轡過華陽，晉檜蒼蒼古道場。

夜鶴唳風清地肺，曉龍閣雨護天香。

三峰恍惚蓬萊境，萬象昭回草木光。

青石壇高天咫尺，綠章封事答吾皇。

登大茅峰

第一福地第一峰，玉臺積翠摩蒼空。

大君成道二弟從，還丹返老顏如童。

繡衣趣召凌天風，此事萬古將無同。

山高有仙水有龍，龍腹如篆朱砂紅。

蜿蜒變化理莫窮，作霖濟早年屢豐。

神仙為市壇朝宗，真人渙號芝泥封。

猿鶴相語千載逢，葵心耿耿通宸楓。

萬里六轡馳花聰，香飄龍篆江雲東。

瑞凝草木氣鬱蔥，稽首峰頂歌玄功。

他時歸奏明光官。

三峰

午夜瑤壇謁帝還，苟輿衝雨兩山間。

客來似覺茅君喜，淨掃浮雲出好山。

石徑松雲入步輕，垂垂空翠雨初晴。

風來山閣凍如水，小倚闌干聽鹿鳴。

崇禧觀

曲林古觀水西流，天遣皇華駟玉此。

高士遠分龍虎派，哲人久伴鳳凰游。

樓臺山色三峰曉，池綰泉聲五月秋。

雲案凝香浮洞府，坐令和氣藹丹丘。

牧齋真人華陽道院

鼇載三峰擁客搓，采真訪古意無涯。

雲山夜雨棠梨樹，宇宙春風棗萼花。

龍洞遠分丹井水，鶴松高映赤城霞。

宗師應帝光前緒，仙綰新開第一家。

鑑止

山泉漱玉雨浪浪，停蓄深開一畝塘。

若向動中知靜體，湛然泰宇發天光。

茅山誌卷之三十竟

#1金蓬編：原脫，據笱本補。

#2己丑春正月朔：笱本作『己丑元日』。

茅山誌卷之三十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1

元詩

喜客泉

客游華陽天，山徑肩竹輿。首登大茅頂，天市神仙居。回觀喜客泉，稽首孫仙姑。方池鑑止水，湛湛涵太虛。仙君驅驪龍，為吐萬斛珠。袞袞出石底，拍手相歡呼。有情感無情，此理妙鼓桴。泉喜客亦喜，主人當何如。我願蚪一勺，萬物同霑濡。歌詩謝山靈，臨風重躊躇。

全清境界

境界全清地位高，山中盡日樂陶陶。

旋劃白石開三徑，可是青山厭二豪。

眼底浮榮看草露，耳根清韻起松濤。

明朝疋馬西湖路，回首靈峰聳巨鼇。

別茅山

長松古道翠深深，回首層巒聳積金。

鶴語雲峰人換世，鳳迢#2仙路客來今。

連朝晴雨隨人意，到處煙霞感帝心。

如此山川歌不足，行看袞袞出詞林#3。

延祐元年五月重祀茅山瑞鶴詩并序

至大庚戌秋，百餘鶴集大峰一宿，宗師劉君以其明年入覲，嘗圖以獻。茲以上命再祀宗壇，比至下泊，有鶴十二若相迎導，遂賦二絕紀之。

一雨三峰分外青，巖華澗草共欣榮。
茅君聞道天香至，先遣西山羽駕迎#4。
圖寫丹青上九天，秋風百鶴駐山前。
誰知六轡重來日，又見排空十二仙。

重登第一峰

重登大峰頂，曉色正蒼凍。華構煙霞壯，幽居日月長。碧雲浮洞戶，清露沁衣裳。水淺玄龍躍，林深黑虎藏，去天疑咫尺，勝地豈尋常。屏俯金峰畫，鑪分玉案香。會仙猶有市，濟世得無方。藥圃多春意，丹房耿夜光。何時結茅屋，稽首禮華陽。

二峰

壇高青石古，峰小白雲多。樂奏仙君喜，茶香使客過。神丹藏蘊岌，清露滴松蘿。路接金鼇背，回餅發浩歌。

三峰

三峰琳宇狀，松老鶴知還。江白南徐月，樓青北固山。浮雲通地肺，古洞敞天關。寄語尋仙者，蓬萊只此問。

重過喜客泉

萬珠寒涌碧琉璃，山色天光湛一池。
客本喜泉泉喜客，闌干倚徧立多時。
前度題詩重拂塵，泉迎熟客喜津津。
主人不負當年約，為把殊庭總一新。

震靈方丈贈玉虛宗師

曉起南窗看白雲，道心如水鬢絲銀。
當時宣室前釐席，此日仙壇得主人。
方外煙霞知有喜，掌中雷雨信如神。
夜來親見茅君說，五百年間再世身。

閒閒真人奉旨代祀三茅，攻事既歸，以行卷示予。為詩若干首，并集庚戌代祀詩，援先虛靖書、劉靜一詩例，求予并書，將以傳焉。予不見瓢葉久矣，讀之釋然，於登高能賦問而有歸美報上之心，又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真如坡翁所稱羨者，是皆宜書也。故為行筆，亦以想象同游之意云耳。若日擬虛靖、則不敢。延祐第一重九日，嗣天師張與村敬題。

送悟侍者游茅山#5 仇遠

雲開三茅古洞天，借風一舵荊溪船。
所思綿綿長在夢，此行冉冉如登仙。
汲泉淨洗黃獨雪，彫石深耕瑤草煙。

蕙帳香凝蒲坐暖，共讀南華秋水篇。

寄梁中砥三首

釋覺恩

白雲明月本無期，君子長吟有所思。
蕩向石頭城畔過，寄書安用牧鵝兒。
憶昔吳門商子家，小樓吹雪賦蘭花。
人問百番金波滿，一番清愁百洛叉#6。
抹電浮嘔豈足憑，餘生只合付騰騰。
華陽書出金籠首，好是瀉山某甲僧。
傷中砥

文溪書到千峰閣，報道良常已上升。
共我偶然成百歲，知君久已伐三彭。
社中不見丹元子，世上空傳白石生。
猶憶去年長別處，一蓬春雪讓王城。
初發金枝夜泊龍灣寄華陽道士

僧大訢

平生不必行萬里，不必讀盡萬卷書。
願為茅山十日客，山僧坐列軍仙個。
大峰揚奢出天闕，小峰萬馬爭奔趨。○
俄頃彼濤忽破碎，木末飛上金畢通。
青書畫馳壇室靜，玉鞭夜擊聞傳呼。
去年獨宿丹井下，天風掃地迎麻姑。
今年許入玉柱洞，誰遣旅食隨檣烏。○
懷人弔古夜寂莫，寒江月落號駐蹻。
祖龍埋金王氣歇，梁宮晉苑沉煙蕪。
想見雲林映朝日，山中宰相良非迂。

登三峰

僧智圓

茅氏初成子，三分地肺斯。丹光時隱見，石徑逆盤旋。黑虎嘯清月，斑龍馭紫姻，陶公如可作，欲問普通年。

登大峰

僧惟則

白雲剪作瑤臺雪，級旭蒸開玉洞花。
山北山南看更好，炊煙朵朵是仙家。
天市危闌倚碧空，兩京山水見冥蒙。
東來十貝風霜路，近在寒嵐一抹中。
遊陶塘三綰之問
一片松林又一官，開門面面看茅峰。

意行恍惚廬山路，歸飯僧分上下鐘。

雲林清遠四時詞 馮子振

花分石徑蝶衣裳，蜂惱晴檐燕雨香。

解事野桃吹綺片，誰教賺到鵠仙鄉。

脫摔斑筠綠節明，霖收梅子麥寒輕。

諸峰隔截高低樹，忽報初歸第二聲。

月濕流螢歇懶煙，西南峰缺露原田。

冰簾不倩匡山瀑，萬丈銀演瀉玉天。

嘉平臘釀渴茶鑪，直待龍沙雪水烹。

舞徹播畫千歲翻，鶴丹回施范長生。

喜客泉 倪天奎

斯泉定何神，客至榮然喜。水何預人事，是亦氣機使心坐看百琲珠，生滅了無已。客問從何來，如雷起處起。

三峰三首 王弁輔

三峰伯仲行，茲峰獨雄尊。神霄開黃庭，坐受淮江奔。華蓋垂地肺，蔚藍抱天根。稽首大司命，泠風假騰騫。

大峰肩摩天，中峰胸蕩雲。無樹不古色，有花皆仙芬。縱目略淮甸，遊心遺世紛。誓將拂金案，畢願從茅君。

仙仙三神君，鼎峙三峰顛。小君保民命，萬靈奉周旋。風清石壇月，天近香鑪煙。安得控丹鶴，遨遊接飛仙。

山中春日 褚環中

向陽松下雪泥乾，野簇催春上客盤。

一勺紅泉人換骨，春風莫作舊年看。

宗壇秋夕二首

流綺平雲徹夜開，月明峰頂見樓臺。

珊數聲裏天燈近，知是三真謁帝回。

山繞天壇桂月凍，斗牛斜掛曲闌傍，

清吟未徹金鐘奏，催上朝元午夜香。

積金峰訪梁道士 白挺

驚羽穿林看細碎，健輿繞石聽敵斜。

道人住近茅峰北，一簇樓臺五色霞。

京師贈劉尊師二首 俱斯

天書三聘出山來，南望三茅日幾過。

每說浮名先氣短，常因佳客暫眉開。

逢迎半是琴書典，留滯空驚歲月催。
自笑山間林下客，四年風雪與塵埃。
知君用意世難聞，常恐山門汗白雲。
方朔豈能遺漢主，魯連曾是卻秦軍。
已無豪傑平生夢，賴有神仙不死勳。
早晚蒙恩遂歸計，青山多處禮茅君。
京師送玉虛宗師還山 吳善

道人野服鹿皮冠，曾約茅君駕紫鸞。
天外至今風露好，人問何處水雲寬。
陰陰木葉藏經榻，簌簌林華綴石壇。
欲趁歸舟下吳越，凌風飛佩不堪攀。
同前 元明善

句曲山高奠楚氛，神仙初祖大茅君。
遙天歸鶴吟#8秋月，幽壑潛蛟引#9夜雲
丹鼎神光松桂室，酒壺春色宣溪芹。
一從待詔西清閣，石髮梳香得夢聞。

題晉楊真人楷書黃素黃庭經 趙孟頫
琴心玉文洞玄玄，金鈕朱錦迺汝傳。
子能得之可長年，黃素鎮果完且堅。
橫理如髮約兩邊，從有赤道如朱弦。
文居其間走玄蛾，飛雲卷舒相終始。
大道甚夷非力使，無為自然有至理。
誰能精專換骨髓，明窗之塵不瑕穢。
目中有神迺識真，白玉為朝裝車輪。
裹以天上翠織成，仙人樓居儼長生。
鸞鵲翔舞猿揉輕，子能得之慎勿驚。
宮室之中夜自明，上清真人楊與許。
焚香清齋接神女，手作此書留下土。
千年留轉子為主，東方蒼龍右白虎。
廉不子求貪勿予。

玄洲倡和并序

句曲外史張嗣真學道茅君山，所居玄洲精舍左右多真仙古跡，日菌山、羅姑洞、霞架海，鶴臺、玄洲桐華源、紫軒火椀壇、隱居松等。與趙孟頫同賦小詩，以記其處。至治二年壬戌歲四月二十三日，道昊與溪上，復還句曲，書使

刻石，以為山中故事。

菌山

靈丘狀三秀，紫雲覆其顛。易我朝生質，閱彼大椿年。 張嗣真
結茅依菌山，焚香候芝蓋。真靈幸憫我，冠珮時來會。 趙孟頫

羅姑洞事見真詒

九疑得道女，受事易遷家。詩贈金條脫，人逢鄂綠華。 張嗣真#10
蒼梧眇天末，聞有綠毛仙。卻遇華陽路，人問九百年。 趙孟頫#11

霞架海

日芒界金色，虹梁飲鳳阿。直把天孫袂，烏鵲詛填河。 張嗣真#12
眾水會一壑，天近發霞光。晨興新沐竟，晞髮向朝陽。 趙孟頫#13

鶴臺

靜夜颯靈風，神君語帳中。至今雙白鶴，時下五雲峰。 張嗣真#14
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來不虛。 趙孟頫#15

桐華源

華林清散景，丹水碧凝脂。落葉秋無數，宜都懶寄詩。 張嗣真#16
伊誰植斯桐，萋萋滿幽谷。鳴鳳久不聞，何當一來宿。 趙孟頫#17

玄洲精舍

梁周處士弘讓題桓真人壁，不別撰。

李基遺故鼎，趙嘯絕風雲。悠悠千載下，更復屬夫君。 趙孟頫#18
子有鸞鶴想，甘同麋鹿游。懸榻應待我，分我半玄洲。

紫軒

玄窗太霞氣，赤書洞古文。借問軒中主，莫是紫陽君。 張嗣真#19
林君已仙去，紫軒名尚存。丹光時或現，藥鼎夜常溫。 趙孟頫#20

茅山誌卷之三十一竟

#1金蓬編：原脫，據筮本補。

#2迢：原作『答』，據筮本改。

#3行看褒袞出詞林：筮本作『行看楓翰責幽林』。

#4此詩筮本為五言：『三峰雨更青，岩澗共欣榮。聞道天香至，先遣羽駕迎。』

#5此為律詩，筮本為絕句，字面也稍有不同，筮本為：『雲開綿綿古洞天，風借冉冉荊溪船。汲泉冷洗黃獨雪，衝石深耕瑤草姻。』

#6人間百番金波滿，一番清愁百洛叉：筮本作『几回散步連峰上，一種清愁百劫餘。』

#7黃：原作『廣』，據筮本改。

#8吟：原作『盤』，據笱本改。

#9引：原作『嗤』，據笱改。

#10#11#12#13#14#15#16#17#18#19#20作者各原缺，據笱本補。

茅山志卷之三十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元詩

火洗壇

林真人火解事見采真遊篇。

真火本無候，真人自出現。劫灰餘，幾見紅蓮變。張嗣真

真陽以解形，四大何足斬。於為薪，火傳不知盡。趙孟頫

隱居松二首

露壇棲妙蔭，仙籟降靈芬。三易被，重拂兩梢雲。張嗣真

真人在山日，所至樹以松。千載下，遺子以清風。趙孟頫

玉像寵二首

瑞儀溫比德，寶破曲流光。大司命，料理住金鄉。張嗣真

我有紫虛像，白玉雕琢成。華陽天，萬年薪降靈。趙孟頫

耕雲鋤月二首寄句曲山人 周馳

買田靈山下，石多如羊草。造物為我耕，種之皆白雲。洶涌初鬱勃，散漫還氤氳。收歸方寸間，吐作五色文。一笑顧妻子，未用愁空困。

石田不生禾，何以養吾拙。中宵披白雲，自起鋤明月。明月無根株，滿地散霜雪。吾鋤不妄揮，要使蕭艾別。惜無植杖翁，相對同此潔。

夢遊句曲二首

脩竹垣牆映白沙，紫清宮殿闕煙霞。

一條歸路朱弦直，三百來年不到家。

三華樹下拜青童，語我丹砂九轉功。

堠氏不逢王子晉，雷平來訪郭仙翁。

次韻華陽道士四首 孫履道

飛神朝鈞天，颺輪歷紫垣。再拜三元君，帝一喂祕言。真空寂無聲，至道了不煩。縣知往古人，妙挈元氣根。

金壇峙華陽，寥廓通帝居。晨啟太霄章，寸田茅塞鋤。紛擾蚌蚶聚，人問死如初。天老啞道畢，九光迴鸞車。

先天有神物，久被嗜欲籠。浩劫覓無蹤，清光涵太空。出入眉睫間，桌遊戲語默中。六用混而一，大魔從汝攻。

聖師禮南真，瑤篇啟束華。丹篆寫碧棧，龍蛇字歌斜。虹梁瞰東淇，艮嶽天之涯。西風鸞背高，歸路豈憚賒。

暮春計籌山中寄句曲山人 黃石翁

松花落粉啼子規，山人燕坐春晝遲。
石泉豈非大韶樂，日色猶是鴻荒時。
筠籃竹杖煙中語，青紙丹書林下詩。
應謝錢唐舊知識，白雲獨往無還期。

和陸龜蒙朝真詞二首并序 袁楠

往歲在翰苑，嘗草三茅君制書，近句曲外史寄示陸魯望朝真詞二章。蓋每歲大茅君十二月二日相傳縣天台歸茅山，春三月十八日復歸。魯望所製迺十二月，而三月獨缺。予不揆用韻以補。後章舉舉字，書即摔字，古率字作舉。呂道士過三茅，因書以寄，且為畢日朝真之資。外史詞氣清簡，必以予言為陋也。詞曰：

參差窈窕行雲急，翠旌飄飄露華濕。
神君夷猶疑未來，嬌首精思若山立。
瑤臺章徹星斗玲，碧扉丹透紅流影。
春雷迸壑人不知，獨鶴眠松已先醒。
右迎真

妙顏朝迴寶衣解，乘龍高駝賦遺邁。
山中老人年送迎，一酌寒泉過玉擺。
翠氣紛霏森孔蓋，挾以流鈴光舉率。
帝子高歌歸去來，白月迎雲送飛珮。
右送真

寄贈華陽洞隱者

尸坐朝日雙臉醺，寢扉曉入香鑪雲。
苔石縱橫紫絲障，蓀花清淺青霓草。
北山猿鶴似有約，南巖鐘磬疑相聞。
更欲深居入絕壑，築壇夜禮三茅君。

同前贈二首 虞集

獨棹扁舟入白蘋，陶公故宅去尋真。
囊盛肘後存丹訣，書到人間稱道民。
未覺白雲留住晚，也知蒼木寄來頻。
手栽松上乘飛鶴，當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聞道無人邇，麋鹿來依積雪深。

每占雲氣得芝木，莫怪丹光穿樹林。
茅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旱猿吟。
知爾此時最相憶，想予飛矯度千岑。

次韻二首

僧祖瑛

我居東海君句曲，道遠那知消息真。
仙家自有縮地術，夫子無意橫目民#1。
逼應洞草充飧慣，不記蟠桃著子頻。
誰與寄書白土棣，好在佯狂史道人。
忽忽一別隔幾塵，眼見蓬萊淺復深。
釣鼈每憶任公子，放鶴誰同支道林。
丹就只應長不老，詩成多是獨狂吟。
明年就子霞架海，先遣飛車候遠岑。

同前贈

楊載

羨君高舉入華陽，古洞深蟠石路荒。
蔽日旌幢朝旒旒，飛空環珮夜琅琅。
飡霞已試登真訣，祀鼈還修卻老方。
聞說陶公雖隱遁，猶將道德輔齊梁。

同前

薛玄義

歸去華陽古洞天，高情蕭爽絕凡緣。
牽蘿石壁書紅葉，散髮雲林外紫煙。
長史玉經何日降，隱居真訣至今傳。
江東卻擬尋君去，合景徊風問上玄。

同前

張書

玄洲別塢鬱寵縱，滿谷蜷雲養萬松。
外史編圖金匱鑰，隱居留誥玉泥封。
丹池雨現龍無角，瑤草春肥鹿有茸。
擬借一寵為洞吏，與君來往大茅峰。

同前

劉汶

一日書成四海傳，華陽始信有儒仙。
神交弘景吹笙夜，心在留侯辟穀年。
重碧拈春瓢貯月，硬黃臨帖硯分泉。
山中物色清無限，便擬浚雲到洞天。

同前

鄭元祐

一自玄洲手結廬，硯泉分得潤循除。

鉤題石記修人表，筆削山經作志書。
丹竈曉溫松節酒，茶甌春點鞠苗殖。
殘骸若有登真分，亦欲西遊候羽車。

同前

倪瓚

道士朝乘白鶴還，樓臺金碧鎖空山。
半天華雨飛幢節，一壑松風引珮環。
丹井夜寒光刻刻，石壇春靜蘚斑斑。
飄然便欲尋高隱，分我玄洲一半問。

同前二首

李林

天上神仙白玉扉，春雲誰繡六銖衣。
人問傳得新詩句，為有高僧到翠微。
句容郭裏望三峰，綠翠芙蓉杳靄中。
安得與君騎兩鹿，碧巖深處聽松風。

贈玉虛宗師

王理

句曲山中老鍊師，雙瞳如漆鬢如絲。
自騎玄鶴朝金殿，親奉丹書拜玉墀。
名姓每承明主問，篇章多出內臣辭。
蕭蕭風雨歸來夜，白石蒼苔長紫芝。

贈集虛宗師朝京師

茅山道士人不識，服氣養神三十年。
此日雙亮朝禁闕，當春獨鶴下遙天。
若逢物外遊方士，應問如今第幾傳。
龍劍玉函開寶錄，何須重說地神仙。

題一峰

王復元

五雲金紫湧仙官，十八彎尖第一峰。
木石陰陰風颯颯，方池掬看小神龍。

二峰

江浙東西指顧問，古鑪重燕鷓鴣斑。
自憐白髮猶凡骨，千里來登第二山。

三峰

曾授靈丹二卯君，至今春臘火燒雲。
人傳隨後昇空去，仙鶴飛吟月下聞。

同前

薩都刺

玉珮丁當下界聞，天風吹動碧霞裙。

劉郎跨鶴遊三島，王子吹笙到五雲。
洞府夜光傳玉印，石壇月黑禮茅君。
若逢天上吳夫子，應問丹砂鍊幾分。

往遊茅山山中，佳致非一，但詩思遲遲，未能道其萬一。既還，因嘗遊之地追詠，敬呈集虛宗師。

遊茅峰

凱烈拔實

筍輿高入碧贖阮，為訪仙人白玉壇。
羽服常來千載鶴，霞衣曾駐九霄鸞。
洞生芝草山藏玉，人道琳宮井有丹。
松下空餘處士宅，幾為梁帝決時難。

喜客泉#4

春水澄澄綠滿池，團嘔顆顆湧琉璃。
江妃解佩珠浚亂，淵客當盤淚漫垂。
坤母由來承博厚，馮夷何事現新奇。
倚闌莫謂曾無喜，且玩清泠潤惡詩。

元符山房

坐對千巖翠，森森萬木鑽。石函留古劍，藥鼎鍊還丹。蕾買逼山窗濕，嵐開潤樹寒。春禽知客意，啼我暫盤桓。

全清亭

石抱幽亭探復探，當軒翠竹弄清音。
華陽山酒盈樽綠，坐對春泉澆醉心。

贈集虛宗師

路入華陽谿水流，仙人瓊珮綵雲裘。
松陰石竇丹煙煖，洞裏桃花碧樹幽。
嗟我塵中迴俗駕，無心方外訪瀛洲。
何當一假茅君鶴，復向三山深處遊。

遊茅山

月忽難

大茅峰頂神仙府，石逕崎嶇幾屈盤。
老兔幻來呈玉印，塾龍飛去賴金丹。
喬松白鶴天壇遠，流水碧桃仙洞寒。
何處吹笙明月下，珊珊環珮欲繚鸞。

贈集虛宗師

王謙

已字三峰咫尺天，龍池一掬雜嵐煙。
牧齋仙去雲江隱，留得清名遠近傳。

久客京師喜遂歸，日長風細撲征衣9
歸來相對青山坐，杉頂丹光繞翠微。
我別華陽歲月長，夢中時復到華陽。
華陽洞府應如昔，直至而今噴鼻香。

同前

儲能行

祖印心傳本一真，豈應鶴馭久風塵。
清朝大揭無私鑑，福地常歸有德人。
瑞澤林原新雨露，歲寒壇宇舊松筠。
瓣香遙祝山中相，柱石華陽五百春。

改至元己卯仲夏不雨，南臺御史馳香命集虛宗師禱雨。有感，賦詩以述其事。 金鑰

大鈞播物生萬殊，孟夏草木何焦枯？
上天無雲久不雨，金陵四境田將蕪。
臺端御史賢大夫，憂民憂國忠義俱。
禱請掌神早尤甚，遂令聰馬茅峰趨。
駟馬御史如冰壺，科頭赤腳浚崎嶇。
躬禱茅君輒有應#5，正直自有神明扶。
貞一真人王集虛，登壇呖水飛靈符。
聰馬還臺路纔半，云有一雨當隨車#6。
華陽洞天仙所都，臥龍不起誰能驅。
自非精誠通胖饗，何由如此鼓應檣。
始見霖霖終沾濡，不假慎雷轟九區。
蘭臺令史駿奔走，報此德澤覃膏腴。
然燭一炬香一爐，坐致三鵠來相呼。
豈必西江決斗水，轍紂不復為枯魚。
天瓢一滴垂龍胡，洪波平地三丈餘。
神功收敘安可測，寂然不動如虛無。

茅山誌卷之三十二竟

#1道遠那知消息真。仙家自有縮地術，夫子無意橫目民：笮本作『忽忽相逢又隔塵。蓬島淺深君自見，洞天消息我難真』。

#2殿：笮本作『闕』。

#3玉：笮本作『石』。

#4笮本《喜客泉》為絕句：『綠珠顆顆練垂垂，徒倚闌干竊有疑。坤母山來承博厚，馮夷何事觀新奇』。

#5痛請君神早尤甚，……躬禱茅君輒有應：笱本作『徧於群神早尤甚，遂焉齋宿茅峰趨。露頂眈足凌崎嶇，躬禱茅君交相孚。』

#6總馬還臺路纔半，云有一雨當隨車：笱本作『聰馬還臺方半途，倏忽靈雨施隨車。』

茅山誌卷之三十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雜著

謝靈運《羅浮山賦序》曰：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

《梁武帝記》齊中興元年十二月乙酉，甘露絳茅山，彌漫數里。

《周氏玄通記》：梁天監十二年甲午臘月望，甘露降周子良解舍壇前松樹。

陶真人請雨墨詞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為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個，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1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憫黔首，霖垂霑渥，吁#2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鵠之詠復興於今。共伸至誠，稽顙詞請，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日，詞詣句曲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沈約上隱居書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闕，身游玄關，憑星夕外，望日朝飧，而至理深微，曖然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閒遠，咀嚙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返跡，無缺惟心。

庾肩吾謝隱居責木煎啟

竊#3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縹色，出自鄭巖之下；山精見書，華神在錄；木榮人謝，盡採擷之難，啟旦移申，窮的瀝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百邪外禦，六府內充，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沅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驚霍山，共陳王為倡。遙俗輕施，尚日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又謝木蒸啟

味重金漿，芳瑜玉液，足使芝慚明麗，丹愧失#4容。坐致延生，伏探銘戴。

《唐史》：天寶七載五月，詔後漢天師張道陵冊贈太師，梁貞白先生陶弘景冊贈太保。

良常山蒼龍溪新宮銘

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弘弘，崇軒轍轍。雕泯盤礎，鏤檀煉集。碧瓦鱗差，瑤階舫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縹虞巡徼，昌明捧闡。珠樹規連，玉泉矩折。靈颺遐集，聖日頽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衛，諸真班列。仙爺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饑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問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詛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紫陽真人山玄卿撰，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唐史》：敬宗即位，年詔浙西造銀糙具進。觀察使李德裕奏云云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寧無人上塞丹詔而率土已偃皇風？豈止微臣獨懷扑賀？

黃華老人雪溪堂法書，刻李贊皇真蹟。茅山初置紫陽觀，劫書於揚州龍興觀李天師舊院取得，送還紫陽觀。開成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淮南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李德裕。

宋會安諸遣使投龍簡處建道場三晝夜，設醮一百二十分。若遣使或差官，致祭設齋醮所須之物，並檢舉及時辦集，若使人過有須索差擾，隨處具奏。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天目、天台會稽四明括蒼、縉雲金華、大庾武夷。唐地誌亦云。

《宋史》：章聖皇帝遣中使禱茅山，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當為宋第四帝。使問：王真人何人？曰：燧人氏。章懿李后夢羽衣數百從一仙官自空下。及仁宗生，官中火光屬天。上五六歲，常手持桃木，以筋鑽之曰：試鑽火耳。章聖言所謂燧人，信不虛也。

二十七代養素宗師，宣和間，洞賓呂公數從游，嘗授言曰：修性者先伏其心，修命者先澄其神，神清心正則邪不干矣，心不能自伏則內生奸火，猶丹砂不死見火則飛者矣。

唐玄宗行書有賜李含光劫二批答、李含光表修齋二批答、李含光表謝賜批答、李含光表投璧批答、李含光表起居批答、李含光表香信批答、李含光表謝修功德。、肅宗行書有賜李含光劫一。一批答、李含光表修齋批答、李含光表修功德批答、李含光表錫。縑見《宣和書譜》。

德壽殿紫石茶磨賜凝神菴

御製銘曰：截漢玉，琢蒼筠。鉛運頂、汞成塵。嘉祐中陳倩知句容，校修句曲山記，近歲士人曾徇重述。

玉晨觀入門有二壇，其左即長史壇，刻云貞白先生立，其右云是隱居埋名壇也。

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

周真人池，道士王宜言字子誼，號王自在，年七十，汴人徽宗屢授道，官不就。

丹砂泉，出叢篠訪外龍，松根盤如龍，枝如覆屋，嘗有道人結菴其下。

喜客泉，太元菴嘉祐下六則語見《周益公集》。乾道三年游山，記後湖蘇庠隱居畫像，贊：蕊珠妙言，字照編簡。雲蘿三館，其人則遠。世衰道喪，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扁。

特賜玉印劍還山省割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准中書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嘉禧殿有時分對保兒赤峻南大卿燭赤刺禾里仄留守等本院官，曲木太保叔固大學士、陳大學士、曹大學士奏三茅山掌教真人文書裏。說將來在先亡宋徽宗時分，賜與本山元符宮宗師玉印一顆，上面刊著九老仙都君的篆文，更玉靶法劍一口，是與他代代宗師傳度法錄用的印劍與龍虎山張天師的印劍一般。有至元十二年軍馬渡江時分，有翟宗師將玉印、玉靶劍藏了，在後不知著落。至元十六年，許宗師尋得玉靶劍了。延祐四年七月十八日餉午時分，見一個白面兔鼠走入宮裏法堂後磚石穴中，尋不見兔兒，只見有印一顆，隨即刷洗，認辨得即係祖傳的玉印。為那般上呈，與俺集賢院文書來，後頭那裏建康路總管府，將這印劍解赴行省。如今差官將到這裏，有那印劍，是他本宗祖來傳度法錄好事裏行用的。有怎生可憐見呵？將這印劍發回他本山宗師收掌，依舊好事裏行用。怎生奏呵，奉聖旨。昨日省官每也這般說來，印和劍將到這裏放著，有這是先生每法錄裏頭用的，恰待教人與的張上卿去，既這般呵，如今喚將張上卿這裏來，分付與他，交他發付與三茅山宗師收掌，依舊流傳法錄好事裏用者，憊與省家文書，交那裏官司知道。著一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外具呈照詳都省咨請，欽依施行准此。省府除已行下建康路欽依施行外，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剖付者。

古剖付三茅山掌教真人，准此。

上清傳真圖序

夫高棲林嶺，必先抗青雲之誌，涵濡玄味，必遠尋丹水之源。凡學有傳，孰大於道；是以古之學道者以得師為急，為師者以得人為難。而況仙者非有求於人，道者初不假於外，准當爰清爰靜、歸心歸誠，所冀真靈感應耳。信者功德之母，惑者進修之賊，可不慎歟？華陽洞天，自漢三茅君飛昇于此，魏晉而降，仙者接武，神君仙人之所主治，雲倨霞佩之所遊集，蓋地上之天宮，人

問之仙境。故昔人謂道門華陽猶儒門沫泗，欲以凡言讚歎，彌覺費辭。上清玉虛真人劉君大彬命工傳寫祖師真像，自紫虛元君凡四十五代，俾孟頴又作小傳，附書其後，藏之山中，以貽來葉，俾知傳授之緒，希心存目注、無墜玄風。竊惟茲山之靈異、斯道之顯揚，皆自貞白真人陶君著書立言，網羅搜訪，不遺餘力。故茅魏。遐躅，尚獲彷彿於無言之表，揚許舊邊猶可追想於既逸之餘。慨然遠懷，神情飛越。嗟乎，安得從陶真人於雷平柳汾之間，執弟子禮，以供筆硯之役乎？庶幾考槃礪阿，鑑性泓潭，草衣木食以終餘年，誌願畢矣。豈敢覬長生不死神仙輕舉耶，延祐七年庚申歲九日，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頴序。

茅山誌卷之三十三竟

#1永：笱本作『久』。

#2吁：笱本作『呵』。

#3竊：原本作『切』，據笱本改。

#4失：原作『夫』，據笱本改。

#5冰：原作『水』，據笱本改。